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峽傳

第五回 勝子川二下南七省 趙昆福逃亡雙龍山

話說賊人進了樹林子，大喊一聲，拋刀於地。眾人要進樹林捉拿賊人，蕭銀龍恐賊人有詐，不叫眾人進樹林。候了工夫甚大，不見賊人蹤跡，銀龍說道：「我先進去看看究竟，眾位哥哥兄弟，你們把住了東南北，千萬別動，我進去看看，他若是打樹林子裡出來奔西面，西面乃是宅院，自然跑不了他。」蕭銀龍左手打火折，右手擎判官筆，左瞻右顧，杏子眼亂轉，走進樹林一看，張德壽在樹林中被獲遭擒。銀龍叫道：「眾位兄弟哥哥們快進來吧！惡賊被人拿住了。」劉雲、屠士遠、歐陽德跑進樹林一看，賊人在那裡捆著。眾人問道：「誰將你拿住的？」賊人哼了兩聲，不能言語。歐陽德一看，賊人嘴裡有東西，歐陽德將賊人口中之物掏出來，問道：「是何人將你拿住？」惡賊不語。歐陽德道：「你要不告訴我，朋友，我教你皮肉受苦。」張德壽心中暗道：「我既被擒，還為什麼叫我皮肉受其苦呢？」惡賊遂對歐陽德說道：「你還問我誰擒的，你們倒是有多少人哪？我方一進樹林子，黑夜之間，連一個人影兒我都没看見，底下一伸腿，將我絆了一個筋斗，一腳將我踏著，用匕首刀將我衣服刺下一塊，又摸出我的飛抓，捆完了我，將我的嘴堵上了。」銀龍道：「第一撥四位，是夏侯老伯父的東面，必是夏侯老伯父所為。」夏侯商元此時在樹林子東面土嶺後埋伏呢，聞聽蕭銀龍一喊，晃悠著大腦袋來了，遂說道：「不是我拿的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既不是你老人家拿的，這是誰辦的事呢？」夏侯商元老劍客道：「這是誰拿的？明明是買我一招。既是幫忙拿賊，就是我們這頭的，何必不言語呢？」

老劍客喊了半天，仍然沒有答聲的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老伯父也就不用追究啦，久而自明。咱先將淫賊扛回宅內，有什麼事再說吧。」歐陽德說道：「我扛著王八羔子，他咬我，我就擰他嘴巴子。」歐陽德一下腰，將張德壽扛在肩頭，眾小弟兄們回歸勝宅，劍客仍然把守土嶺，準備捉賊。

不言惡賊張德壽被獲遭擒，單言惡道七星真人，乘著勝宅辦喜事煩亂之際，進了勝宅，灑了十餘處硫磺發硝，老道先點的廚茶房，眾人奔西院廚茶房來救火，忽然間眾人喊道：「東院喜棚著了！」老道心中暗想：「我方才點著西跨院，為什麼東跨院又著起來了？」老道心中疑惑。老道意思是先點著西邊，眾人必奔西邊救火，眾人到了西邊，東邊必然沒有人了，他再奔東邊放火。他這裡方才將西邊點著了，要奔東邊去放火，東邊無故的火起來啦。老道心中暗道：「這必是人多，有吸水煙的，不小心之故，引起火來啦。」於是老道不往東跨院放火去了，他遂奔了南邊而來。老道來到花園之內，西角牆上隱住身形，就見勝宅亂成一團，鄉親門也來救火。老道忽然見東跨院火光已滅，燈燭皆熄，只是西跨院廚茶房的火著起來，連燒了群房。惡道心中方寸：「我們師徒商量已妥，我放火，德壽姦淫老勝英的女眷，完事後花園聚齊。這孩子色上太親，必是勝宅女眷太多，這孩子只顧取樂追歡啦！勝宅人聲鼎沸，俠劍客太多，我不等小冤家了。」思索至此，由花園大牆跳到院外，出了花園子。古城村村南有一片樹林子，來到樹林子切近，一聽樹林子內嘩啦亂響，賊人膽虛，細一聽是大葉楊樹被風吹的亂響。惡道一看，有一棵大楊樹，粗有三尺，樹底下有一條黑影，好似一個人在樹底下蠕動，那賊人倒是膽虛，愈看愈像人，還是愈蠕動。正在看的出神之際，忽然那道黑影站起來啦，喊叫：「小子！你將我三大爺房子都點著啦，鏢打新人，你往哪裡走！」惡道口念無量佛。金頭虎大聲說道：「你是雜毛哇！」

亮一字杵跳起來擣頭便打，老道撒雙劍接架相還。原來，七星真人在平安鎮丟了劍，在莫州鎮上又配上了。惡道正與賈明動著手，楊樹林中，「刷啦」一聲響，縱出一人，掌中明亮亮七首尖刀，大聲罵道：「萬惡的淫賊！哪裡逃走？現有毛小遂楊香五在此！」近前亮刀就紮，二人雙戰惡道。工夫不見甚大，又聽楊樹林中嘩啦一聲，二英雄縱出樹林，一位是紅旗李煜，一位是鳳凰張七張茂龍，亮傢伙夠上步位，抖手就紮。四位圍住惡道動手，惡道心中暗想：「這四個小孩子我倒不懼，院內眾人若是都來了，我就難以逃走。」老道想至此處，金頭虎賈明喊道：「老道眼往四外直看，他是要走！誰要叫他走了，誰是他孫子。」四個人圍住了惡道來回的打旋，惡道動著手，便將雙劍交於右手，伸左手取飛劍，願意劈哪位就劈哪位，正趕上賈明哈吧著羅圈腿，劍到處嘍的一聲，金頭虎躺在就地，大聲喊道：「我活不了啦！這一劍劈下一半去。」張茂龍、李煜、楊香五一見賈明喊不能活啦，舍了老道，直奔賈明而來，問道：「怎麼樣啦？兄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下去半節兒，不能活啦。」

張茂龍說道：「哪兒下去半節兒？」金頭虎道：「小辮下去半節兒。」他們四個人這一舍了老道，老道奔從樹林中逃走，張茂龍道：「你這不是誠心放老道嗎？」賈明道：「樹林子中有人，咱們拿不著還不讓人家拿嗎？你們沒聽說過嗎？道人飛劍百發百中，倘若他照我眼上來一劍，我豈不成了瞎子啦？你們沒聽老前輩談古論今說過嗎？齊國二位公子爭天下，齊侯無道，二位公子逃亡在外，管夷吾保大公子夠奔回國，鮑叔牙保二公子小白奔莒。齊侯被弒，二位公子回國，先到者為君，後到者為臣。管夷吾知二公子小白的車在先，夷吾隨後追逐，追上小白的車輛，管夷吾叫道：『公子別來無恙？後面有汝兄到來，你不能前進。』小白說：『國家大事，不與別人相干。』管夷吾掌中搭箭，一箭射中小白，就看小白口吐鮮血躺於車上。夷吾笑曰：『一箭定齊國。』回去迎公子糾。鮑叔牙遂問道：『主公如何？』小白站起來說道：『並無損傷。』鮑叔牙問：『為什麼主公這樣呢？』小白說道：『你豈不聞神箭管夷吾？倘若他再發一箭，為之奈何？』惡道再來一劍，豈有我的命在？」小弟兄們在此談話，暫且不表。

單言惡道逃進樹林，就聽一人大聲喊道：「惡道你往哪裡走！黃三太在此等候多時。」舉刀便刺，惡道雙劍接架相還。

惡道是道歪人邪，劍法精奇，黃三太雖然學業長進，仍非老道之敵。惡道雙劍上下翻飛，黃三太向後一退，後邊正是一棵大楊樹，黃三太后背倚楊樹之上，惡道野馬分鬃，雙劍左右盤旋，三爺想往兩旁走，有惡道的劍逼著，所以只有向後退之能。三太這一靠在楊樹之上，惡道心中思索：「蓮花湖戰船上，老兒勝英一刀一個，連傷我兩個心愛之徒，今天我將三太小兒釘在楊樹之上，紮死三太小兒，也算給我愛徒報仇雪恨。」老道心中思索著，雙劍野馬分鬃，將三太逼至靠樹之時，右手劍用力照定三太肚腹紮去，耳輪中就聽啞的一聲，紮入樹中半尺餘深。

你道三太面朝南背靠樹，惡道野馬分鬃是假的，臨到擠至樹上的時候，惡道左手的寶劍用力向三太腹部刺去，惡道先是雙手寶劍，野馬分鬃勢，三太不能向東西躲閃，惡道左手的寶劍奔三太腹部刺去，西面可就沒有寶劍逼著了，黃三太急忙向西一閃身形，惡道左手寶劍紮空，紮入樹幹內半尺餘深。惡道在急力拔劍之時，三太舉刀奔老道頭上砍去，老道右手的寶劍向上一擋，就聽啞的一聲響。黃三太是棋勝不顧家，這一刀砍去，以為老道必然受傷，焉想到老道的厲害？在左手的劍擋三太刀的時候，右手的劍已經由樹幹上抽下來了，出其不意，左手的寶劍猶如電光一般，向三太咽喉刺去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三太欲待躲閃，勢比登天還難！見寶劍來至咽喉，三太將二目一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命休矣。」正在此時，就聽啞的一聲，三太睜眼一看，原來是惡道栽倒塵埃。見有一人，將惡道四馬倒攢蹄捆好，站起身來，向東南去了，三太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救了在下，並將老道捉住，給黎民百姓除了大害。請留下姓名。」

那人並不言語，直奔東南而去，再看蹤影皆無，三太不住驚訝。

惡道說道：「三太小兒，你們有多少人在此樹林內暗算貧道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惡道，這是你惡貫滿盈，合該遭報，神人暗來保護姓黃的。」此時就聽外面金頭虎喊道：「三哥呀！別叫惡道跑了，千萬留神飛劍，惡道進了樹林子啦。」黃三太聞聽答道：「賈賢弟快來吧，惡道已經被獲遭擒，四馬倒攢蹄在這裡捆著呢。」金頭虎聞聽此言，急忙來至惡道切近，後面的香五、茂龍、李煜三人，他們跟蹤而至。眾人一見惡道綁捆在塵埃，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！你怎麼將惡道捉獲？」三太是向來不會說謊語的人，遂將樹林中老道被獲的情形，對他四人說了一遍。

金頭虎賈明說道：「那條影兒就是我，我將他拿住的。」楊香五問道：「賈賢弟，你怎麼將他拿住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惡道與三哥動手，我在後頭給了惡道一腳，將惡道踢倒，摸出繩子將他捆上啦。」老道罵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？就憑你也會拿住貧道？你再活這麼大歲數，也不是貧道的對手。」金頭虎叭叭打了老道兩個嘴巴子，將老道的衣服撕下一塊來，給老道把嘴堵住。楊香五精

細，打開火折子，在老道週身上下一照，當時又將火折吹滅，說道：「賈賢弟真高明，救了黃三哥，捉住老道，在老少賓朋之中，賈賢弟這個臉算露足啦。」賈明聞聽，笑道：「不敢說是露臉，總算給百姓們除害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不錯，還是賈賢弟。你拿住的老道，可得你自己扛著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那是自然，還能讓別位扛著嗎？」語畢，拎起老道，扛在肩頭上，直奔勝宅而來。

來到花園子切近，楊香五由大牆縱進去開開花園子大門，賈明扛著老道進了花園子，穿過後宅，直奔前院大廳。此時張德壽在那裡也是四馬倒攢蹄捆綁著，爺兒倆這一見面，誰也別說誰，金頭虎將惡道就在地下一放，說道：「惡道師徒真親熱，誰也離不開誰，爺兒倆作個伴吧。」勝爺與俠劍客此時俱都回到大廳，勝爺問道：「明兒，怎麼拿住惡道？」賈明滔滔不斷，就將以往之話，對勝三爺說了一遍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明你是用腿踢的惡道，我也不用問你別的，你使什麼暗器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使飛抓。」楊香五笑道：「飛抓也成了暗器啦？你去看老道脖子後頭是什麼東西？」賈明向前將老道用腳一踢，低頭一看，原來脖項後頭中了一枝錦背花裝弩。賈明向來是臉皮厚，叫道：「勝三大爺！不是我拿住的。楊香五小子真損，在樹林子裡還不告訴我，來到大廳上，當著這眾位，他損我。咱倆要去滾滾，小子，那算你比我武學高明。咱倆就此滾滾吧。」大伙一陣哄堂大笑。楊香五說道：「賈賢弟，你跟我幹什麼？」此時劍客要刺惡道師徒，一干英雄莫不亮傢伙，靜等老劍客一下手時，眾英雄必將惡道刺成肉泥。勝爺過去一把拉住老劍客，叫道：「老哥哥且慢，容小弟有話上陳。」劍客說道：「今天將惡道師徒拿住，若不急速結果了他們性命，倘若放走，必然傳種留根，賊子娶賊婦，流毒無窮。今天你若不教老夫刺了惡道師徒，我這條老命就不要了！」勝三爺叫道：「老哥哥！你老人家且息怒，小弟尚有下情。老哥哥請想，小弟是鄉村莊農之家，前者蕭銀龍殺惡賊秦義龍之時，眾鄉親就有議論此事的；今者火雖救滅，眾鄉親好幾百號，都在院內，倘若再殺了惡道師徒，教眾鄉親看著實在不好看。再者說小弟在鄉村之內，向來以厚道待人，要是這麼一辦，將小弟父子之名聲一旦破壞。還是暫且勿用動手，容將眾位親友們謝完了走後，然後咱們大家再同議消滅這兩個惡賊之計。小弟我焉能放了呢？除惡即是安良，這宗賊人，不知殺害了多少烈女節婦，忠臣孝子，我不但不放他，我還不能往官面送他；要是一往官面送他，他就樂啦，送到官面，他越獄不是猶如走平地一般嗎？」

道爺諸葛山真說道：「老劍客請釋怒，勝施主之言是也。先叫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，將外面追賊之人，沒有回來的，俱都請回來，然後叫勝奎磕頭謝眾位救火的鄉親。」西跨院燃燒了二十七間房子，東跨院之火，並不是老道所放，乃是有人在暗中，有意識的放火，為的是東跨院好有人，要不然眾人都奔西院救火，惡道便向東院來放火了。故此東院之火，只燒了幾塊天棚的簷子，燃的並不是灑了燄硝硫磺之處。惡道師徒何人所獲，大家均莫知其人，至其不露姓名，大家亦莫明其妙。三太等將外面的人俱請回，勝奎與眾鄉親俱都道了謝，眾鄉親走後，廚茶房也俱都安歇，大廳上只剩本宅的家人及德行之人。

蕭銀龍與賈七爺出的主意，不在宅內殺惡道師徒，恐其污了宅院，將惡道師徒活埋了。調遣長工月工，在花園東面的樹林子西邊土嶺下打了一個深坑，六尺寬七尺長，愈深愈好，刨不出來水就往下刨，以見了水為止。長工月工由後花園門出去四個人，前去打坑，人多好作活，不一會兒的工夫，將坑打好。小弟兄去了六個人，長工扛著張德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扛著老道。」出了後花園，楊香五將後花園門倒帶上，眾人穿過樹林子，來到土坑前，長工將張德壽拋在坑東面，金頭虎將老道拋在坑西邊，土在南培著。金頭虎問道：「雜毛老道，你與你徒弟是抵足而眠？還是俱都頭朝北呢？」銀龍道：「得啦，五哥，惡賊到了這個時候，就不便奚落他啦。」長工月工抄起鐵鍬，方鏟下一鐵鍬土去，就聽樹林子裡面一聲喊叫：「你們鏢行要造反？竟敢活埋人！」眾人一看，由楊樹上頭朝下落下一人，蠅子倒爬下來的，離他三尺，一翻身起來，來到眾人面前。此人由腰間撒出一物，白素素的，三尺來長，茶碗口粗細，來到眾人面前，將此物一抖，黃三太頭昏，楊香五足跟打晃，左邊倒下，三太右邊倒下。香五、張茂龍一抄鏈子錘，李煜一抖鏈子槍，上前就打。此人一抖那物，二人俱都栽倒。蕭銀龍取寶馬平安散聞解藥，金頭虎撕衣裳襟堵鼻子，此人一抖那物，金頭虎耳朵一鳴，翻身栽倒，蕭銀龍雙筆一點，此人一抖那物，蕭銀龍就覺口內發甜，眼睛一黑，翻身栽倒。長工月工將要逃跑，此人趕奔進前，對著四個長工月工，一抖那物，四個長工也俱都栽倒。

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單說勝三爺等在喜棚裡面等候埋人的回來，去了工夫很大，仍不見到來。忽聽房上東南角有人喊叫：「勝三哥快去救黃三太等十人！去晚了，十人命休矣！」勝三爺一聽，攏魚鱗紫金刀，孟二俠攏七星刀，蕭三俠攏金背折鐵寶刀，三位老者攏刀，穿內宅而過，蔣伯芳合著棍而追，方過了內宅，蔣五爺就跑到三位老者前面。到後花園一看，門關著呢，蔣五爺兩腳將門踹落，出後花園奔楊樹林。

此時抖沙布口袋之人，將老道先舉在坑外，後又舉張德壽，然後此人縱上來，解老道的繩子，老道自己掏出口中之物。此人又給張德壽解繩，老道叫道：「師……」剛說出一個師字來，此人擺手說道：「念緩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救了我們師徒，咱給勝英留幾條命案吧。」老道拾黃三太之刀，方要動手，蔣五爺合棍趕到。老道一看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抹頭便跑；張德壽尿屎滿褲，隨後也跑。此人見蔣五爺已到面前，將白紗布口袋一抖，蔣五爺翻身栽倒，後面三俠這才趕到。勝爺攏刀趕奔那人，就聽樹林中有人喊道：「勝三哥不行吧，還是使冰鑽吧！」一句話提醒老三俠，勝爺刀交左手，右手登鏢；孟二俠左手攏七星刀，右手登蓮子；蕭三俠左手攏金背折鐵刀，右手登紫金鏢。抖白布口袋之人，抹頭向西南，鶴行鹿伏而逃。三位老俠客說道：「追！」正在此時，由北面樹林中出來兩個人說道：「別追，先看看咱們的人吧。」老三俠一看，十一位叫之不答，呼之不應，比死人多口氣。響啞仙師道：「你們老三位在此處看護，我們去宅院叫人。」工夫不見甚大，來了十餘人，也一位扛一個，將挖坑傢伙兵刃全都拾起，來到勝宅大廳前，往地下一放，道爺說道：「快取涼水。」將涼水取來，給眾人噴，仍然緩不過來；又取出寶馬平安散給眾人吹，仍然不行，還醒不了。耗至天光大亮，十一位仍是昏迷不醒。正在此時，老義僕勝忠與婆子媽媽來到喜棚下，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！新人死而復生兩次，丫環婆子用刀割去腐肉敷上藥，不知如何呢。」勝爺頓足說道：「我的兒婦死了，我再給勝奎娶一房。十一位怎麼辦？蔣五弟自幼蒙恩師教養，到如今可稱蓋世的英雄；蕭銀龍千頃地一根苗；黃三太家有寡居之娘，北路鏢頭黃昆無子，那黃昆乃是三太之叔，三太一門兩不絕；張茂龍自幼失怙恃，我正要與他娶妻生子；楊香五並無三兄二弟；四位長工月工每年受大累，賺我二三十吊錢。倘有好歹，我怎去見人一家老少？世上沒有為難的事，勝英就是為難的人，勝英生不如死。」勝爺正在焦灼之際，響啞仙師道：「勝施主，你不用掛念他們十一位，這不是俗家辦的事，你不是得罪和尚，就是得罪老道啦。我聽見我們同道之人談過，此物名為香砂搖魂袋，如熏躺下人，非本門之藥不可解，要找不著他本門的解藥，一時三刻藥勁就解啦，人是復舊如初，這十一位決無危險。」大伙正在說話之時，就見銀龍、賈明俱都手腳動轉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俱都坐起來了，三太等眾人也都坐起來了，最後蔣五爺也緩醒過來，勝爺心中稍安。銀龍叫道：「五叔！你怎麼的？」

蔣五爺說：「我後到的。他一抖紗布口袋，我聞有一股子香氣，便不知所以了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看準那人沒有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也未留神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見那人不是禿子就是和尚，鬢角銜亮漆青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勝施主，你看怎樣？可有一宗，這類人決不空著手走，你家中若有奇珍異寶多要留神。」勝爺遂叫勝奎與者家人勝忠，趕忙查點貴重物品。二人查看一遍，並無所失。勝爺說道：「再告訴親朋有什麼要緊的東西，都查點查點。」諸葛山真與弼昆和尚到東跨院查點東西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僧道二位回到大廳前。諸葛山真喜怒不形於色之人，眾人一看，心中納悶，只見老道混身立抖，顏色更變，叫道：「勝施主，吾命休矣！貧道我失去三宗要緊的東西。頭一宗我佩帶五十年的寶刀沒有啦，使寶刀寶劍之人，有德者居之，無德者失之。又將費盡二十餘年心血所製造的棒棒也失去了。百草轉陽丹丟了兩包零二十粒，那倒不要緊，是貧道行方便的。」語至此，道爺藍布道服亂抖，顏色更變。勝三爺一捋銀鬚，對大伙一陣大笑：「唔，哈哈！」大伙一看，俱都一怔，勝爺說道：「房子燒了我再蓋，兒媳婦死了我再娶，我不能叫好朋友為難。百草轉陽丹，道兄尚能再配，我二下南七省辦三件事：一者尋找寶刀，二者尋找棒棒，再者我拿住惡道七星真人，或紮他一刀，或踢他一腳，或結果他的性命。這三件事如辦不到時，我將我這把老骨拋在南七省，誓死不還古城村！」語畢，遂叫道：「勝奎！備馬打點行李。」勝奎叫道：「老爺子！你毒藥箭傷還沒大痊癒，如何能遠行？」勝爺叫道：

「小娃娃！箭傷何足為論？小冤家你給眾賓朋行禮一謝，你們眾位有家眷，哪位也別同我前去；沒有家眷的，咱們也別同走，眾位可以與我在杭州齊會，因為惡道出家杭州，食毛踐土之地，他決不肯離。拿住惡道，找著兵刃，咱們眾位在鏢局集齊，我再給三太他們整理一年半載買賣。勝奎娃娃，行囊之中多打點散碎銀兩。」有賓朋要攔阻勝三爺之人，道爺擺手說道：「不必不必。」要攔住不叫勝爺走，勝爺就該得性急啦。老人家勝忠問道：「老爺子，給你備哪匹馬？」勝爺叫道：「勝忠，備黃驃馬。」勝忠說道：「黃驃馬口老一點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有驃是好馬。黃驃馬我自幼乘騎，吾年老矣，馬亦老矣，安忍棄之？且馬雖老，驃尚在，尚可代步。」列位，勝爺之為人，最長遠不過，待人接物，忠厚持久，所以交下的朋友，莫有不與勝爺肝膽相交的。列位，列國時管子伐孤竹迷路，老馬引路，困乃得免。勝忠將馬預備安穩，勝忠打點了行囊，勝爺與大伙作了一個羅圈揖，叫道：「眾位賓朋們！你們要去杭州的，等我走出二五七日，你們再隨後而行，咱們是杭州齊集。」勝忠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！你就走啦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就此起身。」

黃三太眾小弟及一干老俠劍客，俱都送於門外，勝爺又對大伙作了一揖，叫道：「勝忠，我此去一年半載也不定，三年二年也不定，也許將老骨扔在外面，老哥哥家務事你多要當心。」

又叫道：「勝奎、孟福！你哥倆要專心學習文武，家規不許與我擅改。你二人在你二孀娘跟前要多盡孝道，老主管可以與你二主母商議，他要二少爺，便叫二少爺給他扛幡架靈；他要大少爺，便叫大少爺與他扛幡架靈。家務事俱率由舊章。」勝奎、勝忠俱都唯唯受命。勝爺語至此，叫道：「老主管，帶馬來！」

勝爺接過絲韁，上驢坐了，一抖絲韁，那匹馬猶如電閃星飛，一氣跑出三里多地，那馬四蹄板亂翻，塵土四飛，眾人再看，勝爺蹤影不見。勝奎、孟福、蕭銀龍、楊香五、黃三太與老家人等，俱都眼淚汪汪。

勝爺跑出去三里多地，回首不見眾人，這才徐徐而行。勝爺在馬上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，過了些莊村鎮店，庵觀寺院，自覺著心中爽快。忽然間覺著背後嘎嘍一響，毒藥箭的傷痍已落。勝爺自己不由的一笑，心中暗道：「在家中雖然有男女下人伺候，倒不如行路舒服，勝英真是福薄之人也。」沿路上踩探七星真人師徒的下落，蹤跡皆無。至七月初旬來到杭州，老英雄思索：「投親不如訪友，訪友莫如下店。早晚回店，多給伙計們幾個零錢。」勝爺心中思索著，向前行走，看見有一家客店是落地重修，門面整齊，勝爺拉著馬在店門口繞彎。由店中出來一位老者，年有花甲，青布大褂，白襪青鞋，上下打量勝爺，說道：「你不是勝老達官嗎？」勝爺見問，說道：「老者何由識我？」那老者答道：「你不認識小人了？小人姓鄒，排行在四。前二十年你住這店時常常周濟我，我在此當伙計常受你的恩惠。現在這個小買賣歸我主辦了。」勝爺道：「原來是四掌櫃的。四掌櫃你闊啦，真是多年的道熬成河，四掌櫃的也當了掌櫃的啦。」說著話，鄒四給勝爺接過馬去，讓到北跨院東廂房，給勝爺打水沏茶。勝爺喝著茶，思想多時，暗說道：「怎麼惡道蹤影皆無呢？」勝爺用完了酒飯，皆因為在家裡享了三年清福，不似當年那樣耐勞，就覺身體乏倦，未曾喝茶，便沉沉睡去了。睡到三更多天，就覺口乾舌燥，有心叫伙計沏茶，又恐怕伙計不願意，心中暗說：「等明早再喝吧。」勝爺翻來覆去，等到天光一亮，勝爺先整理好了衣服，叫伙計們打了淨面水，勝爺問道：「有開水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，你老人家稍候一時。」工夫不大，伙計將水打來，勝爺洗完了臉，然後喝了一杯白開水，腰中帶上點散碎銀兩，出店閒遊。打錢塘門外繞到東門外，時已日上三竿，勝爺一見，繁華勝於當年。

勝爺由夜裡口就乾渴，喝了點白滾水，此時仍是大渴，勝爺向南北一看，意欲尋找茶鋪。找夠多時，見坐南有一家挑茶牌，上書「揚子江心水，蒙山頂上茶。」勝爺這一進茶館，大禍臨頭。勝爺進了屋中一看，高朋滿座。勝爺有心要轉身退出來，見有兩個中輕之人，叫跑堂過去，給了茶錢，臨走自言自語的說道：「那大年紀還上茶館喝茶來，涎痰吐沫一地。走了，咱們回去吧。」勝爺一看，空了兩個座位，勝爺遂叫跑堂過來道：「你與我沏一壺好茶葉，我必多給你酒錢。」跑堂笑嘻嘻的說道：「老達官爺，你在我們這兒喝一回茶，下回你還想上我們這兒來喝呢。」勝爺渴急啦，喝完了一碗，又倒一大碗。剛端起來要喝，就見喝茶的起來三十多位，齊聲說道：「掌櫃的才起來呀。」勝爺回頭一看，見此人有點面熟，似乎在那兒見過，臉上一臉白圈癩，大圈兒套小圈。勝爺自解說道：「我山南海北哪兒都去過，熟人很多，一時想不起來了。」思索至此，仍然喝茶。眾喝茶的一跟這位掌櫃的客氣，這位掌櫃的對眾茶座道：「眾位不要如此，來到我這兒照應我，就是財神爺。我本來不會作買賣，自開市以來，蒙大家光顧，真是高朋滿座，勝友如雲，買賣還是真不壞。但是我這間屋雖然是一間半大，還是窄小，眾位茶座來到這兒喝茶，放零碎東西帽子等，都沒個地方。今天我想了半天法子，東面板牆上，我打算作一個窟窿，掛上一塊板，用鐵絲一吊，眾位看著好不好呢？」有一位喝茶的說道：「好好，占天不佔地，茶座放個帽子零碎，堪稱便利。」

你道此人是誰？正是莫州廟上勝爺恩放的秦義龍大徒弟金面鬼吳升。自從三關廟內逃走，在北方做了兩水買賣，逃到杭州，住在客店之中，腰間帶三四百銀子，住了有一個多月，店中的伙計跟他非常親近，這一日他將伙計叫至面前，對伙計說道：「我打算作一個小本的生意，你能給我幫忙嗎？我這個作買賣，並不在乎賠賺，只要夠了挑費，咱們就能幹得長遠。」

這位伙計一聽，非常的願意，兩人一商量，伙計說道：「現在錢塘關東門外，還就缺一樣買賣，這宗買賣，還是一本萬利，我還不外行。」吳升問道：「什麼買賣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東門外現缺一個茶館。」吳升一聽，深以為然，遂將所存的銀子拿出來，便交給店裡伙計，並不說長道短。完全叫伙計自己看著去辦理。這個伙計這麼一高興，將買賣立起來，還是非常的熱鬧。這日勝三爺進茶館喝茶，正是吳升的茶館。吳升這一進來，眾人一讓，勝爺抬頭一看他，面貌很熟，他又一看勝爺，二人這麼一對眼神，吳升這小子不由的就是一怔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不是老勝英嗎？他怎麼來到這裡呢？」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這小子想起來古城村師弟被害，大卸八塊之事；並且聽人傳說，他老師飛鏢秦義龍上古城村行老勝英的人情，行刺未果，被勝英亂刀分屍，將屍骨存在破廟之中，自己正要探探事之虛實，希圖報復之策，今日老勝英偏偏來到我的茶館喝茶，放著天堂有路爾不走，地獄無門自來投。這小子想到這裡，計上心頭，遂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打算在板牆上掛一個板兒，為的眾人放零碎好方便。語畢，遂到後頭燒茶鍋屋子，去了不大的工夫，抱了三尺來長、一尺來寬的板子五六塊，放在靠勝爺坐著的桌子東面，轉身出去。工夫不大，一手提著鐵絲，一手提著一條三尺多長、四分來粗、用火燒紅了的鐵通條。列位，吳升並不是用鐵通條穿板牆掛木板，他是打算挨到勝爺跟前，照定勝爺致命處，用燒紅了的鐵通條紮勝爺，將勝爺紮死了，與他師弟師傅報仇雪恨。吳升提著通條進屋子，對大伙說道：「眾位多包涵，我要用這個鐵通條向板牆上穿窟窿，然後再用鐵絲吊起這幾塊木頭板兒。可有一宗，紅通條一穿木頭，必然冒點煙，眾位主顧們多受點委屈吧。」認識他的那幾位茶座都說：「不要緊，那還有多大的煙嗎？」吳升說著話，直奔第三張桌後而來。勝爺的座位靠板牆，後背離板牆一尺來遠。吳升要用鐵通條穿勝爺後背，勝爺的身後沒有地方，這小子遂由勝爺偏面，手提著紅彤彤的大鐵通條，心中暗道：「老勝英，老勝英，你害了我的師弟，又聽說害了我的師傅，今日也是你惡貫滿盈，我給你金風未動蟬先覺，暗算無常死不知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緊行幾步，奔勝爺右肋而來，就聽撲的一聲，「哎呀！」

翻身栽倒。內中有一人大聲喊道：「掌櫃的，你是瘋啦！為什麼你飛開了鐵通條啦？可燙死我了。咱倆今天總得找個地方說理去，你看我這個喝茶的不夠人味吧？大熱的天，這一通條正正落在我的後背。」此人這麼一喊不甚要緊，滿室喝茶之人，哄堂大笑。吳升並不分辯，向那被燙之人睜縫著二目，只是發笑，被燙的那人又是喊，又是「哎呀」。旁邊有一位喝茶的看著有點不公，站起身形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這個人是買賣人嗎？為什麼你燙了茶座一通條，將人家都要燙死啦，人家與你說理，你連言語都不言語，這是什麼意思呢？難道說你燙死就不償命嗎？今天我倒要問問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吳升並不急躁，右手亂抖說道：「是我燙那位嗎？你問這位，他為什麼無故的兜了我一腳，將通條兜出去了。無故的我用通條燙茶座？一文錢是照顧我的，既是照顧我們的，就是我們的財神爺。這不是大家都看見啦，這位老人家，你是怎麼無故的兜了我的通條？人家哪兒不依呢。你倒是說話呀。」老頭聞聽，將眼一瞪說道：「你這個人真不通情理，你看看我這大年紀，連進茶館，我都是勉強扎著進來的。我在店裡病了好幾個月的熱病，如今又轉了虐疾，整整發了一百二十四場。這才將將的好啦，我連道都走不動。我會用腳兜你的通條嗎？你叫大家評評。」

」吳升聞聽老頭這一套，心中說道：「這老小子真可惡，明明他踢了我手腕子一腳，將通條踢飛，到此時他不認帳啦。」吳升道：「我怎麼不說別人呢？明明是你站在第四張桌子角兒踢的我。」

眾人一看這位老者，年紀甚高，瘦身量，黃鬚鬚，一臉油泥，穿著一件藍布破大夾袍，掛板的破鞋，麻繩係著。眾人這麼一看老頭的情形，真不像抬的起腿來之樣，大家這才給了事。有一個喝茶的說：「哪位後背挨燙啦，年輕的人，燙一下子倒不要緊，是誤傷，並非故意，若將這位老者連累上，你們要打官司，這位老者一著急，出不去屋就死啦，這場人命官司誰打？」這人這麼一說，大伙齊聲說道：「有理有理。」此時勝爺也站起身軀，將那受傷的人安慰了一回，勝爺又掏七八文錢，要了筆，給開了一個藥方子，共六味藥，有那好事的喝茶的，接過錢來，到藥鋪買了藥。勝爺又拿了一文錢，叫人買一文錢的黃醬，將藥末調好敷在患處，立刻止疼。

大家將事給了完啦，勝爺遂回頭說道：「這位老朋友貴姓？請這邊喝茶吧。」那位老者並不客氣，走到勝爺的桌上，說道：「喝你碗吧，聞著你茶真噴香。我買一文錢的土末，沏了一壺，非常之苦，連一點茶葉味兒都沒有。」勝爺叫過跑堂，再給添一個茶碗，倒了一碗遞與老者，老者說道：「你真是貴人吃貴物，這個茶葉真清香適口。」勝爺問道：「老朋友仙鄉何處，尊姓大名？」那位老者說道：「人的名兒，樹的影兒，要提起我的名來，真是無人不知，現在落了魄啦，就不能說啦。我就是三不歸：一不歸，堂前父母不能盡孝；二不歸，鄉里鄉親不能奉陪；提起三不歸，病在招商店，煎湯熬藥靠誰？六七月裡穿夾大袍，十冬臘月把蓑衣披，我這分難苦訴誰？」勝爺一聽，遂說：「老人家，我領教你貴姓高名？」老者聞聽，打了一個唉聲：「休要提起，我是大有名譽之人，我壓倒群雄，但是現時窮啦，就不是英雄，就算成了狗熊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問老朋友，究竟是哪裡人氏？貴姓高名？請詳以告我。」這位老者又說道：「唉，我是闊人啊，就是不知死的鬼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，這是什麼話呀？」老頭說道：「我是不知死的鬼，你都不懂？我三隻金鏢壓倒綠林。我騷擾你兩碗茶，我走啦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別走，老朋友，我有話。」一句話未說完，老者站起身來，出了茶館。勝爺是光棍一點就透，方才覺著右肋一熱，鐵通條就飛啦，老者如今說道，三隻金鏢壓倒綠林，不知道死的鬼，豈不是譏諷自己嗎？勝爺見老者出去，勝爺由兜囊中掏出二三百錢來，放在桌上說道：「伙計，這是我們二位的茶錢。」語畢，勝爺走出茶館，見老者踢啦踢啦，向東而去，人煙稠密，勝爺不能在後緊迫他，遂在後喝道：「老朋友，我有話問你！」那老者連頭都不回，勝爺在後頭緊緊的跟隨。路南有個衙門，老者進了衙門，出了南衙門，直奔曠野而去，相隔不遠，前面有一片樹林子，那老者進了樹林，勝爺心中暗道：「進了樹林你還走的了嗎？」勝爺遂也進了樹林，東西南北舉目觀看，那老頭兒蹤影皆無。正在著急之際，勝爺就聽南面上有人說話：「蒼天哪，蒼天哪，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想不到我這大年歲，死在這棵歪脖子樹上。」勝爺聞聲走去，一看又出了岔事一宗，那老者吊在歪脖子樹上，那老者上吊的那個樹枝子，也有小拇指粗細，這根繩子乃是一條老年間打算盤疙疸的紅三珠線，譬如現在的小孩頭髮繩相似。勝爺將大衣脫下，放下小包裏，心中暗道：「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。」勝爺乃是久經大敵的俠客，勝爺上前一伸手托著老者的臀部，一手鬆開套兒，慢慢的將老者救下樹來。若沒有武學的工夫，一位救一位，還是真不容易。勝爺將這位老者救下來之後，將他放在塵埃，脊背靠著一棵樹，用手盤他兩條小腿。那兩條小腿，直挺挺，勝爺又不敢用力，恐怕傷了筋骨，慢慢的盤過膝來。勝爺用手拍著老者的肩頭，遂叫道：「老朋友醒來！為何這大年紀行此拙志？」上吊之人肚子裡一聲響，吐出一口濁痰，復又「哎呀」一聲，翻了翻眼皮說道：「是你救的我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為何尋死？正是在下救的你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與我有仇恨？無故的上樹林子裡頭，找尋我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，不是那樣說法，見死焉有不救之理？」這位老者聞聽，並不言語，伸手就給勝爺一個嘴巴子，勝爺焉能叫他打的著？身形向後一退說道：「朋友，你有什麼急難大事？你對我說明，倘能為力，必當分憂。」老頭說道：「我好不容易吊的斷了氣，那宗難受就不用提啦，人要沒有為難之事，誰也不想上吊。你知道我因為什麼難事嗎？你準能救我救到底嗎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只要能為力之事，必然照辦。」老者打了一個唉聲說道：「明知說了也是白費，你執意非問不可，就對你實說了吧。在下飄流在外，困在招商店中，虧欠下許多的店帳飯錢，我腰間只有五文錢，置了這麼一條紅線，剩下一文，到茶舖子裡要喝點茶，一文錢的土末子，惡苦不好喝。正在那個時候，茶舖掌的燒紅了一條鐵通條，也不是要燙東西，也不是要燙南北，我也不是怎麼一碰他，他將通條拋出去了，正拋在人家喝茶的身上，人家不饒掌櫃的，掌櫃的不饒我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用說啦，在茶舖子裡，咱二位不是還在一桌喝茶嗎，事也是我給了的。究竟你上吊所為何事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我方才沒跟你說嗎？只剩五文錢都花啦，眼看著天氣漸寒，店飯賬不能清還，衣物還沒有一點著落呢，舉目無親，我有心沿門乞討，怎奈我出身學子，又拉不下臉兒來。老達官你請想，只好是一死，就算熬出來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以為是多大的事情呢，原來為此。老朋友，我交你一個朋友，上有天堂、下有蘇杭，此地若能勤儉，乾點小本經營，必能生活。你雖然花甲之人，精力尚且健壯，我給你十兩銀子，你花上二兩銀子先換了衣服，然後還清店飯賬，自己再想法子，作一個小本的買賣，豈不好嗎？」老者聞聽說道：「你給我多少兩銀子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十兩白銀足色。」

老者說道：「且慢，大樹林子裡你救了我，四外連一個人都沒有，無緣無故的你給我十兩銀子，我知道你安著什麼心呢？」勝爺聞聽大笑道：「君子濟人之急，你我俱都七十來歲的人，你怎麼與我開了玩笑啦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你也不用給我十兩銀子，在店裡我也跟你談過，我在招商店病了三個月的熱病，熱病好啦，又轉了一場虐疾，整整發了一百二十場，今天我由店裡出來，三天沒有吃飯呢，你先請我一頓飯吃，有什麼話，我先落一個飽死鬼，然後再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那有何難？咱們就一起去吃飯去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吃飯我可不能下窮飯館，我是闊出身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咱們找最闊最乾淨的飯莊，吃飯任你要菜，你願意吃什麼，咱就吃什麼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好啦。」用手向樹上一指說道：「你把我那根上吊的繩兒給我先解下來。」勝爺一時被那老頭蒙混，那老者四尺來高，那條繩子掛在樹上七八尺高，究竟他那根繩子是怎麼掛上的呢？怎麼吊上的？勝爺是救人心盛，滿沒有思索那個事。解下來紅繩兒遞給老者，老者一擦破大夾襖，就填了裡邊啦。勝爺也沒有留神看他，老頭便將繩子掖在腰間，站起身形。勝爺下腰提起大鑿，披在身上，提著小包裏，那老者在先，勝爺在後，他二人出了大樹林子，仍然夠奔原道而歸。

那老者剛上完了吊，都閉了氣啦，被勝爺救過來，走道兒還是那麼快，工夫不大，進了東門，走了有一箭多遠，坐北有座大飯館子，門臉是油漆彩畫，藍匾金字，上書「五賢樓」。此酒樓在杭州屬第一，乃五位闊少開的，內有雅座，內容真分三六九等，老者在先，勝爺在後，進了飯館子。方要上樓，跑堂的說道：「嘿！尋錢在外面等候，別上樓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我是尋錢的？啊？我腦袋上寫尋錢的兩個字嗎？你這飯館子是賣衣縷，還是賣銀子？穿綢緞的不要錢嗎？你怎麼這樣狗眼看人低？我吃飯給銀子。什麼東西？穿的不受看，腰裡有的是銀子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掌櫃的閃開吧，閃開吧，咱們上樓吃咱們的飯。」勝爺跟隨那老者上了樓一看，真是一座闊酒樓，屋中名人字畫，山水人物，椅子面上都繡著細藤子席，陳設非常講究。老者在迎面上找了一張桌子，與勝爺分賓主落座。跑堂一看，直皺眉，沒等勝爺言語，那老者喊道：「有帶腿的來一個！」跑堂的過來說：「你要喝茶有茶牌子，你隨便點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不喝，我吃飯。都有什麼吃的？你報一回，我聽聽。」跑堂地說道：「不用報，山珍海味雲中雁，燕窩翅子雞鴨魚，無一不備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好大的買賣。我們老哥兒倆吃便飯，來幾個粗菜吧。」跑堂的心中說道：「看你這個樣兒，也是要幾個粗菜吧。」遂說道：「你都要什麼吧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來一個爆龍心，炒風膽，燉熊肝，燴狗胎，小碗的紅燴鹿尾。鹿尾拿上來我得看看，是死鹿尾活鹿尾。要是活鹿尾用筷子一撥拉，他就得亂顫。再來一個花鰻熊掌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這幾樣全沒有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你方才說無一不備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我跟你說的是四條腿的牛羊肉無一不全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好好，給我煨一個整個駱駝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不行，半個都不行，小點的行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小點的就行？咱們就來一個小點的，給我燜一個猴兒崽子吧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沒有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年輕輕地說話要留身分，穿綢緞的吃飯給錢，穿破爛的也是給錢，不許狗眼看人低。給我們哥倆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可是宴菜的，還要帶飛碟兒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上等的宴席帶飛碟的，每桌紋銀十二兩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十二兩銀子一桌的來

一桌。告訴灶上用新鮮的材料，做好了吃著得味兒，多給幾兩銀子酒錢。」勝爺一聽，不由的心中有點納悶：「十二兩銀子一桌宴菜，大飯量的人，幾個人也吃不了，他要了一桌。做好了，還多給幾兩銀子酒錢。三天沒吃飯啦，拿我解了恨啦。」勝爺又一想：「分明是他要將我寒碇在飯館子裡，吃完了我要沒有錢，好栽筋斗。」又聽那老者說道：「你們櫃上有女貞陳紹沒有？總得夠十來年的我才能喝。可得當面打封，我得看看，不是地道東西我不能喝。」勝爺要了一壺乾酒，隨喝隨添，跑堂的下，不多時提上一罈子陳紹酒來，停著那老者當面打封條。打開封條，老者用匙子一打，直起花兒，老者說道：「不錯，真是多年的陳紹興酒。」比及一上來菜，勝爺大不耐煩，老者用筷子由碗裡挾出菜來，吃著味兒合適，他就咬咬吃啦；吃著味兒不合適，他仍然將菜放在原碗當中。酒至半酣，菜過五味，勝爺問道：「老朋友貴姓大名，仙鄉何處，可否見告？」老者佯為搶吃搶喝，假作不聞。勝爺一看他並不是真為搶吃的，就是吃著合適的菜，含完了菜還放在碗裡。老頭吃著吃著，「嘿！嘿！」自己笑啦。勝爺說道：「老朋友冷笑何為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飽暖生淫欲，饑寒起盜心。我這時候吃的差不離啦，大師傅做的這些菜，味也不十分壞，倒很有兩個適口的，這時再叫幾位姑娘前來佐酒，餘願足矣。」

勝爺這一聽，心中不悅，站起身來說道：「你六十多歲的人啦，我是七十多歲的人，怎麼你還這樣的不老誠呢？我問你姓什麼叫什麼，家鄉住處？問了你有八次啦，你裝糊塗，不是不說，就是所答非所問。此時酒足飯飽，還得來幾個姑娘，你才適意。叫人看看，豈不成了老不知好歹嗎？你看我勝某怎麼樣？」

勝爺心中的意思是大概你必知道姓勝的，你看姓勝的為人怎樣？

有叫人家看不起的地方沒有？這位老者一聽說姓勝的怎樣，他說：「我看你就不錯，白鬍子老頭兒，肥胖肥胖的。這個飯館子有雅座，咱們倆挪雅座裡去吧。」勝爺聞聽一怒，跑堂的在旁邊一笑，勝爺的面上也紅啦，一伸手照定那老者就是一個嘴巴子，這位老者在座位上就勢使一個雲裡翻身，勝爺連他的大夾襖都沒打上，又來一個燕子平身式，縱出窗戶，樓外是平台，又一擰身子，燕子鑽雲式，縱上樓房。列位，那位老者坐著來個雲裡翻，就式燕子平身縱出去，又一個燕子鑽雲縱上樓房，這幾乎武學，沒有四十年真正的苦工夫，簡直就辦不了。勝爺「啊」了一聲，說了一句：「真是乾家子！」說著話甩了大斃，縱出樓窗外，擰身子跟蹤，也上了樓啦；勝爺向外縱的時候，跑堂的正由下面端著菜上樓，一看屋中飛開了人啦，窮老頭也沒有啦，闊老頭也飛啦，跑堂的端著托盤心裡一哆嗦，就聽「叭叭」一聲，將托盤就扔了地下啦，大海碗四個也摔碎啦，濺了一地。旁邊吃飯的客人，也顧不得吃飯啦，俱都站起身來，由樓窗裡探出頭去看飛人，眾人莫不驚疑咋舌。勝爺上了樓房，東西南北四外一看，那老者蹤跡皆無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他雖然快，我隨後就跟著上了房啦，怎麼他就沒了影兒啦？」勝爺站在樓房上捻銀髯思索：「我平生向來不與人開玩笑，老者敬之，少者賓之，這個病夫必是高人。在茶館喝茶之時，我覺著我的軟肋一熱，掌櫃的通條梢就飛，隨後他言說不知死的鬼，一定是他將掌櫃的通條給踢飛啦。此人武學的工夫不在我之下，就是他在樹中上吊時，那是懸孤之氣，大珠線豈能吊得住人呢？我由樹上將他救下來，兩條小腿直挺挺，那是天華蓋閉著氣呢。我請他吃飯，他又與我玩笑，到底他是朋友是冤家呢？再說我一生一世，並無玩笑之人，我若是在房上躡房越脊找他，白晝之間，叫眾人觀之不雅呀。」勝爺思索至此，遂由樓上下來，仍進屋中。各飯客俱都注視勝爺。跑堂的叫道：「老爺子你是怎麼回事？你會飛吧？」勝爺之為人，不會說瞎話，這回老英雄也說了謊語啦，叫道：「跑堂的你有所不知，我們倆人是玩笑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我可並不認識他，我是辦案的，這個老頭是大飛賊，他故意打扮的這種模樣，他將我蒙混啦。你如不信，可以將你們掌櫃的請來，我這裡還帶著批票公文呢。」

列位，茶鋪飯館子都明白這個，沒有敢驗批票公文的。跑堂的道：「老達官你不要多心，我們可不敢驗看批票公文。就是這桌酒席你看著怎麼辦呢？」勝爺說道：「這桌酒席我給錢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方才你上房的時候，我一失神，那麼一害怕，大海碗摔了四個，菜也灑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損壞什麼我給什麼錢。」說著話，勝爺由兜囊中取出十幾兩銀子來，遂說道：「這桌酒席，並沒有動了多少，你們若是再賣錢是不行啦，你們願自己吃，願意送給人，隨你們便。」

勝爺將銀子放在桌上，披上大衣，提起小包裏，出了酒樓向西而去，心中暗想：「怎麼我就想不起來這個人呢？要說是冤家，他為何在茶鋪裡救我？」信步而行，走到一個大寺院前，心中仍是翻來覆去，就是想不起來那個老者倒是何人。舉目一看，大寺前圍繞著一圈子人，裡三層外三層，圍的水洩不通。

勝爺走到切近，叫道：「眾位借光！」一來老英雄那大年紀，二則說話和氣，勝爺走到裡面一看，又出了一宗岔事，地下鋪著一張棉紙，有一少婦在一旁跪著，雖衣服甚舊，然而乾淨，頭上烏雲，挽著一個髻，羞慚慚的在那裡跪著，鸞鸞眉含愁悶，淡淡秋波眼淚汪。旁邊站著一位老者，莊稼人打扮，手中拿著一串老錢，有六百來錢。再看棉紙上寫著核桃大的字跡，勝爺一看，就知道是教書的老先生所寫，筆跡還真挺秀，正楷一筆不苟，上面寫的是：「叩懇四方仁人君子，大德爺台：今有小婦人劉門王氏，皆因拙夫以泥水活為生，給大戶人家修補樓房，高處失腳，雙足摔傷。大戶人家慈悲，周濟白銀五十兩，坐食山空，現銀兩業已用盡，拙夫雙足尚未痊癒；小婦人婆母急中生疾，臥床不起，病勢甚重，小婦人一家三口，貧如水洗，無隔宿之糧。萬分無奈，出頭露面，叩求大德爺台，施以資助，周濟三文五文，我一家三口死而再生，感恩匪淺。小婦人劉門王氏叩求。」勝爺仔細一看，這位婦人穩重端莊，鄉下婦人，老誠溢於表外，並不像招搖撞騙之類，打動勝爺惻隱之心。勝爺心中說道：「誰家這樣的媳婦，家中真正是有德。」勝爺想起來與那老者方才吃飯，並未吃好，還花了十幾兩銀子，思索至此，遂對老者說道：「鄉下老兄，你們這是什麼事呀？」那老頭說道：「你看地下那張紙上有字，便是這位苦命婦人的遭遇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。」那老者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在西南鄉小劉村住，村中劉姓甚多，我有一當族姪子，是個瓦匠，叫劉三，手藝甚好，就是好喝酒，瓦匠每天是三錢的工錢，他並不養家，家中生活，全仗我這姪婦十指養活婆母。劉三子與大戶人家修理樓房，高處失腳，雙足受傷，不能工作，那大戶人家給了五十兩銀子為養傷費。連抓藥請先生，把那五十兩銀子就花完啦，雙足仍舊未愈。劉三之老娘一著急，也病啦，現在臥床不起，家無隔宿之糧。小老兒自顧不暇，有心無力，不能周濟，我姪婦欲求仁德君子資助，小老兒亦有小恙在身，不能作莊稼活，在家中也是閒著，所以同他出來，為的是有個老人兒跟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像這樣賢德的婦人，為丈夫與婆母之病出來求助，真是難得。我看你們只求助了幾百錢，夠養病的還是夠吃藥呢？再說年輕輕的人，在大街之上出頭露面，也教眾人觀之不雅。」老英雄說著話，由兜囊中取出兩錠銀子，共有二十多兩，遂叫道：「老兄，你將此銀與這位賢德的少婦拿到家中，請先生抓藥養病。」鄉下老人忠厚老誠，一看勝爺拿出來那些銀子，他倒不敢收啦，叫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要腰間有零錢，賞給三十文五十文的，小老兒不敢收這許多的銀子。」勝爺問道：「老兄為何不敢收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這個姪子性情乖僻，你老人家給這些銀子，我拿到他家中去，劉三若是一多想，說出不通情理之言，小老兒虧負仁人君子之苦心了，是以小老兒不敢接受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劉老兄長之言差矣，我今天腰間銀子帶少啦，我若是帶的多，就是百八十兩，我也不惜。劉兄請看，在下久而久之，七十餘歲之人了，我若有女兒，比這位賢德的劉少婦歲數都大了。國家之道，誰家無有妻子老婆孩兒？人之父母，己之父母；人之姐妹，己之姐妹。又何嫌之有？請老兄收下吧，不必推辭。」劉老者一看勝爺春秋鼎盛，白髮銀髯，面帶一團慈善，遂將銀子接過，說道：「姪婦，此銀是這位大德的老爺子所賜，周濟你的丈夫與你婆母養病之資。這是兩錠，你看好了，倘若你丈夫足傷與你婆母之病痊癒，都是這位老恩公之大德。」這位少婦抬起頭來，一看勝爺春秋鼎盛，銀髯飄灑胸前，少婦對著勝爺深深道了一個萬福。勝爺一閃身軀，叫道：「劉老兄，就請與姪婦回家去吧。」語畢，轉身形就走，劉老者趕奔近前，一伸手揪住勝爺，說道：「大德恩公，老爺子貴姓高名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劉老兄，大丈夫施恩不望報。」

劉老者說道：「老恩公，你要不說名姓，此銀子小老兒不敢收。」

勝爺說道：「我乃無名氏。」鄉下老人有點耳聾，以為勝爺是姓吳名明石呢，遂對少婦說道：「你要切記，這位老恩公姓吳名叫明石。」勝爺轉身就走，出離人群之中，有一人迎頭擋住勝爺，仰手一指勝爺說道：「你這個老頭，有點人老心不老，良心不

正。他們這伙子並不是好人，什麼折腿啦，婆母急症啦，老頭是小媳婦的叔叔，全都沒有一檔子事。你是看上小媳婦啦？你看著好似很容易的，你要是一動手，就是吵子。你要好逛，言語一聲，我領著你逛逛杭州，班子下處有的是，上中下分為三等，有錢逛好的，錢少逛中等的，再錢少下等的，你別看賤，人的長像比這個小媳婦好的多的有的是。我再告訴你一段新聞，昨天有一個北方人，來到杭州辦綢緞來啦，也是在這個廟前頭，這個老頭子領著小媳婦，跪在那裡，假裝哭泣，鼻涕哈喇子流了一地，說的那種苦楚，比黃連都苦。那位買賣人動了惻隱之心啦，由腰間掏出二兩多的一塊銀子，就給了小媳婦了。那女子剛將銀子接過去，立刻過來幾個小伙子，一把將這個買賣人揪住，說：「你年輕的男子，為什麼給人家小媳婦好幾兩銀子？男女授受不親，你一定是沒安好心，看上人家女人了。你是認打認罰吧？」這個買賣人又是外來客怕事，哪受過他們這群土棍威嚇？那個買賣人當時就哆嗦了。歸根還是店裡掌櫃的給出頭了的事，罰了買賣人三十兩銀子作為罷論。連罰的銀子帶先給的銀子，他們離開地方均分去啦。聽說那位買賣人心裡頭一窩心，在店裡還得了一場夾氣傷寒，幾乎將命喪在杭州，你說夠多冤哪？他們這群人比強盜都厲害，旁邊幫著說好話的都是念語子，是同伙之人。你這個老東西橫豎要倒霉。」

這小子攔住了勝爺，就如同念家譜一般的那麼熟，對著勝爺滔滔不斷地說了這一套。勝爺方才被姓老者耍戲了半天，在五賢樓裡白花了十幾兩銀子，連飯都沒算吃好，鬧了一肚子氣，這小子當著眾人又說勝爺人老心不老，莫安著好良心，勝爺不由的怒從心頭起，氣兒不打一處來。舉目一看這小子，身穿一身紫，紫花布褂子，紫花布褲子，紫花布抓地虎快靴，紫花布絹帕繡頭，手中舉著一個紫花虎不拉，虎不拉就是鳥名。一臉怪肉橫生，兩隻賊眼，說話咬牙弄眼。勝爺一氣，一伸手照定這小子當胸就是一掌，紫花虎不拉架子也打折啦，鳥兒也死啦，這小子向後退了好幾步，鬧了一個筋斗。爬起來，死虎不拉也不要了，開腿就跑，臨行時說了一句：「大力神哪？」連頭兒也沒回，奔東北跑下去啦。

不表這小子逃跑，單表勝爺自己越想越生氣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小子賊眉鼠眼，說話論套兒的，一定不是好人。但是他說這群是騙子手，現時的年月，人心不古，詐術百出，果然是騙子也未可知。方才那小子說那位辦綢緞的為行善花了二兩多銀子，翻回來又被訛一下，又訛去三十多兩，鬧了一場大病。想那買賣之人他是怕事，我倒不怕這個，就算真是騙子，騙了我二十多兩銀子倒不算什麼，也窮不了我。倘或再有讀書的少年，正式的商人，再遇上他們這群，買賣人饒上被了騙，事被東家掌櫃的知道了，決不能實地調查，必至竟以莫須有之事，連事都得散了；少年遇上這宗事，回到家中必得受家長處罰。我倒要追下這老者與少婦去，看這位老者與少婦回到劉家墳地。」

這是方才老者對勝爺說的，這位少婦住劉家墳地。那劉家墳乃是大戶財主之墳，因為自己沒有房子，住財主墳地的房子，所以勝爺知道少婦住劉家墳地，老者住村內。勝爺此時的思索是老者將少婦送到劉家墳地，老者回家，少婦家中丈夫足傷不能起床，婆母年邁病在床上，只有這位婦人能以動作，雖然離村子不遠，也是開墾的地方。倘若這小子不是好人，見財起意，夜晚去到劉家墳地，偷盜搶奪，劉三不能動轉。他的婆母年邁染病在床，窮人好容易得了二十多兩銀子，必然不給他。狠心賊，不給他銀子是非出人命不可。要那麼一來，我這不是救人哪，反害了好人啦。再者方才我看那少婦穩重端莊，滿面愁容，長得雖然俊俏，儀表毫無邪味之形，窮得穿衣服破得補丁上都是補丁，連一個泥點兒都沒有，可見是勤儉之人。那老者誠實溢於言表，毫無詐騙之形。一來是看其究竟是否騙子，二來是為防惡人暗算，反害了少婦一家三口。勝爺想到此處，自己打了一個唉聲，叫道：「勝英，勝英！你今年七十一歲了。風燭殘年，花上之露，有今日沒有明日的人了，此次南來本為的捉拿惡賊，為師兄尋找寶劍桿棒，自己的事情連一點頭緒都沒有，怎麼又管上別人的閒事？」老英雄思索至自己的為難事，不由一陣發怔。想了多時，自己對自己道：「誰叫我趕上這宗事呢？昔者諸葛武侯保阿門有一句話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我勝英為民間興利除害，做事自有天知。也就應了那一句話啦：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。無論如何，這回事我也得看個究竟。」

勝爺此時心中萬緒縈懷，又是自己的事，又是人家的事，又是姓老者奚落的事，真叫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老英雄一頓足，追趕老者與少婦而去。

那老者與少婦自從勝爺給了銀子，少婦站起身來，爺倆離了廟前，夠奔小劉村而來。方走出不到半里來地，勝爺已經隨後趕上。爺兒倆正走到道旁一棵大樹下，那少婦叫道：「叔叔！我實在累了，不能行走啦。」老頭子一看，少婦累的汗濕粉面，叫道：「姪婦！咱權且在此樹下歇息歇息，然後再走不遲，天氣尚早。」勝爺此時離著不甚遠，說話的聲音隱隱的也聽見了，就見爺兒倆席地坐在大樹之下，老頭子說道：「姪媳婦，這是你的好心感動出了這位大善人，這銀子還在我腰裡呢。」說著話，由腰間取出來，用方才鋪在地下的那塊棉紙包著，打開了包兒叫道：「姪婦，你看這是兩錠銀子，此外還有二百餘錢，你帶在腰間吧。回到家中好好侍奉你的婆母與你的丈夫，回頭抓藥請先生，叫你兄弟去給你幫忙。」兄弟乃是那劉老頭之子。勝爺一看，這老者與少婦確是好人，遂在後跟蹤隨到劉家墳地。那老者並未進墳地，將少婦送至門口，就回家去了。勝爺見婦人進了院中，緊閉柴扉，此時勝爺就聽墳南樹林之內有腳步聲音，勝爺遂隱在樹後，一看正是那架虎不拉的，原來踩道來啦。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多虧我跟隨下來看看，我要是不隨下來，今夜晚間劉家這三口，必然喪在惡賊之手。勝爺遂由原路而歸，仍然夠奔錢塘門外鄒四店而來。勝爺返回來之時，日已平西，鄒四說道：「勝三爺，你由清晨出外繞彎，怎麼日到平西才回來？」勝爺說道：「你還不知道嗎？我朋友是很多的，我若是三更不回來，也不用等候我。」鄒四唯唯而退。

勝爺自己在屋中喝了會兒茶，將兵刃暗器帶好，收拾緊褻利便，天色方到掌燈的時候，勝爺遂出了店房，夠奔劉家墳地而來。

勝爺白天來過一次啦，輕車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來到劉家墳地，縱身軀上房，由前坡下來。一看是西房三間，南屋有燈燭之光，勝爺心想打破窗櫺紙向裡觀看，又恐怕失了一世俠義身份。勝爺正在院中來回尋思，就聽屋中有男子的聲音，叫道：「老娘啊，最狠不過婦人心。仙鶴頂上紅，黃蜂尾上針。兩般皆是毒，最毒婦人心。但有生人處，不把婦人留。賤人出去多半天，回來拿了二十多兩銀子，他又年青，長得又俊，我當一輩子瓦匠也沒人白給二十兩銀子。」又聽向婦人說道：「你是欺我不能動轉，我要能起得來，我就要爬起來剝三刀。明天叫拾糞的將我們小劉村的當族請來幾位，我是不會寫字，我就按上手印腳印，就算是將你休啦，你就此另行改嫁。別看我母子俱都臥病在床，我們小劉村當門族戶還不少呢，誰也不能看著我們娘兒倆餓死。」男子語至此，就聽那女子開言說道：「你不用口出不遜，錢是一位白鬍子老頭給的，劉大叔給接過來的。大叔問人家那位老者的名姓，人家說姓吳叫明石。」又聽男子說道：「娘啊，你聽見了沒有？叫無名氏。豈有此理？我管教妻子請別人作甚？請來一問，當然人家是順情說好話，白鬍子老頭給的。我請問人家幹什麼？我若是當時起得來，我就拿刀剝你。此時我不能起來，我就休了你就算完啦。」又聽老婦人說道：「劉三呀，你別渾攪啦，人的品格是憑素行，我那賢德的兒婦穩重老誠。娶了好幾年啦，幾時有過一點不好？你不許血口噴人，我的病才好一點，你別叫我生氣啦。劉三呀，再說你作瓦匠活，每天賺的錢，你不是喝酒就是鬥紙牌，你不養活為娘啊。全仗我那賢德的媳婦，十指慇懃，養活為娘啊。」勝爺在外面一聽，暗暗歎了一口氣，心中說道：「我憐他貧寒，給他二十多兩銀子，本是成全他一家三口，不想劉三錯疑啦，生生要休了他的妻子，我這就叫生生打開鴛鴦伴，活活拆散連理枝。」

此時就聽籬牆外有人叫道：「劉三！劉三！昨天你妻子在杭州城裡廟前直哭，說是你母病啦，你作瓦匠活跌傷雙足。我一時動了惻隱之心，將我三年的積蓄俱都給了你妻子。可是遞給那位老者手中，叫你妻子拿回家來，好調養你母子之病，我那兩錠大塊的銀子，為的救你們劉家滿門的性命。我給銀子的時候，講好了的，叫我在樹林子裡等著，銀子拿來家啦，怎麼捨不得人啦？等了半天，連個人影都沒有。」勝爺一聽不像人話，遂將身軀隱藏一邊。外面那小子說完了話，一腳踹落籬門，進到院內，又一腳踹開外屋門，勝爺見賊人進了外屋，這才將南屋的窗戶紙濕破，向屋中觀看。真是一個男子白布纏著雙足，在炕上倒著；還有一個老太也倒在炕上，面帶病容；少婦站在就地，手托香腮，面有淚痕。此時就見那賊已進屋中，借著燈光一看，正是白天架虎不拉穿紫花布的惡少，來到屋中叫道：「劉三！這不是你媳婦嗎？當著你的面兒，咱們說說。白天他在廟前接了我的兩錠銀子，言說叫你母子養病，他夜晚在房後樹林等候我，同我回家過日子去。我作小買賣，好容易積蓄那麼點銀子，為什麼受了我的銀子，失了信用呢？」

少婦向那人說道：「你分明是強盜，前來蒙事。誰要了你的銀子啦？銀子是白鬍子老頭兒給的。」惡賊用手一指劉三說道：「你也知道我是幹什麼的，沒有棗，樹我還打三桿子呢。要了我的銀子，不跟我過日子去啦？爽性我叫你們娘兒倆個都涼快去吧，省得受罪。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匕首刀對著老婦人道：「你這個老婆，這大年歲還活個什麼勁？早死早脫生。」老婦人聞聽賊子之言，一指少婦說道：「下賤的婦人，果然真有此事。你害了我不要緊，你害了我的兒子，絕了我劉門香煙。誰叫你上外面去找漢子去啦？」此時惡賊匕首刀直奔老婆紮去，少婦伸手相攔說道：「賊人！你要殺人先將我殺了，別殺我的婆母。」賊人一笑說道：「都殺了也不能殺你，咱們小兩口還過日子去呢。」一推少婦，匕首刀奔老婆紮去。就聽撲的一聲。勝爺在窗外看惡賊這種情形，痛恨異常，拿出一隻金鏢來，照定惡賊的曲尺打去，就聽得撲的一聲，穿皮鏢打透了，鮮血淋漓。賊人疼痛難忍，甩手向後倒退了兩步，退到屋門口，勝爺此時進了明間，正趕上賊人向後退，一伸手抓住賊人頭髮，用了個鳳凰尋巢，將賊人由屋中拉出挾在腋下。一家三口吃一大驚！老太太問道：「三兒呀，你看明間屋，白糊糊是什麼？」劉三說道：「娘啊，我沒看真切，好像一縷紙條。」老婆又問媳婦，少婦說也沒看見是什麼。勝三爺在院中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劉三一家老少不要驚疑，吾神非別，乃夜遊神是也。今日土地對我言講，有劉王氏侍姑至孝，今在大街前哭泣，哀求仁人君子資助，驚動了一位白鬍子老者，給了兩錠銀子，白銀二十餘兩。今夜晚間有圖財害命的惡賊要害你一家老少，奪取白銀。吾神焉能容得？有心將此賊殺在你們院中，明日若被官府知曉，此乃人命關天，吾神將他挾在大路陽關去殺。劉三之母好訓教你不孝之子！劉三，你賢妻乃是三從四德之女，夫妻要相敬相愛，劉王氏不可歇了心，從此益當孝敬婆母。如不聽吾神之言，明日夜晚取你一家三口的命。吾神走也！」

勝爺挾著賊人出了院子，劉家墳南東西的大道，勝爺到了大道旁一抬胳膊，將賊人放在地上。賊人抬頭一看，乃是白鬍子老者，遂說道：「老爺子，我們實不容易，好幾年存了二十多兩銀子。那婦人在廟前說誰要給他十兩二十兩銀子，他說跟誰過日子。」勝爺聞聽，心裡頭氣兒就大啦，向賊人唾了一口：「呸！你再細看看我是何人？」語畢，由腰間取出火折子，晃燃著，惡賊一看，正是白天那位老頭，錢是人家給的。惡賊跪倒懇求，叫道：「老爺子饒命吧！」勝爺將火折交於左手，握魚鱗紫金刀，向賊人的腦門子上三晃，冷氣森森，叫道：「惡賊，你姓什麼？你要說了實話，倘能可饒，老夫饒你不死。」賊人叫道：「老爺子，只要你饒我不死，我都告訴你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且從頭說來。」惡賊說道：「我姓缺，叫缺德。先人給我留下兩間房子兩畝地，皆因為我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將房子地都出售了，親戚朋友，挪借周遍。今年三月間，輸得實在一點兒軋也沒有啦，夜間我遂拿了一條繩子，在大道邊上等孤行的客人。可巧來了一個背褥套的客人，我由他背後用繩子向他頸子上一套，後背對著後背一背，將他背得紋絲兒也不動啦，氣息已斷。我遂將大海套背到杭州東門外，夜間住了店啦，在店裡打開褥套一看，裡邊有百餘兩現銀子，衣物約值一百來兩。將銀子拿到寶局上，三五天就輸啦，又賣了衣物，也輸在寶局上。我劫人的那天，第二日就有人在寶局上說閒話，被勒死的那人又活啦，在杭州報了案啦。自從做完這個事之後，我什麼都沒乾過，直到今天晝間，我看見你在廟前頭給那少婦銀子，我才見財起意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見財起意倒有可饒之餘地，你為什麼用匕首刀要殺老婆兒？」賊人說道：「我那是嚇嚇她呢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見財起意為什麼要拐走人家媳婦？」

賊人語塞。勝爺說道：「三月間劫行路之人，不該將人勒死，他是甦醒過來啦，倘不能甦醒，豈不是叫人家父母不相見，妻子不團圓嗎？今天又犯好淫殺命之舉。你這種臭賊，實在可殺不可留。」殺字尚未出口，魚鱗紫金刀起處，就聽撲的一聲，勝爺一挺身，抬腿擦刀，賊人頭屍兩分。

勝三爺一飄額下銀鬍，仰面而笑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這才心平氣和。」就聽樹內吶喊一聲：「著！」勝爺一閃身軀，一物叭啦一聲落於塵埃。此人先喊的著，打的力量不大，就是打上也不至很重，勝爺低頭一看，原是一塊沒羽飛石。勝爺回頭向林中觀看，見是矮小之人，勝爺趕緊由缺德的胳膊上取下金鏢，隨後就追，迫至好幾里地去，仍是相隔勝爺一箭來遠。勝爺一追的時候，也就是相隔一丈來遠。追到迎面有一座樹林，此人遂進了樹林，此樹林與別的樹林不同，正當中五棵大樹有中腰粗，四外東西南北俱都是才栽一二年的松樹。勝爺到了樹林子裡，向西觀看，有一所院宇，勝爺走到近前一看，原來是一座古廟，勝爺捻鬍思索：「庵觀寺院多有不法之人，這個人必然進了廟啦。」勝爺擰身上上了大牆，飄身落地，一看正是東跨院，北房二間，一明兩暗，西暗間隱隱有燈光，東房兩間。勝爺復又上了東房四外觀看！冷清清靜寂寂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

勝爺正在向下觀看，就見北房一條黑影，由後坡躡到前坡，勝爺暗道：「果不出吾所料。」此人一身青，背後明煥煥一把單刀，勝爺遂隱在瓦壘當中，細一看又不對啦，此人身量高。當時見此人由北上飄身下來，直奔北屋，用肩頭一推門，門門上著呢，此人抽出背後單刀，一撥門插關，廟裡的門，就是一條插關，手腕兒一晃，把門的插關撥落，雙扇門推開一扇，賊人轉身進去。勝爺納悶：「他在此落足，他應當叫門，為何用刀撥門呢？」忽然間西暗間燈花一亮，勝爺明白這是賊人打蠟花呢。勝爺由東房上縱下來，悄悄來到西暗間窗戶外，打破了窗戶紙向裡一看，勝爺一怔：一臉白圈癩，不是別人，正是茶館掌櫃的。床上看見有一個道姑，是未落髮修行的道姑，年紀在十八九歲，正在床上合衣而臥，手托香腮，青布小鞋，借燈光看的真切，長的容貌秀美。賊人進到屋中，將刀插於背後，伸手一拍床沿，叭叭的亂響，道姑驚醒，用手揉了揉杏眼，說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大膽包天，敢夜人佛門靜地。你要竊取偷盜，箱子裡有兩件衣服，有幾吊錢，你呼醒了的我何故？」賊人一樂說道：「我不是竊取偷盜。太陽平西的時候，從此廟經過，見美人你買水菜，我在西南角隱住身，看了你半天，臨走之時我留下暗記，今夜晚前來，但求片刻之歡，也省得美人你獨宿孤單，美人要什麼綢緞東西，我必能如命奉敬。」道姑聞聽，蛾眉一皺，說道：「我有心大喊幾聲，廟距村口甚近，倘若喊來地方保甲，將你捉住，你的罪名不小，攪鬧佛門靜地。你們男子漢宜懂三綱五常，孝悌忠信。蟻得蟲而報其眾，乃仁也；蜂見花而聚其眾，鹿得草而鳴其群，義也；羊羔跪乳，馬不欺母，禮也；蜘蛛網羅而食，螻蛄塞穴而閉水，智也；雞非曉而不鳴，燕非舍而不至，信也。禽獸都曉得三綱五常，我身入玄門，乃是名家之女，因命孤苦，才到這分景況。也不必言我父母的姓名，我天倫是文學，一家五口，我的父母兄弟姊妹，去年六月間都得了熱病，吾之父母雙雙故去，吾兄弟姊妹已死，就剩下孤苦獨命的我。懇求街坊鄰居，叔叔大爺，聘請我們至親高友，將我家房產家業俱都與我父母作為出殯之資，我給我父母扛幡架靈，辦喪事，守了十八天熱孝。又聘請至親，言明我的意志，剪去青絲，落髮為尼。吾之姑媽、姨娘、女眷親戚等，街坊鄰居、嬸子、大娘、姊妹都跪在難女面前，我的姨娘先叫我帶發三年，三年過去之後再剪青絲。我是孤苦命獨之人，賊人不要起邪念，我是立志守貞操，獨宿獨眠。」賊人聞聽一笑，說道：「姑娘，我們綠林道，不怕命獨，世界上歡樂事，此為姑娘若有憐香惜玉之心，賞賜半刻歡笑，如其不然，你來看。」

說著，將刀亮出半尺餘長。道姑說道：「寧跟隨父母兄弟同赴黃泉，決不能玷污自己的名譽。」低頭叫道：「惡賊！請速殺吧。」惡賊握刀，姑娘伸首受死。勝爺在外面一看，姑娘乃是九烈三貞，引頸受死，面無半點懼色。賊人笑說道：「我不殺你這美人，我將你關在屋中，我把你脫的上下無條線。你是姑娘，我是男子。」道姑聞聽，顏色更變，咬銀牙直奔窗戶立柱就要撞頭。老英雄心說：「好一個節烈姑娘！我若不救，尚待何人？」思索至此，咳嗽一聲，叫道：「出家的師傅！不要行其短見，現有勝英在此。」勝爺一報出名姓，賊人在屋中一轉，熄滅青油燈，賊人色膽如天，色心助膽，叫道：「老匹夫勝英！早晨你在大太爺茶鋪喝茶，我要用鐵通條將你紮死，碰見那個病老頭，踢飛了我的鐵通條，今夜晚你又來攪鬧大太爺的美事。我先殺老兒勝英，後再與姑娘顛鸞倒鳳」開了裡間屋門到明間屋，一開雙門，先拋出一個凳子去。隨後縱出來說道：「老勝英！你耽誤大太爺的美事，我與你一死相拼！」勝爺微微一笑：「毛賊，你通報了名姓，我叫你趕路去。勝爺刀下不死無名之鬼。」賊人叫道：「老兒你有眼無珠！在四月裡我們到莫州三關廟前鋪把勢場，你三打我師傅飛鏢秦義龍，我師傅懷恨在心，夜晚打發樊林要殺你滿門，有你的餘黨害了我師弟金面鬼樊林，此事難道你忘了嗎？飛鏢秦義龍是我的恩師，我叫花面鬼吳升。」說著話，向上一進步，給了勝爺一刀。勝爺刀也離鞘啦，一閃身軀，魚鱗紫金刀裹腦纏頭，賊人一低頭，幾乎削落壯帽。

吳升心中這才醒悟，心說：「我不是老兒對手，三十六招，走為上策。」縱上東房。勝爺說：「我不在廟裡殺你，廟是佛門淨

地，我伯污染廟宇。」語畢，隨在後面就追。吳升抖手一鏢，勝爺用魚鱗紫金刀一繃，就聽噹的一聲落於塵埃，賊人縱身越過東群牆，出了廟，直奔那片樹林而去。方才表過，樹林不大，南北長限十幾丈，東西寬六七丈，賊人跑到樹林子裡頭，就聽哎呀一聲，將刀拋地。勝爺心說：「毛賊與勝某還鬧鬼，我選上你毛賊的當嗎？你躲在樹後頭，我進去你好用鏢打我。」勝爺一伏腰到西南角上，由西北角又到東北角，由東北角到東南角，如此繞了三圈，不見淫賊之影，勝爺打著火折一照，向樹林中走去，一陣金風刺人肌膚，又聞著有一陣一陣的血腥氣。

走到五棵大樹切近，低頭一看，花面鬼吳升的刀明煥煥在地下扔著，再向前一看，花面鬼吳升已經被人大卸八塊啦，但是不知被何人所殺。勝爺心中暗道：「這樣小樹林子藏不住人哪，我圍繞著樹林子走三圈，並未見有人影兒，怎麼此人不見了呢？」勝爺遂舉起火折子向大松樹上觀看，第一棵樹上無人，第二棵樹上也沒有人，又一看第三棵大樹上站定一人。勝爺說道：「朋友露了白啦，還不下來？」此人笑嘻嘻的，腦袋朝下作蠍子爬，爬到離地三尺來高，一翻身叭啦一聲，站在了塵埃。

勝爺一看，正是那矮矮之人，衣服可換啦，舊藍雲緞子壯帽，藍綢子短靠，藍緞的鞋子，十字絆腰繫英雄帶，背後明亮亮一對傢伙，臉上也沒有油泥，鬍鬚也是順著啦。白天他臉上的油泥，本是鍋煙子做的。勝爺說道：「足下何如人也？」那老者雙眼一瞪說：「我是辦案的。你這老不知自愛的因奸不憤，老採花賊把小採花賊殺死。」勝爺聞聽一愕說道：「你可將我的名譽損毀啦，白天我請你吃飯，你看著我有錯嗎？此時你又說我老採花賊，朋友，你大概也許知道我，我乃直隸莫州古城村勝英是也。」老者聞聽，將三角眼一瞪說道：「勝英？不論是誰，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。」勝爺說道：「朋友，白天你在酒樓上玩笑，你跑啦，我沒追上你，回去跑堂的問我，我說我是辦案的，不過隨口而答，教我一時之間難以為情，不過玩笑耳。」老者說道：「人命關天還是玩笑？」說著話，打背後抽出點鋼雙鏢，擡頭就打，勝爺一閃身躲開雙鏢；老者一反手雙鏢迎著肚子便刺，勝爺又一閃身，雙鏢攔腰便打。列位，這位老者是真紮真打，將一位屈己從人的勝三爺，鬧的也莫明其妙了：你說他是冤家吧，方才吳升說啦，本是用通條燙我，他又將通條踢飛啦，明明是救我，怎麼此時他是真打呢？勝三爺萬般無奈，將火折熄滅，帶在腰間，攬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

那老者的點鋼雙鏢神出鬼沒，勝爺的刀遮前擋後，不肯下絕招。

勝爺納悶，猜不透老者是什麼人，倘若將自己的衣服用雙鏢挑了，一輩子的英名算完啦。勝爺思索至此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先用鏢將他打倒下，然後有什麼事再說。」勝爺遂將刀交於左手，向圈子外一縱，登出金鏢，仰起手腕。那老者一看，黃眼珠一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要乾，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也難逃勝三爺的鏢。」老者思索至此，點鋼雙鏢噹的一聲扔在就地，雙手一提腰圍子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一向可好！」勝三爺一笑，托著金鏢，可就不敢撒手，勝爺說道：「閣下何如人也？勝英不敢當。」老者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。前二十年你待小弟有救命之恩，咱們是聯盟的弟兄，你是北路鏢頭，有一位神刀將李剛，那是我盟兄。你與李四哥人稱明清八義，李四哥性情高傲，在張家口傷了馬鞭子無數，口外馬鞭子撒傳單，李剛的鏢在哪兒遇上，就在哪兒劫。李四爺遂將在下約出來，幫著辦鏢，我們哥倆那時壓著二十個馱子夠奔張家口，我們哥倆剛到喇嘛廟的交界，只聞前邊呼嘯一響，出來六個馬鞭子迎頭擋住，鏢子手說道：「這是神刀將李四爺的鏢。」馬鞭說道：「劫！劫的就是神刀將李四爺。」鏢子手將馱子打了盤，我們哥倆遂與馬鞭子交手。忽然由東邊又來了六七個馬鞭子，西邊又來了十幾個馬鞭子，將我弟兄團團圍住。愈聚賊人愈多，由吃早晨飯時，只殺到太陽平西，馬鞭子聚了足有二百號之眾，我與我四哥力盡聲嘶，衣服濕透，熱汗直流。眾群賊吶喊；將李剛與姪子剝成肉泥，方消胸中之恨！眼睜睜我弟兄要喪命之時，你老人家在高阜處，一聲吶喊說：『北路弟兄們請高抬貴手，李剛是我盟弟，我勝英來也！』東西南北、四面八方的馬鞭子，一聞我兄之名，只嚇的膽裂魂飛，一哄而散。那時節我李四哥與小弟指引，小弟姓張，人稱金面韋馱張旺。」

勝爺一聽，將鏢放在囊中，伸手相攬，遂說道：「原來是張賢弟。賢弟請上，受愚兄一拜！若不是賢弟在茶鋪相救，愚兄早死吳升之手矣。」張旺聞聽，遂說道：「勝三哥說的哪裡話來？二十年前若非恩兄相救，小弟已早死多時矣，焉有今日？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在五賢樓與兄玩笑，此處又說愚兄是老採花賊，愚兄一生一世，向不與人玩笑，賢弟何以與兄玩笑呢？」張旺道：「三哥莫怪，這是小弟在三哥面前撒個嬌兒。」勝爺叫道：「賢弟以後可不許。」張旺答道：「小弟我再也不敢了。」勝爺道：「你這一天夜光景，跟著愚兄受累不輕。」張旺說道：「非也，我由四月莫州廟就沒離你左右。由你在廟場鏢打秦義龍之後，夜晚禁林行刺，我將你的天棚桿子俱用鋸割斷，留個斜碴兒，然後再對上。那賊人桿子上拿了一把大頂，向天棚桿柱走去，走到離斜碴二尺多遠，那小子就掉下來啦。我恐怕在院中宰他，污了你的宅院，弄到樹林子裡，將他大卸八塊。老道七星真人被擒，那也是小弟所為，救老道的那人手使紗布口袋，小弟未敢上前，才給你送信，你要用刀交戰，小弟在樹林內叫你使冰鑽，俱都小弟暗中所為。道爺失物，小弟實在不知，手大捂不過天來。你二下南七省，小弟在後頭跟隨；你騎馬住店，小弟在後面步行要飯。你住鄒四的店，我住大門道，不花錢。由四月莫州廟，並未一日遠離你的左右，勝三哥定更天時，你在劉家墳，還會裝夜遊神呢。由打酒樓上我與三哥你取笑，你將我趕走，我又在東門外遇上花面鬼吳升提小包裏，我在後頭跟著他，他走到觀音庵碰上道姑買菜，他在牆角後，竊看道姑，道姑買完了菜回廟，上好廟門，吳升遂在牆上畫了一朵桃花。我一看這小子是夜晚前來採花，我就到錢塘門外又找你去啦。忽然遇上你的仇人老道七星真人，他巧扮行裝，穿一身道服，算卦相面帶治病。我道墜下他去了，行至大李村，路南有一家莊院，出來一位年過半百的老太太，將老道請到裡面。我在比鄰假裝討飯觀察，老道臨出門時，言說是喜脈，給看完了病，老道出來在門樓上畫了一個記號，今夜晚颶風下雨，必然前去。然後又在路北一家大門道要飯，跟他治病的那家對著門，我也畫了一個記號，畫的是一朵菊花。老道今夜必去，他是飛劍道人，武學高強，我一個人恐怕拿不住他，我又返回去找你。太陽不高時，你回去取東西，我又跟你下來，先跟到劉家墳，你在劉家墳南殺賊人時，我用問路石打你，我先喊了一聲：『著！』告訴你啦，你閉關啦。我為的是將你引在觀音庵救此道姑。劉家墳救劉家三口可算一德；觀音庵救了道姑所為二德，還有一德；就是老道今夜必去那家取童子紫河車。勝爺快走，此時二更已過，去晚則不濟事矣。」

張旺在前，勝爺在後，直奔大李村而來，大李村老李家德性真不小，若不是俠客義士來到，全家之命休矣。二老者到大李村進東村口奔西去，路南有一座門樓，東面牆上畫著一朵桃花，西面一家牆上畫著一朵黃菊花，心中暗想：「一朵桃花能滅滿門，一朵菊花能生滿門。」老哥倆擰身縱上清水脊門樓，躍上卡子牆，勝爺一看裡面是三合的房子，北面上有一個迎壁，南為上的房子，南屋東暗間有燈燭之光，二人由卡子牆，奔有燈光之屋而來。勝爺靴尖繃住上瓦，頭朝下向窗戶裡觀看。勝爺隔紗窗往屋中這一看，屋中一位年青的少婦，與一位老太太，這位少婦身穿藍綢子褲褂，坐在床上借燈作活。鄉間的風俗，新娶的媳婦在三年之內，搽脂抹粉，少婦臉上擦脂粉非常嬌豔。

勝爺再一聽，婆婆兒媳婦正說家常話呢，老太太呼兒婦以姑娘，說道：「姑娘，處家之道，什麼事兒媳婦不能瞞婆婆，今天若不請這位道爺與你看看，為娘連影兒都不知道呢。我兒仲田正月由北京起身回家，你這個孩子還是二月的還是三月的呢？要是三月的孩子過不了年，我家有小米，不用外頭買去，至十月裡就得預備紅糖雞卵。」少婦臉兒一紅，遂說道：「娘啊，我還不知道是二月的是三月的呢。」又聽老婆說道：「由打你丈夫走後，到五六月你就嘔吐噁心，我要請人看，你不教看，今天這位道爺在門外算卦相面治病，我才將道爺請進來，這才知道你有喜啦。」這位老太太由中年守寡，守著個兒子，名叫李仲田，小孩長得俊美，由小孩六歲這位老太太守寡，家裡可稱莊稼財主，老太太慈善，窮親戚朋友求借，沒有不週濟的。仲田自幼讀書聰明伶俐，仲田之父與其子自幼論婚於杭州文士蘇文煥之妹。仲田有表叔在北京設緞店，老太太遂托其表叔與仲田謀事。他的表叔道：「表嫂你放心，仲田至十五六歲，我與他緞店裡謀事。」光陰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仲田已到一十六歲，去北京學生意，學了一年多的工夫，同事的伙計掌櫃的，無有一個不喜愛仲田的；有幾家王爺府大宅門子，與緞店交際，非仲田送貨還是不要。仲田的表叔每次回家辦貨必看表嫂，老太太必問：「仲田的事情怎樣？」他的表叔就對老太太說：「表嫂你必要享仲田之福，北京王府大宅門子，非仲田送貨不

要。

將來要領一份東，開個買賣，拿出幾十萬銀子開一個緞店不算什麼。」仲田的母親聞聽非常歡喜，說道：「表叔，我還有一件為難的事，仲田是自幼定的親，女家很窮寒的，現在屢次的催娶。」仲田的表叔說道：「這個事好辦，我辦完貨回去，到仲田櫃上，我與他掌櫃去說去。」商議已妥，仲田的表叔遂辦完了貨回北京，將仲田家事對掌櫃的一說，掌櫃的說道：「仲田的事非常的忙，他才學了一年多，還不到三年回家的時期呢。」眾同事的與仲田和睦，聽說掌櫃的不教仲田回家，眾同事情願叫仲田娶親，大家替仲田受點累，掌櫃的不好駁眾人的面子，才給仲田三個月假回家辦喜事。仲田收拾行囊，同人備了不少的喜敬，才回家辦喜事。回到家中，母子相見喜悅非常，這才打發人通了日期。仲田辦完了喜事，七八天之後，仲田與母親說道：「娘啊，我回家辦喜事，是掌櫃的格外許可，我不能直住到三個月回櫃，我必須早日回櫃。」七八天仲田就回了北京啦。又住了三年，買賣到年節算大帳，買賣非常的好，別的學買賣的送給三十兩五十兩，仲田一開工錢，櫃上送了一百銀子，掌櫃的說官話，叫道：「仲田，你前年告假也沒住到頭，算白住啦；今年回家，你頭一撥。在路上總得耽誤一個月的工夫，回家再住三個月，給你四個月的假。」仲田由新正月起身，二月到家，回到家中孝順老娘，夫妻相親相愛，如友如賓。二月到家，至五月仲田便起身回北京去了。蘇氏娘子身懷六甲，一則是新媳婦不好意思對婆母說，二則也不准知道懷孕，所以到七月間每至晚晌就乾嘔。兒婦孝順婆母，婆母疼愛兒婦，不呼兒婦媳婦，以姑娘相稱。這日婆母正憂慮兒婦之病，忽聽門外搖鈴的聲音，嘩啦啦亂響，口中喊道：「有病早來醫，養病如養虎，貧道半積陰功，半養身。」老太太一聽是看病的，想起兒婦之病來了，遂來到外面一看，見是一老道，面帶病容，楊木道冠別頂，破道衣，白襪舊雲靴。老太太看罷，叫道：「道爺！你給我們兒媳婦看看病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是叫兒媳婦出來呀，還是貧道進去呢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那大年紀，就進院裡去看看吧。」將老道讓到東間屋中，給老道斟上一杯茶，翻身又到西間屋中，叫兒媳婦出來看病。賢德的蘇氏娘子有心不看，又怕辜負了婆母一片好心，羞羞慚慚出了西間屋子，進了東間。七星真人觀看，遂叫道：「老太太，這是你的兒媳呀？叫你兒婦迴避吧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怎麼不能治嗎？」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你的兒婦是喜，不用診脈，不能服藥，原來是沒有病。」老太太聞聽，心中歡悅，復又問道：「你看有幾個月啦？」老道七星真人說道：「也就是五個來月。」老太太掐指一算兒子回家的日期，果然不錯，也就是五六個月，老太太甚喜，給取了五百錢，說道：「道爺，你買一包茶葉喝吧。」老道擺手說道：「出家人不要錢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老人家怎麼不要錢？」老道說：「一未開方，二未診脈，不要錢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耽誤你老人家半天工夫。」老道說道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，與人方便自己方便，但行好事莫問前程。」

列位，老道等到夜間來，用薰香盒子都薰過去，取童子紫河車，完事再殺了老婆，金銀財物任意而取，此時要五百錢何用？老道又道：「貧道我還會看風鑿，今年你雙喜臨門，這三天之內，夜間別關屋門睡覺，以免避住了喜氣。」老太太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今年兒子要在北京領了東，開一個綢緞店，兒婦便生一個孫子，豈不是雙喜臨門嗎？」老道語畢，站起身形，說道：「貧道走了。」老太太送出老道之後，將街門關好，老道一看，四外無人，遂摸出滑石畫了一個桃花，風雨必來。老道走了幾步，一看眼前有一乞丐，口中叫道：「道爺賞幾個錢吧。」老道說道：「出家人不打發。」乞丐說道：「道爺修點好吧。」

老道說：「出家人吃八方，不懂的什麼叫修好。」語畢，揚長而去。矮子張旺讓過去老道，遂來在李老太太對門要飯，畫了一個菊花，張旺看完了惡道桃花，就知道他必來，遂直奔鄒四店去尋勝爺，殺吳升救道姑，都有張旺的功勞。

閒文少敘，書歸正文。且說二位老英雄來到李宅，勝爺臥在前坡，張旺臥在後坡，由紗窗外屋中觀看。正在婆媳說家常話之際，勝爺自覺靴腰有人一按，勝爺翻身卷上房來，一看是張旺，張旺低聲叫道：「三哥你看，來啦。」說著話用手向北一指，勝爺一看，就見由北方一道黑影直奔李宅而來，背後明亮亮七棵寶劍。勝爺低聲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惡道。」二人隱在瓦壘之內，就看老道站在東廂房下，往下觀看，一無人聲，二無犬吠。惡道悄悄地來到南房東暗間外，一看屋中燈光明亮，老道聲音不大，喊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你婆媳未曾安歇呢？」

少婦此時挨著窗戶坐著，叫道：「娘啊，院中有人。」老太太膽子大點，在屋中問道：「外面什麼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白天與你兒婦看病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我們沒開門，你老人家怎麼進來的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不走門戶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深更半夜你上我們宅子裡幹什麼來了？」老道說道：「貧道前來化緣來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化緣白天來呀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我化夜緣來啦。」老太太道：「夜緣你老人家化什麼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要化你家的嬰兒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你白天不是知道嗎？方才五六個月。等分娩下來長大了，再送到你老人家廟裡去，伺候你老人家啊。」老道不再言語，進到屋中，推裡間門，進到裡間屋中。張旺與勝三爺二位老者打房上跳下來，站在東暗間窗戶外，打破窗戶紙，勝爺低聲叫道：「賢弟，你千萬沉住了氣。愚兄七十多歲，沒看見過取童子紫河車的，咱們看看老道怎樣害人。」就見老道進了東暗間，老太太一看，老道與白天不同，短衣襟，小打扮，背後明亮亮七口寶劍。老太太說道：「老道你不是好人，我要嚷。」老道哈哈一笑，打子午囊中取出薰藥錘，此錘乃是空的，上有梅花孔透花，雙錘一碰，一隻錘向少婦甩去，一隻錘奔老太太而來。老太太翻身躺在床下，少婦香軀斜臥床上。惡道怎麼不躺下呢？惡道在東廂房上，他就聞瞭解藥啦，勝爺與張旺在窗外也早聞了寶馬平安散。勝爺低聲叫道：「張賢弟，千萬沉住了氣，看其究竟。」張旺點頭。老道將小包裹由腰間取下來放在床上，取出一個皮夾子，皮夾子有尺餘長，由皮夾中取出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鉤子、開腔破腹的小傢伙，又取四棵釘子，都有七寸來長，一把小榔頭。老道用手指量了少婦的身材，一看東牆是粉壁牆，惡道將四棵釘子插在腰間皮帶上，來到粉壁牆切近，先取出一棵釘子向牆裡釘，當當當正釘在磚上，釘不進去，又抽出來向上稍挪一點，找著牆縫，釘入粉牆二寸多深。上平著釘了兩顆釘子，下面平著又釘了兩顆，然後用榔頭將釘子再取下來，上邊的兩棵釘子釘少婦的雙手，下邊兩棵釘子釘少婦的雙足，又由皮夾子裡取出一塊磨刀布，將小刀、小鉤、小剪子磨的鋒快。

收拾齊備，惡道一看少婦，自言自語說道：「好俊的姿容！我貧道因病不能行樂事，這要是我徒弟張德壽在此，樂何如之！」

少婦在床裡倒著，老道一伸手，探身要拉那少婦至床外，剝少婦的衣服，哪知道外面有一位俠客，一位義士？勝三爺高聲喊道：「好一個惡道！又做傷天害理之事！」老道一探身將燈燭熄滅，口念無量佛：「老勝英，我走一處，你追一處，這都是六月二十八沒燒死老兒勝家之過，今天貧道非跟你拼命不可。」老道出東暗間到明間屋中，雙手一分隔扇，故意將隔扇摔的「叭啦」一聲。勝爺與張旺，在外屋門口一邊一位，就見一道黑影由裡面縱出，張旺在西邊，勝爺在東邊，這道黑影向外一縱，張旺不敢直從東邊用袖箭打惡道，張旺偏著東北照著那黑影打了一袖箭，就聽「叭啦」一聲，一物落地，原來是一個羅圈椅子，老道抽冷子由椅子後縱出來了。張旺暗中自己栽了一個筋斗，羞惱變成怒，縱起來點鋼雙鐮照著惡道就砸。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你還不過來拿他。」勝爺笑道：「愚兄平生不會倆打一個，你若拿不住他，你閃在一旁，哥哥拿他。」張旺心中暗道：「勝三爺誠心難我，惡道人稱飛劍道人，飛劍不亞如勝三哥的金鏢。」張旺思索至此，他的點鋼鏢，一招緊似一招，老道有心使飛劍，還不過手來，只有接架之功。戰了二十餘個回合，張旺雙鐮虛點了兩鐮，縱出圈外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，你來吧！小弟拿他不了。」原來張旺怕老道的飛劍。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，叫道：「張賢弟閃在一旁！千萬不可幫助為兄動手。」勝爺遂叫道：「趙昆福！我有心辱罵你幾句，我怕挑刺礙了好肉。你年已六十歲之人，道門清規，無一不犯，五戒你都犯啦。你取童子紫河車，至少是兩條人命，偷盜竊取，採花殺命無惡不作，言而無信，反覆無常，好酒貪杯，取孕婦之嬰兒，你於心何忍？犯了罪的女子，若身懷六甲，尚不即時行刑，還得容他分娩下來，才能行刑。那六月二十八日，你火燒我的喜棚宅院，鏢打我的兒婦，咱倆有仇，你找我，我不含糊，你為何又在我宅院中盜去我師兄的寶刀桿棒？我不能叫我師兄為難，我這才二下南七省，我對天盟誓，找桿棒、寶刀，必要用刀親自殺你！三樣事要有一件辦不到的，我將這條老命拋在南七省，死而無怨。今天老夫要放了你，不算英雄！」惡道聞聽微微冷笑，叫道：「勝英！強存弱死，就在今日。」老道行龍過步，夠上部位，亮雙劍就劈，勝爺一招不讓，魚鱗紫金刀接架相還。勝爺一還招，用的是勝家門上的獨門八卦絕命刀，張旺在東房簷下懷抱點鋼鏢，注目觀看：適才在樹林我與三哥動手，用的是別的刀法；這回與老道用的刀法，乃是八卦絕命刀，真另有一分妙處。勝三哥在樹林中要與我用這路刀，不用等登出鏢來，我就跪下啦。不表張旺心中之

事，單表惡道趙昆福，兩把寶劍神出鬼沒，毫無懼怯之形，戰到二十個回合，勝爺用回燈反照絕命三刀：頭一刀偏著用刀尖在惡道肚臍上一滑，刃朝外背朝裡面，老道看的真而且真，惡道雙劍一立，向外推勝爺的魚鱗紫金刀，勝爺一看惡道的劍刀子看看砸在刀背之上，勝爺的刀向回一撤，老道用的力量甚猛，雙劍沒砸上刀，雙劍空著往左邊而去，勝爺就勢反手一刀削惡道的太陽穴，惡道彼時想用劍招架可就來不及啦，將頭向下一縮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一刀，正削在楊木道冠上，將楊木道冠削落，擦破頭皮，鮮血向下一流，將眼睛迷了一隻。惡道再看張旺，蹤跡不見。

縱身子上東房，惡道上了東房，腳尖扣著陰阻瓦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與勝英仇深似海，他必追我，我給老兒勝英一飛劍。」勝爺此時已擰身縱到東房簷下，看老道上了東房簷，並不逃走，回頭向房下觀看勝爺，勝爺追到房簷下一看老道的姿式，勝爺就明白啦，暗說道：「這小子挨了一刀還不逃走，一定要用劍。」勝爺站在房簷下，下腰要往上縱的架式，老道在房簷上，淨等著勝爺縱起來，好用飛劍劈勝爺。無論什麼人要是身子懸在半空中，就不能躲閃啦，勝爺是久經大敵，早就明白老道的意思，假意下腰要縱，才把刀交在左手，由鏢囊中登出一隻金鏢來，並未喊著，照定老道就是一鏢，老道躲閃不及，這一鏢正打臀部肉厚之處，緊跟著張爺在後房坡給了惡道一花裝弩。

惡道這個樂兒大啦：左臀上一鏢，右腮幫子一弩，頭皮削下一塊肉去，身上中了三處傷，惡道一叫勁將房上的瓦踩碎了好幾塊，一翻身由房上掉將下來，寶劍撒手，就聽噹啣啣一聲落在塵埃。勝爺暗道：「這回惡道可是惡貫滿盈了。」勝爺由家中起身盟的誓，追惡道至南七省時，紮他一刀，打他一鏢，方消心中之恨。此時勝爺心中非常痛快，總算應了前言啦。勝爺見惡道寶劍撒手，由房上落下來，臥牛式伏在就地，勝爺有心用刀將他殺了，又怕污了李宅的院子，老太太與年輕的媳婦過日子豈不害怕嗎？再說人命關天，黎民百姓豈能擔得起呢？勝爺想到這兒，心中有了主意啦。什麼主意呢？先照惡道的軟肋梢上紮他一刀，紮進去不拔出刀來，然後與張爺將他架到開蓬，再亂刀分屍。老道在地下倒著，勝爺用刀紮他，總得下腰，勝爺方一下腰，就覺迎頭有一道涼風，惡道一翻身起來，夠奔門樓便跑。惡道打勝爺這一鏢，就是勝爺打他的那支鏢，他由房上下來的時候，撒手拋劍，暗中伸手將鏢起下來，挾在腋下，淨等著勝爺上他跟前，出其不意打勝爺這一鏢，這一鏢要不是勝爺，非遭其暗算不可。勝爺立刻縮頸藏頭，還打在鴨尾巾絨上了，這是多麼危險！勝爺心中憤恨，又登第二隻鏢時，惡道已經上卡子牆，勝爺仰手打去，惡道正由卡子牆奔門樓之時，這一鏢正打在惡道大腿之上。可是串皮鏢，這一鏢又打在牆上，將磚打下半塊去。惡道雖然帶了四處傷，都不是致命之處，惡道由門樓上縱下去向東而逃，一癩一點。勝爺也由門樓上縱出去，張旺也跟出來啦，叫道：「三哥！你回去救醒老太太與少婦吧，將老道交給我，萬一惡道再有餘黨，娘兒倆的性命也就完啦。」勝爺點頭稱善道：「賢弟，你可別叫他走了。」張爺道：「你看他都上不了房啦，他還走得了嗎？」勝爺心中道：「張旺生來的狠心腸，追去開惡賊的膛，我去救寡婦要緊。」

勝爺遂仍回來救李氏婆媳。勝爺用盆盛了盆水，並不進屋，隔著門照定老太太臉上一潑，潑了老太太滿臉，老太太打了一個噴嚏，翻身爬起來，一看是一個白鬍子老頭，說道：「你是人啊，還是神呢？」勝爺一笑說道：「老太太糊塗，再有災病請名醫，你們婆媳度日，豈有請孤行道人人門之理？這個老道萬惡滔天，他是要開膛取你兒婦的紫河車。老太太，你看看床上傢伙他都沒拿走，那就是開膛破肚的小傢伙。我們弟兄由此經過，看見老道背著七口飛劍上你家來，我們弟兄知此老道不是好人，才跟下他來，我那盟弟已經追下老道去了。院中有老道的赤金簪子，老太太你拾進來吧，然後你把你們李家當族的人請來幾位，與你娘兩作伴，恐怕老道尚有餘黨前來謀害你們婆媳。你們可別報官，若是一報官，可就麻煩啦。」勝爺語畢，轉身出來。老太太問道：「老爺子貴姓高名？你老人家救了我一家老少，請恩公留下姓名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不必多問，快將你兒婦用冷水澆醒吧。」

勝爺到院中，這才拾起金鏢，擦了血跡，飄身上房，躡房越脊，夠奔大李村東村口外而來。在村口外南北東西觀看，不見張旺哪裡去了，等了有半個時辰，就見西北房上一道黑影，身量矮小，勝爺心說道：「張賢弟必然將惡道處治啦。」來到切近，勝爺咳嗽一聲，道說：「張賢弟回來了。」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！我對不住你，七星真人遁走了。」勝爺說道：「賢弟你腿程甚快，他怎能逃走？」張旺說道：「三哥，我追他至一葦塘，惡賊進了葦塘，我也隨後跟進進去，迎面正是一個河漢子，惡道跳入水中，眼看他過河上岸，徐徐逃走。勝三哥，我將你老人家仇人放脫，我實在對不住你老人家。」張旺頓足捶胸，唉聲歎氣。勝爺叫道：「張賢弟何必如此？今日夜作三德，都是賢弟你的功勞，他雖然走啦，咱們今天打了他兩鏢一弩，砍了他一刀，這都是賢弟你幫助為兄，要不然為兄焉能打得了他兩鏢，砍他一刀呢？此時他雖然逃走，知道他落在杭州啦，賢弟你再幫助為兄拿他。若是只火焚我的宅院，我就不找他啦，最可惡他取童子紫河車，這是萬不能容他的。賢弟何必捶胸頓足呢？」勝爺安慰了張旺一番，張旺後悔不及。張旺說道：「勝三哥，你跟我取東西去吧。」走了二里多地，有一片大樹林子，張旺進了大樹林子，上了大樹，解下來一個包裹。

將包裹放在地下，張旺將外面衣服俱都脫去，取出破大夾襖、破鞋、破襪子，油紙包中取出一點鍋煙子，向手心上一倒，向臉上一揉，又是乞丐模樣。張旺打扮完了，將小包裹包好，老哥倆回錢塘門鄧四店。來到店口，日上三竿，勝爺在前，張旺在後，店伙計說道：「要飯的，進店幹什麼？」張爺方要罵街，勝爺一搖手，說道：「罵街，都是朋友。」堂官開開北跨院的門，勝爺與張爺進了屋子。店主過來告訴伙計：「往後勝爺不論帶著什麼樣的人進店，可不許攔阻。勝三爺交朋友，向來不以窮富階級而論。」跑堂的給打了洗臉水漱口水，沏上茶。跑堂的說道：「你淨面吧，大爺。」張旺不洗臉，恐怕沾了水。老哥倆喝了兩杯茶，要了酒菜，跑堂的調攏齊整，老哥倆吃完飯，又喝了一回茶，一夜未能安眠，這才休息。勝爺叫道：「張賢弟，趙昆福是杭州南門外寶靈觀出家，咱們休息休息，回頭咱二人到寶靈如意觀，探聽探聽。」弟兄二人睡到午時，勝爺呼起張旺，俱都擦完了臉，二人奔寶靈觀如意觀而去。凡庵觀寺院之中，多有遊逛之人，勝爺與張旺二人一同走，真是天地懸殊：一個是富翁老者，一個是乞丐老頭。弟兄二人進了寶靈觀瞻仰佛像，倒有五六個道者，並不見七星真人，老哥倆仍回店中，休息吃飯。夜晚再探寶靈觀，進了廟，打破窗紙向各屋中窺看，有唸經的，有養神閉目不語的，勝爺一看這些道者，全都面帶慈善，俱是吃齋念佛之人。張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我將這些老道殺他兩個怎樣？」勝爺說道：「張賢弟，這就不對了，採花殺命是老道趙昆福，與這些道者毫無關係，何必多殺好人呢？」

既然沒有七星真人趙昆福，二位老英雄只可仍然回店。

不言二老找尋惡道，單言古城村之人，第二撥已到杭州。

都是何人呢？小弟兄六位：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銀龍。六位小英雄來到杭州府城裡，關廂鎮店、庵觀院寺、茶鋪酒館，尋找老道師徒，金頭虎見著老道就罵，口中罵道：「小子雜毛你哪裡走！」老道回頭說道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三太說道：「道爺，我這個兄弟是半瘋。」找了三天不見惡道師徒的下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明天你們跟著我找，必能找著老道，我會問天卜卦。你們知道我的杵是誰留下的嗎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不知道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杵是韋馱爺留下的，上打三十三層天堂，下砸七十二層地獄。」第二日，六位小英雄出了杭州東門外，向東南去了二十多里地，眼前一片樹林，楊香五與金頭虎談話，遂說道：「賈爺你該問天卜卦啦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看著吧。」金頭虎打開小包裹，亮出一字杵，挖了一個坑，有一尺見方，將一字杵插在坑裡，三尖二刃朝上，用浮土一埋，金頭虎跪在就地，衝著杵磕狗頭，招惹的眾英雄笑破肚腸，黃三太最最愛笑的人，他都樂啦。金頭虎大聲叫道：「杵大爺！千求千靈，萬求萬靈。我將你老人家由坑裡請出來，向空中一拋，落下來的時候，三尖兩刃衝著哪方，惡道就在哪方。」賈明將杵取出來，晃悠著向空中一拋，落下來杵尖仍向東南，金頭虎說道：「咱們向東南去吧。」眾人也沒有法子，又向東南走了十里地，連老道的影兒都沒有。太陽都向西轉啦，金頭虎喊道：「黃三哥！我這杵大爺沒有靈應，肚子大爺可有靈應，餓啦。」三太叫道：「賈賢弟！你向正東看，黑壓壓的是一個村莊，咱們到那裡吃飯。」眾人由西向東走去，來到切近一看，果是一個大村落，黃三太在前帶路，剛一進村口，有一老者在村口閒眺，三太控背躬身問道：「老大爺，此村叫何名？」老者一看黃三太壯帽英雄態，天然的童子氣象，乃是武士打扮，老者說道：「壯士爺，敝村叫方家集，離杭州

府三十里二十里的最大集場，那兒也比不了方家集。今天是閒日子，要趕上集的正日子，糧米堆積如山，車馬塞道。」黃三太又說道：「老大爺，村中可有飯鋪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飯鋪有一二十個呢，大家比著作買賣，炒菜喝酒隨便，非常的便宜，不信你們幾位去看看。」黃爺問畢老者，道了一聲謝，老者還了一禮，眾人這一進方家集喝酒，巧遇高人，方家集捉拿惡道。

黃三太在前頭引路，進西村口向東去，見路南有一家飯鋪刀勺亂響，金頭虎說道：「楊香五你聞聞，味兒多香啊！你們家的玉米麵餅子，要帶到這兒，站在門外，聞著香味吃，有多美呀。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你是什麼東西！」金頭虎往飯館子裡就跑，說道：「跑堂的小子，你給我來二十壺茶，一百壺酒！」跑堂的一看賈明，雷公嘴狗蠅眼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一臉的黑麻子，紅眼圈，爛眼邊。跑堂的打量完了賈明，遂說道：「你進來照顧，你就是財神爺，我們不敢錯待。什麼叫小子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姑娘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掌櫃的你看在我的面上，我這個兄弟是半瘋。你給我來一壺茶，壺要大，茶葉要好，我們喝著茶，你給配八個應時的菜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要炒蚊子心，餛飩子膽。」堂倌瞪金頭虎兩眼，下去沏茶要菜，工夫不大，將茶沏上來。

兄弟六位喝茶，就聽外面有人說話，先哼了一聲，山西人的口音，說道：「山西人要喝酒，來到福興飯館子啦。」說著話，走到屋中。此山西人一進飯館子，八成滿的座，俱都站起來啦，連黃三太等也都站起身形。此人好不古怪，藍雲緞的壯帽，邊上都破啦，露著棉花，核桃大的紅疙瘩，半尺多長的紅穗子，藍綢子棉袍，紫綢子棉坎肩，下邊藍緞子棉靴頭兒，雖然都破了，露著棉花，難得那麼清潔，連一個油點兒都沒有。

往臉上看，長眉朗目，一部墨鬚，半尺餘長，散滿胸前，根根透肉，漆黑錚亮，好似刀裁的一般。進了屋中，高聲喊道：「老子要喝酒！」跑堂一看，是一個漢奸，不到六十歲，進門就自稱老子，跑堂的心中暗道：「今天我是倒運，剛才那梳冲天杵的稱我是小子，這個一進門就自稱老子。」跑堂的不由的一怒，說道：「你是誰的老子？」山西人說道：「這是我們山西人口頭語，不論到在哪兒，都是老子。你還不服嗎？小子。」

跑堂的一看，老頭比他的氣還大，真是買賣人有三分納氣，跑堂的凸了凸腮幫子，說道：「你要什麼菜吧？」老西說道：「南甜北咸，東辣西酸。老西好吃酸，你給我來四個菜，一個炒肉片配杏乾，再來一個醋餹山楂片，愈酸愈好。」楊香五聽著嘴裡直流酸水。金著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這個老西真混帳，我抽他去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別不知自愛啦，不能正己，焉能正人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賢弟，你別惹禍，人家花錢吃飯，你管得著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這才要了兩個菜，那兩個菜呢？」山西人說道：「那兩個菜，一個醋餹山楂糕，一個烏梅炒酸棗。湯要燴三鮮，紅果、白梨、小棗。」跑堂的聽完啦，說道：「你要的這個菜，灶上都不會做，向來不預備。」老西聞聽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給我隨便配四個菜吧，先來四壺酒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給你耍菜，你可多包涵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是吃的就行啊，不得味也給錢。」跑堂的心中說道：「先將他打發走了，就省煩心啦。」將別人的飯菜都壓在後邊啦，先給老西把菜要上來，叫他先吃，黃三太六位的菜，還沒上來呢，先給老西就要上來啦，四個菜一壺酒。老西拿起酒壺來，並不先吃，斟到杯內，拿起來一仰脖就是一壺，又一仰脖又是一壺，口中直說：「這酒不大很好，王八羔子對了水啦。」說著話一低頭，自己「啣」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忘了吃菜啦，先喝了兩壺酒。」說著話端起菜盤子來，向嘴裡就扒拉，口中說道：「叫他上肚子裡與酒攪合去。」兩盤子菜吃完啦，又拿起兩壺酒來，照樣的喝下去啦，照樣的吃菜，也沒吃飯，叫道：「跑堂的你給我算算帳，該著多少吧？」跑堂說道：「四壺酒半斤一壺，該著十六文；四個菜，六文錢一個，該著二十四文。共合四十文錢你哪！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不多，不多，很便宜的，我給五十文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候了吧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你候呀？太好啦，就那麼辦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這是我們買賣人的和氣話，要是來了道們的我就得候帳，一天就得將我賣了，都不夠候帳的。」老西說道：「好好。」伸手就掏錢，掏了半天，說道：「出來的慌疏，忘了帶錢啦，你給我寫上帳吧。」

跑堂的一聽，這是誠心，遂說道：「我們沒有帳。」老西說道：「對過有雜貨鋪，你不會買一本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沒有人跟你耍頑嘴。」老西說道：「把帽子給你吧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破帽子連五文錢都不值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把坎肩給你吧。」

跑堂擺手說道：「你莫裝傻，紅嘴白牙吃完了，說沒錢？那是不行的。」老西說道：「你要擠我，我就在你們這兒上吊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可惜你們山西人，你真給山西人現世，山西人哪有你這樣的？」老西說道：「你翻翻我腰中，真沒有錢。」

跑堂的說道：「我沒有那個工夫。」山西人唉聲歎氣，口中說道：「真是好漢無錢到難處。」大伙紛紛議論，有的說：「颶風下雨不知道，腰裡沒錢還不知道？」三太將堂倌叫到桌前，堂倌道：「你還添什麼菜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添菜，那老者吃的飯錢，不用跟他要，我們吃完飯算帳的時候，多算上五十文，我候了那位老者的飯錢啦。」跑堂的說道：「你認識他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並不認識他，你看那大年紀，捶胸頓足，實在可憐。」跑堂的轉身形來到山西人的桌子上，說道：「你不用候著啦，那邊的客人替你給飯錢啦。」山西人說道：「你還跟我要嗎？你還叫我走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得啦，我不叫你走，回頭你再吃一頓？」山西人站起身形，連頭也沒回，並沒看候他錢的人一眼，口中說道：「山西人要走啦，山西人要走啦。」說著話，出了飯館子就走了。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看這個老東西有多可惡？他連一句客氣話都沒說，這五十文錢花的多冤哪！我去追回他來，我先播他一頓再說。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不必，他就是說一個謝字，咱們就好看了？」

黃三太將金頭虎攔住，也就算完啦。

跑堂的給六位小弟兄端上菜來，眾人喝酒，酒至半酣，那位吃飯不給錢的老西又回來啦，他不進屋，一手扶著門框，一手叉著腰，大聲說道：「山西人吃飯沒有錢給，幸虧遇見晚生下輩來；要不是遇見晚生下輩，真惹不了這不是東西的跑堂呢！這個飯館子真可惡，吃完了飯非要錢不可。」屋中的飯座方才吃飯還有沒走的，聞聽老西之言，俱都一怔，莫不以為新鮮，吃完了飯沒錢，人家給他候帳，連一句承情的話都沒說，反回來轉罵街了，人家倒成了他的晚生下輩啦，世界之上焉有此理？

金頭虎賈明，沒有棗的樹，他還要打他三竿子，一聽老西口出此言，狗蠅眼一瞪，提小包裹站起來，就奔老西而來，口中說道：「窮老西你要跑，你不算好漢子，饒候了你的飯錢，我們倒成了你的晚生下輩啦？我是你爺爺！小子，追上你我要不播你個老王八羔子，我就不姓賈。」老西在前，並不還言，向東緊跑，金頭虎在後緊追。單說飯館子裡眾人，銀龍見金頭虎追老西去了，叫道：「三哥！賈明不知輕重，倘若鬧出是非來，如何是好？我看這位老頭有點來歷，咱們趕緊跟下去看看。」

黃三太點頭稱善，各提起自己的小包裹，黃三太由腰中摸出來有二兩多銀子，放在桌子上，遂說道：「這是我們和那個老西的飯錢，剩下是酒錢。」跑堂的見錢有餘，非常歡喜，遂說道：「謝謝眾位。」黃三太等出了飯館，就見老西進了東西的一條衚衕，有個大門朝北，門樓向裡吞著，山西人用手指點，說道：「就在這個宅子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晚生下輩小孩哪裡去找？老將出馬，一個頂倆。」老頭說完了此話，遂向北走。此宅坐北向南，宅子左右東西各有一條衚衕，由東邊衚衕進去，到宅子後有一段大牆，順著大牆，可以由西邊衚衕出來。黃三太此時也進了衚衕啦，老西說的話也聽見了，大伙趕奔近前，一看大門外邊有一個字東，大紅紙寫的黑字，上書告白：「四方親友得知，本宅發賣二刃雙鋒寶劍，龍頭棒。」

賈明聽蕭銀龍一念字東，說道：「咱們砸開大門，見一個宰一個！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你別唐突，也得打聽打聽是怎麼回事。咱們先找著老頭，問其究竟，咱們打聽明白了，這個老頭話裡有話。」方才老頭進的是東邊衚衕，眾人由宅子右邊的衚衕追進去的，繞了一個大彎兒，由左邊衚衕出來，老頭蹤影皆無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爺別著急，咱先到衚衕外找一個清靜地方，咱們也商議商議再說。」五個人推著賈爺出了衚衕，夠奔東村口，六位小弟兄出衚衕的時候，由大門裡出來一人，探頭探腦的觀看，只見五個人，可沒看見賈明，皆因為眾人推著賈明，故此未及看見賈明。

眾人出了衚衕，奔村口而來，出了方家集東村口，東北有一片大樹林，六位英雄進樹林一看，蒿草蓬鬆，有些石人石馬，不少的大塚，此乃是宦家的墳地，年久失修。列位，大明朝亡國的時候，殉難的忠臣死了不少，皆因為闖王造反，殺進北京。崇禎並非

無道之君，崇禎見大勢已去，殺了太子與皇姑，逼國母跳了御花園之井，崇禎爺哭得兩目流血，逃到煤山上，自縊殉了國難。彼時一般文武大臣，多有殉難者，總鎮周為國殉難，老太夫人跳入火中焚死，一家老少無一獨生者，此墳塚乃是為國殉難之臣。這大的一座墳塋，蒿草蓬鬆，現出一種荒涼景況。

弟兄六位進了墳地，席地而坐，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要打進宅院，不問青紅皂白，豈有此理？這位山西人必有來歷，咱們不知其所以。賈五哥在一路之上，住店吃飯，大叫小怪，拿老頭，找桿棒，難免被人聽去。比如說此山西人，與咱們鏢行之人若是有仇恨者，他用一文錢買一紅紙帖，寫了一張告白，暗中貼在那家大門旁邊，然後他見咱們在飯館吃飯，用智將咱們引到那家，你就亂殺亂砸？斷無此理。那麼一來，豈不上了當嗎？做官的拿賊，還得有真憑實據呢。咱們這麼辦，我先到莊內打探打探，撒謊瞞不了當鄉人，打探打探他這家是幹什麼的，等至夜晚咱們哥六個暗探他的宅院。」蕭銀龍語畢，遂將小包裏遞給楊香五，再進方家集東村口。此時已經太陽平西啦，蕭銀龍來到這條衢衢，邁步量衢衢的尺寸，一丈二尺寬的大衢衢，新蓋的磚瓦房，坐南斜對過有一個清水脊的門樓，門前站著一位白鬍子老者。銀龍走到老者近前，控背躬身，說道：「這位老大爺，借問你那，對過這廠家宅院是哪一家的？」老者說道：「少壯士爺問他作甚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方才進了東邊那個衢衢，繞了一個圈又出來啦，我看著這家的房子，有點蓋的新鮮，故此打探。」老者上下一打量銀龍，說道：「此家與我是本族，人稱鐵戟將方成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為何稱鐵戟將呢？莫非說是惡霸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非也。在他先君在世之時，家道殷實，可稱本村的首戶。他先君又是一位武舉，教他習學武術，他下了幾次場，功名未就，然後回家練習武工，專使一條畫桿鑢鐵戟。雖然功名未就，這條戟他真學成啦，有千人之敵，人送他一個外號，叫鐵戟將方成。」銀龍笑嘻嘻的問道：「老大爺，他家裡指何為生呢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開鏢局子為業。」銀龍聞聽此言，杏子眼一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勝三大爺這三年未回鏢局，我們小弟兄山南海北作買賣，大凡開鏢局的，沒有我們不知道的，怎麼沒聽有這麼一位鐵戟將方成呢？」蕭銀龍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老大爺，他家出入俱都是何如人呢？」老頭一笑，說道：「你是訪事員吧，為什麼問的這樣詳細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老人家，我跟你閒談，我看老大爺你很愛談的。」

蕭銀龍又和氣，又笑嘻嘻的，老大爺長，老大爺短，老頭也非常的愛惜於他，遂說道：「他家出入之人，似你這宗打扮的甚多，六楞四楞的帽子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外罩大氅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老大爺，我是愛說閒話，他家裡都有什麼舉動，你是本族，必然知道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還是訪事員哪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不是，老大爺。我是最好閒談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他家裡每逢三更半夜，常有趕集的大車來，車上包裹箱子，鋪蓋行李，住宅裡卸。誰要打探他是哪兒來的，便說是由鏢局子拉來的。」

蕭銀龍一聽，心中早已明白，暗中說道：「我們家三輩子保鏢，我先祖及我父親，到我這兒又是保鏢，整三輩，向來沒有用大車往家裡拉過東西，這明明是坐地分贓了。」蕭銀龍思索至此，叫道：「老大爺，多打攪啦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也好問，我也好說。」蕭銀龍一樂，又向老頭鞠了一躬，遂說道：「改日再見。」

遂出了衢衢，仍然夠奔樹林而來，見了五位兄長，將適才所遇之事談了一遍。黃三太說道：「這位山西人實有來歷，明明此家是坐地分贓的巨寇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亮傢伙拿賊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你又來了瘋勁啦，咱們管不著人家坐地分贓。咱們先在此處休息休息，候到二更來天，咱們暗探方成的宅院，若有老道師徒，必有桿棒、寶刀，那時節咱們再伸手拿賊。」三太道：「六弟說的有理，咱們先散開了，三位兩位位的休息，別叫外人看見樹林子裡有人。」於是六位遂分散開了，將小包裏放在就地，靠著大樹休息。此時天光不過掌燈之時，眾人各自坐在小包裏上休息，閉目合睛養神，單等二更多天，夜探鐵戟將方成宅院。二更已過，銀龍將楊香五叫起，六位聚在一處，將大衣服俱都脫去，包了兩個包袱，蕭銀龍找了一棵枝葉茂盛的樹，掛在樹上，然後畫好暗跡。蕭銀龍叫道：「賈五哥！坐地分贓的賊，可都有幾年的苦工夫，咱們不知他手下窩藏多少大案賊，到方家集鐵戟將方的宅院，你可別大呼小叫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們五個人保著我的駕，前頭三位，後頭兩位，我在當中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五哥別玩笑，最好到了方成的宅院，你要多加謹慎。」語畢，六位站起身形，夠奔方家集而來。

到了方成的住所，六位先進大衢衢，然後再進東邊小衢衢，繞到宅後上了房，躡房越脊，夠奔三道院，北房五間大廳，蓋的形式特別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簷，後出廈子，當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對大紗燈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廳裡面燈燭輝煌，點著五七盞蠟燈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壘蔽住身軀，六位英雄仔細一看，大廳裡面擺著一桌酒席，北面坐著兩人，正北東邊上垂手，坐著的賊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邊挽著，身形歪坐著，可是偏右，腮幫子上貼著小膏藥。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來到杭州，無有立足落腳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綠林道的義氣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與你大師兄林士佩寨主，我們乃是至交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這幾年無一刻之離。」

像你大師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會，被勝英師弟蔣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嶺，貧道用碗接的血，蓮花湖總轄寨主給用匕首刀開的，當時你未在场，真叫人不忍卒視。群英會散後，令師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勝英的羽黨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傷未愈，又被姓蔣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氣走了，如今三載之久，未與貧道晤面。

我師徒逃在杭州府，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錐之地，窮途暮景，蒙寨主不棄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所用的藥不多了；昨天擬尋找材料配一付藥，勝英又和他黨羽趕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辦事的時候，老勝英在院中喊叫，我與老勝英動手，被他將貧道的道冠削落，削傷頭上肉皮，又一鏢打在臀部，又一鏢將我右腿打傷。勝英的黨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認識，惟獨又添了一個姪子，我不認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際。貧道帶傷逃走，姪子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幸天不絕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貧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脫險。勝英的餘黨甚眾，尋拿貧道，猶如壓沙求油，鑽木取火。我由勝英家中得了一口寶刀，我無以為報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將寶刀奉送於寨主，請寨主觀看。」寶劍在酒席筵前大眾觀看，惡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廳東暗間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聾啞仙師諸葛道爺的寶刀。老道由東暗間將寶劍取來，在大廳之內酒席筵前，一按繡簧，嘎叭一響，大廳之內，霞光萬道。此時老道是站立在東面，將寶劍遞與坐地分贓的鐵戟將方成道：「方施主，劍並不是勝英別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前出廊簷，後出廈子，當院一座天棚，天棚下一對大紗燈，昏暗不明，地下是三合土砸的，大廳裡面燈燭輝煌，點著五七盞蠟燈。六位在南配房瓦壘蔽住身軀，六位英雄仔細一看，大廳裡面擺著一桌酒席，北面坐著兩人，正北東邊上垂手，坐著的賊首老道七星真人，道冠向右邊挽著，身形歪坐著，可是偏右，腮幫子上貼著小膏藥。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來到杭州，無有立足落腳之地，多蒙方寨主念綠林道的義氣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與你大師兄林士佩寨主，我們乃是至交，肩不離背，背不離肩，這幾年無一刻之離。像你大師兄，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英雄，由打天下群英會，被勝英師弟蔣伯芳打了一棍，立刻起一道紫嶺，貧道用碗接的血，蓮花湖總轄寨主給用匕首刀開的，當時你未在场，真叫人不忍卒視。群英會散後，令師兄投奔杭州碧霞山，勝英的羽黨又追到碧霞山，林寨主棍傷未愈，又被姓蔣的重棍打了一下，林寨主一怒，氣走了，如今三載之久，未與貧道晤面。我師徒逃在杭州府，上無片瓦遮身，下無立錐之地，窮途暮景，蒙寨主不棄，收留我師徒。貧道所用的藥不多了；昨天擬尋找材料配一付藥，勝英又和他黨羽趕到杭州，昨天我正在辦事的時候，老勝英在院中喊叫，我與老勝英動手，被他將貧道的道冠削落，削傷頭上肉皮，又一鏢打在臀部，又一鏢將我右腿打傷。勝英的黨羽老的少的，我都認識，惟獨又添了一個姪子，我不認得，他一弩打了我的腮際。貧道帶傷逃走，姪子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幸天不絕人，面前遇一道江汉子，貧道下水逃跑，才得脫險。勝英的餘黨甚眾，尋拿貧道，猶如壓沙求油，鑽木取火。我由勝英家中得了一口寶刀，我無以為報寨主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將寶刀奉送於寨主，請寨主觀看。」寶劍在酒席筵前大眾觀看，惡道站起身形，去到大廳東暗間，三太等注目一看，正是聾啞仙師諸葛道爺的寶刀。老道由東暗間將寶劍取來，在大廳之內酒席筵前，一按繡簧，嘎叭一響，大廳之內，霞光萬道。此時老道是站立在東面，將寶劍遞與坐地分贓的鐵戟將方成道：「方施主，劍並不是勝英之物，乃是他的師兄諸葛山真之物，此劍諸葛山真佩帶多年。」方成接過寶刀，用手指一敲，嗚啞啞帶出一種鋼音來。六位英雄注視方成，此人頭戴青緞色隨風倒壯帽，青綉網大氅，青綉子短靠，紮綉英雄帶，背後十字絆，年在二十三、四，身材五尺有餘，黑臉面，五官

端正，黑中透亮。列位，人的俊美不一，並非白臉人就好看，有黑中透俊的。在他背後有一個兵刀架子，兵刀架子上插著一桿鑲鐵方天畫戟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這就是鐵戟將方成。」又看八仙桌西面坐著兩家賊寇，方成先遞與西面頭一位，說道：「呂賢弟，你先看看削金斷玉寶劍。」

此人伸手接劍，六位小英雄在南房上觀看，此人身高七尺，面似紫羊肝，一臉疙疸，背後背著一對竹節鋼鞭，茶碗口粗細，將寶劍觀看一遍，說道：「無怪乎諸葛山真成名。」語畢，遂將寶刀遞與下首之人，叫道：「汪賢弟你看看。」此人面似熟蟹蓋，像貌兇惡非常，在背後插著一條渾鐵大棍，有小茶碗口粗細，黃三太等一看，這條棍比蔣五爺那條棍粗一半還多。此人又遞與那下首之賊，並不是別人，正是非處女即婦人，採花殺命萬惡滔天的惡賊張德壽。方成問道：「道友，老勝英的黨羽，本領高的都是什麼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無量佛！勝英的左膀右臂，就是聾啞仙師鐵牌道人諸葛山真，紅蓮羅漢弼昆長老。

這一僧一道，無所不為，無惡不作。好花綠葉扶著，還有鎮三江蕭杰蕭三俠，九頭獅子孟鎧孟二俠。有兩棵台柱子，一條鐵棍打遍天下，姓蔣名伯芳；又有一個大腦袋是劍客，現在八十多歲啦，人稱鎮三山夏侯商元。還有兩個與綠林道為仇作對的弟兄二人，一個是歐陽天佐，一個歐陽天佑。前三年蕭金台盜萬壽燈，就是大蠻子所為，他弟兄慣講偷竊取有名的人物。前三年群英會他盜萬壽燈，那萬壽燈在鐵箱子之內，封皮封著，鎖頭鎖著，閔老寨主的徒弟在箱子蓋上坐著，不准用熏香蒙汗藥，這三間放萬壽燈的屋子，外邊銅鐵網罩著，屋中牆上有護牆板，窗戶有護窗青石板，青石板方磚鋪地，房頂上網下有金皮子鋼鑄的鈴鐺，網下金鈴鐺來響，屋中一切未動，窗戶未開，蠻子將燈盜出，鎮住天下的群雄。再說還有神刀將李剛、賈斌久、屠老大屠榮。跟勝英換命的人不可勝數，這些人都有驚人的本領。惟有幾個小孩子仗勢欺人，頭一個就是浙江紹興府的黃三太，並沒有多大本領，專仗勝英的名譽，欺壓綠林；還有一個瘦小枯乾損的不長肉啦，名叫小毛遂楊香五；有一個品貌俊美的小孩子，大概不是好人，名叫鳳凰張七張茂龍；又有一個紅旗李煜。最萬惡的短命鬼叫塞北觀音蕭銀龍，小冤家慣用短刀藥酒、蜜餞砒霜，他要向我們綠林道若是一笑，我們綠林道倒霉三年。前三年赴蕭金台之會，閔老寨主的徒弟趙仁、趙義都死在小冤家之手。太倉州的老朋友秦義龍，你沒見過面，你也有一個耳聞，這位老朋友也死在短命鬼的手裡啦。」金頭虎低聲叫道：「黃三哥，你們五個都被他罵了，就是不罵我。」

此時就聽老道說道：「方爺，還有一個沒差的孩子，家門無德，裝瘋賣傻，他要打仗，茶壺夜壺當兵刀。要在廟裡打仗，香爐簡直亂飛。」金頭虎一聽，低聲罵道：「好一個雜毛老道，你是我的孫子！你大罵，我小罵。」方成叫道：「道友，你不要客氣，你坦然在我這裡住著，勝英之黨羽別位我不認識，黃三太是浙江紹興府結義村的人，他的天倫，是大明家的守備，我先君是武學，他父與我父是同科，我小的時候，我們兩下裡還有來往。小兒黃三太家中就是有兩錢，仗賴老勝英欺，壓綠林道，小兒不來還算罷了，他要來到了，一打聽有鐵戟將方成，小兒就得魂飛魄散，小兒就得聞名喪膽！我叫小兒三太站著死，他不能坐著亡。方某也不是說句大話，這柄畫桿戟莫遇上敵手，三大小兒要來了，別說本寨主罵他掩耳盜鈴。」

黃三太性情暴烈，同著五位拜兄弟，聽方成口口聲聲直罵黃三太，當著朋友，實在有一點吃不下去，三太不由的兩太陽冒火，七竅生煙！英雄忍耐不住，左手一扶陰陽瓦，站起身形，抖丹田一聲吶喊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小毛賊！不要暗地罵人，三太黃爺在此！」一縱身軀縱下南房，蕭銀龍伸手一把未曾揪住，黃三太已縱上南房，只見大廳裡面當時燈燭熄滅，就剩了外邊天棚下一桿大紗燈了。大廳的燈光一滅，顯著外面天棚下的紗燈就亮了，方成忙將大氅脫去，一提畫桿戟縱出大廳，眾群賊明亮亮的兵刀，隨後俱都縱出。方成叫道：「眾位朋友！誰可也不許動手，來個三十二十保鏢的，我自己捉。」工夫不見甚大，老道肯定七口寶劍，懷抱寶刀；使鞭的賊人肯定竹節鋼鞭，有茶碗口粗細；使棍的賊人，手提混鐵大棍，茶碗口粗細；惡賊張德壽懷抱鐵叉皮；伺候酒飯的，俱都是小賊，也各執七節鞭、手叉子、齊眉棍、單殼等，在廊簷下一站。方成一抖畫桿戟，叫道：「小兒黃三太！吃了熊心豹膽，你還要在聖人門前賣百家姓嗎？不如趁早來束手被擒！」借紗燈觀看黃三太，黃白臉面，古銅色壯帽，古銅色短靠，細腰窄背，雙肩抱攏，五官端正，明晃晃掌中一口橫刀，尖長背厚刀飛薄，夾鋼打造。方成的戟，一寸長，一寸強，顛戟奔三太咽喉便刺，黃三太見戟來的勢猛，三太向旁一閃，刀橫著由戟底下攔腰一刀，賊人的戟向下一砸黃三太的刀，黃三太閃身形抽刀，二人刀戟並舉，就見畫桿戟亞賽蛟龍出水，烏鱗翻身，三太的橫刀閃砍劈刺，纏頭裹腦。黃三太在鏢局子當了三年多掌櫃的，竭力研究武學，學的刀法精奇。南房上塞北觀音一看，方成的戟太重，恐怕黃三太有失，遂叫道：「楊香五！他既口出大言，咱們再下去一位。」楊香五道說：「我下去。」楊香五一飄身縱下南房，一聲吶喊：「小毛賊休要逞能，小毛遂楊香五來了！」

楊香五身量矮小，跳起來就給方成一匕首刀，方成的戟向外一裹，此時黃三太的刀照方成肩頭便砍，方成是單戟向外鏘雙刀，一條戟吞吐撒放，二位英雄不能取勝。張茂龍一抖亮銀錘，口中叫道：「毛賊方成休要逞能，鳳凰張七張茂龍在此！」方成獨戰三位，李煜又飄身下來，叫道：「賊人你是賢愚不分，李二爺來啦！」四位戰方成，方成並無懼色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蕭銀龍，你也該下去啦！」蕭銀龍說：「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群賊這時他們豈能動手，一會兒可就都動手啦。那個使鐵棍的，我看見他，我就害怕，我是不敢上。」蕭銀龍一飄身也縱下南房，口中叫道：「方成毛賊！你是賢愚不分，助紂為虐。少爺蕭銀龍在此！」亮雙筆撲奔近前。方成雖然勇，五位英雄的武學也不弱，一條戟左右盤旋，獨戰弟兄五位。戟乃百兵之祖，方成這條戟蛟龍出水、烏鱗翻身，雖然五位拿不住他，他也贏不了這五位。單戟橫欄豎架，工夫不大，黑臉面熱汗直流。正在激戰之間，惡道抱著寶刀，念無量佛：「黃三太是勝英的眼，勝英在杭州呢。蓮花峪、蕭金台、蕭玉台、杭州的碧霞山，全都被勝英打破，方施主你我走吧。」方成聞聽惡道之言，畫桿戟一晃，眾英雄向兩旁一閃，方成縱出圈子向東北一拐，出月亮門，前頭惡道，後頭方成。三太叫道：「眾弟兄，追！」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！他這一走，未必非計。廊簷下二十多位賊人，俱都沒動手呢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賊人抱著寶刀逃走，分明是龍潭虎穴，也得追下去。」銀龍說：「要追賊人，咱倆在前，香五、茂龍、李煜在後，可要跟緊了。」

五位英雄這才向下追趕，方追出月亮門，賊人向北去，六尺寬闊石鋪地的甬路，用腳一踩，紋絲不動，由南向北追去，就見惡道與方成俱都轉入綠陰翠竹林內。五位追到離翠竹林切近，就聽翠竹林內梆梆一陣梆子響，那翠竹林裡面有條小道，由翠竹林闖出來十二位人來，東邊一排六位，西邊一排六位，前邊三個人抱著弩匣，後邊三個人掌中搭箭，六尺寬的江石子甬路，東西兩旁俱都是三合土砸的板平的便道，梆子一響，亂弩亂箭齊發。由正北向南的時候，淨走的是六尺寬的江石子甬路，六位英雄探方成的宅院，就是金頭虎有金鍾罩，他並沒下來追。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！咱們倆向西縱，後邊的向東縱。」蕭銀龍頭一位縱上便道，向下一沉，腳尖一較勁更向下沉，黃三太再縱上便道，兩個人分量重，向下沉得更快。蕭銀龍叫道：「黃三哥，扔傢伙！二人各把傢伙一拋，一攏自己腿腕子，元寶墜落陷坑。坑有一丈三四尺深，坑底下鋪的石灰，二人下去一砸石灰，俱各迷了眼睛。東邊的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，也落於坑中。陷坑做得精巧，別說是黑夜，就是白天也看不出來。老道叫道：「方爺你看看，這夠多省事！快叫弓箭手用大桿子向上搭。」弓箭手取過了鉤桿子搭上來。老道說道：「眾位辛苦點，不用找扛子啦，每位扛一個就行啦。」弓箭手將五位扛起來，一個人拿著五位的傢伙，夠奔大廳。來到天棚下，將五位橫躺豎臥，向地下一拋，老道與弓箭手將五個人身上俱都搜了，又將五位頭巾絹帕撤去，火折、火扇子、飛抓暗器俱都取下來。白天金頭虎要打進宅院之時，有人出來看見五個人了，遂回奔本院告訴了老道七星真人與鐵戟將方成，老道聞聽說道：「這五個我都認得，乃是無能之輩，他們今夜必來，貧道略施小計，叫他們這五個小冤家，一個也走不了。」賈明在前，五個人在後頭擁著，出來的那個賊人，未曾看見金頭虎，故此報告的是五位。老道與方成計議妥善，夜晚擺酒取出寶刀，叫大伙觀看，方成口口聲聲單罵黃三太，為的是將三太等激下來，好擒他們。老道抱著寶劍一跑，蕭銀龍知道是計，黃三太也明明知道是計，無奈千山萬水來到杭州，尋找的是惡道與寶劍，今見了寶刀，眼看著惡道欲走，豈能捨得了呢？

這五位中了計，搭到前院天棚下，將身上東西俱都搜清，惡道向方成說道：「方寨主，這五個人你打算怎麼處置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我這個宅院子向來沒傷過人命，弟兄們做買賣俱都是出去五十里之外，咱們將這五個抬到遠處，一刀一個。」老道說道：

「勝英現在杭州，這五個人倘若走一個，被勝英知曉，你想想你這座宅院，比碧霞山、蓮花峪、蕭金台如何？倘若往外面抬這幾個人，再被勝英餘黨瞥見，你這座宅院，是片瓦不能留。」方成聞聽，說道：「依道爺之見，打算如何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我意欲將這五個人，在大廳前明柱上一綁，俱都開膛摘心，我們重整杯盤。我現在帶傷幾處，流了不少的血液，中氣大虧，那有錢之家服補益之藥，多用參茸，殊不知人心這種東西，比什麼補劑都力大，人參鹿茸的火最大不過。方成一聽惡道之言，有點耳軟心活，遂說道：「全憑道爺辦理。」惡道說道：「這是勝英得意門生，先將三太捆在明柱之上。」毛賊將三太捆好，大廳前六棵明柱，將三太捆在東邊第一棵明柱之上，第二棵明柱是楊香五，第三棵明柱蕭銀龍，第四棵明柱張茂龍，第五棵明柱李煜，惡道俱都將眾人髮髻分開，拴在上邊，兩條腿用繩捆在下邊，旁邊是眾人的衣帽拋了一地。惡道將眾人捆在明柱之上，口念無量佛：「你們來了五個，這是六棵明柱。」

賈明在房上，伸出大拇指來放在嘴裡含著，心中暗道：「小子，這還有一位呢。」不表金頭虎未敢下來，倖免於難；單說惡道派人預備淨水盆一個，大水桶兩個，一把牛耳尖刀，惡道手執牛耳尖刀，來到三太近前，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三太小兒，你也有今日嗎？」正在此時，過來一個賊人，名叫李二橫子，說道：「道爺，這點小事，還用你老人家動手？交給我吧？」惡道聞聽，說道：「貧道這兩日精神不足，力氣虧損，貧道這是嚇唬嚇唬小兒三太。」黃三太厲聲說道：「古城村沒將你活埋了，叫你多活幾日。黃三爺俱死哉，你是報應還沒來到呢，你還不定怎死呢。摘心開膛，任爾所為，何必嚇唬？」李二橫子接過刀來，王老二在旁邊提著油布給李二橫子擋著前身，為的是血跡不濺在身上。惡道在旁，告訴李二橫子開膛摘心之法：「將心摘下之時，將心放在涼水盆中，將心浸白了，切成薄片，預備蔥薑蒜花椒大料，蔥要切的一寸來長，多加香油煎炒，再防備人心向外跳，活人心切成片也向鍋外跳。」惡道在一旁滔滔不斷，指示做人心湯之法。李二橫子、王老二人，將一切東西預備齊整，涼水盆端到黃三太跟前，李二橫子手執鋼刀，王老二手拿小鉤子、小剪子，李二橫子左手點著三太的胸口窩，右手的刀照定三太肚臍下，就聽撲的一聲，死屍翻身栽倒，不知黃三太性命如何，群賊一陣大嘩。列位，黃三太在明柱上捆著，何以翻身栽倒呢？原來李二橫正要下手的時候，沒防備東房上還有一個討厭鬼金頭虎賈明呢，賈明在東房上揭下兩塊磚來，取出腰間的飛抓，將絨繩割一二尺長一塊，十字花兒將磚捆在一處，李二橫子方要向三太肚臍上紮的時候，金頭虎掄起磚來，照定李二橫子太陽穴砸去，這一磚不偏不倚，正打在李二橫子太陽穴之上，只見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，死屍翻身栽倒塵埃。拋磚這宗工夫，乃是傻小子慣技，自幼兒專學拋磚扔瓦，真比打鏢都准。這一磚救了黃三太一條性命。群賊一陣大嘩。方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金頭虎在房上答道：「我！小子。」

趙老道叫道：「方寨主！我沒說在後頭，你看怎樣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拋磚砍瓦之輩，還有什麼本領？待我拿他了。」說著將大衣脫下，手提鑕鐵戟，來到天棚下。金頭虎方才看見方成戰三太等，金頭虎知道方成的武學高強，金頭虎比猴還靈，心中暗說：「我一跑，他們不能殺我這五位弟兄，這是他們作賊的規矩。」方成奔東廂房而來，金頭虎躡房越脊向北而逃，逃在方成院後，有一道橫牆，一丈來高，金頭虎縱身上了大牆，向牆外一看，是一片青草蘆葦，深可沒人，一望無際，金頭虎跳下大牆，進了葦塘，臥在裡面，連大氣都不出。方成跟蹤縱在大牆上，舉目眺望，傻英雄蹤影皆無，方成明知是進了葦塘啦，方成心中憤恨，知道是葦塘裡面磚頭瓦塊很多。這是一片旱葦塘，這塊葦塘二里來的地，是方家公眾的，這家三分，那家五分，共合是二里來地長，有江洋大盜給方成出主意，由大廳挖下地道，通連旱葦塘於，在旱葦塘子之內，放了些茶碗大的磚頭石塊，這本是有作用的，方成是江洋大盜，防患未然起見，倘若破了案，不是官人的敵手，由地道跑入葦塘，裡面磚石瓦塊，為的是打敵人的，這一來不要緊，給賈明預備啦。賈明跑到葦塘裡面，塘下一摸，完全是飯碗大的石塊兒，大聲都不敢出，拿起兩塊石頭來，在裡面淨等賊人追進來，他好拋石頭。方成兩條腿騎在大牆上向葦塘中觀看，明知道金頭虎進了葦塘子啦，他不敢進去，方才賈明砸李二橫子，方成看得明白，磚拋得太准啦，倘若進去，必被人家暗算。方成騎在牆上喊道：「拋磚砍瓦，鑽葦塘子，不算英雄好漢；是好漢你出來，與方某戰上幾百合！」賈明在葦塘之中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不是你的敵手。」方成見敵人不出來，遂又說道：「方某饒爾不死，我去也。」金頭虎在葦塘之中看得真切，方成下了大牆，金頭虎自說道：「我是屈死鬼，我跟上你啦。」金頭虎由葦塘裡面出來，又來到三道大院，蔽在東廂房後坡。惡道問方寨主道：「可曾將敵人拿住？」方成說道：「此人沒有品格，進入葦塘啦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此人沒品行，先將這五位開膛，然後拿他。大肚子，羅圈腿，跑不了他。」方成說：「全憑道爺處治。」

老道問道：「哪位動手？」別人都不敢言語，王老二自告奮勇，叫道：「道爺，我辦此事！」拿起刀來，將油布圍在下身，方要下手，就聽東廂房上有人說話：「小子，磚又下去啦！」王老二拋刀喊道：「我不開膛啦！」方成聞聽，不由得大怒，說道：「本寨主饒爾不死，你三番五次攪鬧。」說著話又將大衣脫下，一抖畫桿戟，縱上東廂房，金頭虎是輕車熟路，躡房越脊，仍然夠奔那片旱葦塘而去。方成騎著大牆，說道：「你無品格，方某去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還跟著你。」方成來到大廳，叫道：「道友！我雖然在綠林道年淺，常聽有人講究，若是三個拿著兩個，無論如何，不能殺害，必須全拿著一塊殺。這五個不能殺啦，必須將那人捉住，一同殺害，那才算不違綠林道的親友呢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方爺言之有理。捉拿此人不難，此人羅圈腿，大肚子，跑得不快，四面將他圍住，方爺你本領高強，你在東面，貧道把住北面，雙鞭將呂爺把住南面，鐵棍將汪爺把住西面。拿住他不能開膛，先破了他的金鍾罩，挖他的眼睛，斷去他的十指，一片一片刺他的肉。這東西最可恨不過，綠林道的朋友，不知道他害了多少。」

金頭虎在東廂房上聽得真切，心中暗道：「四面圍住我，我受不了，我先跑吧。」躡房越脊，原路夠奔葦塘。背後並沒有人追他，順著大牆有一條小道，向東跑去，前面有一片樹林子，賈明進了樹林子，坐在就地，喘息了半天，定了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宦家墳地，站起身子，來回地踱來踱去，自己心中思索：「黃三太等俱都被賊人拿住，我們是磕頭弟兄，又是老交情，若是我獨自逃走回到家中，我父親要問我外面的事情，我若說了實話，我們六個人乃是一同出來的，他們五個人被人家拿住，俱都殺啦，單獨我一人回家去，我的天倫焉能饒我？要是不家去，見了我和尚師傅與勝三大爺，這件事完全說不出去。」金頭虎思索至此，自己一晃冲天杵，自說道：「此事總得報仇。」

又一想：「打不過人家，若要將我捉住，也是一塊兒開膛挨刀。」金頭虎在墳地內自己來回尋思，萬緒縈懷，忽然想起家來，不由的一陣酸心，不覺潸然淚下。倘若真回方家集與賊人動手，必然被人家拿住，絕無生理。賈明將牙一咬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父母的遺體，豈容賊人碎屍萬段？倒不若自己行了拙志，落一個屍體完全。」抬頭向東北一看，一道大河，離墳地不遠，賈明說道：「倒不如跳河，落一個整屍吧。」方要去投河，自己一想：我會水，跳下去我要是不喝水，還不能就死；要不然撞死在樹上吧，我有油錘冠頂的工夫，刀剝斧砍都不怕，撞暈了就不撞啦。有什麼高人，能給我出一個好主意，死得又舒服，又落整屍首，又沒有這麼一個人。有了有了，莫若上吊吧，只要吊在樹上，再想摘套，胳膊也抬不起啦。賈明將心一橫，摸出來飛抓絨繩，尋找歪脖樹，找了半天也沒有，連一棵歪脖樹都找不著。「得啦，就這棵小樹吧。」一抖絨繩搭在樹枝之上，係好了套兒，自己拉了拉說道：「真結實，行啦。」面對小樹說道：「你就是我的孝子賢孫。」賈明死志一生，叫了一聲：「娘啊！見不著啦。爹呀！見不著啦。兄弟妹妹，永遠不能見了。黃三哥，你們死活，我還不知，我先走一步吧，咱們弟兄生也在一處，死也在一處，鬼門關上相逢見面吧。」賈明語至此淚如雨下，頸子向套裡一伸。

正在此時，忽聽背後有人叫道：「明兒！就是這樣能耐？專會上吊呀？」金頭虎一抬頭，說道：「我可沒上吊，都知道我好玩笑。」用手一抹眼淚道：「是哪位呀？」一看此人掌中一條白素素的盤龍棍，賈明不由的喜出望外，說道：「五叔哇！」蔣五爺答道：「正是蔣伯芳。」金頭虎歡喜的不知東南西北了，說道：「真是傻小子有造化，五叔你打哪兒來呀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頭一撥勝三哥，第二撥你們六位，第三撥就是我。由莫州起身，沿路之上，庵觀寺院，找尋惡道師徒，及勝三哥你們小弟兄六位，直至杭州府我並未見著一個人影兒。一天晚晌住在小王村，一個單間屋子，原來是一個小店，我獨自一人悶悶不樂，早早安眠，朦朧之際，忽聽敲門的聲音不大，我是和衣而臥，提棍出來，並無一人，我回到屋中仍然安眠，方入夢鄉，又有拍門的聲音，我又提棍而

出，仍不見人，我縱身形上屋向四外一看，有一道黑影，奔此方而來，腳程很快，跟至此處，那道黑影蹤影不見，正遇你在此痛哭。」賈明叫道：「蔣五叔，你不知道我好玩笑嗎？拍門是我，頭一回你出來，我就向這兒跑，你沒追，第二回你才追我，我將你引到這兒來啦。」

五爺說道：「三里多地，我怎麼沒追上你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平日他們都說我腳程太慢，這幾年我淨練腳程啦。」蔣五爺定睛一看，賈明眼淚還沒乾呢，遂說道：「我會追不上你？不對不對。你說實話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五叔，乾啦，三太、楊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銀龍，他們五個人都在前面方家集被人家拿住啦，眼看著要開膛摘心，惡道師徒的計劃，要炒心片，熬人心湯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他們何以到方家集被獲擒？」賈明遂說：「白天在飯館吃飯，山西人吃飯沒錢，黃三太候飯賬，山西人罵街，我們追那山西人，追到方家集有一條大衙衙，那老西一進衙衙，就不見了，我們看見有一家門口，貼著紅東帖，上書『發賣二刃雙鋒寶劍，龍頭桿棒』。我們夜探方宅，他們五個人被人家拿住，惡道要開膛摘心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口中叫道：「明兒引路，方家集去救三太五人。」賈明在前，蔣五爺在後，仍由原路而來。來到大牆根下，賈明問道：「五叔，我師傅老和尚是你什麼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我師兄啊。」賈明又問道：「我父親呢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我七哥呀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我什麼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不用多煩，有什麼事快說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沒有別的事，姪兒方才被人家追了好幾個跑，這回你得給我找找場面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那是當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得聽我招呼，你先到東廂房隱住身形，將棍放在瓦壘之內，我先下去與賊人答言，我招呼你時，你可當時就下去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可別走了，你要一走，他們就將我宰啦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不要耽誤時候啦。」

賈明來到東廂房，蔣五爺伏在後坡，亮銀盤龍棍順在瓦壘之內，賈明故意踩碎了房上的瓦，大聲喊道：「好一個坐地分贓之賊！要害我三哥？大英雄賈明來也！」老道說道：「方寨主多要留神，這小子可不敢如此。」方成笑道：「道爺太長他人的威風了。」金頭虎跳下東房，方成合著鑲鐵戟，賈明說道：「小毛賊如知時務，獻出老道師徒，跪倒叫金頭虎三聲爺爺，我能饒爾不死；要動上手，大英雄收招不住，毛賊你有性命之憂！」方成說道：「你可別跑，你品行不端，方才追你幾個跑。」

賈明說道：「小毛賊，方才大英雄耍笑你，你也沒拿耳朵摸摸，咱們爸爸明清八義鑽雲太保賈七爺，我師傅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，神通廣大，佛法無邊，摘七星換北斗，移山倒海，撒豆成兵，呼風喚雨，外有七十二變。咱倆畫個圈，單打獨鬥，誰要出圈，便是狗熊。我用一字村畫圈。」說著畫了一個圈，有兩間屋子大。方成說道：「你緊自不動手，寨主爺可要用戟紮你了。」

賈明道：「毛賊你提住氣，我得念咒。」金頭虎遂臉朝上，先咳嗽兩聲，口中念道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三大爺何在？」惡道與方成仰面觀看，並不見有人。賈明說道：「為何勝爺不來呢？啊啊，年邁啦，七字真言調不來啦，拘一個年輕的吧。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蔣五叔何在？」老道聞聽，嚇了一機伶，並不見人，賈明不見蔣五爺下來，老道四顧無人，賈明說道：「飽漢子不知餓漢子饑，蔣五叔你要不下來，可就沒有好聽的啦。」蔣五爺聞聽，又是氣又是笑，站起來，一聲吶喊：「大膽的毛賊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老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」群賊一陣大亂，蔣五爺合棍縱下東廂房，要單棍獨鬥群賊。惡道乘亂之際回了大廳，將大廳燈光熄滅，一拉張德壽的衣服，爺倆進了東暗間鑽於床下，借地道暗暗而逃。方成是蠢材，老道方一來的時候，就以老道為推心置腹之人，方成就將地道告訴了老道，言說官兵晒了宅院都不要緊，我大廳東暗間有地道，直通大牆後草塘。

不表老道師徒暗自逃遁，方成手提畫桿戟觀看蔣伯芳，面如白玉，一身吉祥白的衣服，掌中盤龍棍一條，猶如雪霜一般，粗似鴨卵，燈光之下看不見赤線穿雙眉，只見俊美少年含著威風，風流才子隱著一團殺氣，年在二十來歲。方成耳聞蔣伯芳一條棍縱橫十四省，這一見面倒有點不甚相信了，方成雖然是蠢材，心眼還算活動，口中叫道：「你就是飛天玉虎蔣伯芳？聞名不如見面，不用本寨主拿你，我派一位朋友，就拿了你啦。」

遂回頭叫道：「汪寨主！請你捉拿蔣伯芳。」房簷下一個賊寇，手掌混鐵大棍，有茶碗粗細，面似熟蟹蓋，身高七尺，凶若瘟神，比五爺這條棍粗一小半，長有一丈餘。金頭虎一看，嚇得向東而退，心中說道：「姥姥，這一棍能砸得我入地三尺。」

汪賊向蔣五爺身前走來。五爺緊皺雙眉，心中暗道：「我打遍天下，未遇見過這樣的一條棍。」賊的渾鐵棍夠上部位，泰山壓頂奔蔣五爺頭上打去。蔣伯芳遇這種兵刃，都用棍橫著擋，蔣五爺一看賊人這條棍比自己的棍重得多，五爺思至此，先閃開了身軀，用盤龍棍向外一繃賊人的棍，就聽嘎噠一聲，渾鐵棍彎啦，原來這條棍是鐵葉包的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小子！你可將我冤苦啦，我要知道你的棍不是真的，咱倆早就滾上啦。」蔣五爺向上一跟步，縱起身來，用了一招野雞抖翎，橫著奔賊人太陽穴打去，就聽「撲」一聲，萬朵桃花開，腦髓皆崩，鐵棍將汪德興打死。雙鞭將呂達成向上一縱身形，竹節鞭有胳膊粗細。五爺明白八成，這兩條鞭必是紙糊的元寶，也是假的，坐地分贓的賊人，拿這兩人當台柱子。五爺縱起身形，夠奔賊人頂梁便打，雙鞭將呂達成急忙用雙鞭使了一招雙插花，向上一架，他焉能架得住五爺的盤龍棍？木鞭向下一隨，棍著頂梁，鮮血崩流，翻身栽倒。眾賊人一看蔣五爺英雄非常，果然名不虛傳，不約而同全都暗自逃走，將方成的財物搶掠一空，誰也不肯空手而走。方成坐地分贓三年，來得不善，去得更易，前道院有方成的老家人，大聲喊道：「眾位怎麼一點面子都沒有？」

惡賊人說道：「將老東西殺了。」老家人見事不好，嚇得藏在一旁去了。你道方成乃是祖遺的家產，雖然自己中興，產業也有先人不少，不由的眼睛就紅啦，一抖鑲鐵戟奔蔣五爺胸前便刺。蔣五爺一閃身，用棍一繃，就聽嗆啞啞一聲響，鐵戟猶如金雞亂點頭。蔣五爺就勢順風掃敗葉一棍，方成的戟向外一繃，遂緊跟著縱起身，向蔣五爺頂梁便砸，蔣五爺用鐵門鬥的架式一橫，震得方成虎口發酸，這才知道，棍掃十四省的英雄名不虛傳。畫桿戟烏龍出水，五爺盤龍棍玉麟翻身，蔣五爺仍是八八六十四棍，亮銀神八棍、達摩傳八棍、出手棍八棍、火燒天八棍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星還，盤龍棍珍珠點地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身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黑白二英雄殺成一團，蔣五爺衣白臉白盤龍棍雪白，白得猶如白雪；方成臉黑衣青，畫桿鑲鐵戟漆黑，恰如白虎帥巧遇黑煞神。

金頭虎一吐舌頭：「人家兩人打仗，我看什麼？我還不救人等待何時？救出黃三太等，我就說蔣五叔有勇無謀，淨顧打仗不救人啦。」賈明夠奔二道院，一看各屋中箱櫃俱都大開，賈明心中道：「我淨顧看熱鬧，為什麼不弄點金銀呢？」由二道院走到頭道院，見東房中燈燭之光，進了北暗間，看見一個青布帳子，裡面有一個藍布衣裳襟，賈明伸手向底下一摸，捋住了腿腕子啦，說道：「出來吧，小子。」拉出來一看，乃是一個老者，面黃肌瘦，賈明問道：「小子，你在床底下幹什麼？」老家人將眾賊人搶奪，自己如何攔阻不住，細說了一遍，又叫道：「辦案的老爺，你辦的是賊，我是好人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作賊的，被捉住就是好人？能與不法之人當家人，就能搶奪，方成坐地分贓之賊，他們一進門，有好東西你得留下點。」

賈明說到這裡，喊道：「老頭你欲死欲活？你要願意活，方才明柱上五位保鏢的在哪裡？你同我去，我救出那五位，饒你不死。」老家人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我陪你去，現在東院水牢之內放著呢。老奴手眼已遲，我點著一個燈籠去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怕你逃走，我揪著你點燈籠去。」將燈籠點著，二人遂奔東院水牢而去。工夫不大，二人來到了東跨院，滿院野草鮮花，南北堆著乾柴，東面一座敞棚，南北寬三丈有餘，東西長五丈有餘，沒有門窗戶壁。老家人領著賈明道：「小老兒身小力薄，水牢上有蓋板，南北一丈二尺長，東西五尺寬，上面蓋的是木板，你將木板打開兩塊，就看見裡面了。」賈明說：「咱有勁，好辦。」賈明來到近前一看，兩塊板早掀開啦。

老家人用燈籠一照，賈明低頭向下一看，倒下十三層階台，南北六棵木椿，出水三四尺高，裡面是水，用燈籠細照，五位蹤影皆無！賈明一翻母狗眼，看見東南角有五棵柏木椿上有鐵環子，拴著繩子。金頭虎不見了五位弟兄，抽出杵來，照定老家人就是一杵，這一杵挾肩帶背，老家人立刻殞命。賈明見老人家身死，心中思索：「五位弟兄一定被賊人所害。方才我只顧看熱鬧啦，不早來救人，我算什麼東西？」越想自己越氣，伸出虎掌照著自己臉上就是三個大嘴巴子。正在此時，就見東角、西北角，方成的宅

院，忽然火起，後院中火光冲天，煙火交加，賈明的母狗眼被煙燻的辨不出東南西北，金頭虎一揉母狗眼說道：「要壞，一會兒要將我燒死在方成的宅院裡。」忽聽北面上有人咳嗽，金頭虎一看，有一個人影就在北面大牆上站著，金頭虎縱上大牆，那黑影蹤跡不見。金頭虎自言自語說道：「這是救我的神人，又將我引到這段大牆之上，這回我可找著道兒啦。」由牆上縱下來，奔東去的小道，仍然夠奔墳地，到在墳地裡，金頭虎一看方成的宅院火光冲天，金頭虎坐在一張石桌之上，就聽方家集鑼音一片，人聲鼎沸，方成的宅院火光達於霄漢，本村乃是一個集場，腳行最多，擔水救火。其實這俱都是鄰居為防患計，各自保護自己的房子，搬運東西，並沒人與方成救火。皆因為方成坐地分贓，本族的家長累次勸他，不教他做此傷天害理之事，方成他不但不知改悔，還背地裡暗派江洋大盜給人家放火搶掠，所以今天方成家裡起火，大伙都不言而喻，知道他是惡貫滿盈啦，誰也不去救火，盡擔水保護四鄰，看著他的宅院燒完了算完。剎那之間，方成的宅院化為灰燼。

金頭虎正在觀看，心中說道：「可別把我五叔燒在裡面？」

金頭虎正在思索，忽聽西邊葦塘之中呼哨亂鳴，就看見葦塘之中出來一家賊寇，此賊極其好認，背後五棵短劍，兩棵長劍，斜插一口寶劍，全身八口寶劍，正是惡道七星真人。惡道師徒二人由大廳東間下了地道，鑽入葦塘，暗看方宅究竟。工夫不大，忽見火光冲天，方知方成宅院已破，惡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」張德壽心懷恐懼，叫道：「恩師，倘若有人追來，你向東跑，我向西跑。」師徒二人在葦塘內蹲了多時，見無人追逐，老道遂打呼哨。這是方成招聚賊人的暗號。惡道打了半天的呼哨，並無方成的餘黨，也沒有追趕之人，遂自單身出了葦塘。金頭虎一看惡道奔樹林而來，自己暗道：「要乾，要乾，他要一進來，我就得跑。還得別叫他看見，倘若被他看見，我這條小命就算完啦。」賈明鑽入石桌底下一伏，大氣也不敢喘。

惡道進了樹林子，單單就坐在賈明鑽入石桌底下這長石桌上啦。惡道自己坐在石桌之上，打了一個唉聲，自言自語道：「貧道又連累了方成方寨主，這大一所宅院，一旦之間化為灰燼。可惱方家集之人不來救火。」金頭虎在桌子底下，心中暗道：「惡道這兩條腿在桌子下面，我要一伸手就將他揪住，使勁一抖，將他抖一個筋斗。倘若抖不倒他，我可就乾啦。」此時，惡道做夢也想不到石桌底下還有一位壞小子。金頭虎思索已畢，冷不防一揪老道的腿腕子，用力一抖，老道這個樂子可大啦，嘍咚一聲，鬧了一個狗啃地，鼻子臉面俱都擦破。金頭虎趕緊打桌子底下鑽出來，用磕膝蓋一頂腰眼，攏上兩條胳膊，掏出惡道腰間的絨繩，將惡道四馬倒攢蹄捆上。賈明將老道捆完，一摸老道的兜囊，還有散碎銀兩，掏完銀子，一看斜插柳這口寶劍，正是聾啞仙師之物，金頭虎喊了一聲：「造化呀！我諸葛大爺的寶物得著啦，這個臉可露大啦。」老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，打了一個唉聲，遂說道：「可惜貧道被你這無能之輩所擒，真是生有處，死有地，真氣死我也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賊老道，賈老爺拿你，猶如探囊取物。動手？你這樣的六個都不成。」惡道嘿嘿冷笑。賈明將道爺的寶劍亮出來，說道：「惡道，你無故的跑到古城村，燒我勝三大爺的喜棚，勝奎的小媳婦叫你們用鏢也打啦，你平生所為，發賣熏香蒙汗藥、盜取童子紫河車，今天是你報應臨頭，雖千刀萬剮也不能償你之罪。今天我不能一下宰了你，我將你鞋襪脫下來，我先割你腳指頭，割完你腳指頭，我再割你的手指頭，好給被害的人解恨，叫你也受一受。」

語畢蹲在塵埃，解老道的腿帶。賈明正在解老道的腿帶之際，就聽後面腦海有金風的聲音，賈明要不向上起，必打在腦海上，要起來必打在後背，果然向上一起，正打在後背肩窩之上，嘍的一聲，趴在就地，當時過來一人，一抬腿踩住賈明。賈明喊道：「小子！別使勁哪，肚子可大，要放爆。」口中喊著，回頭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鐵戟將方成。

列位，方成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方成正與蔣五爺動手之際，惡賊見自己宅院四外火起，方成無奈何，用戟一繃盤龍棍，縱出圈子外，進了大廳，五爺跟蹤追人，不見了方成。方成由大廳進了東暗間，順著地道跑入葦塘，沉了沉氣，由葦塘出來，向這塊墳地而來，正趕上賈明喊：「老道！我不一劍宰了你，我將你手足十指俱都割落。」方成奔著聲音而來，一看正是賈明蹲在地下解七星真人的腿帶呢，方成遂由兜囊之中登出一隻鏢來，照定賈明後腦海打去，沒打著後腦海，正打在後背肩窩之下，賈明當時臥伏在地，方成過去一腳踩住。金頭虎一回頭見是方成，說道：「我賈明是渾小子，我早將老道宰了不就完了嗎？為什麼得理不讓人呢？這回我算完啦。」惡道念了一聲無量佛：「方施主快救貧道。」方成說道：「道友，你師徒真不好交朋友，一見蔣伯芳來到，你們師徒便暗自逃走。你看看我的宅院，已成飛灰了。」老道說道：「禮義出於富戶，良心喪於困地。別說是貧道，就是您大師兄鎮八方林土佩都懼怕蔣小兒三分。方施主你先將賈明捆上，將寶劍取過來佩帶在身上，你再救貧道。雖然家敗人亡，還落一口寶刀，雖不能說是價值連城，也可以防身護體。」方成聞聽此言，他先將賈明捆上，過去解開老道的綁繩。惡道爬起來擦了擦面上的血痕，仍由方成身上取下寶刀說道：「貧道暫借一用斬仇人。」對賈明說道：「貧道現有寶刀，賈明你有金鍾罩，我試試寶刀能破金鍾罩不能？」金頭虎頭朝東腳朝西，惡道面向南，拔出寶刀，將要手起劍落，金頭虎說道：「道爺你將我解開，我再抽我自己兩個嘴巴子，回頭你再捆上宰了我，我好出我這一輩子渾蛋之氣。」

老道說道：「那是萬萬不能，你宰貧道之時，貧道跟你軟化來嗎？不用費事，轉世為人去吧。」金頭虎遂大聲喊道：「救人哪！惡道在樹林內宰人呢！」老道照定賈明唾了一口，說道：「你要割貧道十指，貧道有一句哼哈嗎？」金頭虎大聲喊叫，方喊過了第三聲，餘音未已，驚動了一位驚天動地的老英雄。

但是距離稍遠，救之不及，看看惡道手起劍落，此人急中生巧，哼了一聲，老道一回頭，沒羽飛蝗石奔老道頭上打來，打的還是真重，鮮血直流。老道不知所措，抹頭便跑，老者喊道：「你哪裡走！」方成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老者答道：「你不認識老子啦？」方成舉目一看，山西老者由腰中取出一物，一把猶如筆管直，一抖顫巍巍，就聽老西說道：「我拿槍打你個猴崽子！」抖手中槍奔頭上打來，方成畫桿戟一橫，豈知此槍會拐彎，正打在臉上，掛了兩道血槽。方成用戟一紮老西，老西閃開身形，照定方成軟肋便打，方成用戟一攔，此槍一拐彎，軟肋上又落了兩道血槽。方成沒見過這宗兵刃，嘍呀一聲，追老道去了。老西說道：「你哪裡跑！一個也跑不了，我拿著驢球的還要寶劍呢。」賈明喊道：「老西大爺！你先別追，先打開我的綁繩，要不然你追一個，回來一個，我就乾啦。」老西說道：「真教老子費事。」回來給賈明解著綁繩道：「老子是個騙子不是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你不是騙子，你是活菩薩。」老西解開了賈明的綁繩，就見一道黑線追下賊人去了。

金頭虎爬起來，抽自己的嘴巴子，打得山響，說道：「何必要割老道十指？放著臉未能露，還栽了筋斗。怎麼活的？這麼大個子。要不然劍也得回來啦，手起劍落，老道就趕路去啦。渾蛋渾到我這兒算到了頭啦，貓咬尿泡瞎歡喜，白拿了一把寶刀，又丟去了，我還在倒了霉的石桌子坐著。這個老者倒是什麼人哪？許為神仙吧？」賈明又坐在石桌子上，工夫不大，就聽東南有人說話：「快追，奔這裡來啦。」金頭虎一看五六個人。自己暗中說道：「這必是方成的餘黨，我一個人不是他們的對手，莫若我還鑽石桌底下去。」金頭虎鑽到石桌子底下，就聽這幾個人說：「好快的腿呀，你我弟兄五人在水牢之中，只求一死，不想忽然間兩塊木板自起，在水牢上面說道：『你們要閉上眼，我若不救你們，我不是英雄。』咱們一閉眼，可沒看見人家怎麼進去的。最難的是人家救出咱們來，身上連一點水都沒沾，別的本事不用說，大概是由柏木樁上縱到咱們被綁的柏木樁上。人家救咱們的這宗能為都少有，解我髮髻之時，腳繃著鐵環子，用珍珠倒掛的工夫，我的胳膊在水內，人家未曾下水，解了我的胳膊上的繩，大概是將手伸在水內解的。人家解開我的胳膊綁繩，我才自己蹲下解我足上的綁繩。」又聽有人說道：「我也是這樣。」金頭虎愈聽聲音愈近，原來是香五的聲音。又聽楊香五說道：「咱們哥倆救他們三位，人家走的時候，我可看見啦，由柏木樁子縱到柏木樁子上，到在水牢門的時候，一道黑影就不見啦。等到咱們五個人出來的時候，那道黑影又在葦塘前一晃悠，遂進了葦塘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見他在葦塘外面晃悠，我一追他，地上一個大包裹，將我絆了一個筋斗，我打開包裹一看，原來是咱們五位的頭巾、絹帕、衣服、兵刃、暗器。眼見人家奔這墳走下來啦，怎麼咱們就找不著呢？此人的腿太快啦。」賈明在桌子底下一聽，心中說道：「原來是你們呀。」又聽楊香五說道：「往石桌底下看看。」賈明一聽要看石桌底下，遂由石桌底下出來，說道：「眾位辛苦辛苦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嚇我一跳，你鑽在這底下做什麼？你真沒差，弟兄六人出來尋找賊人，五人被獲，你獨自逃走，還有臉再見人呢？」賈明說

道：「你們五人乃是無用之輩。我並不是貪生怕死，我要是不走，咱六個叫人家都拿住了，當時就都宰啦；我這一走，你們知道我辦了多大的事呀？說誑語者不是人，我走後將蔣五叔找了來啦，五叔到方家集棍打群賊，我將方成的老家人擒住，才知道你們在方成後院水牢。此水牢在東敵棚，我進去之時，掀開兩塊蓋板，向下一看。東面八棵柏木樁，西面五棵柏木樁，你們在東南角上捆著。我變了嗓音說道：『你們閉上眼睛，我要不救你們五位，我不是英雄。』我要是用原來的嗓音，你們不就都知道了嗎？我露一手絕藝，我打階腳石上縱到木樁上，柏木樁一圍來粗，是平頂，我打這棵柏木樁，縱到那棵柏木樁，我見蕭銀龍怪可憐的，先解開蕭銀龍，然後又解開你楊香五的，你們兩個人都解下來，你們兩個人還不會給他們三個人解開嗎？我解開你們二人之後，我遂在水牢外面等候你們。我這個人辦事精細，未救你們之先，我先將你們的東西得到了手，先放在葦塘之中，然後你們追我，我先進了葦塘，取出衣服放在小道當中，為的是絆你們一下子。你們一看是大包裹，你們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你們眾人的東西，你們穿衣服之時，我在葦塘子裡隱藏著呢，等到你們穿完了收拾完了，我才打葦塘子裡出來，將你們五個引到此處。磕頭吧小子，救命之恩！」黃三太與張茂龍、李煜他們三個人志誠，過來就要謝賈明救命之恩，銀龍、香五攔阻說道：「別聽他那一套，他向來就沒有咱們腿快，進葦塘子裡那個人腿有多快呀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好好，不是我，就算不是吧，以後你們要再遇危難，決不救你們就是啦。」三太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若不是賈賢弟，他怎麼將救人的情形說的一字不差？設非身臨其境，焉能說的前後相符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真志誠，咱們方才說話，他在石桌底下都聽見啦。」

金頭虎正在朦朧眾人之際，就聽葦塘西邊有人喊道：「王八羔子！賈明你救的是哪個人？」說著話進了樹林子，賈明說道：「我沒救人，你救的我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這才是救命的恩公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是人家救的，要不然早就躺在此石桌前面不能動啦。」六位英雄向前緊行幾步跪在塵埃，說道：「救命恩公請上，受我等一拜。但不知長者何如人也？」山西老者半禮相還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賈明、銀龍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，山西人少居逢虎山，兄弟八位，我大拜兄鎮九江屠黎；我二拜兄火德真君孔華陽身入玄門了；我三拜兄神鏢將勝英；四拜兄神刀將李剛；我六拜弟是楊香五的天倫登山豹子楊義臣；我七拜弟是賈明的天倫鑽雲太保賈七爺；我老盟弟早亡，就是那展翅蝴蝶秦天豹；山西人排行在五，姓華名謙字子阮，號叫美髯公。這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嗎？」金頭虎喊道：「可不是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，大水沖了王八廟啦。」老西說道：「胡說，龍王廟。」

金頭虎道：「王八廟與龍王廟相連。」華五爺道：「賈明，吾前者在方宅竊聽老道與方成秘語，他們二人有奔建寧府雙龍山之意，方成的二師兄金面太歲程士俊，是雙龍山的寨主，我雖然沒追上他們，他們必上雙龍山無疑。你們快去追趕，我去找蔣伯芳蔣老五，再找我聯盟兄弟金面韋馱張旺，他們追上你們一路同行。我與張旺把住杭州要路，凡我勝三哥的朋友，我都向雙龍山指引。」山西人說罷，一飄髯，一道黑影，蹤跡不見。

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要不是我的造化，五大爺焉能出世？」

六位英雄夠奔大墳南面，樹林中有香五與銀龍二人早放的東西，將兩個包裹取下來，大伙整理衣襟，將傢伙包在小包裹之內。

五位英雄小衣服都濕啦，唯有金頭虎乾淨，五位英雄穿好長大衣服，夠奔建寧府雙龍山。由杭州奔浙江再奔福建。黃三太到浙江時，對眾人說道：「我有心到家探望老母，又恐在路都得耽誤，咱們還是先奔雙龍山，倘若為我一人誤了大事，我何以對我之恩師？」眾人齊聲稱是，說罷，一齊趕路。

路上無事，非止一日，來到建寧府地界，一打聽雙龍山，有人指引：離雙龍山八里，有一座桃柳營，是一個著名的鎮店。

眾人進了鎮店西口，向東去，坐南有一家招商旅店，弟兄六位進了店，天也就方到晌午，三太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有跨院沒有？」掌櫃的說道：「有個西跨院，北房三間，西房兩間。」

三太道：「我們包這個西跨院啦，別再住別人。」語畢，交給伙計一錠銀子。五位英雄都是武士打扮，店裡伙友十分敬重，打了淨麵湯、漱口水，沏上茶來，跑堂問道：「六位爺台哪行發財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是保鏢為業。」跟著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此處離雙龍山多遠哪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出桃柳營直奔正南七八里地，順著河沿向東去便是雙龍山。順江沿向西去，有一個水寨叫孟家寨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山有山大王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有。」三太道：「相距只七八里，你們桃柳營不受山大王的影響嗎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達官爺，我們不但受驚恐，而且還沾光呢。」三太問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離我們這兒三十里五十里，絕沒有強搶偷盜之人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若有外來的賊呢？」跑堂說道：「若有外來的綠林道，決不敢在此處作買賣，我們這一方可稱夜不閉戶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與山大王相好吧？」跑堂的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三太道：「掌櫃的，你別理他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這村為何叫桃柳營呢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達官爺，你有所不知，我們此地專種小柳樹，發達的最快，這宗材料，專作杈耙農具，專供耕田之用。常聽老人說，東海島國來了一伙人，正在春天，一見此地柳樹長的特別快，給當地人出了一個主意，將柳樹皮割開，在裡面放人桃樹的仁，三年可變成桃樹。三年後果然變成桃樹，結的桃兒有茶碗大小，因此改為桃柳營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我們喝完茶，便要參觀參觀。」跑堂的退出之後，弟兄六位喝完茶，出了店房，說著話，出桃柳營向南走，果然七八里地外，一片汪洋大江，順江沿向東，看見一座峻嶺高峯，曲曲彎彎，猶如兩條龍一般。眾英雄觀看，山東西兩面是江。南面可通台灣的黑水洋。北面山坡下翠柏蒼松，這山有三十多丈高，北面修的如同平地一般。山坡上要長出樹來，便叫木匠鋸去；若有土崗，便叫石匠鑿去，故爾猶如平地一般。北面山形下寬上窄，山口上門雞崖環抱，堆積著石頭，有嘍卒把守，真有那一夫當關萬夫難人之勢，金鐘罩鐵布衫也進不去，大石頭要由門雞崖砸下來，金鐘罩也得砸成肉泥。六位小英雄看了多時，實在不能進此山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看這座山天然險固，真是俗所謂，一夫當關，萬夫難入。咱們回店吧。」

弟兄六位看完山勢，回到大來店，弟兄六位喝了會子茶，然後又隨便要了點酒飯，酒菜上齊，此時已到掌燈之後。喝著酒，蕭銀龍叫道：「五位兄長，咱們探探雙龍山，看看老道師徒落在裡面沒有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什麼，弟兄六位？我看是弟兄五位。我不探山，我探寒了心啦。探林士佩的蓮花峪幾乎將我刷了；探蓮花湖幾乎開了我的膛，幸遇見我的親娘舅；探台灣的銀安殿，幾乎死在張奇善之手。回想探山的苦處，比黃連還苦。」蕭銀龍道：「五哥！你有造化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沒有造化，我倒運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有福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有豆腐。說什麼我也不探山。」張茂龍說：「我表弟是鐵了心啦，說什麼他也不探山。六弟咱們倆人探山去吧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對啦，你們倆人探山正對。雙龍山，你們倆人都是龍，二龍探龍山，同類相親；我是虎，龍虎不到頭，龍爭虎鬥，沒我好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我與茂龍今夜前去探山，如明晨不歸，你可別去接應，由桃柳營往東去是雙龍山，往西去是孟家寨，孟家寨乃是孟二俠的寨子。」蕭金台群英會散後，孟二俠已由台灣搬回原籍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如果我們明晨不歸，黃三哥你就去孟家寨打探消息，你到孟家寨，還許與孟金龍大哥相會。勝三大爺喜事後，他們爺兒倆也許回家啦，孟二伯父地理熟，名頭大，金龍哥哥力敵萬人，你若是疼兒愛弟，你可到孟家寨。如果不依小弟之言，你再去雙龍山，倘有差錯，可沒有救應了。」說罷，二人紮綁停妥，帶好兵刃暗器，臨行諄諄囑咐，二人越過店牆，三太等向外相送，李煜說道：「三哥，你看二位賢弟真快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回來還快呢。」三太說道：「賈賢弟這是何必？未曾上陣，出此不活利之言。」

銀龍、茂龍二人出了店牆，直奔大江而去，出了桃柳營，順著江沿向東去，在道上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你能上雙龍山嗎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直上直下三十餘丈高，我上不去，爬山不能爬，山口門雞崖上有人把守，三面是水，我又不諳水性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七哥，此事怎麼辦呢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咱二人到在那裡再說。」輕車熟路，工夫不大，二人來到雙龍山切近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沒有金剛鑽，不能攬瓷器活。我早預備上山之物，你看山坡下樹木交雜，咱們可以借著樹的力量爬山。」說罷，一提腰圍子，腰間盤著繩子呢。解下了繩子，勒英雄帶，提燕雲快靴，伸胳膊遞腿，沒有繃吊地方，亮出雙筆為前爪，判官筆後有如意頭，前面鵝肩針，兩隻判官筆為前爪，後面腳尖著地，展眼間三十多丈，已經爬到山頭，山坡有石塊，找一塊石頭，將

判官筆釘在山坡之上係上繩子，順著山坡將繩頭兒扔下去。張茂龍揪著繩子，腳尖找地，也上了山嶺。

蕭銀龍仍將繩子盤好，藏在青草之內。張茂龍暗嘆佩服銀龍之智，遂問道：「銀龍賢弟，你哪裡來的繩子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七哥，白天探山時，回到店裡，我便打發跑堂的買了五斤繩子，準備今夜上山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下去的時候，可還得用此繩，你放在青草裡，回頭要找不著為之奈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不必過慮，我有記號，回來准不能誤事。」二人到了山嶺向東行去，走了有半里之遙，見高聳大牆，迎面而立，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你隨在小弟後面，我先上去看看。」銀龍先縱上大牆，跨著牆頭，用手一拍大牆，當當磚的聲音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你也上來吧。」張茂龍一飄身上了大牆，蕭銀龍取出一塊開路石，向地下一拋，一聽聲音，並沒有消息埋伏，往四外一看，大房有二百多間，二英雄躡房越脊。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房脊上是圓圈的千萬別動，那是霸王圈，房簷上有滾瓦別登，七哥你隨在我背後，踩著我的腳印走，萬無差錯。」

二英雄找到聚義廳，一看聚義廳前燈燭輝煌，猶如白晝一般，二英雄由南房後坡夠奔東敞廳，聚義廳外懸掛燈籠，不亞如火龍一般。再看聚義廳正當中三張金交椅，正當中坐著一位老者，白面長鬚，長眉朗目，穿著一身青，正當中學色蓮花壓頂，背後背著削鋼剃鐵的折鐵寶刀，此人二位小英雄俱都認識，正是蓮花湖老寨主寶刀將韓殿魁；東邊一張金交椅，坐定一人，背後十二棵鏢槍，襯烈火苗，此人背後東面，龍頭鳳尾架子上，插著六十二斤重的狼牙鑽，二人一看，正是鎮八方林士佩；西邊金交椅坐著這位，古銅色壯帽，背後十二枝鏢槍，相襯烈火苗，背後西面兵刃架上，插著一對畫桿描金戟，戟桿有雞卵粗細，蕭銀龍說道：「這必是本山的寨主程士俊，你看此人面如淡金，故人稱金面太歲。」又見東面上有一張桌子，老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與那鐵戟將方成，還有萬惡的淫賊張德壽；西邊有一張桌子，坐著是太倉三鼠秦尤、柳玉春、崔通三人；東西兩廊下，有七十餘人，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、丑丑俊俊，俱是飛賊大盜，日走千門，夜盜百戶之輩；聚義廳下站著一百名嘍卒，俱都懷抱樸刀。蕭銀龍低聲叫道：「七哥，你看看這一群，可稱得起綠林道魁首的人物，慢說是咱倆人，就是勝三大爺與我天倫到此，也難奈何他們，今夜咱弟兄二人白來一遭。」

正在此時，惡道七星真人站起身形，叫道：「程寨主！貧道千山萬水，逃在此處，跟令師弟方寨主方成一同前來，多蒙施主不棄，我無物可敬，今有一口二刃雙鋒寶劍，貧道無德佩帶，願奉送寨主，你可稱名高望重之人，可以佩帶此劍。你將此劍暫藏在仙人洞，以防不虞，皆因為老勝英有兩個餘黨，一個叫歐陽天佐，一個叫歐陽天佑，此二人久慣偷盜，綠林道有名的人物，外號人稱賊魔。貧道並不是長他人的威風，滅咱自己的銳氣，現在座上之人，有多少位看見過的？在蕭金台赴群英會，蠻子盜萬壽燈，封皮封著，鎖頭鎖著，門窗戶壁不動，蠻子竟將珍珠燈盜走。如嫌放在仙人洞不牢穩，請寨主佩帶身上，千萬可留神，以免失去。」忽見有一人站起身形說道：「寨主爺還是佩帶防身為是，就算蠻子來了，他也白看著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也好。哪一位到仙人洞取劍？」西廊下閃出一家賊寇，面白如玉，穿一身銀灰色衣服，身背後背著一口鋼刀，遂說道：「寨主哥哥，小弟劉智願往。」此賊別號叫玉面小羅成，槍槍將劉智。張茂龍與蕭銀龍不認識此人，黃三太認識他，前三年在鎮江與三太戰過，破了二狼山，此人由地道逃走的，金頭虎賈明將他拿住，認識高雙青正是此人。劉智叫嘍卒點上白紗燈籠，玉面小羅成脫衣服接燈籠，出了聚義廳東角門而去。

張茂龍低聲說道：「蕭賢弟，該咱們二位露臉，此人取劍，咱倆人將他拿住，得回寶劍，回到店中，落一個全臉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，未必不是詐，這一干人是久經大敵之賊，他為何不早取劍？單等你我弟兄來到，他去取劍呢？」張茂龍說道：「兄弟，凡事不怕來的早，就怕來的巧。你要不跟下去，我一人跟隨下去。」張茂龍說罷，在後面暗暗跟將下來，蕭銀龍恐怕張茂龍有失，只可在後面跟隨。劉智提著燈籠，由聚義廳夠奔東跨院，二人在背後跟隨，東跨院牆上有兩對掛燈，穿過頭道東跨院，又到二道東跨院，牆上掛著一對紗燈，再到第三道東跨院，院中沒有燈籠，就是劉智手中提著的這個燈籠啦。

來到西房簷下，劉智一見紗燈，忽然而滅，劉智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沒有多大風，怎麼燈籠忽然滅了呢？」把燈籠放在塵埃，打開罩兒一看，說道：「少才無用的嘍卒，單單用一個蠟頭兒，原來走了油啦，我說怎麼滅了呢，也沒帶著火折子。」說著話，已經也到仙人洞啦，還得摸著黑兒取寶劍，張茂龍低聲說道：「兄弟，我由他後面，用鏈子錘纏他，他要一回頭，你在他前面，用判官筆照他致命處點他。」張茂龍說罷，一飄身下了房，要由賊人身背後而來，腳方落地，就覺著踩上了一件衣服似的，玉面小羅成下腰一帶絨繩，用串地錦，將張七爺纏住。張茂龍一較勁，就覺著鐵鉤鉤入肉裡，蕭銀龍在房上打火折一看，原來是串地錦將張茂龍擒住。此院中滿布鋼鐵網，上帶倒須鉤的鋼鉤，院中只有三尺寬的行路的當子。蕭銀龍看的明白，由房上飄身下來，縱到劉智面前，遂說道：「賊人哪裡逃走？用串地錦拿人，不算英雄好漢。」亮出判官筆。賊人劉智聞聽有人喊叫，遂握刀照定銀龍頂梁便刺，蕭銀龍用雙筆向外一推賊人的刀，左邊閃出一個空兒，賊人抽刀一上步，由蕭銀龍左邊縱到前面。賊人縱至蕭銀龍前面，就可以拉串地錦的繩子。蕭銀龍心中明白，見賊人縱過去，蕭銀龍隨在背後，緊緊跟隨，賊人無暇下腰拉串地錦的繩子，遂奔西角門而逃。蕭銀龍方要向外縱身際，繃繩繩忽然而起，要是外行愈向上縱，摔的愈重，不縱必然得絆躺下，蕭銀龍杏子眼亂轉，縮小縮軟巧，一踩繃繩繩，借著繩子向上起的勁兒，縱到西角門外。劉智不回頭直向西跑，四個嘍卒向東跑，蕭銀龍順著北牆向西追趕劉智，追出去有十餘丈遠，忽然間房簷上撲嚕一聲，只見一人跨著牆頭問道：「劉寨主，怎樣？」劉智說道：「林大哥快下來吧，擒住一個，這個扎手。」林士佩打牆上縱下來，放過劉智，叫道：「劉大哥！你打開火折照照，決不是官人；要是官人，來不到此山。」

列位，因為什麼張、蕭二人進山，裡面的人會知道呢？皆因二人爬山的時候，有尋山的嘍卒在暗中看見，牆下有暗鈴，直達聚義廳，嘍卒連拉兩響鈴，聚義廳中就知道是來了兩個人；取寶劍乃是假的，張、蕭二人落在房上的時候，屋中的程士俊早就看見啦，遂叫嘍卒點燈籠，故意用蠟頭，此蠟頭有一定的規矩，到東三道跨院准著完了；劉智自言自語是假的，他一下腰摘燈籠罩，暗將串地錦的繩子拾起來啦，張茂龍跳下來，正正落在網兜裡。蕭銀龍是精明強幹之手，就知道是串地錦，故此縱在劉智前面，與劉智動手，劉智不是銀龍的對手，正在敗走之時，林士佩在前面大牆上等著劉智呢。皆因為劉智出來的時候，林士佩恐怕劉智有失，前來接應，正遇上銀龍追劉智，林士佩飛身下來，叫劉智打開火折，照看是官人不是，林士佩說道：「必然不是官人，咱們這座山附近沒作過買賣。」林士佩一看，原來是蕭銀龍，遂一笑說道：「蕭銀龍啊，你可死期至矣，你還要動手吧？你好大的膽量，敢來探雙龍山。」蕭銀龍一皺眉，一縱身，判官筆二龍戲珠，向林士佩面門便點，林士佩舉鑽便繃。蕭銀龍雙筆照定林士佩襠中便紮，林士佩立著鑽向外繃蕭銀龍的判官雙筆，蕭銀龍趕緊撤筆，二人彼來此往，動上了手。十幾個回合，蕭銀龍的筆碰在鑽上，就覺著虎口發麻，舍了雙筆。林士佩狼牙鑽野雞抖翎，照定少爺頭上便砸。

少爺一低頭，躲過狼牙鑽，方要跑去，被林士佩一腳兜了一個筋斗。林士佩狠毒，舉鑽咬牙照定少爺肋際就是一鑽，少爺就地十八滾，燕子十八翻，林士佩一連就是幾鑽，銀龍就地十八滾，俱都躲過；林士佩遂插鑽於地，手擒蕭銀龍。蕭銀龍知道難免於厄，見林士佩將鑽插在就地，方要翻身爬起，被林士佩一把抓住英雄帶，摸出銀龍的飛抓，四馬攢蹄，將小英雄捆住。

方才在西角門使繃繩繩的那四名嘍卒，已經過來觀戰多時，見林士佩將銀龍捆住，遂說道：「林寨主，本山的規矩，你可別拿人家東西。」林士佩一笑說道：「我焉能動他的東西呢？你們將東跨院那個也捆出來吧。」四個人答應一聲，工夫不大，將張茂龍由網裡解下來捆好，抬到大牆下。林士佩一看，原來也是勝爺的徒弟，吩咐將張茂龍的鏈子錘仍然給纏在腰間，蕭銀龍的雙筆插在兜囊之中，倆人抬一個，四個人抬兩個，夠奔聚義廳。林士佩在前，玉面小羅成銀槍將劉智在後，這四個嘍卒是天生的壞，抬著人走到牆角時，故意的向牆上碰，幾乎磕了蕭銀龍的桃花臉。

抬到聚義廳切近，林士佩先進聚義廳。程士俊問道：「師兄拿人如何？」林士佩面有得意，答道：「俱都拿住了，一個被串地錦所擒，一個是愚兄所獲，此二人俱都是勝英的近人，現在已經抬到啦。」程士俊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將被擒之人足下綁繩解開，倒綁二臂推上來，不許故意為難。」去了五七個嘍卒，將蕭銀龍足下綁繩解開，倒捆二臂，兵刃暗器，一物不動，揮一揮銀龍身上的

塵土，嘍卒用青布抄包，又給銀龍將臉擦了，嘍卒說道：「朋友，我們攙著你進聚義廳吧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保鏢的鏢頭，終日在死生不測之中。殺人流血，乃是見慣之事，豈用攙扶？」張茂龍也是如此，頭前銀龍，後頭張茂龍，哥倆倒捆著二臂進了聚義廳。二人面向北一站，兩旁邊削刀手叫道：「跪下！跪下！」蕭銀龍不聞不問，立而不跪，削刀手說道：「汝若佯作不聞，我家寨主一怒，將你亂刀分屍。」蕭銀龍仍是不理。程寨主站起來，手提英雄斃，舉目觀看銀龍，面如少女，俊美之甚，面衝著自己，毫無懼色。程寨主心中暗道：「真沒看見這樣的美男子。」又一看張茂龍，面似敷粉，劍眉朗目，怒目橫眉，也是立而不跪。程士俊由心中喜愛。蕭銀龍是和容悅色，張茂龍是怒目橫眉。程寨主叫道：「二位鏢頭！姓什麼名誰？」小俠客答道：「寨主，我弟兄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在下姓蕭名銀龍，外號人稱塞北觀音，我之天倫人稱鎮三江蕭三俠，子不言父名。我背後這位，是我勝三伯父得意的門生，鳳凰張七，張茂龍便是。我七哥不願與你們談話，恐怕失了身份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二位鏢頭儀表不俗，俱在少年，好漢不賺有數的錢，每月賺三十兩二十兩，一年才掙二三百銀子，除去交朋友，能剩幾何？二位若不棄嫌，何不棄鏢行，同歸綠林道，坐一把交椅，你我還可久在一處。我們綠林道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銀，豈不勝似你們保鏢十倍？」未等銀龍答話，老道站起身來，叫道：「程寨主！這兩人俱是勝英心腹之人，決不會歸順你我綠林道，速當殺之，以免後患。」程寨主聞聽，面色一沉，說道：「道友，你同我師弟方成前來，我看在我師弟面上，容你師徒暫住幾日，並非長久。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不必多言，請即後退。」七星道人鬧了一個大無味，撞了一個大釘子，諾諾而退。程士俊對銀龍問道：「方才本寨主所說的話，二位意下如何？」蕭銀龍笑道：「閣下就是本山的寨主嗎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我就是金面太歲程士俊。」小俠客說道：「看你儀表倒像英雄，說話如何其不知份量？有勸人棄美玉而投頑石的嗎？我們保鏢公平交易，以力賺錢，拼命吃飯，稱得起正當買賣人，賺的錢少，可以聚少成多，將來何愁不能發達？像你們這佔山為王，出身淺薄，明火路劫，竊取偷盜，你們作賊的，上是賊父賊母，下是賊子賊妻，自己終身是賊，我們是保鏢的達官，焉能歸降賊黨？」蕭銀龍口若懸河，賊長賊短。列位，作綠林道的就不愛聽這個賊字，蕭銀龍一連氣說了好幾遍，不帶髒字，直罵了三輩，只罵得程士俊臉面通紅，遂叫道：「蕭銀龍！你年輕輕之人，說話太已刻薄，你豈不知人生在世，不得一樣？木有花梨紫檀，人有賢愚好歹；高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；寒門生貴子，白屋出公卿；鹽車困良驥，深灘隱蛟龍。你說佔山的出身淺薄，我們可有殺人之情，一句話叫你們倆成為肉泥！」蕭銀龍笑說道：「姓程的，你看我們哥倆變顏色沒有？我七哥要一跟你們說話就失了身份啦，我年輕滿不在乎。」程士俊問道：「此言是打你心中所出，還是順口而談呢？」蕭銀龍微然一笑，說道：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大丈夫視死如歸。焉能畏刀避劍？言由中發，你們一刀一刀的剝，要有一個哼哈，不是俠義之後，你速速發令動手。但是若將我弟兄殺了，千萬叫你的部下嚴守秘密，勿要聲張，要是走漏風聲，被我勝伯父與我父知曉，必然聘請俠義劍客，與我兄弟報仇。那時節殺到雙龍山，刀刀斬盡，刃刃殺絕，殺得乾乾淨淨。可有一宗，就怕你不敢害我兄弟二人。」程士俊臉一發赤，騎虎難下，分明有不殺之心，當著外來的朋友及本山的寨主，於面子上也下不去啦，叫朋友看著，要是不殺這二人，分明是畏懼勝英了。程士俊高聲喊道：「眾寨主，亮傢伙，將小冤家亂刀分屍！」蕭銀龍罵得群賊正在惱怒之間，俱各恨不得食銀龍之肉，一聽寨主令下，個個將大衣服脫下，猶如蝴蝶兒亂飛一般，亮出刀槍，將二位英雄三面圍住。

小俠客言笑自若，遂說道：「你們何必這樣沉不住氣？吹鬍子瞪眼睛脫衣服的，不就是殺人嗎？」程士俊一看蕭銀龍這份光景，真是談笑自若，視死如歸。叫道：「銀龍小冤家！你說寨主殺你屈也不屈？」蕭銀龍道：「你是糊塗人，只知以殺人為能，肉眼不識英雄。屈不屈的且談不到，第一件，少爺入山，來到你們範圍之地，你們殺少爺不算人物；第二件，你問過少爺是幹什麼來的了嗎？所以欲殺少爺者，不過意氣用事，不分賢愚好歹。方勸少爺歸綠林引為己用，忽欲將少爺亂刀分屍，須臾之間判若霄壤，可謂出乎爾反乎爾。我弟兄千山萬水，自直隸莫州來到雙龍山，我們一非文班武泛。雖然是保鏢，並未押著鏢來，與你們佔山為王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皆因我勝三大爺為子完婚，天下英雄前去行人情，惡道七星真人趙昆福，趁辦喜事之際，火焚宅院紅棚，鏢打新人，又在宅院之中盜去我勝三大爺朋友的寶刀、桿棒，我勝三伯父為朋友的東西，才約請朋友來到杭州府，尋找兵刃，捉拿惡道。在杭州相遇惡道，未能即獲，惡道夠奔建寧而來，寨主你既然收留惡道，當然非親即友，殺了我等，也算是給惡道幫忙。我等死無可怨，打算要求你在聚義廳前擺一桌酒席，咱們結一個鬼緣，我弟兄吃喝已畢，任憑開刀，就怕你沒有容人之量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這有何難？」遂叫道：「嘍卒們！告訴廚房，在聚義廳下擺一桌酒席。」嘍卒告訴廚房，工夫不大，擺了一桌粗席，程士俊傳令：「將二英雄的兵刃暗器俱各解下，解開綁繩吃飯。」惡道趙昆福不敢直接與程寨主說話，暗中告訴本山的寨主說道：「你們暗將兵刃亮出，暗器預備好了，謹防伶俐鬼逃走，程寨主是要上他的當。」老道繞著俱都低言耳語囑咐了，眾位寨主此時已將二位小英雄的兵刃暗器俱都搜出，二位英雄身無寸鐵，解開了綁繩。銀龍杏子眼一轉，眾寨主俱各虎視眈眈，本來是打算要走，一看這宗情況，走不了，自裁筋斗。一看這桌酒席，兩副杯筷，不過是一桌下等之席，叫道：「張七哥！你在東面上手坐，我在下手坐，咱們哥倆痛飲一番，你看寨主倒有點寬宏大量，英雄氣概。」張茂龍心中思索：「這宗酒喝著有什麼意思？」銀龍喝著酒對眾綠林道說道：「在下年輕臉皮粗，最愛說話，我這位張七哥年紀長些，知道身份，不與汝等交談，恐怕失了人格。我勝三伯父天下聞名，我七哥是我勝三大爺得意的門生，倘若與賊人談話，不但失了自己的身份，對於恩師的名譽都丟啦。」張茂龍心中說道：「短命鬼小龍，你不用多心我畏死貪生，決不能變顏色。」不表茂龍心中暗打算盤，蕭銀龍又叫道：「七哥！我給你斟一杯。」語畢，給張茂龍斟了一杯，自己又斟了一杯，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！請喝一杯。」大伙說道：「你請吧，不用讓，多喝點。」蕭銀龍端起酒杯，一飲而盡，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酒內藏毒藥，殺人不用刀，真是好東西。眾位寨主，我七哥在東，我在西，長幼尊卑有次序吧，人物至死不論。你們眾位聽說過沒有，昔日孔明弟子子路，有勇無謀，與人戰鬥，身受重傷，臨死之時，尚且整冠結纓，死得整整齊齊，從從容容。」張茂龍一看銀龍這樣豪氣，自己也酒杯淨盡盞乾，將生死置之九霄雲外了。銀龍本意為的是等救應，抬頭向外一看天光，已過半夜，無有救應到來，酒也喝的不少啦，站起身來道：「眾位看看我姓蕭的顏色改變沒有？」眾綠林道一看，真是顏色不變，俱各答道：「可稱少年英雄，我等佩服。」小俠客說著話，由西面轉到東面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咱們結個鬼緣，愈痛快愈好。我們行俠作義的可不能帶髒字罵街，這回大家可得原諒我，我一冒血，我就罵老道師徒，什麼不好聽，我罵他什麼，可不能帶髒字。」語畢，雙手抱頭，頭朝東腳朝西，躺在塵埃。此時眾人刀槍棍棒手中拿著，淨候程士俊一聲令下。無奈程士俊有愛將之癖，站起身軀，用手提著大斃，心中愛惜小英雄，不忍發話。山中的規矩，寨主不下令，不能動手，老道嗓子眼癢癢，不敢說話，恐怕再碰釘子。惡道等得實在沒法子啦，遂說道：「若留你小冤家在世，是綠林道的禍害。」

擡劍都夠奔銀龍說道：「貧道要殺你的頭，你將胳膊抬開。」少爺聞聽，遂將雙手張開。張茂龍一看老道要殺銀龍，遂站起身形，急奔銀龍而來。林士佩用狼牙鑽一橫說道：「站一站，別忙，剝了他，還不剝你嗎？」林士佩橫著狼牙鑽擋住張茂龍，惡道手擎雙劍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。小冤家，前三年皆因勝英打蓮花湖，在戰船之上，一刀一個，殺了我兩個愛徒，我得意門生俱各死在老勝英之手，今天我殺你小冤家，這叫冤冤相報。」

語畢，雙劍一併，手起劍落，就見紅光崩現，鮮血淋漓。

老道手起劍落，看看落在銀龍脖頸之上，正在此時，忽然由東敞廳飛進一隻暗器，這宗暗器不大，就聽噹的一聲響，奔老道太陽穴打來的。老道是久經大敵之人，聽有金風的聲音趕緊一閃臉，這暗器打在老道嘴巴子之上，老道就覺著麻木之中稍微有點疼。老道叫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不論那位，快用匕首刀將我這塊肉刺下去，以免毒氣入肉！」群賊一陣大亂。林士佩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東敞廳答話：「群賊不要傷我兩位兄長，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在此。」林士佩就要上房追逐，秦尤一把揪住，說道：「此人會打毒蒺藜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我有十二棵鏢槍，三隻點穴鏢，論暗器我也會打，我也會接，我也會躲。」劉公子此時由外面向裡一看，認識是林士佩。讀者問道：劉雲因何認識林士佩呢？二人並未見過面。這裡頭有一個緣故，劉雲與黃三太等在一塊三年之久，閒暇無事，弟兄在一塊談話，黃三太與劉雲說過，林士佩的穿著打扮，並手使的兵刃，所以今天劉雲一看，正是平素所提的綠林有名的人物林士佩。劉雲心中暗道：「林士佩他乃是我勝三大爺的勁對，我許不是他的對手，況且聚義廳上，俱都不是軟弱之輩。綠林道

的規矩，同來三人，被擒兩人，要是不將三人都擒住，那二人也不能殺害，怕是有後患，我何不逃走，倒可先救了我這二位兄長之命，倘若我也被獲遭擒，都死在雙龍山，還有誰去搬救兵？」劉雲思索至此，遂由東敞廳上，向南而去。此時林士佩已然縱出聚義廳，上了東敞廳，追逐小俠劉雲。

不表林士佩追趕小俠劉雲，單說劉雲是怎麼來到雙龍山呢？

由直隸莫州勝爺家中走後，第二撥是黃三太等，隨後是蔣五爺，蔣五爺要起身的時候，劉雲說道：「蔣五叔，你候我一候，咱爺倆一同起身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要走咱就此起身，候什麼呢？」

劉雲說道：「勝三大爺的家燒的亂七八糟，我打算將家姐送回，然後咱爺倆定一個約會之地，你看如何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要是那麼辦，你將令姐安置好了，咱們就在杭州見吧，還是我先起身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就那麼辦吧。」蔣五爺遂自己先走啦。

劉雲對於安置姐姐這一層，正在發愁無有主見之時，老家人叫道：「劉公子！我家二主母有請。」劉雲整衣帽，隨同老家人到了內宅，見了勝二太太。劉雲請了安，叫道：「二孀娘！傳喚小姪有何吩咐？」二奶奶說道：「劉公子請坐，我有一件事要與公子商議。我由二十多歲，你二叔病故，並未留下兒女，令姐鳳蘭，我們娘兒倆說閒話，姑娘無娘，萬般都是苦的，我打算將令姐收在跟前，作為義女，皆因為我們娘兒倆投緣，他又是我兄長王靈的義女。你要是有事你就辦你的事去，你勝三大爺這一出門，不知何時回來，將來汝姐若是定了終身大事，嫁妝之資，是老身擔負。」劉雲聞聽，不勝之喜，撩衣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孀娘！你多照顧我們無父無母的人了。」這一來正合劉雲的心思。劉雲正為姐姐無處安置發愁呢，今者孀娘收為義女，自己了卻一件心事。劉雲謝過二奶奶，遂出內宅，來到外院收拾行囊，起身追趕蔣伯芳。一路之上並未追上蔣五爺，劉雲這日來到杭州，在杭州府尋找先來的眾人，也未見著。一日自己在酒樓上獨酌，飯座有個老頭向自己身上注視，一個藍緞子帽子，大紅疙疸，穿著棉袍，黃白臉面，一部墨鬚半尺有餘，漆黑油亮飄灑胸前；一個形如乞丐，恰似病夫，穿著破大夾襖，頭上短髮一寸來長。二人喝酒談話，穿棉衣服的山西口音，說道：「張大哥，要打探事情找人，總得請問老頭子。小娃子乳黃未退，哪裡去找？什麼叫千里追風？追屁也不成，總得請問老前輩。」穿破衣服矮老頭說道：「小孩子他們向哪裡去找？」

劉雲是個聰明人，一聽話裡有因，遂來到桌前，躬身施禮，說道：「千里追風是小可別號，老人家何以知之？請問其詳。」

老西說道：「我們瞎聊，誰知道你追風不追風，追屁不追屁呢？」

劉雲說道：「老人家不要玩笑，請教貴姓大名？」老西一笑道：「孺子可教也。我是明清八義排行在五，姓華名謙字子阮。」

又一指穿破衣服的說道：「這位是李四爺的聯盟弟兄，金面韋馱張旺的便是。」劉雲一聽，趕緊拜見。華五爺說道：「我救了黃三太他們，他們已夠奔建寧府雙龍山，追趕老道師徒去啦。我兄弟二人在杭州把住咽喉要路，有我勝三哥的人，便在建寧府雙龍山指引。」於是爺兒三個同桌而飲，劉雲白吃白喝，行俠仗義的規矩，誰是長輩，在一塊吃飯誰花錢。爺兒三個在一處吃喝著談話，老西說道：「我們哥倆先見著蔣伯芳，也告訴他了。」

劉雲聞聽此言，知道蔣五爺已奔建寧，自己遂也起身與二老者告辭，夠奔建寧而去。

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劉雲來到建寧府地界，一打聽雙龍山附近七八里地，有一座桃柳營，有幾家招商客店。劉雲住下店，一打聽店主人，知道雙龍山距桃柳營七八里之遙，將方向打聽明白，記在心裡，遂夠奔雙龍山。小俠一看此山，險峻萬分，三面是水，一面是陸，直插霄漢。劉雲繞到山東面換水靠，順山根向南走出有一二里地，見有可以向上爬的地勢，劉雲慢慢的往上爬，這時候才定更來天，就這麼一爬山，耽誤時候可就大啦，劉雲爬上山去，就有三更來天。小俠客躡房越脊，夠奔聚義廳上，借燈光一看，蕭銀龍與張茂龍他二人正在聚義廳下吃飯呢。群賊虎視眈眈，蕭銀龍談笑自若，語畢，頭朝東一倒，叫群賊動手。程士俊並未說話，老道亮雙劍要殺銀龍，老道方走至銀龍面前，揚起寶劍，劉雲在東敞廳上恨得咬牙切齒，帶皮套掏出五棵毒蒺藜，一看形勢，五棵要是一塊打，打不著老道，必然打上銀龍，這才用一棵毒蒺藜奔老道打來，老道舉著劍一下腰，噲的一聲，毒蒺藜打來，老道聽有金風聲音，一抹頭，正打在腮幫子上面。老道往後倒退幾步，口中說道：「不好！」急忙教寨主用匕首將腮幫子肉刺下一塊去，用皮子膏藥貼好。老道真是高明，要是別人，怎麼也想不起用刀割下毒肉去。

不表老道受傷，單說林士佩拿著狼牙鑽向外要追，秦尤一把拉住，遂說道：「林大哥別追，此人會打毒蒺藜。」林士佩說：

「不要緊，我對於暗器，會打會接。」說著話，這才躡出來，縱上東敞廳追趕劉雲。此時劉雲心中暗想：「我若與他交手，必不是他的對手。我若是逃走，綠林道的規矩，他們決不能殺害我兩位兄長。」劉雲遂往南跑，林士佩往南追趕，劉雲繞過南配廳後，由東南向西跑去，林士佩的腳程又快，地理又熟，越追越近，越過兩道寨子，二人相隔四五丈遠，劉雲縱上牆向下一看，只見牆根下黑忽忽，不知是什麼。寨子牆外，原來還有一個狠心賊在牆外埋伏。劉雲向下一看，由牆根底下打上一支鏢來，此鏢奔劉雲硬啞啞喉打來的，劉雲一歪身，打在井肩穴下。這一鏢打的很重，還是毒藥鏢，劉雲心中一思索：「我如果要落在牆裡，林士佩必定一鑽將我結果性命。我寧死在牆外，不死在牆內。」胳膊肘跨著牆，勉強較力，飄身縱至牆外，縱下牆來，秦尤趕奔進前，跟著就是一刀，劉公子扎掙著，撤出十三節亮銀鞭，抖擻接架相還。二人在牆外動上手，未戰到五七個回合，林士佩由大牆上跳下來。秦尤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請過來吧，這孩子扎手。」林士佩由西大牆上飄身下來，狼牙鑽夾肩帶背，照著劉雲硬砸，劉雲身帶毒藥鏢傷，右臂膀麻木，幾個回合，劉雲右手鞭一個不留神，嘩啦啦纏在狼牙鑽上，林士佩將鑽向外一推，說道：「孺子還不倒下！」劉雲身帶重傷，焉能與林士佩較力？身軀晃了兩晃，倒在塵埃，十三節鞭鬆手。劉雲倒在平地，心裡明白，口中不能言語，林士佩一撒鑽，叫道：「秦寨主！前去聚義廳上喚喚卒，將此子抬往聚義廳去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林寨主，你也要與你令師弟學嗎？剛才不是在聚義廳上給蕭銀龍等擺酒擺飯，這時早把蕭、張二小輩殺了，還至於有這一回嗎？蕭銀龍故意囉嗦，就為等救應，程寨主上他一個當。剛才若不耽誤，此人就是來了，也趕不上啦，皆因令師弟優柔寡斷，方有此事。林大哥，你認識此子嗎？」林士佩說道：「我不認識。」秦尤說道：「提起這孩子的歷史，令人可恨。此子吃裡爬外，他與我盟弟之長兄張德福共設福雲居，他也吃過黑道兒飯，在太湖劫過船，到後來他忽然與黃三太等結義為友。我在他們店裡住過幾天，這小子的根底不淺，他乃是宣化府提督劉玉書之子。他父任滿回家，由水路而行，路過一個山口，被綠林道朋友搶劫，劉玉書射倒三個綠林道，眾綠林在山上投石砸船，將船砸翻，合家命喪。此子命不當絕，抱著一塊木板衝到河坡，巧遇西路鏢頭錢士忠，將此子撈出抱回家去，收為義子，教授十三節亮銀鞭，十二棵毒蒺藜，百發百中。後來在連雲山與他姐姐相認，他姐姐是南俠王靈的義女，起靈回家，夠奔揚州劉家堡，認祖歸宗。此時他姐弟與老勝英非常親近，大概老勝英家中辦喜事，他弟弟也行人情去啦。他一定為寶劍桿棒而來，今日不殺此子，恐怕睡多了夢長。小冤家劉雲，你既與勝英出力殺害綠林道，你不知秦太太爺與勝英有殺父之仇嗎？」劉雲週身麻木，口不能言，翻眼睛看了看秦尤，並不能與秦尤答話。秦尤說道：「你不用看我，今天殺了你，亦可與綠林道除害。」秦尤說著話，抬腿擦刀，說道：「林大哥，將他的瓢兒提到聚義廳去吧。」

西大牆外原有一片臥牛青石，高矮不等，就見青石西面一道白線，咳嗽一聲，說道：「孺子秦尤，不要害我姪兒，老夫來也。」秦尤一看此人，發似三冬雪，鬚似九秋霜，一飄銀鬚，夠奔秦尤而來，秦尤嚇的抹頭便跑，他以為是勝三爺來啦，秦尤越過寨子牆，與群賊送信去了。林士佩將鑽交於左手，右手取火折打著一看，凡是勝爺的賓朋，林士佩認識的居多，惟有這位老者，林士佩並不認識。但見頭上白髮挽成了一個發髻，楊木簪子別頂，額下銀鬚飄灑胸前，棉綢大褂，接著衣襟，青緞子雙臉鞋白襪子，背後背著一條拐杖，面上皺紋堆累。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怎麼不認識此人呢？」老頭問道：「對面敢是鎮八方林士佩嗎？」林士佩答道：「然也。」老頭歎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可惱可恨，可歎可惜。」林士佩說道：「你哪裡來的？這麼些零碎。」老頭說道：「可惜可歎，是你的人材儀表；可惱可恨者，我責備你八個字。」林士佩問道：「哪八個字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恩將仇報，骨肉無情。我勝三哥累次拿你當朋友看待，南北英雄會，反背轉環刀，不忍傷你性命，將你當頂髮髻削去一縷，你不知以恩報德，將鏢行眾人穩在逍遙亭，三更後放地雷，被我道兄諸葛山真識破，將地雷挖出。鏢行眾英雄一怒，非追殺你不可，我老恩兄追到蓮花湖交界，我恩

兄有心捉你，你妹妹哭泣，要投江一死，觸動勝三爺慈心，放你兄妹歸蓮花湖。後來我勝三哥蓮花湖救銀龍，你仗蓮花湖人多勢眾，將我勝三哥困在蓮花湖一天一夜，我大師兄劍客鐵鐮打碎彩蓮燈，解了重圍。到後來六月二十八赴群英會，你欺壓我三哥年邁，你使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與我三哥較量，蔣伯芳趕到，甩手一棍將你打倒，再一棍就要結果你的性命，多虧我勝三哥托住亮銀盤龍棍。七月間你們大伙慫恿劉士英，要治我勝三哥一死，我勝三哥被朋友救去，天不絕好人。我老恩兄救你五六次不死，你不知改過自新，反以仇恨為報。骨肉無情者，古人有托妻寄子之交，你妹妹無處安身，十七八歲的姑娘，寄在他處三年，一紙之信，你都不通，你豈不是骨肉無情？」列位，林士佩若是明白，一問老者為何提起小妹，老頭可就告訴他啦。老頭本是給他送妹妹來啦。誰知林士佩他不但不追本窮源，問他小妹，他反倒大怒，對老者說道：「你何必在本寨主之前絮絮叨叨？你要再如此，本寨主就用狼牙鑽追爾老命！」這位老者性情剛暴，開言說道：「小兒林士佩休要無理！我闖蕩江湖之時，連你家大人還年輕呢。」林士佩聞聽此言，說道：「你不要倚老賣老，你姓什名誰？」老英雄捋鬚說道：「大明家未沒之時，四大鏢頭，第一位我大拜兄南路鏢頭南俠王靈，北路鏢頭勝英，老夫走東三省一帶，東路鏢頭白頭太歲石俊山是也。我老兄弟西路鏢頭錢士忠。」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我沒聽說過。」遂舉狼牙鑽劈頭蓋頂砸下。老英雄背後撤毒龍懷杖，此杖長有五尺有餘，用藥喂的色如老竹，底下一個月牙子，上邊一個魚頭，魚口中暗藏一裸子午問心釘，專打金鍾罩，前二十餘年，子午釘用毒藥喂的，現在子午問心釘不用毒藥喂啦，前文書表過，南俠老王靈勸三位兄弟不許用毒藥暗器。老弟兄四位，石俊山力氣最大，沒事之時行路，毒龍杖就當拐杖用，哈著腰，連咳嗽帶喘；有事時候，毒龍杖一挾，日行千里。林士佩年輕，沒見過這宗兵刃，自負武藝無敵，狼牙鑽劈頭蓋頂便打。石爺毒龍杖接架相還，毒龍杖鐵門門一橫，林士佩心中暗道：「拐棍真敢搪我的鑽。」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聽噹哪一聲，火星一爆，狼牙鑽繃起有三尺多高。林士佩對於三十六路傢伙件件皆通，毒龍杖他沒有會過，把勢把勢，全憑架式，他不懂這宗兵刃的招數，不能取勝。老英雄心中暗想：「我有心照他致命處給他一杖，我看姑娘面上，不忍那麼辦。但是我若戰的工夫一大，群賊趕到，我怎麼救劉雲？」老英雄思索至此，用毒龍杖月牙子一打林士佩，林士佩用鑽一橫，那知老英雄用月牙子打他是虛招，他一橫鑽，老英雄用後面的子午問心釘翻頭打來，正打在林士佩右臂之上，將胳膊划了一道血槽。林士佩翻身便跑，縱上西大牆，逃回聚義廳。林士佩不願明說，怕栽筋斗，自言自語，說道：「白胡老頭拐棍真厲害。」並不提受傷之事。

林士佩這頭暫且不提，單言石俊山趕走林士佩，取出火折一照，將劉雲十三節鞭拾起，毒龍杖立在一旁，從腰中解下灰綢子抄包，叫道：「劉公子！老夫前來救你。」老英雄下腰，兩手一提劉雲的手腕子，背在背後，用抄包將劉雲勒好，兩手向前一攏，取過毒龍杖挾在腋下。工夫不大，就聽山內人聲鼎沸。

「拿呀！拿呀！」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。老頭一看山裡人離著自己近啦，老頭遂向西南而去，走出六七里地，只有水路通達台灣，群賊分兩路追出，一路向正西，一路向正北，越追越遠，西邊追下幾里地去，前面是水，北面追下幾里地去，就是旱田，兩撥人追了半天，蹤跡不見，只可回山。石爺本是給林士佩送妹妹來啦，這麼一來，石爺給他送妹妹之情，也叫林士佩辜負了，可惜成全他兄妹團圓的一番好意。

石老英雄因何與林士佩送妹妹呢？皆因前三年三月間，林士佩逃到蓮花湖，將妹妹寄在彼處，六月間，蕭金台下帖聘請群雄，林士佩韓秀共赴英雄會，七月初二散了會，林士佩無臉面回歸蓮花湖，與老道七星真人同赴碧霞山。勝三爺追五股差事至碧霞山，鷹愁澗幾乎喪命，蔣五爺在碧霞山二打林士佩，劉士英與勝爺言歸於好，棄山回歸故里。林素梅在蓮花湖不見哥哥到來，思兄甚切，命後寨的老嘍卒給韓秀傳信。韓秀打開字柬一看，內寫：「字奉總轄寨主兄長台覽：難女林素梅百拜，請問仁兄，吾兄長六月赴會，今已八月節後，何以不見回歸？但不知吾兄現在何處？」韓秀看完字柬，寫了回書。姑娘拆開一看，內雲：「字奉林姑娘妝次：韓秀頓首百拜，七月初二散會後，群眾各奔前途，令兄士佩未獲晤面。曾派精明嘍卒前往四外打探令兄消息，尚無回報。」云云。林姑娘將來信看畢，不由的長吁短歎，仍求韓秀打探自己哥哥下落。二年有餘，韓秀他才知道林士佩避難雙龍山，韓秀修書告知素梅姑娘，姑娘這才放心。然而思兄之心，不能一日忘懷，要求韓秀派人喚回兄長。韓秀應著，派人到建寧府去請林士佩回蓮花湖。韓秀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，遂派二寨主神抓將張林前往。張林奉命起程，一路之上曉行夜宿，夠奔建寧府雙龍山，見了林士佩一提及此事，林士佩說道：「張寨主你急速回去，對韓寨主說知，我不報勝英厚我之仇，決不回去。我或將勝英置之死地，或叫勝英栽了筋斗，我那時才回蓮花湖。」張林回歸蓮花湖，照著林士佩的話報告韓秀，韓秀修書告知姑娘，姑娘一想，飄流在外，何時是了？遂寫信與韓秀，說明自己欲回揚州故里。韓秀言說：「姑娘要是一走，將來令兄回來時，我未免有負令兄之托。待我再派妥實人去請令兄，再定行止。」當下韓秀與老寨主韓殿魁商議：「請老寨主權往雙龍山走一遭，無論如何將林寨主請回來，兄妹相見。」寶刀將韓殿魁也深以為然，遂起身夠奔建寧雙龍山。比及老寨主到了雙龍山，被程寨主款留，未能回來，韓殿魁要求程士俊與韓秀修一封書信，程士俊遂與韓秀修書，略云：「總轄寨主韓仁兄賜覽：吾師兄林士佩骨肉情疏，拋妹於貴山三載之久，不達一面，至勞朋友掛懷，胞妹思兄，罪何可道？望仁兄念其現在難中，不責既往，是為萬幸。」韓秀看畢，太息不盡，將林士佩近狀轉告姑娘。姑娘又修書致韓秀，言：「兄長不念骨肉之情、朋友之義，難女現在揚州尚有叔父、孀母可投，今者一心欲回故里，侍奉叔父孀母。三載寄養之恩，容俟候報之異日。如總轄寨主不允難女所請，難女惟有一死而已。」韓秀看罷，知不可留，韓秀遂告訴老嘍卒，明天晌午請姑娘在寨中相見。老嘍卒將話告知內寨婆子，轉稟姑娘。次日韓秀挑選八位老寨主，韓名老嘍卒，偕同韓秀進內寨去見姑娘。來到內寨，韓秀叫丫環將姑娘屋中的竹簾放下，韓秀在外間屋坐定，老嘍卒兩旁站立，韓秀隔著竹簾與姑娘談笑，說道：「小姐若回原籍，令兄回來，叫我兄弟怎樣交代？」姑娘叫丫環由屋中傳出一封信來，說道：「幾時我那骨肉無情的兄長回來，你就將此信交與我兄，這是我一心回歸故里，韓寨主你決無辜負我兄妹之處。」總轄寨主問道：「小姐意欲怎樣走法？還是坐船，還是坐車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恩兄，明天難女起身，只要兩套轎車一輛，一個老嘍卒趕車，明天早飯後，難女起身拜辭。」韓秀說道：「小姐，明天愚兄帶隊與小姐踐行。」

韓秀與姑娘說至此處，韓秀遂告辭回前寨而去。到了第二日，韓秀果然預備二套轎車一輛，挑選一名老嘍卒，姓馮名叫馮四，此人忠厚誠實，對於南七省道路很熟。韓秀囑咐馮四：「在道上多要小心，送妨娘到揚州原籍，千萬與我帶回姑娘的親筆書信來。平安無事回來，我必有重賞；倘有差錯，我必然重責。」

馮四唯唯而退。

第二日馮四套好了車，韓秀帶領五十名嘍卒在山口恭候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就見林姑娘的車已到。韓秀眼珠一轉，不由的一愣，見車後有一壯士二十來歲，粉蓮色六楞抽口壯帽，粉蓮色大氅，銀灰短靠，十字絆腰繫英雄帶，足登燕雲快靴。原來是姑娘改扮行妝，耳朵眼用白蠟堵上。韓秀仔細一看，才認出是姑娘，心中暗道：「這位姑娘真似奇男子。」身後跟隨一個小書童，年紀十五六歲，頭戴青布隨風倒，青布大氅，青布的靴子，這原是姑娘的丫環春齡改扮的，有其主必有其僕。說書唱戲往往有女扮男妝，姑娘今日如此打扮，他為的是走路上方便。

這一位假壯士來到韓秀切近，又是作揖又是萬福，臉兒一紅，說道：「總轄寨主，叫你見笑。女子走遠路，千人瞧，萬人看，這樣打扮省卻許多是非。」韓秀控背躬身說道：「姑娘請上車吧。」姑娘來到蓮花湖的時候，帶著二十來只箱子，俱都存在後寨，姑娘親筆書寫封條封好，並未帶走。姑娘上了車，丫環跨外轅，韓秀送到外橋口。姑娘奔正南，遇見水路將車卸了，載在船上，渡到旱地，再套車而行。路上非止一日，到了揚州林家村。進西村口，姑娘一掀車簾，叫道：「車夫！你問問林二爺林慶在哪个門住？」車夫馮四答應了一聲，見有一個鄉下老者背著糞筐而來。馮四將車站住，遂向前問道：「老先生，這是林家村嗎？」抬糞老頭答道：「正是林家村。」馮四又問道：「有一位林二爺林慶在哪个門居住，你知道嗎？」老者放下糞筐說道：「你要問年輕的，還是不知道。我們這村中首戶財主，大爺林春，是武秀才出身，二爺林慶。因為有鄉親爭執地畝，大爺林春出去調停，了事沒了好，打起了架來，大爺動手傷了一條人命，打傷了三四個，大爺回到家中，攜妻帶子，懷抱一位小姑娘，逃亡在外。第二日，八班捕頭

前來辦案，大爺已經遠走高飛，將二爺林慶拿到當官。被打死的這人，半夜又緩醒過來啦，各村的舉監生員出來調停，傷也好啦，二爺花了幾百兩銀子，官司了結。大爺在外也不知道這些事情，始終未歸。後來二爺派人尋找，傳言大爺當了山大王啦。光陰似箭，後來又聽說大爺已經去世，少爺林士佩襲了父職。二爺累次捎書寄信，並不見回音。如今已有十七八年了。二爺身下並無兒男，遂過繼了一個兒子，此子無所不為，不到二年，老夫妻雙雙棄世，過繼之子，先賣房子後賣地，將房產事業俱都賣盡，現在這老哥倆身後算是沒了人啦。」姑娘在車裡聽的真而且真，不亞如一盆冷水澆頭！姑娘遂叫車夫仍將車趕回揚州。到了揚州，找了一座招商客店，姑娘叫車夫問問店主人，就說我們少爺愛清靜，問有跨院沒有，店主人說道：「有一個跨院，三間上房，兩間廂房。」車夫將車趕入，車夫住在東房，姑娘與丫環住了上房，叫店主人預備了紙筆墨硯，姑娘在燈下眼淚汪汪寫了一封書信，叫丫環將馮四叫到上房。馮四道：「姑娘喚老奴有何吩咐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明天你趕車回蓮花湖。」馮四問道：「姑娘您呢？」姑娘道：「我要千里尋兄。」馮四道：「小人回去這樣說，總轄寨主若是不依小人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這裡有親筆書信一封，你回去將書信呈與寨主，決無你的過錯。」

這兒有一個小包袱是我給你的，此物足夠你後半世之用。」馮四給姑娘磕了一個頭，收下小包袱。姑娘又告訴馮四，到櫃房叫店主人給僱一輛小車，就說少爺要到建寧遊山逛景。僱好了車，第二天馮四起身後，姑娘對丫環說道：「你已十六七歲，年紀也不小啦，這兒有一個包袱，你拿回去歸故里，叫你爹娘給你找夫嫁主。這個包袱足值兩三千銀子，你的前途自己多要保重。」丫環道：「您奔何處呢？」姑娘道：「我夠奔建寧尋兄，叫我兄長回家承乏宗祧。如不回家，我在我兄長面前一死，此生此世就算了結。」丫環聞聽說道：「如果您要這麼將我舍了，我願先死在您的面前。我自八歲您將我收在身旁，沒拿當奴婢看待，如同親骨肉一般，如今你要舍我一走，那是萬萬不能的，生死咱主僕皆在一處。」姑娘見丫環意懇情深，遂應允同赴建寧。

主僕二人第二日起身，曉行夜宿，這一日來到建寧地界。

沒僱著車，主僕二人背著小包袱步行，走到掌燈後，一打聽離雙龍山還有二十里，天光已經掌燈啦，主僕也走乏啦，姑娘低頭叫道：「春齡，咱們住店吧，明天再夠奔雙龍山。」主僕二人住了店，皆因在路上風霜之苦受了不知多少，將女子的氣色一點兒也沒有啦。此店名叫雙合店，乃是親弟兄二人所開，一名蘇士龍，一名蘇士虎，開的本是黑店，路劫行旅客人。這兩個賊又好採花，櫃上的伙友也都是黑賊，姑娘與丫環背著小包袱並不甚大，又沒看出來是女子模樣，丫環背著包袱，累了一身汗，進店脫去青布大氅，在房簷下一涼爽，金風透體，到了第二日早晨，丫環就病啦。他這個店非得看出客人有錢來他才動手呢。丫環這一病在店內，姑娘叫店小二給請先生看病，由包袱之中取錢，露出一個包兒，原來是一包金條，被小賊看見，當夜晚主僕二人就要大難臨身。且說店小二請了一個先生，這位先生連脈都不會診，問了問病原，說道：「這是風寒。」開了一個藥方子，幾味藥都不是要緊的草藥，吃下去好不好就在乎病人的命啦。當夜晚小伙計與掌櫃的說道：「咱們輸了眼啦，昨天來的那兩個客人很有錢，晚晌他們解包袱拿錢，露了白啦，金條細軟不在少數。」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水買賣怎麼作呢？」

伙計說：「好作。今天我一會兒給他那個書童抓藥去，在藥中暗下毒物，他吃下去就算完事，然後那個武生公子，還不好辦嗎？」那伙計將藥抓來，交給素梅，素梅親自煎藥，當夜晚丫環吃下藥去，滿床翻滾，工夫不大，七竅流血，氣絕身亡，臉面都是青的。素梅不敢放聲痛哭，恐怕露出女子聲音來，叫伙計將店中掌櫃的請過來，對掌櫃的說道：「這是我的伴童，由七八歲上就在書房伴我讀書。你這蘇家堡附近有金店沒有？你給我換點金子，買壽衣、壽木，再買一塊地作為墳地，將來我們遷起靈呢。」掌櫃的滿口應承，叫伙計備上一匹馬，到建寧城內，將金子兌換，買了壽衣、壽木，又買一塊墳地，本地人要花三十兩銀子一畝，住店的生人就得花四十兩銀子。閒話休提，且說姑娘親自給丫環成殮，當天僱人抬出去。埋完之後，姑娘回在店中眼淚汪汪，到晚晌不吃不喝，掌櫃的與伙友都過來解勸，林素梅喝了幾杯悶心酒，忽忽悠悠，自言自語地說：「我連一個丫環的命都沒有。」披著大氅和衣而臥，昏昏沉沉，被金風一吹，將姑娘吹醒，睜眼一看，門窗大開，兩個包袱蹤影皆無。姑娘遂叫：「掌櫃的！」伙計過來說道：「我們掌櫃的與伙計打吵子呢，櫃房裡伙計的東西丟啦，伙計叫掌櫃的賠，掌櫃的不賠，掌櫃的說你的書童死啦，又買莊田又買地，衣裳棺柩太闊綽啦，你將賊招進來的。」姑娘一聽，說道：「我的東西已經丟啦，也不用說啦，現時我只有渾身衣服，連路費也沒有啦，你們買壽木剩下的那幾兩銀子，就算店飯賬吧。」伙計說道：「我們給你跑了一天一夜，我們辛苦錢，你一個也不給嗎？」素梅說道：「我若有錢，焉能不給你們呢？」伙計說道：「這也沒有法子，你往後再從此路過，再找補吧。」姑娘說道：

「好好好。」伙計退出，姑娘又和衣而臥，躺了會子，天已大亮，叫伙計給打了一盆洗臉水，姑娘梳洗已畢，出店夠奔雙龍山。心中悲切，走到一片大樹林子，姑娘席地而坐，思想自己天倫佔山為王，哥哥又佔山為王，失了山寨，不思回家承乏宗祧。」不知哪世無德，我林素梅只落得如此飄零。倘若到了雙龍山，見著我那無情的哥哥，必不能聽妹妹良言回家，我當他面前一死，倒傷了兄妹的和氣。」姑娘思索至此，將心一橫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人生一世，有如朝露，我今年二十歲了，就度了這些苦辣光陰，長此以往，更不知遭什麼樣的磨難呢。丫環死得可疑，我是女扮男裝，連哭一聲都不敢哭。人逢絕地，不死何待？」思索至此，遂將腰中英雄帶解下，尋了一棵小樹，便將帶子搭在樹枝之上，坐在樹下，自己哭了會子，站起身軀，銀牙一咬，伸首上吊，手足亂蹬。看看性命不保，忽覺有人撫摸胸膛，一口氣緩過來，「噯呀」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慢慢睜眼一看，就見一位老者與自己盤腿彎胳膊。素梅說道：「老人家請莫動，我乃是一個女子。」老頭說道：「你明明是一壯士，何言女子？」姑娘有心用手推開老者，因方才甦醒過來，又無力氣，那老者與姑娘捶胸砸背了。姑娘無法，將腿一攀，用手將靴子脫下，露出三寸金蓮。老者嚇的倒退幾步，說道：「你為何女扮男裝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父早已棄世，我哥哥是山大王，子襲父業，姓林名士佩，人稱鎮八方。」老英雄「啊」了一聲，心中說道：「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，他又是一個女子，我不管他哥哥是誰，我也救他。」此老者正是東路鏢頭石俊山。老英雄問道：「你兄長乃是南七省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人物，你為何在此上吊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老人家有所不知，我哥哥骨肉無情，自將我寄在蓮花湖之後，三載未通音信。難女原籍揚州林家村，尚有叔父孀娘。由蓮花湖回歸故里，不想二老人早已故去，我叔父過繼一子，此子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將房地產業，賣的片瓦無存。難女無處存身，又帶領丫環千里尋兄。夜宿蘇家堡雙合店，丫環染病，求店主人請先生開方，丫環吃下藥去七竅流血而亡。難女將丫環葬埋之後，夜間不知何故，昏迷不醒，天光將亮時，睜目一看，窗門大開，所有金銀衣物一概失去。要打算獨自一人到雙龍山見兄長一面，不料行至此處，四肢無力，兩腿難行，故此要行拙志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要見了你兄長之面，你打算怎樣呢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要見了我的兄長，我勸他改邪歸正，回家承乏宗祧。他要不聽我言，我便死在他的面前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這些話你早先與你兄長提過沒有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勸其無數良言，總是忠言逆耳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姑娘前三年打蓮花峪之時，姑娘你在山上沒有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時難女正在蓮花峪。」老英雄問道：「那位姓勝的待你等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他老人家心慈面軟，大量海涵，我兄長嫉妒之人，與勝老者豈能同日而語。」

老英雄留神一看姑娘，一臉正氣，是一個真正的好姑娘。又聽姑娘說道：「南北英雄會，我哥哥要放地雷，事先我跪倒在地，勸我哥哥不要行那樣毒計，他仍然不聽，豈知地雷早被他人破了，眾人大怒，追趕我哥哥。勝三爺追在蓮花湖交界，上了我兄妹之船，勝老者因念我哭的可憐，遂放了我兄妹。難女在蓮花湖又累次勸我哥哥，勿與勝三爺為仇，誰知我那兄長，良言難勸。」老英雄聽姑娘說話合情理，遂說道：「真乃一母所生，有賢有愚。姑娘，老夫實不相瞞，我乃是東路鏢頭石俊山，勝英是我盟兄。我同你到雙龍山找你哥哥去，他要聽你良言相勸更好，他要不聽你良言相助，你也不必死，我必安置你一個棲身之處。」姑娘說道：「多承老人家盛情，但是我是二十歲的女子，我與你不親非故，怎能同行？」老英雄一想，也在情理之內，遂說道：「我今年七十歲啦，我情願收你為義女，你意如何？」姑娘點頭應允，就見老英雄將樹林中土堆了三堆，插草為香，問道：「姑娘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難女名叫林素梅。」老英雄面北而跪，說道：「黃天后土，過往神靈鑒：草野之人石俊山，今收林素梅為義女，如若不當親女看待，必遭惡報。」林素梅趕緊跪在老頭身後道：「難女素梅拜石老英雄為義父，如不當親生父母看待，叫難女

死無葬身之地。」語畢，又叫道：「義父請上，受孩兒一拜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兒呀，有人之時，你就叫我為義父，我呼你少爺；背地裡你呼我為父，我叫你姑娘。」說著話，由樹上將腰帶摘下來，說道：「姑娘不要傷心。」

老英雄用毒龍杖挑著小包袱在前，姑娘在後跟隨，走到小鎮店中，爺兒倆吃了點東西，一打聽奔桃柳營去，離雙龍山七八里地，爺兒倆吃完東西，奔了桃柳營住了店。石爺說道：「我們少爺愛清靜，有跨院沒有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一個南跨院，你住嗎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清靜便好。」爺兒倆進了店，姑娘坐在床上，眼淚不乾，思想一雙父母，叔叔孀娘，骨肉無情的哥哥。從此住在店中，可就得了病了。石爺比親姑娘還疼愛，親身服侍病症，過幾天病魔痊癒。這日晚間，老英雄說道：「姑娘你的病也好啦，今晚我探雙龍山，看看你哥哥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多要留神。」老英雄說道：「曉得。」遂收拾利便，帶好兵刃暗器，越過店牆狗奔雙龍山而來。順河沿向東，一看雙龍山，真不愧雙龍之名，曲曲彎彎，真似兩條龍一般。

老頭由山下而上，一飄銀鬚，日行千里。有一個嘍卒看見一道白線，喊道：「你們看見沒有？一道白線。」那個嘍卒說道：「別說別說，怕是仙家吧。」老英雄來到聚義廳一看，金漆八仙桌，三張金交椅，坐的俱是江洋大盜，林士佩器宇軒昂，老英雄等了多時，至三更來天，嘍卒寨主各歸下房安歇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鐵戟將方成、寶刀將韓殿魁，四五個人坐在一處，老英雄不便向外誘林士佩，石爺心中說道：「明天我再來。」遂出了聚義廳。上西寨牆出來，西山坡依山靠水，有一隻小船靠西山根走，船上有一個燈籠，順山坡小船又向南去。為何三更後還有行船呢？老英雄仔細一聽，船上有男女的聲音，老英雄愛管閒事，順山坡向南去，留神細聽，船上男女說說笑笑，老英雄一路跟將下來。向南走了有四五里地，老英雄暗道：「向東南去，是通黑水洋去台灣，此小船不能過洋啊。」正在思索，船已止住，拋下鐵錨來，並沒搭跳，三個人跳下了船，有背小包袱的，順著小道而行，三個人說話的聲音更大啦。老英雄避在山環之內，借燈光一看，有一個少髮尼姑，一個少婦絹帕繡頭，汗巾繫腰，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，背著小包袱，打著燈籠，三個人說說笑笑，言語不堪入耳。老英雄一看，心中不悅，暗道：「這三個狗男女是幹什麼的？」他跟著他們看看究竟，就見坐北有一座廟。原來向南不遠，山坡下波浪滔滔，此廟乃鎮江龍王廟。就見那男子將燈籠交與婦人，縱身形上廟牆，到了裡邊，開開廟的角門，尼姑與婦人進了廟，又上好廟門，老英雄隨後越牆而過，三個人人在佛殿前繞著進了東跨院。東跨院有北房三間，是一明兩暗，南有敞棚兩間，東有小房兩間。三人開開上房屋門，進了屋中，點著蠟燭，尼姑與婦人打開抽屜桌，取出熏雞、熏魚、醬肉，倆人切菜，三人預備了杯筷，喝了會子酒，在西暗間，老尼姑獨自睡覺去了。這老尼姑正是水月庵救秦尤的慧善，婦人正是救秦尤的袁王氏，男子是一個江洋大盜。石爺候三個人都睡熟之後，將門撬開，老英雄將一男一女綁在一處，用棉被一卷，把尼姑也捆上，用被一卷，開開廟門，扛著倆，挾著一個，扛到廟外南山坡上，下面長江波浪滔滔，用匕首一刀一個，將人頭屍身，俱都拋在長江之中。老英雄回廟一看，上房屋中，家俱什物應有盡有，南敞棚之中有油鹽柴炭。後山輕易沒有人向此往來，晚晌尤其清靜。老英雄心中思索：「這是一個清靜所在，我若能引出林士佩來，叫他們兄妹在此相見。」老英雄遂將零碎東西收拾好了，將燈熄滅，把廟門上好，越牆而去。往西去，走到依山靠水之處，將小船的錨提起來，老英雄上了船，老英雄行俠作義，已然七十歲啦，所有水旱兩路之事皆通，駛船本是明白。老英雄搖動船櫓，不大工夫，到了北河坡，河坡上下長的水旱葦子，將小船渡在葦塘之中，下好了錨。老英雄翻身狗奔桃柳營，進了招商店，已經雞鳴犬吠。姑娘因為心中有事，未得睡熟，等候多時，才見石爺回來。姑娘問道：「義父你回來啦，我那狠心的兄長，落在雙龍山沒有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你兄長現在雙龍山，因為未得其便，我不得往外叫他。好在他既落在雙龍山，這就好辦啦，白天我先休息休息，夜晚我再想法子往外引他。」爺兒倆說完了話，老英雄養了養神，天光已亮，爺兒倆隨意吃了點吃食，老英雄叫道：「姑娘，雙龍山後山有一個清靜的所在，我把你送到那裡，你先在那裡安身，一來比店房清靜，二來我也好引你兄長在那裡相見。我設法引他出寨，對他言明，你兄要有兄妹之情，你兄妹便在那裡相會，卸了我的肩責。」商議已畢，老英雄叫店家算清店飯賬，多賞了一兩銀子酒錢，爺兒倆收拾好了零碎東西，出離招商店。到了雙龍山西面，繞道進了葦塘，老英雄同姑娘上了小船，石爺搖動船櫓，向南貼著山坡走，走出四五里之遙，將船灣住，爺兒倆棄船登山，往東南走出一二里地，到了那座廟宇。此處本是後山，輕易人跡不到，那巡山嘍卒也不到此處巡查，故此石爺父女安然來到此處。石爺越過廟牆開開廟門，然後又讓姑娘進了廟，仍然把門上好。爺兒倆狗奔東跨院，廟中應用的物件無一不備，都是那老尼姑備辦下的。西暗間不大潔淨，東暗間乾淨，石爺自己住了西暗間，叫姑娘在東暗間住。從這天起，石爺每晚去探雙龍山。無奈林士佩與程寨主左右不離，一連三夜，不得其便，引不出林士佩來。

老英雄自覺勞乏，到了第四日，在西暗間養神，略一迷糊，姑娘悄悄的由東暗間來到西暗間，輕輕呼喚道：「義父。」石爺睜眼一看是姑娘，遂問道：「何事？」姑娘說道：「義父，你老人家再辛苦一趟，或者有機會得便，就許將我哥哥引出來。」

石爺說道：「好，我就去吧。」老英雄說罷，遂收拾好了兵刃暗器，出了廟，狗奔聚義廳而來。越過兩道大嶺，方到大寨的西大牆外，有一片臥牛石，石爺在此稍息，就聽有人說話，老英雄仔細一聽，原來正是秦尤與林士佩述說劉雲的事情。就聽秦尤說道：「林大哥，你也不認識這個小冤家，他吃裡爬外，他與我盟兄的兄長張德福他們是盟兄弟，吃過橫梁子，搶過船，開過黑店，後來又與鏢行的黃三太拜了盟兄弟，勾串蘇州府的官人，將連雲山的大寨主擒住。這個小冤家是西路鏢頭錢士忠的義子，所有武學都是跟錢士忠學的。」老英雄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可巧啦，這個人乃是我盟弟的乾兒子，我可得救他。」又聽秦尤說道：「小冤家的姐姐劉鳳蘭，乃是南俠王靈的乾姑娘。」石爺在臥牛青石後一點頭，心中說道：「是我大盟兄的乾姑娘的兄弟，我更得救他啦。」又聽到姐弟認祖歸宗，回家之後與老勝英走動甚近，他們兄弟大概是與勝爺人情去啦，小冤家乃是宜化府鎮台劉玉書之子，回家被綠林道將船砸翻。老英雄一想：「此人與四大鏢頭有三位有關係的。」又聽說聚義廳還拿住兩個呢，老英雄心中說道：「我先救這二個吧。」這時老英雄一看，秦尤正要手起刀落結果劉雲的性命，老英雄趕緊咳嗽一聲，喊道：「秦尤孺子不要逞強，老夫來也！」秦尤以為勝爺來啦，抹頭便跑，林士佩倚仗自己武藝高強不懼，這才與老英雄交手，又不認識石爺，老英雄責備林士佩的過錯，他不但不服，動起手來，被石爺打了一子午悶心釘，才知道老英雄的厲害，逃往聚義廳報信而去。

老英雄打完了林士佩，背起劉雲，這才趕奔龍王廟而來。

劉雲正在年輕力壯，老英雄爬山越嶺，力氣費盡，到了廟外，背著人就不便越牆啦，遂用手敲門，叫道：「姑娘開門來！姑娘自己因廟內非常清靜，女子穿男子的衣服，不甚舒適，可就將男子的衣服換下來了，鞋子也脫啦，短衣襟小打扮。姑娘聽外面叫門，心中暗說，每天義父都由牆上進來，今天為何叫門呢，姑娘遂由屋中出來開門，姑娘一看，老頭身後背著一個人，姑娘問道：「老爺子，你背的是誰？」老英雄說道：「咱爺兒倆進去再說。」老英雄說著話，將劉雲背到上房屋中，姑娘仍將雙門上好，老英雄可就將劉雲背到東暗間姑娘屋中去啦，借燈光一照，劉雲肩窩中了一隻毒藥鏢，鏢還在肩窩上釘著呢。

老英雄將劉雲仰面朝天，放在床上。老英雄叫道：「姑娘！你給他治鏢傷，我包袱裡有藥麵子。聚義廳還有兩位被獲遭擒的，我去救那兩位去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老爺子且慢，孤男寡女，焉能共在一室？聖人有雲，男女授受不親。」老英雄叫道：「姑娘！快與此人治傷，乃是奉為父之命。兒呀，老夫飄零四海，天下為家，你要是男子，可以與為父不離左右；你乃女流之輩，諸多不便。此子乃宜化府提督劉大人之後，又是我盟弟西路鏢頭錢士忠之義子，他乃宦家之後，治好了鏢傷，我不能與女兒為媒，我勝三哥不久就到雙龍山，我必奉煩我勝三哥，或俠客義士作伐，我兒終身大事就在此子。劉公子五官像貌不凡，男大求凰，女大求風，女兒必遵為父之命，我就此前去救那二人要緊，一位是我勝三哥的高徒，一位是我盟弟蕭三俠之子。」語畢，石爺轉身形，拿定毒龍懷杖而去。

姑娘借燈光之下，一看劉公子，天庭飽滿，地格方圓，倒是一位公子模樣。趕緊打開小包袱，取出石爺的藥麵子、皮子膏藥、止毒丸。外間屋有鍋灶，燃著火，溫了點水，亮匕首刀，將劉雲短靠開，露出皮肉，四週紫黑色，有核桃大一塊。左手按定患處，右手起鏢，鏢上帶出一塊紫黑皮肉，用匕首刺去鏢四週的紫黑肉，流出不少紫黑的血，取溫水將四週的血跡俱都擦去，敷上白藥麵，少時黑血流完，見了紅血，這才貼上皮子膏藥。再用溫水將止毒丸化開，與劉雲灌吃。劉雲牙關緊閉，不能張口，姑娘用筷子

撬開牙齒，服下藥去；蓋上棉被。劉雲是新受的傷，吃下藥去立刻鼻窪見汗，腹中雷鳴，姑娘扶著劉雲的頭，向床下吐了不少的綠水，毒水這一吐出來，熱汗可就出透啦，姑娘將被與劉公子重新蓋嚴。工夫不大，劉公子「嚶呀」一聲，定了定神，睜睛一看，床下凳上坐著一位青年的姑娘，衣服瘦小。劉雲道：「您是仙人嗎？我這是到了什麼地方啦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那有神仙？我義父救了你來，鏢傷我給你治的。等候我義父來了，你就明白啦。」說著話，姑娘杏眼一轉，面現紅潮。劉雲問道：「小姐，你的義父是哪位？」姑娘說道：「我義父是大明家的鏢頭，東路鏢頭石……」劉雲說道：「莫非是石伯父嗎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不錯，是他老人家將你救來的，我才給你治的鏢傷。前寨還有兩位被擒的，聽說也是鏢行之人，我義父前往搭救去了。」劉雲聞聽，說道：「小姐與我治鏢傷，救了我的性命，真是恩同……」說出二字，劉雲就不向下說啦，皆因人家是姑娘，「再造」兩個字不能說，接著又說：「活命之恩。」此時姑娘向劉雲道：「公子養傷要緊，何言活命之恩？」未過門的夫妻，正然談話，就聽外面有人咳嗽，石俊山已經回來啦。姑娘出了東暗間進明間，石爺問道：「姑娘，劉雲傷痕如何？」姑娘道：「神氣清爽，已無性命之憂。義父，你救的那二位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他們未敢殺害，已然囚了起來。山中地方甚大，一時不易尋找。」素梅道：「你到裡間去看看劉公子吧，女兒要迴避了。」石爺叫道：「女兒，人正不怕影兒歪。劉公子這宗傷，一天得吃五六次飯，共合是三間屋子，你不要躲躲藏藏的，我還能整日裡伺候他嗎？」

服侍之事，還得女兒代勞。」姑娘暗道：不叫我躲藏，我更願意。石爺在前，姑娘在後，進了東暗間。石爺叫道：「劉公子鏢傷如何？」劉雲答道：「你就是石伯父嗎？」石爺道：「老夫石俊山是也。」劉雲忙道：「小姪男有賤恙在身，實不能拜謝活命之恩。」語畢，向石爺點了點頭。石爺道：「劉公子，與你治傷的女子，原本是我的義女，老夫不能隱瞞，他乃是鎮八方林士佩的妹妹。男女授受不親，今天意欲將我女兒終身大事，托付公子，未治傷之時，我已對女兒說明，許與公子為室，要不然姑娘焉能與你治傷？」劉雲道：「活命之恩尚且未報，小姪男焉敢造次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我並不是與女兒為媒，我勝三哥不久必到雙龍山，候我勝三哥來時，我拜求我勝三哥約請媒人，三媒六證，單等你災消難滿，明媒正娶，公子不可推托。」

劉雲道：「謝過老伯父。方才姑娘說你去前寨救人，但不知如何了？二位是我蕭銀龍兄長，一位是我張茂龍兄長。」石爺說道：「前寨地方甚大，聞聽他們將此二人幽囚起來了，不知囚在何處，諒他們不能殺害。我先歇息歇息，晚上我再救他們去。」

劉雲眼中落淚，說道：「老人家，睡多夢長，若等二更多天，豈不誤事？前寨有老道七星真人，他乃殺人展眼之賊，你看在我勝三伯父之面，總得救他二人之命。」石爺說道：「不勞公子囑咐。我且問你，劉公子今年貴庚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小姪男今年一十七歲。」石爺說道：「你十七歲，我今年七十歲。你小小年紀，交友這樣血心熱膽，我七十歲之人，何必戀此殘喘？全憑毒龍懷杖獨門那群賊，搭救二龍。」老英雄語畢，拿毒龍杖飄然欲去，姑娘叫道：「義父且慢！義父，你老人家雖然武藝絕倫，聚義廳上這一干寨主，全都是勇猛非常，你老人家孤掌難鳴。你是鬥群雄，還是救他們二位呢？你白天先養養精神，晚上再去救人。常言說得好，有命不怕家鄉遠。公子說話別僵火，我義父性情暴，倘我義父有了好歹，連你我二人也不能出山。」劉雲點頭稱是。石爺遂出了東暗間，叫道：「姑娘！好好服侍劉公子。」劉雲雖然受了鏢傷，在鎮江龍王廟倒享了福啦，姑娘服侍的稱心合意，過一個多時辰，姑娘來在床前，問一回吃東西不吃，喝水不喝。劉雲將鏢傷，暫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桃柳營的黃三太、楊香五、李煜、賈明，在店中等到日上三竿，不見探山的二人回來，眾人在店裡走裡轉外，三太唉聲歎氣。耗到巳分時之後，店中人問：「達官爺為何愁眉不展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昨晚我們去了兩個人探雙龍山，至此時未回。」三太又叫道：「三位兄弟！咱們帶傢伙殺奔雙龍山吧，他們二人必然凶多吉少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怎麼去？買點蒲包點心鮮貨，咱們送禮去呀？林士佩要在雙龍山上，他一個人還不打咱們八個人？蕭銀龍臨走之時囑咐再三，他們若是不回來，不是叫咱們上孟家寨送信去嗎？孟二大爺那幾個字，就比咱們幾個人強。大小子要是在家，力敵萬人。不服高人有罪，蕭銀龍囑咐的再再，在勝三大爺家中，火燒紅棚，鬧得七零八落，孟二爺不是說要回家嗎？我去到孟家寨請人去，孟家寨也好找，出桃柳營向南是大江，向西是孟寨。」又對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將黃三哥交給你啦，我去請人去。」

黃三哥要上雙龍山，你們可千萬攔阻。」金頭虎遂出了招商店，趕奔孟家寨而去。孟家寨周圍有水圍著，總得過擺渡，來到擺渡口，金頭虎一摸腰間沒帶錢，心中一想：「我孟二大爺是葷行行頭，他家中大船不少。」遂順河沿向西走去。走了有半里之遙，水中有兩隻渡船，金頭虎哈巴羅圈腿，問擺渡上的水手，向南一指說道：「這是孟家寨嗎？」水手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孟家寨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跟你們打聽一個人，九頭獅子孟鎧。」船上人說道：「那是我們老當家的。」賈明問道：「孟二俠在家嗎？」水手說道：「我們當家的才回來兩天。」金頭虎笑說道：「打直隸莫州回來的吧？」水手說道：「不錯。」賈明又問道：「回來多少人哪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兩輛車，三位姑娘，三四個丫環婆子。」賈明道：「這三個姑娘叫什麼玩藝兒？」

水手說道：「這叫什麼話？有於家二位姑娘，親姐倆；有袁家姑娘。」賈明一聽樂啦，心說：「於家姑娘是我親表妹，袁紅玉是張茂龍未過門之妻，我給說的媒。」遂說道：「水手們勞駕，回稟一聲，孟二俠那是我的盟兄。」水手問道：「你是哪裡人？」

賈明說道：「賈柳村黑驢寨姓賈。」船上有一位老者對水手說道：「少說閒話，咱們老當家的是俠客，交友不論年長年幼，有事不可不稟。你們這只船在此等候，我去到裡面給老當家的送信去。」你道，為什麼兩隻渡船呢？孟二俠為憐恤鄰親，這二位一老一少，是祖孫爺兒倆，閒著沒事，孟二俠周濟他祖孫，叫他祖孫管著擺渡。閒文不敘，老頭將船搖到對岸，孟家寨三四百戶人家，姓孟的多，孟二爺大門坐東。老頭下了船到門房一回稟老門公孟忠，這孟忠比孟二爺歲數大，八十有餘啦，問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管船老頭說道：「現有黑驢寨賈柳村姓賈的，與東家是盟兄弟，前來見東家。」老人家一聽，說道：「不錯不錯，有這麼一個朋友。」老人家遂到書房回話。你道，孟二爺在勝爺家中，見勝宅燒得七零八落，鳳蘭認了二奶奶為乾娘。

這三位姑娘，一位是銀龍未過門之妻，一位是茂龍之妻，金鳳尚未字人，孟二爺的心思，打算求勝爺為媒，說金鳳作兒婦，故此將這三位姑娘都接到家中。在莫州起身與金龍一同來的，因為在路上金龍叫孟二爺生氣，每到吃飯的時候，他就呼三位姑娘為妖精，孟二爺一怒，給了他幾十兩銀子盤費，叫他自己單走，所以孟二爺回到家中，金龍尚未回來。三位姑娘到孟家寨之後，惟有大姑娘不服水土，染病甚重，孟二俠非常擔心，倘有差錯，萬水千山的接來，真不好安置。孟二俠正在書房中為難呢，一聽老人家報告說，賈柳村盟弟來啦，孟二俠心中非常歡喜，皆因賈七爺是金鳳姑娘的姑丈，倘若金鳳有個好歹，有賈七爺在此，孟二俠省卻好些個心腸。孟二俠遂叫家人：「快去迎請！我在岸上相迎。」孟二爺由家中出來，向北岸一看，擺渡船上，站立著好像賈明，留神觀看，並不見賈七爺。

船攏了南岸，賈明打船上跳下來叫道：「二大爺，我與你請安啦！」二爺問道：「你天倫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不知道。」孟二俠問水手道：「我盟弟呢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就是此人，自稱是你盟弟。」孟二俠對賈明說道：「你是誰的盟弟呀？」賈明說：「我在船上告訴水手說，你跟我爸爸是盟兄弟，他們聽錯啦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這東西，又冒壞呢，你做什麼來啦？」

賈明說：「二大爺，蕭銀龍與張茂龍乾啦。」孟二爺也不知道賈明說的是哪裡話，遂說道：「有話家中去說吧。」孟二爺在前，賈明在後，跟隨著來到書房，爺倆落座吃茶，二爺問道：「明兒，究竟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賈明道：「我們六個人，追趕雜毛，在杭州遇見我華大爺，告訴我們說，雜毛狗奔建寧府雙龍山來啦。」孟二爺問道：「六個人都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黃三哥、李煜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蕭銀龍，還有我。我們六個人住在桃柳營招商店內，張茂龍、蕭銀龍他二人前去探山，昨晚定更去的，到今天巳時尚未回店。我黃三哥要上雙龍山拼命去，我沒叫他們去，我這是給你送信來啦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們到這兒不上我家來，你們就敢探山，真是膽子不小。本山寨主金面太歲程士俊，此人慣使一對畫桿描金戟，有萬人不敵之勇，十二棵鏢槍，三支點穴擻，跟林士佩同堂學藝，你們竟敢探雙龍山。我與他一江之隔，相敬不鬥，程士俊是綠林的豪傑，方近一帶概不作案，別綠林道，都不敢在方近作案。」

他也知道孟家寨有個孟二俠，我也知道雙龍山有個程士俊，我們是對兵不鬥，逢年遇節，給我送禮，我也給他送禮，互相敬

重，程士俊乃當時的人物。明兒，你吃了飯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一天茶米未沾牙啦。」孟二俠告訴老管家，叫廚房備飯。

賈明說道：「孟二大爺，多做點，我可吃得多，一天沒吃什麼啦。」老家人來到廚房，一看廚子正熬三鮮粥呢，老家人說道：「大師傅，快炒菜，來了一位朋友，就要用飯。」廚師傅說道：「老當家的吩咐，不論多忙，先得給三位姑娘做飯。這是三鮮粥，雞頭米不好爛，怎能先做別的？」老家人知道這三位姑娘，有張茂龍之妻，有蕭銀龍之妻，金鳳尚未字人，二俠打算給自己兒子婚配，老家人遂對廚師傅說道：「不要緊，姑娘要問，你就說當家的吃完飯，等著上雙龍山救人去。有鏢行的張茂龍與蕭銀龍二人探雙龍山被本所擒，非老當家的去不可，故此等著吃飯。你這麼一說，三位姑娘就是一天不吃飯也不能怪罪你的。」

大師傅遂端下銅鍋，趕緊炒菜，剛要炒菜，丫環就打內宅出來啦，問粥熬得了沒有，大師傅遂將老家人所說的話對丫環都說啦。你道，這位丫環正是銀鳳貼身的丫環，丫環知道蕭銀龍是他家姑爺，事不關心，關心則亂，丫環一聽，轉身就走，到了內宅，叫道：「姑娘！別喝粥了，老當家的等著先吃完了飯救人去呢。」姑娘說：「救誰呀？這樣的忙。」丫環說道：「救的是蕭銀龍。」銀鳳聞聽臉一紅。紅玉姑娘說道：「不行，我非喝粥不可。」丫環心中暗道：你非喝粥不可？你這是誠心。

我們的姑老爺被擒，你不關心，我也叫你添點心煩，大概你就不非喝粥不可啦。小丫環說道：「姑娘，我聽說還不是一位被擒，還有一位呢。」銀鳳姑娘道：「你怎麼這樣麻煩？一塊兒都說了不就完了嗎？到了兒都是誰？」丫環說道：「還有一位姓張的，也是鏢行人，名叫張茂龍，與蕭銀龍一同被擒的。」

紅玉姑娘在旁一聽，當時臉兒一紅，果然就不說等著喝粥啦，猶如冷水澆頭一般，木雕泥塑的站在一旁，一語全無。銀鳳叫丫環將殘席撤下去，對丫環道：「你去用飯吧。」丫環將杯盤俱都撤下去，銀鳳姑娘眼淚汪汪，思想此事，心中難過，暗中痛恨銀龍：「為什麼鏢行來了六位，人家都不去探山，單單的你去探山？簡直你是自逞其能，叫人家擒住了，你的本事也沒有啦，拿著砸釘子當露臉兒。」銀鳳心中思索著，回頭一看袁紅玉，就見紅玉兩手攏著膝蓋，眼淚兒直流。銀鳳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你哭也是無益。打算怎麼辦？」紅玉說道：「我沒有別的主意，我不是自刎就是上吊。」銀鳳說道：「在這兒就上吊嗎？」紅玉道：「可不就在這兒，不在這兒上哪兒去？」

銀鳳說道：「人家孟二大爺把咱姐倆接來，如同親生女兒看待，咱們在人家這兒上吊玩，給人家添麻煩？你別胡鬧啦。咱姐倆打開墻子說亮話，我七哥在蕭玉台訂的你，因為我七哥被人家追得誤入沐浴房，你正在沐浴房洗澡，我七哥躡窗戶逃走，姐姐你要自刎，我傻表兄給你們成全一段姻緣。我是在蓮花湖，銀龍救我，後來我又救了他，此事大眾無有不知道的。倘若他二人有了好歹，我不能活著，我也不能活著。自從來到孟家寨，我大姐就病啦，二大爺怕咱姐倆悶倦，叫咱姐倆游江，咱們姐倆游江去的時候，你沒看雙龍山就在孟家寨對過？咱們姐倆反正是不能活啦，與其在人家上吊，還不如死在雙龍山呢。」紅玉聞聽道：「我這時是無所畏懼，怎麼都行。妹妹你敢去，我就敢去。」銀鳳叫道：「袁姐姐，我們在蓮花湖姐妹取笑用的，有白鬍子有黑鬍子，帶上與真的一樣，咱們是女子，上山不便，可以帶假鬍子。」紅玉說道：「好好！你怎麼打扮，我就怎麼打扮。」姐妹二人帶好兵刃暗器，由後窗戶出去，屋中門都倒關著，出了孟宅，奔河坡而來。

河坡之上俱是葦垛，孟二爺發賣葦子，水面上停著一隻小船，有一位老者在船上睡著啦，此船是二爺給兩位姑娘預備游江的，這位老頭名叫李二麻子。姑娘來到切近，一拍船，李二麻子問道：「誰呀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李二麻子，你受點兒累，我大姐病得人甚不耐煩，我們姐兒要游江散悶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深更半夜，姑娘為何游江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皆因為我大姐病得呻吟之聲，令人聽著太煩悶。咱們是客情，我給你幾個錢打酒喝。」語畢，由腰間掏出三四兩重一塊銀子。

李二麻子一見銀子，歡喜非常，伸手接銀子，叫道：「姑娘上船吧！」真是清酒紅人面，財帛動人心。二位姑娘上了船，李二麻子問道：「二位姑娘往哪方去呀？」銀鳳說道：「向東去。」

李二麻子搖動槳櫓，向東而去，走出約有三四里地，李二麻子就不向前走啦。姑娘說道：「再向前進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白天咱們游江，不是到此處為止嗎？再向東去就是雙龍山啦，有山大王。」銀鳳說道：「我們姐兒倆就是夠奔雙龍山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二位姑娘夠奔雙龍山何事？」銀鳳說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們姐倆救人去。」李二麻子問道：「救的是什麼人？是男子還是女子？」銀鳳姑娘說道：「救的是男子。」李二麻子說道：「那可不行，要叫老東家知道了焉能依？」姑娘說道：「不要緊，此事要叫我孟二大爺知道了，不過是一笑而已。你還不明白嗎？」李二麻子問道：「倒是與姑娘有什麼瓜葛？」

姑娘指袁紅玉說道：「你看這不是我大姐嗎？救我大姐夫去。」

李二麻子說道：「還有誰？」銀鳳臉兒一紅說道：「你要緊打麻煩，不向雙龍山去，我可結果你的性命。」李二麻子無法，知道不去是不行，遂將船向東駛去。工夫不大，來到雙龍山西面，李二麻子將錨下在山坡上，也沒用搭跳板，姑娘縱身下船。

二位姑娘在山坡上，銀鳳叫道：「袁大姐！你帶墨鬍還是帶銀鬍？」姑娘打囊中取銀灰綢子手巾，打開了手巾，裡面是一部墨鬍，一部銀鬍，比真鬍子還好看。紅玉接過墨鬍，帶在領下，銀鳳帶上銀鬍，二人遂奔至山崖。到寨子牆下一看，高有一丈有餘，銀鳳說道：「我先上去看看有埋伏消息沒有？」銀鳳姑娘先縱上大牆，胳膊肘跨牆，遂用手一按牆頭，並無消息埋伏，袁紅玉隨後也縱上大牆。牆裡邊黑暗，銀鳳用問路石向地下一打，「叭嗒」一聲，並無埋伏，二人縱下大牆，銀鳳拾起問路石，帶在囊中。遂叫道：「袁大姐姐！我們蓮花湖有埋伏，我都明白。你在我背後跟著我走，決無差錯。」紅玉點頭。二人擰身形上房，一層層的院落，大房不下二三百間，二位姑娘過了兩道院，紅玉低聲叫道：「妹妹，地勢廣大，哪裡去尋？」

銀鳳用手一指叫道：「姐姐，你看！送信的來啦。」就聽兵乒二更二點。素常此山並不打更，皆因為昨天晚上，石爺毒龍懷杖打林士佩，眾群雄恐懼，所以才設更夫。二位姑娘在房上一看，坐北的月亮門，裡邊東房有十數間，西房十數間，都是單間，這倆打更夫由月亮門東來，一個挾著一口破單刀，打著梆子，後面一個人挾著一條破花槍，槍桿掛著鑼，當當敲鑼。此時銀鳳在月亮門上，兩條腿順在牆上，紅玉在西房上蔽著，就聽打更的說道：「哥哥，這兩天多亂啊。林寨主有萬人不當之勇，昨天晚上追劉雲，飛天鼠在西寨牆外等候，毒藥鏢打了劉雲，秦尤剛要殺劉雲，來了一個白鬍子老頭，使的是拐杖，把林士佩胳膊上打了一道血槽，眾寨主追出去連人影兒都沒看見，竟將劉雲救著走啦，有說是土地爺顯聖的。今天晚上我怎麼心驚肉跳呢？」就聽又一個說：「我也覺著毛骨悚然，咱們別進月亮門，打幾下就走。」打梆子的在前，敲鑼的在後，敲了幾下，抹頭就往東去啦，銀鳳小姐在後便追，一伸手由軟皮殼內掏出匕首來，從敲鑼的背後，一伸手奔軟肋梢紮去，右手紮軟肋梢，左手接鑼，為的是不叫鑼落地。敲鑼的躺在地下，銀鳳過去照脖子上一抹，那更夫一伸腿，就歸西去了。前面打梆子直敲梆子，不聽鑼響，回頭一看，說道：「你真可以，打著更就睡著啦。」銀鳳一個箭步縱至敲梆子的面前說道：「你要喊，我便要你的命！」更夫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就是昨天晚上打林寨主的白鬍子老頭嗎？」銀鳳說道：「我問你一件事，你要說了實話，我便放了你；要不說實話，我必要你狗命。」更夫說道：「你要給我留命，我什麼都說。」銀鳳說道：「昨天你們拿住的兩個人在哪裡囚著？快快說來。」更夫說道：「就在那月亮門裡邊呢。姓張的在第三間，姓蕭的在第五間，俱都鎖著門呢，沒有人的屋子沒鎖門。」銀鳳聽明白了，一伸手，刀奔更夫哽嚥喉紮去，撲的一聲，更夫躺在塵埃。低聲叫道：「紅玉姐姐！」

紅玉由西房上下來說道：「你為何都要了他們的命呢？」銀鳳說道：「慈悲生禍害。要放了他們，他們必到聚義廳上送信，群賊一來，就不放咱們啦，別說救人，連咱們都出不去雙龍山啦。」語畢，進了月亮門，打著火折，一看西邊單間屋子門開著呢，進去一看，屋中有倒下台階。銀鳳道：「紅玉姐姐，你隨著我腳印走，此台階倒下三層，就有消息，東面是坑，西面是梅花網，觸動消息，必然被拿。」由空屋出來，走到第三間，銀鳳低聲叫道：「姐姐，咱倆怎樣救人呢？事到如今難以為情了，你到第三間救我七哥去，我到第五間救你兄弟去。」紅玉點了點頭。過了第四間來到第五間，銀鳳一看雙門緊鎖。老年鎖頭尺寸都大，姑娘將鎖頭掙住，一翻腕子，連門鼻子都掙下來了。向屋中一看，屋裡漆黑，借著門縫照進去的亮兒一看，後簷牆捆著一個人，白微微的臉面，捆了兩夜一天啦，狠心賊捆人的時候，將繩子都勒在肉裡去啦，勒得骨酥肉麻。這個時候正在二更多天，美英雄唉聲歎氣的自

己說道：「不如在聚義廳亂刀分屍，在此求生不能生，求死不能死。又在聚義廳喝的哪一家子的酒？」正在唉聲歎氣之時，就聽外邊呵呀呵呀直響，雙扇門一開，只見雪白的銀簪，一進屋子，美英雄心中暗道：「必是老前輩前來搭救。」銀鳳走到美英雄面前，在左肩頭上拍了一下子說道：「我救你來了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是哪位？」

銀鳳說道：「哪位？除非自己爺們，誰還能來救你嗎？我是你二大爺。」茂龍暗道：「我哪裡有這麼一位二大爺？孔華陽、諸葛山真，這二位都是我二大爺，此人是誰呢？」茂龍問道：「你認得我是誰呀？」銀鳳說道：「你剛幾天不在我胳膊上拉綠屎，你不是塞北觀音蕭銀龍嗎？」美英雄說道：「非也，我是張茂龍。」銀鳳姑娘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可壞啦，原來是大伯子。」姑娘殺了這個更夫，問那個更夫，那個更夫嚇糊塗了，將話說錯啦。銀鳳這邊認錯，紅玉那邊當然也是不對，紅玉一擰下鎖頭，走到銀龍眼前，一拍銀龍的肩頭，說道：「我救你來啦。」銀龍說道：「你是哪位？」紅玉說道：「我是你四叔。你不是鳳凰張七嗎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是蕭銀龍。」紅玉心中暗道：「原來錯啦。」翻身出來，夠奔第五間而來，銀鳳也出了第五間，夠奔第三間，姐倆幾乎沒走個碰頭。銀鳳進了第三間，用火折一照，果然是蕭銀龍，蕭銀龍一看白胡老頭，底下可是小腳。銀鳳照明白是銀龍啦，過去用手指照銀龍腦門子上點了兩點，遂低聲說道：「都是你，都是你。」銀龍也看明白啦，遂說道：「快解開吧。」姑娘先將蕭銀龍髮髻由樁子上解下來，柏木樁下有橫梁捆著腿腕子，銀鳳用匕首挑斷繩子，又解開手上的繩子。銀鳳說道：「你看看，都是為你，無故的我與張七哥說了幾句笑話。」銀龍說道：「別敘閒話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走吧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捆了兩天啦，手脚麻木。」

姑娘說道：「我攙你兩步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攙著也不行，手足失去知覺啦。」未過門的夫妻，正在急難之處，就聽西北角上鑼音響亮。皆因為更夫被殺，聽不見打更的梆鑼響，有值夜的一查，見更夫俱都被殺啦，這才報告了聚義廳，聚義廳群雄傳令聚眾。銀龍說道：「姑娘你走吧，你這一來，就有夫妻之義。我是不能走啦，這回群賊來了，我是破口大罵，叫他們將我剝了就完啦。」姑娘說道：「你這是誠心，我豈能獨自逃走？要死咱們死在一處。我背你幾步可行啦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哪麼著倒行。」姑娘解下汗巾，蕭銀龍伏在姑娘背後，姑娘用汗巾勒住銀龍的腰，向自己腰間一係，兩手一攏銀龍胳膊，將銀龍背在了身上。銀鳳回頭向北一看，張茂龍也在紅玉的後背伏著呢。

前邊銀鳳，後面紅玉，出了月亮門向西去。西院有一道垂花門，黑夜裡摸不著門門，銀鳳向後倒退了兩步，抬腿踹門，當當兩腳，將垂花門踹下兩扇去。過了垂花門，又一道大門，踹了兩腳，紋絲不動，姑娘慢慢摸著門門，將門開開。出了大門往西去不遠，就是低聳聳的大牆了，一丈來高，兩位姑娘背著各人的丈夫，欲要上牆是上不去，就見後面燈籠火把，人聲鼎沸。

二位姑娘順西牆向北去，走到大柵欄門，進了柵欄門，一摸大門上的鎖頭，一尺來大，在鋼鼻子上鎖著。姑娘伸手抓著鎖頭，擰了兩把，紋絲兒不動。鋼鼻子有手指頭粗細，山上的大柵欄門板子有四寸多厚，踹也不行。後頭追來的人有一百餘號，俱是亡命徒江洋大盜，林士佩率領，燈籠火把，將柵欄門道堵住。

可有一宗，無人敢向前進，皆因為昨天石俊山杖打林士佩，鎮住群雄，今天眾賊一看這白鬍子老頭以為是石俊山呢，均退縮不前，離著柵欄門五六丈遠就不向前進啦，大伙齊聲吶喊，不敢前進。林士佩說道：「還不放下嗎？」正在此時，就見柵欄門外，順著柵欄門的空子，遞進來一口寶刀，向鎖頭上刺了三劍，嘩啦啦大鎖墜地，柵欄門大開，二位姑娘背著丈夫，縱出了柵欄門，就見前面一道立閃一般，並不見影兒。兩個姑娘跑著說道：「這真是救命的活神仙。」救二位姑娘者，不是別人，正是三俠劍第一位高人老劍客艾道爺是也。皆因為孫子媳婦背著未過門的孫子，老劍客不好露面。兩位姑娘慌慌張張向西而逃，經過陡壁山崖，走出二里地，二位姑娘累得通身是汗。

好容易逃到西山坡，銀鳳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可了不的啦，慌不擇路，咱們的船還離此處半里多地呢。」兩位姑娘這一跑，早將鬍子丟落，追來的賊人在道上拾了兩個鬍子，老道七星真人道：「他奔西方去啦，必是由西面來的，貧道帶領幾十位奔西南追；太倉三鼠帶領幾十位向西北追；林寨主帶領幾十位向西正追趕。他們絕跑不了甚遠，背人的決不是男子，要是男子不能帶假鬍子。」銀鳳與紅玉二人順西山坡向南樹林跑去，迎面老道七星真人仗劍截住。抹頭順山坡向北便跑，喘吁吁好容易跑出來二三里地，北面迎頭現出一支賊人。銀鳳說道：「銀龍你會水，你趕緊下水吧。你看賊人東西南三面圍住，西面是水，此時我等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為之奈何？」銀龍道：「我與張七哥捆了兩夜一日的工夫，渾身麻木，慢說是覺水，連一步都走不了。再說四人遭難，我焉能獨奔生路？就是覺得了水，我也不能夠那麼辦。你先將我解下來再說。」姑娘一看賊人越追越近啦，遂將銀龍解下來，放在山坡上，紅玉此時也將張茂龍解下來。雙龍山的賊人距離也就在七八丈遠，銀鳳見賊人來到切近，亮出雞爪鎌，紅玉握柳葉刀。林士佩一見是姑娘，並不上前，三鼠之中，惟有張德壽是淫賊，緊上前走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就聽江水一聲響亮，隨著有人言語：「雙龍山的群雄，不要以多為勝，二位姑娘後退，俺勝英來也！」緊跟著水中浪花一攪，又上來一位，說道：「二位姑娘後退，九頭獅子孟鏗來也！」老道師徒見勝爺來到，老道七星真人念了一聲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」抹頭便跑，張德壽腿底下也明白，三鼠是黃花魚，暗中溜了邊啦，只有林士佩雙手合著狼牙鑽，紋絲不動，一語不發。二位俠客上了水岸，東邊的向東而退，二位姑娘扶著自己丈夫向西而退，勝三爺與二俠孟鏗上岸，一抖分水裙，水珠不沾。

你道，二位俠客何以至此？孟二俠在書房陪著金頭虎吃完了飯，二爺問賈明道：「店中還有幾位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還有三個人，三太、李煜、楊香五。」孟二俠叫金頭虎坐船奔北岸，到店中將黃三太等約到家中。賈明走後，孟二爺喝著茶為難，自己心中暗道：「我若到雙龍山見了寨主，以禮相待，他要將銀龍、茂龍獻出，我們兩人哈哈一笑，從此結為朋友；他要不獻，程士俊殺法驍勇，手下飛賊有百八十號，我是孤掌難鳴，傻孩子沒在家。」孟二爺正在心中思索，家人來稟：「北岸勝三爺來到。」孟二爺一聽，心中非常歡悅，孟二俠遂到南岸，一看船上，勝三爺昂然而立。船夫將船擺到南岸，孟二爺與勝三爺請安。勝三爺問道：「賢弟幾時到家？」孟二爺說道：「小弟到家三四天了。」哥倆攜手進了書房落座，從人獻過茶水，孟二俠問道：「勝三哥何以至此？」勝三爺道：「我在杭州遇見華五爺與金面韋馱張旺，故此連夜趕來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三哥你來的太巧啦，昨天銀龍與茂龍二人去探雙龍山，至今天還未回歸。方才金頭虎來與我送信，黃三太要獨自到雙龍山拼命，幸被賈明攔住。賈明前來與我送信，我正在獨自為難呢，我想雙龍山賊多勢眾，小弟一人前去，恐怕與程士俊說僵了，小弟一人不是群賊敵手。」勝三爺問道：「兄弟你一人來的，還有別位前來？」孟二俠便將接三位姑娘來家之事，說了一遍。

勝三爺聞聽三位姑娘在孟宅，心中就是一怔，遂問道：「二位姑娘可曾知道二龍被擒？」孟二俠說道：「不知道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可千萬別叫姑娘知道，現在年青的人都開通啦，二位姑娘要是知道，就許前去救援。倘若與群賊動起手來，叫群賊將姑娘的衣服要是摸一下，咱弟兄就栽了筋斗啦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不要緊，二位姑娘決不能知道。」勝爺喝著酒，放心不下，叫道：「孟二弟！你打發家人到裡面告訴婆子們，就說我來啦，叫二位姑娘到書房來一趟，大姑娘有病不用來。」孟二俠遂打發老家人到裡院傳話，婆子到姑娘的閨房一看，姑娘的房門倒關著，二位姑娘蹤影不見，牆上的兵刃也不見啦。婆子慌慌張張跑將出來，報告孟二爺。孟二爺說道：「你再看看李二麻子的船在河坡沒有？」老家人去不多時，回來報告：「李二麻子的船蹤影不見。」勝爺說道：「孟二弟，你看如何？如今的年青人開通多啦，我娶你三嫂子的時候，半年多的工夫，同著人還不敢說話呢。事不宜遲，咱哥倆趕快起身，接迎二位姑娘去。」孟二爺遂叫水手預備船隻，弟兄二位上了船，夠奔雙龍山而來。來到雙龍山的西岸，正趕上二位姑娘背著丈夫向南跑，勝爺說道：「咱弟兄可以暗中保護，若是一露面兒，都不好看。」孟二俠說道：「兄長言之有理，咱們換水衣水靠吧。」

弟兄二人在船上換好了水衣水靠，勝三爺道：「咱倆人可以下水，沿河跟著姑娘。」哥倆剛下了水，就見山上燈球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自畫一般。二位姑娘正向南跑的時候，繞過來一股賊人，正是太倉三鼠；姑娘抹頭向北跑，又有七星真人也繞著彎兜上來了。二位姑娘一看，西面是水，東、南、北俱是賊人，漸漸追到，姑娘遂將背著的人由背後放下來。勝爺見二位姑娘都將丈夫卸

下來啦，遂叫道：「孟二弟！咱們上岸吧。」

勝爺在前一攬水花，縱到岸上，孟二俠隨後也上了岸。賊人一見二俠到來，俱各驚慌失色，向後倒退，太倉三鼠早就溜了，老道師徒也逃無蹤影，惟有林士佩捧定狼牙鑽，站在正東面，不語也不動。勝爺向前搶了兩步，正了正月牙蓮子箍，額下的銀鬚還打著縷呢，抱腕當胸對林士佩說道：「林寨主一向可好？」林士佩面透紅暈，說道：「勝老達官，何至於趕盡殺絕？」勝爺說道：「林寨主言之差矣，五六次我未傷足下，那有趕盡殺絕之理？勝英此來，決非與林寨主尋釁而來。在下勝英與犬子辦喜事，六月二十八晚晌，火焚勝某宅院，大鬧洞房，鏢打吾的兒婦，受傷甚重，死活不知。雖然勝英暫能忍下去，但絕不該又由我宅盜出寶刀與雙龍頭桿棒、百草轉陽丹二十粒，這樣對待我勝英，實在叫人難以為情。與寨主絲毫無關係，我此來專為捉拿七星真人趙昆福師徒。」林士佩叫道：「勝老達官！我與七星真人一不沾親，二不帶故，我管不著。我來問勝老達官，我師弟方成採花不採花我不知道，不該將我師弟燒得片瓦無存，傷我聯盟拜的兄弟不少。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我不能找您莫州去，您反來在雙龍山。」勝三爺未及答言，旁邊怒惱了九頭獅子孟鏞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何必與嫉妒小兒論情論理？林士佩，你會鬥我勝三哥數次，今天你會一會七星寶刀。」說著話，由背後撤出七星寶刀。林士佩合著狼牙鑽，按三尖兩刃刀便紮胸前，掛兩肋，孟二俠一閃身？往裡一跟步，一刀一鑽殺在一處。此時勝三爺一看張茂龍、蕭銀龍披頭散髮，身無寸鐵。此時二位姑娘已然離開岸，上了孟二爺的船啦。再看林士佩這口狼牙鑽，吞吐撒放、摘解撕掙，孟二爺七星刀上下翻飛，二人正在酣戰之間，東山坡上梆鑼齊響，吶喊震天，聲音鼎沸，正是二百飛虎軍。金面太歲程士俊、寶刀將韓殿奎、鐵戟將方成，率領二百名飛虎軍前來，在高阜處向下眺望。

就聽程士俊說：「為何林寨主與孟二當家的廝殺起來？」

老道在旁說道：「程寨主，你看那不是老勝英嗎？孟二俠是老勝英的左膀右臂。」程士俊一看，勝英頭戴分水蓮子箍，身穿分水裙，腳登分水踏，背後插著魚鱗紫金刀。程士俊一提大鑿，一對紗燈跟隨，闖下山來，背後一對小童，每人抱定一桿畫桿描金戟。到在山下，相隔勝爺不遠，程士俊控躬躬身說道：「對面老者，可是南七北六十三省勝老達官嗎？」勝爺抱腕當胸說道：「在下正是勝英。閣下莫非是雙龍山寨主程士俊嗎？」

程士俊答道：「然也。勝老明公，我師兄林士佩一敗塗地，山破家亡，閣下何必趕盡殺絕？」勝爺答道：「寨主有所不知，我與令師兄曾會鬥幾次，我是以朋友相待。勝某此次來到寶山，勝英說話准口應心，皆因六月二十八日與犬子完婚，趙昆福師徒火燒我的宅院，燒了房子大小二十七間；大鬧洞房，鏢打新人，生死不知。我尚且能忍耐，決不該將我朋友的寶刀盜出，又盜出桿棒與百草轉陽丹。我忍無可忍，遂再下南省，捉拿老道趙昆福。勝英起身時，曾對親友起誓，不捉住趙昆福，得回寶刀、桿棒，誓不回歸故里。惡道方才耀武揚威，寨主要收留老道，與寨主的名譽有關。惡道取童子紫河車，發賣薰香蒙汗藥，無惡不作。在下勝英拿的是萬惡的老道，找得是寶刀、桿棒，與林寨主無乾。」程士俊問道：「勝老明公！趙昆福來到敝山乃是朋友面子，可暫而不可久。我請問明公一言，我師兄林士佩，與我師弟方成，他二人採花不採花？在蓮花湖鏢打刀殺那一伙英雄，採花不採花？勝老明公，你要贏得了我這一對畫桿描金戟，再拿老道。」兩個小童繞到前面，將兵刃遞與程士俊。程士俊用大衣，雙手一接畫桿戟，向上一抖，將戟抖起來，雙手接戟尖子，月牙朝外，對勝爺說道：「勝老明公請看，畫桿戟上有字。」勝爺一看，戟桿上鑿著五個字：「戟下定吉凶。」勝爺心中暗說：「好大的口氣！你要留情則生，你要不留情則死。」勝爺看畢，程士俊又將戟掉過來，雙手擎著戟桿，勝爺亮出魚鱗紫金刀，畫桿戟奔勝爺肩穴，勝爺獨刀撒步，戟刀交加，真是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那邊林士佩的狼牙鑽，孟二爺的七星刀；這邊是勝爺的刀，程士俊的戟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七哥！咱弟兄何日學到這份本領？」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，惡道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乘此不下毒手，等待何時？現有長箭手，將長箭手南、北、東三面調開，亂箭齊發，管保二老二少死於亂箭之下。要不聽貧道之言，這座山可保不佳。」

寶刀將韓殿奎說道：「程寨主素來好勝，要用亂箭，必然不悅。」

惡道說道：「韓老寨主，不毒不狠不丈夫。此時綠林道，您可算壓倒一切的老人物，您栽給過誰？他當年用頭一子打您的眉頭一道血槽，還與您假充老弟兄。」韓殿奎聞聽臉上一紅，不亞如刀紮肺腑。韓殿奎遂吩咐長箭手向前，將隊調齊，韓殿奎吩咐鳴金，嗚嗚鑼聲響亮，韓殿奎說道：「林寨主、程寨主退後，聚義廳有大事。」林士佩一看長箭手圍住了東、西、南三面，就知道韓老寨主要放箭，林士佩向外一縱，叫道：「師弟罷戰！程士俊也跳出圈子外。長箭手一看，兩位寨主俱奔東面而來，韓殿奎吩咐掌號，梆子一聲響，二百名長箭手，南面的臉向西北，北面的臉向南，東面的臉向正西；二聲梆子響，長箭手左手如托泰山，右手如抱嬰兒，將弓拉圓。孟二爺叫道：「勝三哥，長箭手要放箭！單刀何能破弓箭？咱們哥倆往西面退下吧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二弟，名譽要緊，哥哥一生一世沒教人家追跑了過。賢弟你下水，愚兄身帶雕鏹，我也剝他們十個八個的。」二俠道：「三哥您不敗走，難道說兄弟就怕死貪生嗎？」孟二爺將領下銀鬚一團，往嘴內一咬。第一聲梆子響，長箭手三面圍齊；第二聲梆子響，紉扣搭弦；第三聲梆子還未響。正在此時，就聽東南角聲音特別：「唔呀！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你們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，火神爺在這裡！天靈靈，地靈靈，火還不起！」就是忽的一聲，煙火燒來有二十餘丈。借火光一看，此人狐狸皮馬褂，春秋帽，棉靴頭，向這方飛也似而來。程士俊正在埋怨寶刀將韓殿魁：「誰的主意放箭呢？我正會鬥名揚天下的勝英，用亂箭傷了他人，咱們也栽給人家啦。」程士俊正在埋怨之際，就聽有人喊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你要放箭，我就放火！」當時忽的一聲，火光冒起有二十丈高。程士俊說道：「嗚金撤長箭手！」

您道，歐陽大義士是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為歐陽大義士到了杭州府，正遇華五爺與張旺，指引來到建寧。歐陽爺來雙龍山，一看此山三面是水，只有北面是陸地，歐陽爺不會水，由山口而進，歐陽爺的腳力很快，可以日行千里，猛雞奪粟撞進了山口。有一個手明眼亮的嘍卒，說道：「方才過去一個毛團似的。」別的嘍卒說道：「你可不要胡說，得罪了仙家爺要頭痛。」歐陽爺進了頭道山口裡，二道山口外，踩陡壁山崖，奔山坡向南而去。遠遠地望見燈球火把，本山的寨主嘍卒俱都面向西，歐陽爺站在高阜處一看，長箭手三面圍住二俠，歐陽爺心中暗道：「要壞。」正在著急之際，一看面前有乾葦子廿餘株，頂上是圓的，俱都是滿灰抹的，蠻子是夜眼，將蘆葦垛打開一垛，把葦子打開了，將十餘個葦子俱抖開，西北東南一大片，由兜囊中取出硫磺黃，俱都灑在那葦子之上。借著燈籠火把一看，此時已弓上弦，三面圍住，三通梆子響時，俱都將弓拉圓。蠻子知道山裡的規矩，三通梆子響放箭，見三通梆子響過，遂說道：「唔呀！你們放箭，我就燒你們個王八羔子！天靈靈，地靈靈。」火拆子向葦子上一扔，當時火光大作。程士俊正埋怨韓殿魁，忽見火起，這才吩咐長箭手撤隊。歐陽爺跑到長箭手背後，已然收了隊啦。蠻子趕奔二俠面前說道：「二位多有受驚。唔呀呀，勝三哥，你老人家向北去一點，孟二哥，你老人家向南去一點，吾在當中。」金面太歲程士俊一躬腰，顛雙戟走到二俠近前，說道：「來者可是歐陽義士嗎？」

歐陽大爺說道：「我不是義士，我是雞屎！有眼無珠，不識好朋友，助紂為虐。老道七星真人萬惡滔天，師徒採花害命。」

程士俊說道：「歐陽大義士不要取笑，您幹什麼來啦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吾拿老道七星真人師徒，找寶刀、桿棒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前三年在蕭金台盜取萬壽燈可是閣下？」歐陽大爺答道：「正是吾老人家。問此作甚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七星真人趙道友，將寶劍贈與在下。閣下也能盜寶刀嗎？」歐陽爺說道：「豈有不能盜之理呢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多少日期閣下可以盜出？」歐陽爺道：「珍珠燈是無價之寶，只消三夜；一口寶劍，能值幾何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也用三天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行，我怕受了急。」程士俊說：「兩天如何？」大義士道：「兩天吾就歪了嘴啦。」程士俊說：「一天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不行，等不了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一個時辰如何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一個時辰你盜我的試試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大義士不要取笑，依您說，應當怎樣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今天不算，兩天兩夜盜出寶劍。吾要是至期盜出來如何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果然盜出，我必將老道師徒獻與閣下。如若盜不出來呢？」

大義士說道：「吾要盜不出來寶劍，吾在聚義廳前亮傢伙自刎，吾三哥回歸故里，永不出世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一言為定，咱

們擊掌為誓。」歐陽翁遂伸手說道：「擊掌。」太倉三鼠說道：「程寨主，蠻子向來說了不算，不可與他擊掌。勝英言而有信，必與勝英擊掌。」程士俊遂叫道：「勝老明公！可代大義士擊掌嗎？」勝翁道：「那有何不可？」二人遂擊掌為誓，兩天兩夜盜出寶劍。程士俊說道：「我也不讓您到山裡啦。」語畢，抱拳說了一個請字，程士俊吩咐鳴金收隊，嗚嗚鑼音響亮，嘍卒寨主，如風捲殘雲奔正東。

西南角上的二位姑娘，一見程士俊收隊，遂叫水手李二麻子趕緊開船回孟家寨去了。孟二爺由皮口袋中取出呼嘯一鳴，船也攏了岸，兩位俠客、一位義士、張茂龍、蕭銀龍，三老二少上了船，回奔孟家寨而去。勝翁叫道：「銀龍啊！雙龍山你們倆人也來得嗎？為你們兩人之事，二位姑娘也來到雙龍山，要叫賊人將姑娘衣服捋一把，咱們爺們這個筋斗怎麼栽？」銀龍低頭不語。姑娘的船先回了孟家寨，到了孟宅後花園後河坡擺岸，越牆而過，到了內宅東跨院，撬開後窗戶而入，丫環婆子已然在屋中等候。婆子們取笑問道：「二位姑娘上哪去了一趟啊？」姑娘說道：「老婆子少廢話。」內宅之事不提，單言勝三爺。爺兒五位回到孟家寨，已然紅日東升，船到河坡，金頭虎、黃三太、紅旗李煜，早在河坡眺望多時。黃三太迎上前去與勝翁等請安，金頭虎說道：「二位回來啦，手中也沒拿點什麼，傢伙也沒帶著，嫌壓的慌嗎？」賈明這一耍笑二龍，二龍也沒說什麼，心中異常氣忿，大伙進了後花園大門，過後宅到前院書房，淨面吃茶不必細表。擺上酒席，勝翁讓蠻子上座，大義士說道：「老哥哥在此，吾不能上座。勝三哥您太實誠啦，我跟他們擊掌，吾不能盜劍，吾也是不算；您跟他們擊掌，吾盜出劍來，他們也是反悔。吾看這乾賊人能征慣戰，俱都躍躍欲試，英勇非常，終必武力對待。林士佩、程士俊、方成、韓殿魁，他等俱都是你我的硬對，非有三位來幫助咱弟兄不可，若來兩位也可成事。」勝翁問：「哪三位？」大義士道：「頭一位飛天玉虎蔣伯芳，第二位孟老二的大小子金龍，跟大腦袋鎮三山。黃三太他們小弟兄六位無用，杭州府有倆作莊買賣的王八羔子，如有人打杭州府經過，也自然前來。黃三太小弟兄六位，可去杭州兩大道，找著這三個人，在沿路之上，不但遇見他們三位，凡是鏢行人有本領的俱都約了來。」

六位小英雄答應，吃完飯起身，張茂龍、蕭銀龍沒有兵刃，打開了兵器房，每人取了一口單刀，頭巾也沒有合式的，俱都絹帕繃頭。六位收拾齊畢，乘船出孟家寨。下了渡船，奔杭州大路，向北走出有三二里地，蕭銀龍叫道：「楊五爺！傻小子羅圈腿走的慢，他要是累了，他就不走啦。請人之事，至為緊急，只有兩天的工夫，別叫他誤了咱們五人之事。有他是五八，沒有他是四十，咱們哥倆出主意，將他落在後頭。每次咱們要單走，黃三哥打圓盤，今天我先告訴黃三哥。」銀龍遂低聲叫道：「三哥，這一回您別管，有賈明誤事，咱們將他落在後頭。」銀龍這一附耳低言，賈明早看見啦，遂向銀龍道：「你們打算什麼？背人沒有好話。」銀龍道：「賈五哥，您總多心，我哪裡敢背地談論您？非但不敢談論您，就連您的綽號我也不敢貿然說出啊。」傻小子賈明聽蕭銀龍說完了，一邊走著一邊氣喘吁吁問道：「你又改我了，我來問你，甚麼叫綽號？為什麼你不敢招呼我的綽號呢？」楊香五這時正同賈明走了個並肩，他看傻小子這樣糊塗，不禁哧的一聲笑道：「你不知道什麼叫綽號嗎？我來告訴你吧，就是你的外號金頭虎麼。他大概是因為你是老虎星，所以不敢貿然的稱呼，恐怕你這老虎星壓了他的運啊。」傻小子賈明一聽，更氣的了不得，將脖子一扭，沖天杵的小辮一挺，瞪著兩隻爛邊眼向楊香五罵道：「瘦小子，你也來啦。你們還有幾個？黃三哥，您給評評理吧。」

黃三太尚未答言，銀龍又笑著說道：「賈五哥你自己拿主意吧，倚賴別人作什麼？」傻小子賈明忙將頭一點，說道：「對啊！自己拿主意，為什麼倚賴別人呢？我把張茂龍張大哥拋開，我來問你，雙龍山竊探被獲遭擒，是誰救的你啊？」賈明這一問可把蕭銀龍給問住了。香五在旁邊卻又替他答道：「這個你可不能生氣，那是人家未過門媳婦給救的。不像你似的，到了被擒的時候禱告這個盼望那個來救命。」賈明沒等他說完，兜著他的臉就是一口唾沫，唾了楊香五滿面，順著腮幫子往下直流。楊香五奔過來就要打賈明，卻聽傻小子說道：「你總來替他說話，你圖了他多少錢？雙龍山救他的是他的媳婦嗎？我想若不是勝三大爺趕到，他們早就死在那裡嘍。他才說不要倚靠人，為什麼在雙龍山不自己大搖大擺的出來呢？」他們說著，李煜收住腳步給了事道：「得啦，五弟別鬧啦，趕緊走路吧。」賈明氣還沒消，走著道，嘴裡還是叨念，猛一抬頭，卻見他們五人都走老遠的了。金頭虎看了自己點頭暗道：「好啊小子們，打算拋我？我是跟定了你們啦。」想罷便連忙撇開哈叭羅圈腿追將下去。原來在賈明和楊香五吵嘴的時候，蕭銀龍向香五等扭了扭嘴，那個意思是讓他們眾人別答理他，大家趕緊往前走，料到賈明的腳程決定跟不上，那時他累了就不追在後面了，省得在後面跟著打麻煩。這時銀龍在前緊走著，回頭向香五說道：「咱們不將他落在後面咱是別打住。」黃三太接言道：「別這麼辦，那就顯著不對了。依我咱們還等著他，同他商量商量，分開了走倒行。」香五說道：「三哥您老總是憐憫他，他這種人是成事不足，壞事有餘，哪回不是他跟著攪合？頂好您別言語，等他趕到，我再用話一擠兌他，他一氣就自己去了，然後咱們趕奔杭州大道。千萬別耽誤了這事，倘要歐陽大伯將劍盜出，那時節說僵了打起來，豈不壞了？」他們走著說著，猛見來到一個村鎮，三太說：「咱們大家進鎮找家茶鋪休息會，然後再說。」大眾見路東有處小茶鋪倒很潔淨，遂連貫走入，伙計急忙過來招待，立時泡好兩壺香濃的茶來。正然喝著茶，就聽外面傻小子嚷道：「好啊小子們！都跑哪裡去了？怎麼我找不著呢？」銀龍在座慢慢言道：「咱們大家可別說話啊，提防他聽見。」卻巧賈明見這裡有茶鋪，一陣陣噴出茶葉味來，他便探頭向裡一望，不料看見三太等五人在裡喝茶啦，傻小子便更壞，連聲也不言語，一屁股就坐在蕭銀龍背後的一條凳子上，瞪著眼看著他們。楊香五裝沒看見，故意向銀龍說道：「我喝這個味還是真好。老兄弟，咱喝完趕緊走路。」銀龍道：「我不喝了，咱們走吧。」三太攔道：「咱們可喝完了，賈五弟還未喝呢。」賈爺氣喘吁吁說道：「我不算數，我也不喝。」楊香五沒等三太答言，便從兜裏掏出碎銀會了茶錢，大眾走出茶鋪，直奔大道走去。傻小子仍然跟在後面，銀龍回頭看了看，又低言向香五說道：「賈明在後面。」嚷道：「這會你們是談論誰？」

銀龍道：「我們正是論足下。」傻小子賈明說是：「足下就是我，不含糊哇。」蕭銀龍說：「賈五哥，您非拐棍走不了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什麼叫拐棍呀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哥五個，就是您拐棍。」賈明說道：「短命鬼，我活二十多歲啦，都是你們抱大的嗎？」銀龍道：「看前面是一條叉路，一條奔東北，一條奔西北。可單走一回？」楊香五笑道：「蕭賢弟，你別看他裝傻充愣，要了他命也不敢單走。」金頭虎氣喘吁吁說道：「你們真欺負人。你教我打那邊走？」蕭銀龍道：「您哪兒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打東北走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向西北去。」金頭虎遂向東北走去，直回頭向西北看，淨等黃三太了事呢，無奈這回黃三太不理他。金頭虎這回可真生了氣啦，心中暗說：「連我黃三哥也看不起我啦。」賈明一生氣，直奔東北走去，再回頭一看，黃三太等已經沒有影兒啦。金頭虎伸手一摸兜裏，一文也沒有，自己言道：「忘了與我孟二大爺要盤費錢啦。」賈明心中著急，躺在樹林子裡就睡著啦。睡醒一覺，睜開眼又走，走了三里二里地，心中一悶，躺在樹林子裡再睡。

列位，人不許看不起人，他們五位請了一位來，傻英雄自己也請了一位來。

不言兩撥前去請人，單言孟家寨孟二爺等三位老者吃完了飯，歐陽翁叫道：「孟老二！你還不叫您老伴來陪我喝杯茶麼？」勝三爺道：「你這一輩子沒有斷了耍笑。」歐陽翁找了一個清雅地方養神睡覺，睡了一覺，起身來，喝茶吃點心，來到書房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雙龍山賊人他們准知道我三更來天去，我學一個小毛賊做事，帶著太陽我就去，掌燈時候我就到了那裡，他們絕不能尋思我去的那麼早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你真夠奸。」「可有一宗，勝三哥，至三更天，你老人家可得給我打接應，盜出劍來也得打，盜不出劍來也得打。」勝翁叫道：「兄弟！你可保重些。為愚兄之事，賢弟如同老虎口內奪脆骨。」

大義士叫道：「老哥！」您就想著給我三更天打接應就行啦。

千萬可別聽孟老二之言，看看蠻子有多大本領。那麼一來，小弟就苦啦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你二位又玩笑，愚兄焉能誤事？」蠻子叫道：「孟老二！給我預備船吧，要倆精明水手。」太陽有老高呢，蠻子就起身啦，勝三爺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！千萬保重。」歐陽爺上了船，水手搖動花檣向東而去。蠻子與水手耍笑，叫道：「水手！水有多深啊？」水手說道：「深的三四丈，淺的一丈來深。」蠻子說道：「這個船翻不了個兒？」水手說道：「大爺，您別說不吉祥的話。」說話之間六七里地到了雙龍山山環，未等攏岸搭跳，歐陽爺向下一縱，上了山坡，無論多少人都怕啦。蠻子叫道：「水手！我幹什麼去，你二位也知道。倘若我盜出

東西來，群賊追我，我找不著船的時候，我就喊：『神仙何在？』你們就答應說：『吾神來也！』我好順著聲音找船。」兩個水手一路之上，笑的肚子疼。歐陽爺踉蹌壁山崖，順著山坡向北一看，東北角有一個山環，山環內有兩個人探頭縮腦。一個青短靠，背後背刀，面似瓦灰；一個灰短靠，煞白的臉面，背後背刀。二人在那裡指手畫腳，向西點指歐陽爺，歐陽爺答話：「不錯呀，我就來了一位。」這兩人遂轉身子奔山裡而去。大義士進山環，這二人蹤影皆無，大義士自言道：「明明是兩個人，我見了鬼啦？」頭一次張茂龍與蕭銀龍進山，就被這二人看見的。山環裡有地窖子，窖子東西寬六尺，南北長一丈，上頭蓋著一張席，七尺寬，一丈二長，東西南穿著四根竹桿，席上面用糯米飯湯合土，俱都抹得與當地土色一樣。二人掀席進去，將席蓋好，由南面倒上台階下去。蠻子夜行眼，一看地窖子中有燈光，由席縫邊露出一點亮兒，蠻子將蓋兒一掀：「哎呀，二位多辛苦啦！」一丈來深，十餘層台階，二嘍卒亮刀，蠻子不走台階，向下一跳，輕輕落在地窖中，這個嘍卒剛亮出半截刀來，那個嘍卒剛一摸刀把，俱被蠻子用點穴法點住。將兩個嘍卒俱都捆上，一掌破了穴，這兩個嘍卒道：「大爺，我們是查山的，您饒我們命吧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饒命不難，你們怎樣與聚義廳通達消息？」兩個嘍卒說道：「大牆西南面有一根鐵線通聚義廳，聚義廳有鈴鐺，來一位拉一下，來兩位拉兩下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在西南角上果有鐵線，回來饒爾等不死；要沒有鐵線，一刀一個。」語畢，蠻子上台階要出地窖子，兩個嘍卒心中暗說：「你一走，我二人向一塊湊合，用牙解繩。」二人方一尋思，蠻子回頭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們兩人到一塊就用牙解繩。吾將你二人分了家吧，地窖子上邊來一位吧。」用手提起一個嘍卒放在地窖子外。蠻子方要走，這二人心中思索：「你走了我們喊叫，自有尋山寨主救我們。」大義士道：「不行不行，我走了你們大聲叫喚，叫尋山寨主解救你們，你們就跑了。吾用東西塞上你們的嘴。」兩個嘍卒心中暗罵：「這小子真損透啦，拿著我們兩個人開玩笑，你隨便吧。」大義士撕了兩個嘍卒的衣裳，將口俱都堵住，說道：「這回萬無一失了。」大義士遂向西南角上走去，來到切近一看，果然牆根下有一個銅錢下垂，用磚砌著，裡面藏著一根鐵線。大義士遂拉響鈴驚群賊，智盜雙鋒劍。大義士向眼上一伸手，正當中有一個方孔，有核桃粗一個皮繩套，大義士自語說道：「哎呀，還給我預備皮套哪。」一拉嗡嗡直響。

此時天到掌燈的時候，聚義廳群賊正飲酒呢，老道說：「今天咱，們兩個酒慢慢地喝，今天晚晌，聽響鈴為號。」老道正說著話，就聽鈴嘩啦啦一陣響，老道說：「蠻子真壞，來得真早。」又聽嘩啦一聲，老道說道：「來了還是兩位。」響鈴聲不斷，有數錢快的直數：「二個、四個、八個，一百零四個人啦！」大義士嘩啦啦不住氣拉響鈴線，直數到三百餘響，便數不過來啦，蠻子拉的工夫太大啦，直把走線拉折啦。群賊一陣大亂，說道：「保鏢的來了三四百位！」林士佩與老道乃是有經歷之人，說道：「眾位別鬧，昨天蠻子、勝英、孟鏗三更多天才走的，今天定更來天，就來三四百位？勝英決不能請得那麼快，這恐怕是蠻子鬧鬼呢。派人探一探看守走線響鈴的。」

且說大義士拉折了走線，鹿伏鶴行，來到聚義廳後，隱住身軀，聽賊人議論。有說派人查走線響鈴的，有說蠻子在蕭金台盜燈，門窗戶壁未動就盜走了，劍在仙人洞放著不牢穩，寨主帶在身上最好。寨主帶在身上，蠻子不能打身上搶劍。程士俊深以此說為然，去往仙人洞取劍。程士俊說道：「哪位弟兄辛苦一趟？」蠻子心中暗說：「王八羔子，單我來盜劍你們取劍？這個取劍的如同打魚的香餌，大概愚弄我呢。咱倆癩拐李，把眼擠，我叫賊魔，我是當不上。」老道說道：「我薦舉一人取劍，萬無一失。」程士俊問道：「道友薦舉何人？」老道說道：「非老寨主韓殿魁不可。」韓殿魁站起身來，慨然應允，握寶刀說道：「我取寶劍，蠻子不能奈我何。」出了聚義廳，不打燈籠，韓殿魁來到東院，再向東二道院，每道院俱都是一對掛燈。蠻子在房上墜下了韓殿魁，比及韓殿魁到東三道院，可就沒有燈籠啦。韓殿魁自言自語：「眼前就到仙人洞，我要取寶劍啦。」蠻子在西邊房上一看，地下鋪著串地錦，當中三尺來寬的空地，串地錦顏色與地皮色一樣。蠻子心中暗說：「由西往東向南拐過月亮門，就是三寸寬的道兒，我要下去就得掉在串地錦裡。你不用念山音，不上你的當。」韓殿魁又向南拐到月亮門，叫道：「嘍卒們！留神小心。」月亮門外有四個嘍卒專管繃腿繩，嘍卒問道：「老寨主你幹什麼去？」韓殿奎說：「我取寶劍去。」

嘍卒道：「當真嗎？」韓殿奎說：「我要不取寶劍我不姓韓。」

蠻子暗道：「你取寶劍罵哪家子事？你是跟我罵街呢？」韓殿奎往南去，穿過五七道寨子，看見高聳大牆，五十名削刀手把守南邊的柵欄門，每人一口雙手帶。為首一家寨主對韓殿奎問道：「韓叔父何往？」韓殿奎答道：「仙人洞取寶劍去。」那家寨主說：「是真取寶劍嗎？」韓殿奎道：「韓某焉能說謊？」

那家寨主又說道：「韓叔父多加小心。」韓殿奎說道：「蠻子豈能奈我何？賢姪你把守寨門千萬留神小心。」「蠻子不打這裡過，是他造化；他若打這裡走，青銅雙錘，砸他肉泥爛醬。」

歐陽爺觀看此人，青臉膛兒，緣紫色壯帽，紫綢綢的大衣，絳紫色的短靠，一臉的怪肉橫生，凶似瘟神。蠻子心中想道：「我有心殺了他，恐怕誤了我取劍。」蠻子越過了寨子牆，相隔南面柵欄門，也就在十餘丈遠。出了寨子牆，又跟在韓殿奎的後面，走出去不甚遠，韓殿奎打著火折，夠奔山嶺，用火折子照著路兒走上山嶺的羊腸小道。蠻子心中暗道：「老忘八羔子，你走黑道得提著燈籠，打著火折子，我是夜能視物；你也就是七八百里地的腳程，我是一千里地的腳程。」韓殿奎來到山嶺之上，由山嶺向東，走了也就在半里來地，在山嶺的正東，有一道石樑，有十餘丈寬，往東看不出多遠去，韓殿奎走至石樑近前，用手往前一指，自言自語地說道：「來此已是仙人洞。」歐陽爺一看他手指之處，有三兩丈高的一塊平石，有五六尺寬，平石的上面鑿著三個大字，上寫「仙人洞」。又見平石南面有茶碗大小的一個八角疙疸。韓殿奎來到平石前，用力一擰那個八角疙疸，只聽「吱嘍嘍」直響，這疙疸裡面是螺絲，螺絲一轉，石板向上一起。蠻子心中說道：「此時不拿老王八羔子，等待何時？」蠻子緊走了幾步，一擦皮馬褂，由百寶囊中取出紅蓮花鎖。此物與別的暗器不同，此物是用銀絲鹿筋作的圈兒，共是三個，擒人的時候，量人的腦袋大小取用，頭大是用大圈，頭小的用小圈，中等的用中等的圈。蠻子將紅蓮鎖從腰中取出來，心中暗道：「十幾年不用這宗東西啦，今天要用。」將皮套兒套在手腕兒上，乘韓殿奎擰螺絲之時，蠻子由背後一抖手，就將皮套兒套在韓殿魁的脖項之上，蠻子向回一兜，韓殿魁這個樂兒可大啦，摔了個仰面朝天。韓殿魁一歪身，元寶形就躺在了塵埃。韓殿魁若是仰面躺下，他准知道若碰在山石上，就有性命之憂，故此他才歪著躺下。蠻子一拽絨繩鎖練，拉到近前，由韓殿魁背後一按繃簧，先將他的寶刀抽出來，往南面一扔，扔出五六丈遠去。復又用絨繩將韓殿魁四馬倒攢蹄捆好，可惜蓮花湖的老寨主，連手都沒遞，就被蠻子捆上啦。蠻子說道：「我問問你這老王八羔子，仙人洞是有寶劍啊，還是誑我進洞拿我呢？」韓殿魁一笑說道：「蠻子，你用什麼東西，將我拿住的？」蠻子道：「法寶。你快說吧，寶劍倒是在仙人洞沒有？」韓殿魁笑著說道：「知道我倒是知道，就是不告訴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好好好。」說著話，由南面兒將折鐵寶刀取回來，說道：「我拿刀刺你這個老王八羔子，我割你的耳朵，削你的鼻子，紮你的眼睛。」韓殿魁冷笑說道：「你家老寨主，豈是貪生畏死之人？任你所為吧。」蠻子一想：此時蓮花湖勢派最大，韓家戶大多了，叔姪弟兄八位，俱是有名的英雄，韓殿魁在綠林道中，也不算大惡，我要殺了他，必給我勝三哥結下仇恨。蠻子思索至此，笑道：「韓老寨主，寶劍也不是你的，也不是我的，是我勝三哥朋友的。老哥哥，你叫我取出寶劍，我還你折鐵刀，於你無傷，老哥哥咱倆結交一個朋友。」韓殿魁一笑說道：「硬的不行動軟的？你跟別人使去。寶劍在仙人洞不在仙人洞准知道，就是不告訴你。」蠻子說道：「你只要告訴兄弟寶劍所在，吾必還回你的寶刀。你要不說好辦，我脫了你的鞋襪，脫了你的中衣，我用刀刺你的屁股，我要給你上特別刑法。」韓殿魁顏色更變，心中暗想：「劍客和龔啞仙師與蠻子耍笑。蠻子偷著由背後掀開劍客大衣就搗屁股。他是說的出來就辦的出來。」蠻子一看韓殿魁怕這一手兒，心中暗說：「你怕這個我就拿這個嚇唬你。」說著就解他中衣。列位，南七省韓殿魁是有名的人物，若真叫蠻子給脫了自己的中衣，自己是死是活？說著話，當時就解韓殿魁的繃腿，韓殿魁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蠻子你不用如此，寶劍在仙人洞呢，洞裡邊地方很大，就怕你找不著。寶劍要不在仙人洞，我不姓韓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吾解開你，吾揪著你的十字絆，你要跑我再捆你。」蠻子遂拿著刀將韓殿魁飛抓繩解開，韓殿魁站起身軀，蠻子左手持著韓殿魁背後十字絆，右手舉著寶刀，來到仙人洞近前。韓殿魁一擰螺絲，石板又起來四尺多高，人也進的去啦，蠻子說：「且慢，得仔

細看看。」蠻子一看，原來那塊石板是一個石門，當中有石門限，石門砌半尺深的槽兒，那石門下來的時候入槽。蠻子向裡一看，石洞裡頭北面鑽著喜鵲登枝，限南邊栽著一棵松樹，松樹上落著一個鷹，松樹下一個熊，俗名英雄鬥智。蠻子叫道：「韓老寨主，北面石上喜鵲登枝，南面是英雄鬥智。」韓殿魁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：「無怪乎我輸與他，原來他夜能視物。」韓殿魁說道：「你跟著我進洞吧。」蠻子說：「不能，不能。到裡邊你一誑我，洞裡道路你知道底細，吾不知道底細，吾怕上了你的當。」韓殿魁說：「再不然我與你取劍去？」蠻子說：「取來寶劍你好剝我？等一等，我想想。吾罰你一個苦力，你往前走。」背後仍然揪十字絆，折鐵刀晃著，向南走又往西去，出去半里之遙，叫道：「韓老兄！你搬起這塊石頭來。」韓殿魁無法，只得將石頭搬到石門下，叫韓殿魁向石頭門限當中一放，蠻子說道：「這一回你就關不上石門了。」韓殿魁雖然罰苦力，暗中贊成：「蠻子真有點聰明。」用石頭將石門限墊好，仍然揪著韓殿魁，伏腰進了仙人洞。往南一拐，又往北去；連繞了三個彎兒，猶如三環套月。南面石牆中有斗大的一個石眼，可不知其深幾，韓殿魁一伸手，取出寶劍說道：「給你吧。」蠻子見綠鯊魚皮舊鞘，蠻子接過來一掂，叭噠一聲拋在就地，說道：「會水的別瞞水賊，寶劍是假的。先說頭一樣，不夠分量。」韓殿魁說：「你真高明，往前走吧。」又走了三個彎兒，又如三環套月的形式，北面石牆上也有門大一孔，一伸手取出寶劍，說道：「看姓歐陽的你眼力如何？」歐陽爺接在手中一看說：「哎呀，真的！放了去吧。」歐陽天佐接過寶劍，是真的就把韓殿魁放了，心中暗說：「你出去我也出去，門口有一塊大石墊著石槽呢，我的腳程比你快，我能走在你前頭。」歐陽天佐這一放鬆了韓殿魁，韓殿魁應當往回跑，就見他並不回頭，仍按三環套月往前跑。蠻子一想：「他不回頭跑，必有把戲。」開腿就追。這一繞彎，臨到歐陽爺追到洞門之時，就見洞頂上有一天孔，距地有一丈來高，韓殿魁縱至天井上，一手抓住外邊的銅環子，再一探身出了仙人洞，洞外有一石帽，是螺絲口的，提起石帽就擰。蠻子向上一縱，托了一把，紋絲兒不動，翻身向回再跑。來到石門口，向外一鑽，才將腦袋鑽出去，石門已落，蠻子被獲遭擒，被石門夾住。蠻子將眼一閉，說道：「啊呀！傾了我了，害了我了，吾命休矣。」但是石門看看將蠻子的脖子夾住，石門再不向下落了，也不向上起了。歐陽爺睜眼一看，面前一位老者，白髮蒼蒼，左手捻銀髯，右手擰著石門的鋼螺絲，不向上起，不向下落。蠻子是夜行眼，一看此人，說道：「石俊山老王八羔子，有這麼鬧著玩的嗎？」石爺叫道：「十餘年沒捉住過你！老弟，你不是由背後揪鬍子，就伸手摳一把，捏一把；不論當著什麼朋友，不是偷小包袱，就是偷毒龍杖。今天你說好的不說？」蠻子說：「咱倆就在這兒耗時候吧。」

石爺說：「這可有拿手啦。」蠻子說：「甚麼拿手？」石爺說：「你非得起誓，從此永不與我玩笑，我就放了你。」蠻子說：「哎呀老哥哥，我不與你玩笑了，我再與你玩笑，我是王八羔子。」石俊山說：「不成。」東路鏢頭再看蠻子被石門夾得要火兒啦，遂說道：「你也有今日。」一擰螺絲，石門向上一起，蠻子由裡面縱出來，說道：「哎呀，你這個老王八羔子！我揪你的鬍子。」石爺一樂，叫道：「歐陽賢弟，你好大膽量！把你困在仙人洞，將上面石頭帽子擰下來，向裡一灌石灰，你縱有金鍾罩，也無濟於事。那老匹夫將石頭帽子擰上，便來落石門，被我一懷杖將他打一溜滾。因他尚非巨惡，未忍加害，況且也怕與勝三哥種仇，賢弟得出寶刀，急速回孟家寨，請代表說與勝三哥，劉雲已被我救走了，有安穩之地存身，絕無危險。歐陽賢弟，你得回寶刀，又得了一把寶刀，急流勇退，快回孟家寨吧。」歐陽蠻子說道：「不能，不能。程士俊說啦，盜出寶刀他獻與我老道師徒。」石爺叫道：「賢弟呀，危險哪！」

蠻子道：「哎呀老哥哥，我早有，準備，今天三更後，勝三哥與孟二俠前來接我。再加上你，咱們四個足可以對付群賊。你不知道吾會裝神鬧鬼？到了那個時候，吾就喊『天靈靈，地靈靈，山神土地何在？』你們就出頭應戰，那時吾就跑啦。你要不去，到那時吾就胡罵你個老王八羔子。」石爺說：「賢弟你可保重。」蠻子說：「料也無妨。」語畢，解開皮襖馬褂鈕子，鹿皮夾襖十字絆，將寶刀插在十字絆中，仍然扣上皮襖鈕，踩陡壁山崖下了山坡，輕車熟路，由北向南而來。

來到寨子切近，蠻子一看，雙鋼將吉興率領著五千名削刀手。皆因韓殿魁被蠻子捉住搶去折鐵刀，好容易逃回來，走進南寨門，吉興問道：「韓老寨主怎樣？」韓殿魁說：「不好，不好，咱爺們栽了跟頭啦，寶刀盜去，搶去吾的折鐵寶刀。吾欲將他困在石洞中，方要落石門，有一個白鬍子老者，一拐棍將我打了一溜滾。」吉興說道：「您且回聚義廳與吾寨主哥哥送信，吾將蠻子圍住，連老頭一齊拿。寨主哥哥如能前來，則更妙矣。」嘍卒打著燈籠火把，向北而來。歐陽爺由北而南，直迎將上去。歐陽爺一行走著，一行喊著：「哎呀！吾心驚肉跳，我往哪裡走哇？」方才走至切近，雙鋼將吉興將五十名嘍卒雁翅排開，叫道：「蠻子哪裡走！」蠻子說：「哎呀，吾轉了方向啦！將吾嚇糊塗啦，跑在隊裡來了。」手中折鐵寶刀亂晃。

吉興說道：「蠻子你要知時務，將寶刀放下，饒爾不死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奇怪，奇怪，今天吾睡午覺偶得一夢，吾死在使雙鋼的手下，今果要應夢。我必然知時務，你饒了吾吧。吾嚇糊塗啦，誤入大隊，請寨主格外施恩，放了吾吧。寨主要不饒我的命，那就怨我命短。」雙鋼將吉興一看，蠻子是誠心耍嘴，舉起雙鋼照蠻子就砸，蠻子向旁一閃，雙鋼撤回，擰頭蓋頂又砸來。蠻子向旁邊一閃說道：「沒砸著。」就勢折鐵刀一裹手，刃朝外一抹雙鋼將的脖子，頭屍兩分。蠻子說：「哎呀，我沒死他死啦。」五十名嘍卒一看，有名的寨主一個照面頭屍兩分，拋下燈球火把就跑。蠻子在後面追趕說道：「哎呀，你們不要跑，吾是淨宰大賊不宰小賊。」歐陽爺要是真追真殺，這五十名嘍卒跑不了幾個，歐陽爺故意在後喊嚷，是所為叫嘍卒們自相踐踏。進了南寨柵欄門，歐陽爺放心前進，不怕消息埋伏，有五十名嘍卒引路，直追到聚義廳前。韓殿魁敗回聚義廳，已將仙人洞之事，告訴了程士俊與林士佩，大眾一聽，亮傢伙就要奔仙人洞。正在方要出廳之時，就有嘍卒們喊嚷：「了不得啦！吉寨主被殺了，蠻子追下來啦。」歐陽爺背後背寶劍，手晃搖著折鐵寶刀：「哎呀，不用追，吾決不失信，吾來啦，吾來啦。」

程士俊一看，蠻子晃晃悠悠，踏踏踢踢。蠻子對程士俊說道：「程寨主，你與我說的牙白口清，兩天兩夜盜去寶劍，將老道師徒獻於在下。今在期內將寶劍得回，程士俊你是有名的人物，你打算怎樣？你與我勝三哥擊的掌，你不能忘了吧？一天半夜盜出劍來啦，你將老道師徒獻給我，吾將寶劍仍然還你。」程士俊說：「吾與勝老者打賭，是你一人盜劍。要不然，吾家老寨主將石門一落，將你困死在仙人洞。那白鬍子老頭手使拐棍的是誰？你有幫助就許我不承認。」蠻子就說：「那是吾拘來的本處山神土地。」程士俊說：「沒有那麼回事。你將寶劍、折鐵刀俱都放下，你一人另盜。再有人幫助，吾仍然不算。」蠻子說道：「程寨主你強詞奪理。」二人正在狡展之時，老道七星真人站在林士佩背後說道：「林寨主，咱們都到了大清國邊界啦，他們實在欺人太甚。您累次失敗，這回還不將蠻子捉住，得回寶劍、折鐵寶刀？捉住蠻子也可一洗從前之恨。您切不可大意，此時不除他，悔無及矣。」林士佩聞聽，合狼牙鑽，說道：「誠然。」遂躡至當中，舉狼牙鑽向蠻子劈頭蓋頂便砸。

歐陽爺閃身軀，折鐵刀接架相迎。二人正在動手之時，七星真人趙昆福又到方成身旁，說道：「方寨主，貧道逃在您的宅院，被老勝英餘黨破了宅院，燒的片瓦無存，皆是蠻子所為。蠻子外號叫火神爺，早早除去，實為綠林道之大幸。程寨主既不攔師兄，還能攔阻師弟嗎？」方成一顛雙戟，直奔蠻子而來，紮胸前掛兩肋。這對畫桿戟分量加重，狼牙鑽六十二斤半，上繃下砸，蠻子喊道：「你們仗仗仗仗重？我的這口刀是借來的，跟你們硬碰，我也不心疼！」狼牙鑽向下一砸，折鐵刀往上相迎，噹啷啷一聲響，折鐵刀飛出一丈多遠。蠻子伸手撤出寶劍，說道：「這回我就不碰啦，這是我朋友的寶劍。這口寶劍神出鬼沒，削耳擦腮。韓殿魁縱出人群，拾起寶劍，一頓足說道：「休矣！」老道問：「怎樣？」韓殿魁說：「半寸長一道裂紋。」老道說：「你看蠻子多損哪，他將你寶刀損壞。乘此時你就過去跟他對寶劍去，程士俊不能攔著。」韓殿魁舉破刀過去，兜著歐陽爺背後就是一刀。先者是單打獨鬥，程爺未攔阻；以後師弟上去，也沒好意思相阻；隨後蠻子又損了韓勝奎的寶刀，韓爺上去助戰，所以不能攔阻啦。此時三個戰一個，惡道一看，沒攔別人，也不能阻我，亮雙劍趕奔近前，加入戰團。要是平常手，歐陽爺可不懼，這四個都是硬手，嗖嗖困著蠻子，一條六十二斤半的狼牙鑽，一對畫桿雙戟，一口折鐵破刀，一對寶劍，俱是能征慣戰，久經大敵之輩。歐陽爺遂施展平生絕藝，寶劍上下翻飛，遮前擋後，皮襖馬褂踏踏啷啷亂響，工夫不大，歐陽爺熱汗直流。歐陽爺罵道：「混帳王八羔子！不是人物，為何四個打一個？我要拈訣念咒！唔呀，山神土地，使拐棍的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急速快來！」惡道吃了一驚。一看無人答

言，蠻子熱汗直流，說道：「哎呀勝三哥，還不前來救吾？」又沒人答言。此時已三更將過。「唔呀孟老二！還不前來救吾？」三次沒人答言。蠻子又喊：「蕭老三也不前來救我？」蠻子越喊越沒人答言，再喊就沒有人聽他那一套了。

歐陽爺真急了：「哎呀，九頭獅子孟老二！震三山蕭老三！你們兩個人在瓦壘裡避著，看我的笑話！這是鬧著玩的嗎？再要不出頭露面，吾要罵你們倆老王八羔子啦！」

聚義廳正面，大瓦壘中，難壞了屈已從人的勝三爺。兩個盟弟孟二俠、蕭三俠說道：「勝三哥您先別理他，他平生絕藝還沒施展呢，今天倒要看看他的本領。」勝爺左右為難，兩個盟弟不叫答言。狼牙鑽與畫桿戟、折鐵寶刀，這幾宗兵刃，金鍾罩蔽不住，爺萬般無奈，在聚義廳大喊了一聲：「歐陽賢弟不要著急，勝英在此！」飄然而下。翠藍緞子鴨尾巾，上橫紫絨一道，頂門上顛巍巍的一朵黃菊花，肋下襯鏢囊，周圍青緞子臥魚，正當中青緞子一個「鏢」字，懷抱魚鱗紫金刀，銀髯一飄，縱下聚義廳。東敞廳上哈哈大笑道：「蠻子急啦？九頭獅子孟鏗在此。」頭上帶絳紫鴨尾巾，橫著一道紫絨，懷抱七星刀跳下東敞廳。西面敞廳一聲喊嚷：「震三山蕭杰來也！」古銅色的鴨尾巾，懷抱金背折鐵寶刀。三俠飄然而至，四個人打一個的也不打啦，俱各撒兵刃縱出圈子外。蠻子道：「孟老二、蕭老三兩個老王八羔子，不叫我不答話，這樣的戰場是鬧著玩的嗎？」三俠是怎樣來由呢？孟爺與勝爺是在孟家寨預先規定好了的，三更後准到，無庸贅述，惟有蕭三俠的來由，必須表白。歐陽爺自孟家寨帶著太陽起身，臨上船之時，蠻子諄諄囑咐：「三更後不來，勝三哥、孟老二可去給我打接應去。」勝三爺說：「三更一過，愚兄必到。賢弟可要保重些。」蠻子說：「勝三哥，您可別聽孟老二之話。」勝爺說：「你們哥倆有玩笑，愚兄豈能失信呢？」蠻子上船走後，勝爺與孟爺說：「咱們哥倆在什麼時候去好呢？」孟二俠說：「二更之後就不晚。」

哥倆喝著茶，等到定更來天，老家人回稟：「北岸有蕭三爺來啦。」勝爺與孟爺聞聽，不勝之喜，出院來接，船已到南岸。

蕭三爺手提小包袱下了船，老弟兄三位見禮已畢，勝爺說道：「蕭三弟何以獨自來此？」蕭三俠說：「皆因在杭州府遇見金面韋馱張旺、華謙華子阮，叫我連夜前來，言說老道師徒逃亡雙龍山。華五爺說頭一撥三太等已到多時，第二撥蠻子也來啦。蔣五爺在我前一天來的，他卻未至，他行路外行，我多給了船家幾兩銀子，故此後來的倒走在頭前啦。」勝爺聞聽不勝之喜，說道：「吾弟此來，誠可為吾一臂之助也。」又叫道：「三弟你來的甚巧，歐陽賢弟前去盜劍，預定吾與孟二弟二更多天必去接應。今三弟你來，適逢其巧，也同我二人前去如何？但是風塵甫息，又要廝殺，亦太難以為情了。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千山萬水而來，所為何事？豈懼廝殺？吾來也巧，正我之幸也。」

勝三爺說：「叫廚房給你備飯吧？」蕭三俠說：「我在店中打完尖來的，毫不覺餓。」勝爺說：「就此要上船，夠奔雙龍山。」

於是三位老俠客出了孟宅，上船夠奔雙龍山而來。來到雙龍山停船，三位棄舟登岸，在泊船之處，留上記號，三位老俠客陟陔壁山崖，往東面越寨子牆而過。聚義廳前燈籠火把，亮子油鬆，照如白晝，三位老者到西敞廳。三位老者並未留神，南配廳後坡，還有一位老頭呢，這位石爺可看見他們老三位啦。勝爺遂又一打手勢，奔了聚義廳正面，蕭三俠上了西敞廳。二位盟弟不叫勝爺下去助戰，要引急了蠻子，勝爺所以遲遲未能早下聚義廳，此時勝爺由聚義廳上縱下來，孟、蕭二位也下了敞廳，林士佩等也不戰蠻子啦，俱都縱出圈子外。蠻子罵道：「孟二俠、蕭三俠，老王八羔子，不叫勝三哥露面。」勝爺懷抱魚鱗紫金刀說道：「程寨主，大丈夫說話不能失信。吾與汝擊掌，兩天盜出寶劍，今既將劍盜出，並未過期，何以反覆呢？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勝老者，盜劍說的是一個人，為何兩個人前來盜劍？要不然將歐陽的困在仙人洞內，永遠不能出世，忽有一白鬍子老頭打了我們韓老寨主一拐杖。那白鬍子老頭果是何人？」

勝爺道：「程寨主，我與你盜寶劍，並未說用人相幫不用，前者盜皇上家的萬壽燈，還有四五位幫著呢。自古皆有誓，民無情不立，寨主你是當世的英雄，豈可言而無信，使天下豪傑恥笑？當初漢朝季布一諾千金，人服其信，威震當助，名揚後世，真可謂大豪傑，大丈夫。如今程寨主雄踞雙龍山，天下義勇之士無不知名，威信又豈讓於古人？程寨主你要再思再想。」程士俊臉兒一紅道：「歐陽氏將寶劍交還，自己再盜，必然言而有信。有人幫助那不能算的，白鬍子老頭是何人？如其不然，在下要以武力對待，若贏了我這對畫桿描金戟，雙龍山任憑足下辦理；贏不了在下這對畫桿描金戟，勝老者，你等有來之路，無去之門。你看來到什麼所在？」勝爺微然一笑說道：「程士俊，你以為龍山是龍潭虎穴、天羅地網，據我姓勝的看，不過是彈丸之地，何足道哉！」程士俊說：「不必動唇齒。」說著話，他便抖戟就紮，上手戟夠奔咽喉，下手戟夠奔心口窩，勝爺一閃身軀，刀由雙戟當中向裡便遞，程士俊雙戟一併，勝爺抽刀，翻手奔程士俊頭上削去，程士俊用戟桿向外就繃，二人刀戟相加，一位是刀法精奇，一位是戟招絕倫，棋逢對手，將遇良材。惡道走到林士佩面前道：「林爺，您都不能再見八大名山的英雄啦，程士俊與勝英正在大戰之時，您過去加人雙戰勝英，讓他輕者帶傷，重者廢命。」林士佩說：「我弟搶陽門勝，怕他不允。」老道說：「師兄弟有何不願意？咱本山的英雄八九十位，勝英他們四位老頭兒，去一個，香爐短一個腳。前次群英會，蔣伯芳一棍幾乎要了林寨主之命，至今傷痕尚在，您就忘了不成嗎？」林士佩聞聽，不亞如刀紮肺腑，一伏腰，合著狼牙鑽雙戰勝爺。那邊孟二爺握刀喝道：「小兒林士佩不要雙戰，孟二在此。」語畢，一舉七星刀擋住林士佩。七星真人趙昆福道：「韓老寨主，方寨主，你們二位一位家敗人亡，一位壞了寶刀，此時不報，復等待何時？你們二位就此過去，一位戰勝英，一位戰孟鏗。」方、韓二人向圈裡一走，蕭三俠擋住韓殿魁，蠻子說：「吾也歇過來啦。」舉寶刀敵住方成。七星真人對雙龍山眾人道：「他們沒人了，我不知雙龍山的寨主哪位藝業高？藝業高的可出來十二位，向前幫助，四人打一箇。其餘的寨主在聚義廳門外亮傢伙圍住，再調二百名長箭手，遮住聚義廳四外，哪怕三俠與蠻子上天入地？今夜晚殺勝英、剋孟鏗、刺蕭杰，將蠻子亂刀分屍，給綠林道永除禍患。眾寨主若不聽貧道之言，必至山破人亡。偌大的蕭金台、蓮花峪，可為前車之鑒。眾寨主若聽貧道之計，尚可保全此山。」眾寨主只可依老道之計，挑十二位武藝高強的，每三人加入戰一人，四個戰一個，其他二十多位在聚義廳院中四面圍住。又有人調一百名長箭手、一百名弩弓手，二十五名弩弓手在東角門外，二十五名長箭手、二十五名弩弓手在西角門外，二十五名長箭手和弩弓手，分在聚義廳後面、聚義廳北面，二十五名長箭手，在聚義廳南面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四面八方，團團圍住。勝三爺的刀，不能碰程士俊的兵刃，又上去三個飛賊，四個打一個；孟二爺的七星刀，也不能碰林士佩狼牙鑽，又上去三個飛賊，也是四個打一個；蕭三爺的金背折鐵寶刀，對韓殿魁的折鐵刀，尚未分上下，又上來三個飛賊，四個打一個；歐陽爺方歇過來，戰方成未卜，也上來三個大盜，四個打一個。工夫一大，三俠臉面之上，俱見汗跡。蠻子眼神好，一看四個打一個，好幾十個大盜，將聚義廳院中圍繞，長箭手、弩弓手，四面也圍住，蠻子說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，長箭手都圍上聚義廳啦。」此時聚義廳前梨花亂舞。老道在西北角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勝英命將休矣，三俠與蠻子決無生路。」

此時好幾百號人，俱都鴉雀無聲，忽聽得山口一陣喧嘩，有一位驚天動地的大英雄，撞進頭道山口。山口東西俱是鬥雞崖，四五十名嘍卒在高阜處看守，萬馬千軍難進，卻被此人闖入。嘍卒們喊道：「石頭在手中拿著，他進山還得出山，回頭再砸他眾嘍卒。」這麼一喊，哪知道這位進山不出山，頭道山口白費事啦。來到二道山口，亂箭齊發，此英雄亮棍撥打雕翎，長箭手管遠不管近，此英雄來到長箭手的面前，用棍向兩下一分，打倒五六個，只打得落花流水，死屍橫躺豎臥。撞入三道山口寨子門，有一家頭目，率領削刀手，掌中一口雙手帶，此人年在三十來歲，墨青的壯帽，墨青的短靠，黑中透煞的臉面，向前一進，與蔣五爺打了一個對頭，雙手帶攔頭蓋頂照著蔣五爺就劈，蔣五爺用棍一繃，雙手帶飛出一丈多遠去，翻手又是一棍，正打在太陽穴上。四五十個削刀手被蔣五爺打得亂跑，蔣五爺如人無人之境，打進了寨子門，撞入東跨院聚義廳外。

五爺一看，東角門外有幾十名嘍卒，抱著弩弓匣，後面剎扣搭弦雁翅排著，對著東角門。嘍卒都有準備，淨留神三俠與蠻子，面向裡觀看，蔣五爺由背後出其本意，亮銀盤龍棍橫掃，打倒二三十個，餘下的向南跑，蔣五爺追到南邊，連南邊的五十名長箭弩弓手，也全都打跑；由南面又向西打，將西面的五十名長箭弩弓手也全都打走；由西又打到北面，二百人死傷了有一多半，跑了有

一少半。由聚義廳後縱下聚義廳，由後坡縱到前坡，橫棍往下一看，四家賊寇打一個，聚義廳前地方廣大，四外有五六十人，刀槍劍戟，氣勢洶洶。蔣五爺一看，有四家飛賊圍著勝爺，又四家飛賊圍著蕭三俠，英雄不由的眼睛發紅，提高聲喊嚷，聲若銅鐘：「勝三哥，孟二哥，蕭三哥，歐陽兄！你們不要著急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大眾回頭向聚義廳上一看，蔣五爺週身上下猶如血人一般。老道一看，驚魂失色，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」張德壽屎尿滿褲，太倉三鼠黃花魚的徒弟專溜邊，四個打一個的也不打啦。本山的眾寨主喊道：「蔣伯芳來啦！一條棍縱橫十四省啊！」金面太歲程士俊說道：「眾位寨主，千萬不要喧嘩，無論何人，我也不怕。蔣伯芳項上沒有三頭六臂，我鬥的就是蔣伯芳。你們這樣豈不失了英雄的本色嗎？」

再說這位蔣五爺的來由。此時山口外邊還有五位。皆因為孟宅遣人起身，趕杭州路上找鏢行之人，這六位坐著孟家的船來到北岸，蕭銀龍與楊香五把金頭虎扔在後邊，金頭虎奔東北，這五位夠奔西北。五位英雄遇水乘船，遇路乘車，但有一件，建寧府地面水地多，黃三太五位向前行走，前面大江阻路，水旱路口可全都有船，來到江沿，眾人僱船要到北岸去，五個人上了船，船家說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您看西北天氣都黃啦，這道大江十八里地寬，恐怕出險。您願意住船上也行，住旱地南岸也行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楊香五叫道：「黃三哥，咱們不用僱船啦，您看前面來了一隻大船，船頭上是蔣五爺。」楊香五遂大聲喊道：「蔣五叔這邊下船吧！」蔣五爺由船上縱到旱岸。

楊香五說道：「您來的真巧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你們上哪裡去？」

楊香五說道：「我們正在找您去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此事怎麼這們巧呢。」楊香五就將雙龍山盜劍之事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盜得出來，得武力對待；盜不出來，也得武力對待。此山之賊武藝超群，非有五叔與孟金龍及劍客大腦袋不可。您這一來，豈不是太巧啦！」爺兒六位在江沿岸上小飯鋪吃了點東西，爺兒六位吃完了飯，開發了飯錢，急速起身，到了孟家寨，已然天交二鼓。孟家寨有兩隻渡船，晝夜渡人，爺兒六位上了渡船，到了南岸，夠奔孟宅，老義僕前來接待，將六位英雄讓在書房。

老義僕說道：「黃昏時候歐陽爺盜劍去啦，定更來天，蕭三爺也來啦，不到二更來天，三位俱都去到雙龍山與歐陽大爺打接應去了。」蔣五爺一聽，每人喝了一碗茶，遂由孟家寨起身。蔣五爺問道：「坐船多遠？」老人家說道：「坐船六七里地，旱路十一二里地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們走旱路吧，用渡船先將我們送出水路就行啦。我們走旱路，較比坐船也不慢。」於是將六位英雄用渡船送到北岸，下了船再向東去，到了雙龍山的山口，三更多天，北山坡修理得齊整非常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咱們爺兒六個進山口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蔣五叔，山頭有嘍卒把守，萬馬千軍打不進去。」蔣五爺說：「三十來丈高，由上頭要往下砸石頭，金鍾罩也不行啊，我怎麼進去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您打西北面樹林交雜之地，出其不意，向山口裡闖，容他們拿起石頭來，您就到他們近前啦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危險哪，金鍾罩砸上骨斷筋折。」蕭銀龍眼珠一轉，遂說道：「五叔，要是裡面打上，可就是這個時候，進去晚了恐怕往返徒勞。憑你還怕石頭嗎？」蔣五爺氣向上一撞，勒十字絆，繡英雄帶，提了燕雲快靴，一合盤龍棍，一伏腰撞進山口，容門雞崖卒看見，已經來到切近啦。闖頭道山口，頭道山口大聲喊叫：「二道山口留神！撞進頭道山口啦！」二道山口之人一見了五爺，亂箭齊發，蔣五爺撥打雕翎，闖入二道山口，來到聚義廳，又打散了四面的長箭手、弩弓手。

蔣五爺來到聚義廳前面一看，四個賊打一個，不由的可就眼紅了，兜丹田大聲喊叫，縱下聚義廳，這才應了赤線雙眉大開殺戒。群雄一喊，程士俊這才攔阻眾人，遂說道：「我鬥的是蔣伯芳。」蔣五爺已到程士俊面前，程士俊雙戟紮胸前掛二肋，蔣五爺用棍一繃，咯啾啾繃開雙戟；程士俊霸王摔雙戟，向下一砸，蔣五爺鐵門門一迎，噹啾的一聲，碰出雙戟。蔣五爺野雞抖翎，照定程士俊砸去；程士俊一橫戟，噹啾啾火星子冒起多高。二人見面，先來了一個三碰，程士俊心中思索：「綠林道提起蔣伯芳，聞名喪膽，今日一會，才知道真是力大無窮。」程士俊思索至此，留神小心。蔣五爺施展六十四棍，比前三年精熟數倍，亮銀神棍、達摩傳八棍、出手左右舉、火燒天八招，前八棍雷風震動，後八棍斗轉星移，盤龍棍珍珠點穴八招，抱月棍老君坐禪，護身棍隨體亂轉，得勝棍妙法無邊。

畫桿描金戟橫攔豎架，遮前擋後，五爺六十四棍未贏了程士俊。

五爺一抖手，棍出去一丈來高，一縱身將棍接回，抄過來改為行者棒，赤蛇亂竄、紅蟒翻身。

正殺在難解難分之處，就聽東南角一陣大亂，一行跑著，一行嚷著：「有人攪鬧內寨，將寨主奶奶的中衣都脫去啦！」

大聲喊著來到聚義廳，到在西角門外一看，死傷的躺著一片，嘍卒遂向北出山寨逃走。就聽後邊大聲喊道：「走啊！小小子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腿長邁步寬，我跟不上你。」列位，來者是誰？正是大漢孟金龍，後邊跟著金頭虎賈明。孟金龍來到西角門外，用腳一踢死屍，踢出多遠去，大英雄向聚義廳內一看，有一個使雙戟的，與使棍的戰在一處，使棍的這人好似血人一般，並且連棍也是紅的。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那紅人使紅棍的是誰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真是無用之人，那不是蔣五叔嗎？這都是蔣五叔打死的。你向南看看，那不是勝三大爺與你天倫並那蕭三大爺與漢奸嗎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看咱們好看不好看？漢奸叔叔。」孟二爺說道：「金龍，你怎麼穿紅褲子，紫皮挺帶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在那邊掉在了臭溝裡啦，正遇見有一位洗衣服的，我將他的褲子扒下來穿上啦。」程士俊一聽，跳出圈子外，說道：「姓蔣的，我與你沒話。勝英，行俠作義之人，有扒婦人中衣的嗎？我們婦人今年才十九歲。」

又向群賊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還不齊上群毆，等待何時？」

原來，三太等六位出了孟宅，賈明自己走的一條路。每天賈明要單走，黃三太也給了事，這回向東北去，黃三太沒給了事，自己心中暗道：「連我黃三哥也看不起我啦？」走出五六里地，有一片樹林子，自己心中一悶，躺在樹林裡便睡。皆因為自己吃飯沒有飯錢，肚裡餓著，走到掌燈的時候，金頭虎膽小，最怕神鬼，到了掌燈的時候，想明白啦：「小龍兒與香五兩個小子，為是我打野盤。」荒郊有一座古廟，山門都沒有啦，群牆已經坍塌倒壞，蒿草蓬蓬。自己說道：「金頭虎，住廟吧？廟裡可別鬧鬼呀。慢說我金頭虎不走運，就是神仙都有遭瘟的時候，看這座古廟，神仙都成了破神仙啦。我就好比這座廟裡的神仙。」說罷，哈吧著羅圈腿，方進了大殿，就聽大殿內鼻軒如雷，呼聲震耳，進到裡面仔細一聽，是從佛桌底下出來的聲音。下腰慢慢的用手一摸，胳膊有房樑粗細，又一摸手指頭有核桃粗細，枕著一個包袱，又沉又硬。金頭虎賈明心中暗道：「不是大腿呀，這是胳膊嗎？怎麼這麼粗呢？啊啊，此人是氣臟水腫。我明天還沒有盤費呢，他這個包袱甚重，我打一回睡虎子吧。我有了盤費，也不能叫他分文沒有，要有十兩銀子，我拿六兩給他四兩，要是三吊我要二吊。先將他捆上，捆鬆點，我走了他追不上我，他也能自己解開。」於是將那兩隻胳膊向後一背，不提防此人醒啦，一晃胳膊，將金頭虎晃了一個仰面朝天，又一伸手，捋住冲天杵，閉著眼睛一陣亂打，遂問道：「什麼人捋我胳膊？」賈明一聽，乃是大小子口音，說道：「別播我啦，我受不了啦。」金龍說道：「原來是小小子。離家剩幾里地，我沒有盤費啦，兩天沒吃飯。你有錢嗎？」

賈明想道：「饑神遇見餓鬼啦，他還跟我要錢呢？我不免將他冤到雙龍山，我也算請一位去，氣一氣蕭銀龍與香五，看看他們看的起我！」金頭虎主意打定，遂叫道：「大小子！七星真人趙老道，將寶劍帶到雙龍山上去啦。我與勝三大爺與你父親全都上雙龍山要寶劍，說僵啦，雙龍山群賊將我們爺兒三個圍住群毆，我殺開一條血路，前來尋你。」孟金龍是孝子，一聽孟二俠被困，遂說道：「快走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大小子，我走不動啦，你背著我吧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你站在我的胳膊上當鷹，我架著你吧？別不要臉啦。」說罷，孟金龍邁開大步就跑，賈明哈吧著羅圈腿隨後就追。來到北山坡，二人都上不去山，孟金龍一看門雞崖上有嘍卒防守，二人繞到西面，賈明說道：「你換上水衣吧？」孟金龍說道：「我在路上吃飯沒錢，把水衣水靠都賣啦。」金頭虎換好了水衣水靠，孟金龍原身衣服，金龍說道：「你揪住我的皮挺帶，我帶著你覓水。」二人由西山坡向南出去二里之遙，有好上的山坡，二人向上爬山。

金頭虎到了山上換上衣裳，孟金龍順著大靴子直往下流水，金頭虎是乾乾淨淨。二人由西向東，就見有十餘個查山的嘍卒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咱先抓住三個兩個的，摔死三個二個的。」十數個嘍卒看見他二人前來，向南就跑，二人隨後就追，追出去半里之遙，就聽見刷啦刷啦水響，向南去有一個吊橋，由北橋口上了橋，十幾名嘍卒不走橋板，俱都走兩邊的橋欄杆，橋欄杆是平頂，一尺見方，四五尺遠一棵欄杆。大英雄說道：「小子，還玩花招呢？平平的橋板不走，單要走欄杆。」大英雄一登橋板，橋板一翻過，將大英雄掉在水內。此橋板底下有轉軸，有繃弓子，人要踩上，就掉在水裡，橋板仍然還原，猶如平地一般。賈明在後頭一看大英雄掉在水中，嘆咤一聲，心說：「我的奶奶，我虧得在後頭，要不然我就乾啦。」原來此橋是潞水河，本山兩千來號嘍卒的潞水淨水，俱都向此河裡倒，橋底下連泥帶水三尺多深。大英雄滿身潞水污泥，疊腰站將起來，向上一看，這橋上的板又蓋好啦，抽出後背降魔寶杵，一長身軀，照定橋板上叮噹咔嚓，將蓋板搗飛。但是孟金龍被泥水陷下去三四尺深，在水裡拔出這條腿，那條腿又進去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你將飛抓扔上來，我拉你。」孟金龍取出龜背駝龍抓往上一扔，賈明接過龜背駝龍抓一聞，味兒又騷又臭。賈明又將龜背駝龍抓順下去，孟金龍接住繩頭，南北是石頭橋翅子，金頭虎向上一提，孟金龍一較勁，金頭虎一撒手，嘆咤一聲，又掉在臭泥之中，仰面朝天，渾身都是臭泥。金龍說道：「你怎麼撒手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大小子你少才無智，你有千斤膂力，我才有四五百斤膂力，你這一較勁，我焉能行呢？你順著我的勁，慢慢的不就將你拉上來啦？要不然將我也帶下去啦，豈不是買大的饒小的？你將抓再扔上來吧。」孟金龍說道：「真倒運，這回連嘴裡都是泥啦。」賈明又向上拉金龍，金龍蹬著橋幫子借著力量，賈明才將金龍拉將上來。一聞這個味兒，嘿，真是其味難聞！七月天氣正熱的時候，熏的人喘不上氣來。大英雄一著急，將衣服都撕啦，龜背駝龍抓口袋朝外一倒，倒出好些積水，渾身上下赤條條，就是皮挺帶英雄帶沒扯下去，仍將龜背駝龍抓帶在左胯下。遂說道：「小子你看，你看我又騷又臭，怎麼辦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看寨子牆裡面通乾淨水河，你跟著我到裡邊洗洗身上去。」到了東寨子牆，二人順著牆向北去，有一大門，向北走了二里來地，看見紅油漆的柵欄門，金龍不會上房，柵欄門關鎖過不去，賈明說道：「你用杵碰門。」

大英雄由背後撤將下來，三五下將柵欄門砸下一扇來，這扇門一倒，那扇門更好砸啦，兩桿將柵欄俱都砸落。二人進柵欄門，向東南去，見一道門砸一道門，如入無人之境。皆因為聚義廳那兒打上啦，寨裡無人，二人砸了五道門，見有一個白紗燈上有紅字「內寨」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大小子，你認識字嗎？」金龍說道：「我不認識字。小小子你認識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是內寨二字，寨子裡面必有水。」說著話進了垂花門，北上房五間，高垂細竹簾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兒有一個魚缸，咱們上缸裡洗去。」孟金龍光腳走道兒，叭噠叭噠的亂響，丫環隔著竹簾一看，一個大漢裸體，正蹬著大板凳上養魚缸裡去洗澡。大英雄洗著喊：「好大的味兒！」金頭虎登著板凳洗手，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！你坐在魚缸沿兒上洗。」孟金龍專聽賈明的話，他就坐在魚缸上洗開啦。洗著洗著，一較勁，嘆咤一聲，魚缸由架子上翻下來啦，半尺長的大金魚在地上亂蹦。金龍說道：「小小子，沒有衣裳啊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上房屋裡有衣服。」

孟金龍裸體遂奔上房而來，來到外屋門前說道：「作賊的還掛這樣好的竹簾？」一伸虎掌，將竹簾捋下來，向地下一摔，進了上房屋中一看，裡間屋（西暗間）掛著水紅綢子門簾。裡間屋中的人向外一看，一個裸體的大個兒站在外屋，對著迎面的穿衣鏡說了話啦，向鏡子裡一指說道：「這麼大個子，你為什麼不穿衣服？叫你爸爸看見，豈不打你？啊？還挺橫，我指你，你還指我。我打你！」說著話，照定穿衣鏡就是一拳，嘩啦一聲，將穿衣鏡打的粉碎。」啊？原來不是別人，也是我。跟我們家裡裡面掛的那個玩藝兒一樣。」砸完了鏡子奔西暗間，將水紅綢子簾兒一捋，丫環婆子早嚇的藏在了桌子底下啦。程士俊的壓寨夫人，原是妾扶的正，今年才十九歲，看他一進屋子，這一害怕，拉過一個斗篷向身上一蓋，剛蓋過臉來，底下露著三寸金蓮，半截紅褲子，品紫小鞋。大英雄一看，說道：「那是什麼玩藝兒？還沒有我的腳指頭大呢。」這婦人紅綢中衣，散著褲角兒。孟金龍道：「這裡是褲子吧？」伸手將褲子拉下來啦。幸虧這位壓寨夫人裡面穿著靠身的褲子，係著腿帶呢。

大英雄向身上一穿，將紅褲子穿在身上，一伸手拉過婦人的汗巾係在腰間，說道：「這條褲子我穿著短。」又拉過一個汗褂，一看太小啦，穿不下去，自己說道：「得啦，不穿褂子啦，遮住襠就行啦。」列位，大英雄雖然剝婦人的中衣，可沒有邪念，他父母給他定親，他都不要。穿上褲子轉身形由上房屋中出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好不好？」賈明說道：「太好啦，大小子這回可俊俏啦。」二人轉身出來，向外就走。早有人報告了前院的寨主，此寨主乃是雙錘將吉旺，是一個渾小子，吉旺把守內寨前院，此人好酒貪杯，正喝的酩酊大醉，一聽有人報告，有一個大個攪擾內寨，在養魚缸中洗澡呢。吉旺一愕，由床上爬起來，合著短把壓油錘，向裡院便跑，正趕上大英雄與賈明往外走，三人正撞在一處。賈明喊道：「來啦！」大英雄一看，此賊穿一身青，短打扮，手擎一對短把壓油錘，厲聲問道：「什麼人敢到內寨攪擾？」吉旺一見孟金龍，又是一愕：穿一條紅中衣，猶如現在的褲衩一般。大英雄合著一字杵，兜著吉旺頭上就砸，賊人是醉後剛爬起身來，見有黃橙橙一物打來，賊人五尺有餘，大英雄八尺有餘，賊人用雙錘海底撈月往上一迎，就聽噹啷的一聲，賊人腦袋砸在腔子裡去啦。內寨的老嘍卒一看，只一個照面，就死於非命，遂大聲喊道：「快上聚義廳給送信去，後寨出了妖精啦！」賈明叫道：「大小子你聽見沒有？咱們不認識道，跟著他走，可別打死老嘍卒。」老嘍卒在前奔，死命的向西北跑，一行跑著，一行喊嚷，老嘍卒剛跑到東角門外一看，死屍遍地，聚義廳刀槍並舉，打上啦。老嘍卒不敢進去，又向東北跑。大英雄低頭一看死屍，說道：「啊，都睡啦。」還有帶傷的直嘍呀，被金龍一腳就送上西天大路去啦。孟金龍叫道：「小小子！你看這個紅人一身血，使棍的是誰呀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那是蔣五叔。你看南面都是誰？」孟金龍一看樂啦，遂叫道：「老頭兒！您看咱們爺們好不好看？」

孟二俠一看，也樂啦，遂說道：「你這是怎麼啦？」金龍道：「掉在臭溝裡啦，在後寨養魚缸洗的澡，到屋中有一個人，我將他褲子拉下來了，我就穿上啦。我可沒動他一下，那人小雞似的，我若動他一把，他就死啦。我將褲子穿在身上時我還裝死呢。」程士俊方才與五爺動手，聽說他壓寨夫人的褲子被人扒去了，他尚且莫明其妙，心中暗道：「他們鏢行之人，俱都是行俠作義之輩，決不能攪鬧我的後寨，姦淫我的妻子。」

正在納悶之時，就見孟金龍穿著紅褲子進了聚義廳啦，孟二俠一問他，他就如此如彼，將後寨之事說了個清清楚楚。

程士俊遂大聲說道：「蔣伯芳！別打啦。勝英我且問你，我雖然與你鏢行人等交戰，乃是好朋友，朋友在五倫之一，你找寶刃，也是為朋友，各行其事。你行俠作義之人，焉能作此下賤之事？為何派人攪鬧我的後寨？剝去我愛妻的中衣，在後寨又打死我的盟弟雙錘將吉旺，是何道理？眾位賓朋！還不齊上群毆，等待何時？眾位哥哥弟弟，誰要看的起我，咱們就與鏢行一死相拼，與此山同存同毀。我們大家須知創造山寨的艱難，人生百歲不過一死，大家還不齊上動手？」程士俊語畢，就見眾群賊刀槍並舉，棍棒齊揚，夠奔四老與蔣五爺、孟金龍而來。孟金龍聞聽要群毆，叫道：「小小子賈明！這回比哪回都熱鬧，打東西吧！打呀，幾時打仗也沒過足了癮，這回管過足了癮。」勝爺握刀叫道：「四位賢弟，孟金龍賢姪，程寨主乃是當世的英雄，少年的豪傑，一時被宵小所愚，致有此不幸之事。程寨主雖然一時之氣憤，久後誰是好朋友，不難分析出來。咱們是以武會友，點到而已，打散了群英雄，捉住老道師徒，就算給咱們黎民百姓除害啦。」此時群賊已將三俠、蠻子、金龍、蔣五爺團團圍住，兵刃交加。德行之人因為勝爺有話，不傷群英雄之命，要是一個不傷，焉能闖出重圍？況且程士俊與韓殿魁、林士佩、方成，這幾位俱都是硬敵。

正在酣戰之際，就見黃三太與蕭銀龍，扶著一位白髯老者，滿面血跡，渾身衣服俱都染紅。蕭銀龍喊道：「勝三大爺，別戰啦！您看看此人是誰？」列位，此時群賊焉能容其停戰？刀起處恨不得人頭落，棍到處恨不得死屍橫，豈能罷得了手呢？

勝爺魚鱗紫金刀護著身軀，向那老者注視，看不出倒是何人。

那老者身體亂顫，喘過一口氣來，叫道：「勝三爺！你們只顧在此打仗啦，你們大家還不向孟家寨看看，孟家寨孟二爺全家盡喪，老幼皆亡！」勝爺一聽聲音，殺到圈外，仔細一看，才看出是老人家孟忠，渾身上下血跡模糊。再仰面向孟家寨一看，一片火光冲天，看得清清楚楚，這把大火，烈燄騰空，江水為之俱紅。老人家說道：「你們來到雙龍山後，三更來天，忽然去了五七個飛賊，進了吾家宅院，不問老少，舉刀就殺，婆子丫環無一倖免，大概老主母也死於非命，全家盡喪，雞犬不留。殺完了人又各處

放火，不但孟宅被焚，全孟家寨俱都燃著。」孟二俠舉目向家鄉一看，通天皆赤。孟金龍大吼了一聲。

蠻子自己抽了自己兩個大嘴巴子，說道：「吾終日打雁，叫雁啄了眼啦，吾空叫賊魔，不該失此一計。勝三哥，咱們還別傷人命嗎？程士俊是當世的英雄，一時被匪所蒙，吾二哥的全家俱都喪在此賊之手。今天不殺得雙龍山血流成河，我就不姓歐陽啦。」此時勝三爺一聲長歎，不亞如揚於江心失腳，孟二爺不亞如萬頃波濤斷了篷繩，蕭三俠不亞如萬丈高樓墜下。勝三爺抖丹田一聲喊嚷：「眾位賢弟！還不施展平生絕藝，殺卻群賊，報仇雪恨，等待何時？」程士俊咬牙切齒，心中暗罵在孟家寨放火的賊人。列位，程士俊雖然佔山為王，乃是正人君子，他並不焚燒搶掠，妄殺無辜。他這位壓寨夫人雖然年輕，美而且賢，也是良家子女，乃是程士俊在杭州府所買。皆因為大婆常常有病，身體軟弱，一日他在杭州府住店，正遇有一老者，因貧要賣女兒，要了五百兩銀子的價錢，花戶給了三百兩銀子，老者不願意女兒流落煙花柳巷，就有程士俊的盟弟說道：「程大哥，我嫂夫人十病九災，將來決不能生育。為何不將此女買到山上作為如夫人？也可以成全此女。要不然賣給花戶之家，豈不誤了平生？咱們將他帶到山上，還許他家中往來。」程士俊說道：「子嗣乃是天命，命中無有莫強求，豈能為求兒女，再多造一番孽？」他的盟弟未取得程士俊的同意，硬花了五百兩銀子給他買定了，程士俊無法，才將這位姑娘帶在山上。合巹之後，夫妻還是真對脾氣，後來生了一子，大婆也棄世啦，程士俊將此女扶為正室，作壓寨夫人。此女知書識字，美而且賢，今天被孟金龍扒了中衣，一時的情急，他才主意群毆，正在打的不可開交的時候，忽聽孟家寨這一番言語，程士俊不由的暗恨燒殺孟家寨之人。雖因為鏢行攪鬧後寨，不但並未放火姦淫，就與人家群毆，以多為勝，如今自己的人反將孟家寨全然燒殺，這豈不是無理嗎？故程士俊痛恨燒殺孟家寨之人，可說不出口來。三爺這一見孟家寨大火燭天，遂吩咐決計殺戮群賊，決不留情。勝爺這一聲令下，只見鋼刀起處人頭落，盤龍棍到屍體橫，孟金龍降魔杵上下翻飛，只殺得群賊屍橫聚義廳。凡死的可俱都是無能之輩，林士佩、程士俊、鐵戟將方成與寶刀將韓殿魁，可俱都無恙。雖然屍橫滿地，群賊仍是一往直前，並無退縮之意，可見程士俊平日待人之厚，真能患難相從。正在酣戰之際，就見雙龍山後寨火起，先由東南方烈焰騰空，緊接著正南煙火交加，正北前寨滿天皆紅，西面緊跟著青煙四起。寶刀將韓殿魁叫道：「程寨主、林士佩、方成，扯乎！」

扯乎就是逃走。蕭三俠、蔣五爺說道：「追趕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別追，別追。先救孟家寨要緊。蔣五弟腿快，趕緊出山由陸路夠奔孟家寨，金龍往西去，由水路走。」蔣五爺與金龍去後，這且不提。

單言群賊之中，程士俊由房上奔東南要去後寨，方縱過了五七道院中，就見老家人背著自己的妻子，披頭散髮狼狽之極，丫環婆子有空手的，有提著包袱的，全都在後面跟隨。程士俊雙戟一橫，說道：「站住！」老嘍卒說道：「寨主爺，壓寨夫人跳在火內，被老奴由火中救出。丫環婆子叫老奴背夫人逃命。」

程士俊說道：「你是內寨老家人，此舉足盡主僕之情，你的前途必有善報，你將他放下吧。」老嘍卒不敢違命，放在地上。

夫人說道：「寨主，你我三載夫妻，相敬相愛，未嘗有吵鬧之事，妻雖女流，深知大義，請寨主將要結果性命，夫君你獨自逃命去吧。」程士俊點了點頭歎道：「命也。我有心帶你逃走，多有不便；我若將你拋在此地，你才二十餘歲之人，將來難保不給程某現眼。」語畢，戟起處紅光崩現，可憐一位賢德的夫人，命喪戟下。丫環婆子俱都流淚，跪在地下，求寨主饒命，程士俊說道：「你們大家何必如此，我豈能要爾等之命？你們各奔前程，所有金銀任意取之，千萬不要搶奪。你們要各自保重，有家者回，無家者身歸正業，綠林道下場不過如此。事已至此，無可如何，各自奔前程去吧。」丫環婆子及殘廢的老嘍卒，全都淚下。程士俊又叫幾個老嘍卒說道：「念主僕一場，我走後你若能將汝主母深深埋一坑，立上一個木頭牌位，上書程夫人之墓，程士俊當感激無涯矣。」丫環婆子與老嘍卒，俱各與程士俊灑淚而別，草草刨了一個坑，掩埋了程氏夫人。

列位，程士俊此舉，真可稱的起英雄豪傑。昔戰國時有伍子胥者，其父因直諫罹禍，楚平王殺伍子胥滿門，時伍子胥與其兄官於外方，故未同時遭戮。楚平王既殺伍家滿門，下伍子胥之父於獄，恐其子造反，逼伍奢致書與二子，命其回國，一同殺戮，剪草除根。伍奢遂於獄中修書致其二子，命其星夜回國，以全父命，否則父必為楚王所殺。伍子胥之兄名尚，兄弟二人接書，伍子胥問其兄如何，其兄雲：「父叫子死，子不死為不孝；君叫臣死，臣不死為不忠。吾將赴父之召，以全孝道。」

伍子胥說道：「兄長錯矣，吾弟兄若朝至都城，父夕死矣。楚平王所以不即殺我父者，實以我兄弟在也，吾兄弟若至時，必同父而死。兄全孝道，吾將復仇。必假兵滅楚，以報全家滿門之仇。」伍尚遂赴都，伍員遂奔吳借兵，臨行時與其妻賈氏曰：「夫人色未衰，子胥欲往吳假兵報仇，為之奈何？」賈夫人聞聽，怒目視子胥曰：「父兄之仇，不共戴天。將欲效兒女之態耶？妻何足掛懷？」語畢，摘壁上寶刀，遂自刎而死。伍子胥卒報父兄之仇，鞭楚平王之屍。伍子胥不忍手刃其妻，程士俊竟戟刺其婦，毫無痛意，真可稱丈夫也。可惜身入歧途，誤於師兄，後來盜印，身首異處。此係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雙龍山一旦間化為灰燼，勝爺、孟鏜、蕭杰、歐陽天佑與小弟兄六位，攙扶著老義僕由水路而歸，此及到了孟家寨，已經天光大亮。孟宅火起的原因，大伙都疑惑是七星真人，其實並不是七星真人趙昆福所為，蔣五爺在雙龍山縱下聚義廳，趙昆福就跑啦。張德壽一看趙昆福沒有影兒啦，張德壽與三鼠由北山坡用長繩係在樹上，順著繩子爬下山去，到了山下，四家賊寇商議，向西逃去，走出有二里之遙，張德壽說道：「咱先落落吧，沒有人追。」頭一撥探山是蠻子盜劍，二撥是老三俠，孟宅可就没有人啦。孟二俠家業甚大，張德壽遂出主意：「到孟家寨姦淫殺戮，完事放火一燒，勝英回孟家一看，必然得氣死，孟二俠也得急壞了，他們決沒臉面活在世上。」盜糧鼠崔通說道：「張德壽，你出的這個主意損壽十年。與勝英、孟鏜有仇，與他家女眷下人有何仇恨？此事萬不可辦。有本事找勝英拼命，那是丈夫所為，你家人等何罪之有？這樣傷天害理之事，崔通實不能為。」又叫道：「秦大哥！您可別忘了，您是明清八義的後人，老太太苦守冰霜二十載，做事總得要對過天地鬼神。秦大哥，咱們青山不改，綠水長存，他年相見，後會有期。這樣損德之事，我不能奉陪。」語畢，抹頭向北而去。您道崔通這一走，秦尤焉能捨得？大聲叫道：「老弟別走！慢慢商議。」崔通已經進了樹林啦。他們四人在一處比較，就是秦尤還有點交友的熱心，柳遇春乃是酒色之徒，張德壽乃是採花淫賊。秦尤叫道：「二位賢弟！咱們追上老兄弟一同逃走吧，殺他女眷作甚？」張德壽微然笑道：「秦大哥，您失了男子漢的態度啦。老人家秦八爺與您的叔父秦義龍俱死在勝英之手，鏢打拜弟之事，誰人不知？鎮江府二郎山刀劈秦天祥，老勝英六月將秦二爺亂刀分屍，老弟兄四位，死在勝英手中三位。您不思殺父叔之仇，偏聽婦人之仁，孺子之見。崔通乃是無能之輩。」秦尤一聽，猶如刀紮肺腑，遂說道：「不是賢弟提醒，幾乎將好機會錯過。咱弟兄三人，今晚到孟二俠家，殺他滿家盡絕，以雪吾恨。」三個人遂順著河向西而去。秦尤眼神甚快，看見由西面順著河沿來了兩個人，走至相離切近，從西邊來的那兩個人，就紮入葦塘中去了。秦尤道：「咱們弔弔坎，月馬的避在蘆葦深處，月馬的可是老合？」這兩人由蘆葦中出來說道：「原來是合字呀。」走到切近，張德壽打開火折照著，叫道：「秦大哥，膀臂到了！」這二人來到張德壽麵前，遂跪倒行禮，口稱：「師兄一向可好？」張德壽伸手相攙，說道：「二位師弟，我與你二人引見兩位高明的朋友。」遂用手指秦尤說道：「這是兩人皇宮內院，太倉州的秦尤秦大哥。」又對秦尤說道：「這兩位是我師弟，一位蘇士龍，一位蘇士虎。開黑店，吃橫梁子，作綠林道的買賣多年。」秦尤與蘇氏兄弟謙恭幾句。張德壽問道：「二位意欲何往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要到雙龍山尋找恩師去。我們的店完啦。冰消瓦解了。今天剛掌燈時候，有一個瘦小矮老頭住店，穿著一身藍，我們店裡伙計跟跑堂的弔坎，哪知道這矮老頭明白啦，到夜晚他殺了三個伙計，又放火燒店房，我兄弟二人一找矮子，蹤影不見。忽然南跨院火起，剛奔到南跨院，櫃房又起了火啦；夠奔櫃房時，北跨院又起火啦。一時三處火起，街房鄰居，只顧自己，無人救火。我弟兄無法，聽有人說師傅與師兄俱在雙龍山呢，只可投奔雙龍山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二位師弟，師傅早逃走啦。勝英率領眾俠客正打雙龍山呢，此時大概在血戰之際。二位賢弟可認識孟家寨嗎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如何不認識呢？孟二俠是孟家寨的首戶，我弟兄曾去過五七次未敢動手。」張德壽一聽道：「二位賢弟帶路吧，孟鏜也打雙龍山出去了，咱們到孟家寨殺他一門盡絕，殺完了火燒宅院，咱們弟兄五位再尋去處。」五個人遂順河沿向西。孟家寨有兩隻渡船，夜間北岸一隻，南岸一隻，恰巧孟老者與他孫子在北岸。天到三更多啦！後半夜船就不靠岸啦，離岸三四丈遠，

下了水錨啦，爺倆在艙裡睡覺呢。

張德壽說道：「誰帶著水衣水靠呢？」蘇氏兄弟道：「吾二人俱都帶著呢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你二人換上水衣水靠，下水將船推近岸吧。」蘇氏兄弟換上水衣，遂下了水推船，方將錨提上來，孟老者就醒啦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呀？別推船呀。」方由艙裡向上一長身，蘇士龍一捋老頭白髮，一刀割了硬嚙咽喉，撲咚一聲，扔在水裡。小孩在艙裡以為是祖父失足落水呢，爬上來要救祖父，方一露頭，蘇士龍兜咽喉一刀，提起來也扔在水中，他祖孫二人，老的老小的小，俱都死於非命。張德壽在河岸上一笑說道：「秦大哥，柳二哥，你們看我師弟作活乾淨不乾淨？」好一個殺人放火的淫賊，以殺人當作兒戲。船推靠岸，張德壽、秦龍、柳玉春上船，蘇士龍、蘇士虎搖櫓，張德壽掌舵，繞孟宅後河坡，河坡上俱是一堆一堆的葦子，都比房高。五家賊寇船靠河坡，將鐵錨下在河坡上，秦尤叫道：「眾位賢弟！孟宅許尚有能人，咱先點起火來，將人調出來。我與柳二弟點葦垛。」張德壽深以為然，秦尤放火，三家賊寇上了房。

孟宅宅院廣大，長工都在北院，南院是內宅，三賊躡房越脊，進了宅院，一看清靜異常。三個賊到內宅南院東跨院，北房三間，隱隱有燈燭，張德壽低聲叫道：「師弟，這必是女眷居住。」蘇士龍、蘇士虎說道：「師兄，你給我二人尋風，我二人下池子入窰。」張德壽大不願意，說道：「咱們既是親師兄弟，要是別人我可不能讓。若有兩個婦女，你們兩個人每人一個；要有三個，可給我一個。」蘇氏兄弟縱下東房，奔上房門口，兩個淫賊在竹簾東西一站，向屋中看的甚真，八仙桌兩邊太師椅上對坐二女子。東邊這位姑娘，雙桃紅的小衣裳，絹帕蒙頭，汗巾繫腰，短裙，背後背著柳葉刀；西邊的姑娘一身銀灰，銀灰色絹帕繡頭，短裙剛過膝蓋，露著窄窄金蓮，軟皮底的繡鞋，背後背著兵器，好似護手鉤。二女子對坐吃茶，就聽見穿銀灰的說道：「袁大姐姐，人非聖賢，凡事豈能盡料的到？頭一撥歐叔父，帶著太陽往雙龍山盜劍；第二撥三位老爺子去打接應；第三撥又來了六位，有黃三哥弟兄五位，還有蔣五叔。婆子們報說，一碗茶沒喝完，坐渡船從北河沿奔雙龍山啦。可惜都走啦，連留下兩位看家都不留。本宅院老管家雖然藝業高強，可惜老眼昏花了。咱姐妹三人，我大姐病體沉重，就是咱姐倆。這個時候三更多天，盼到天亮無事，就算萬幸。」

水面離雙龍山六七里地，繞河坡旱路才十餘里，雙龍山的賊來了，這個亂子就小不了，你我姐妹千萬別歇著啊。我方從東跨院繞了一趟，我大姐姐嚙呀不止。」蘇氏二賊聽得真而且真，二賊看二位姑娘，一個紅粉佳人，一個淡妝絕色，不由的邪心勃勃。遂掏出薰香盒子，取火折子，用火點薰香，打開螺絲蓋，蘇氏兄弟，一個由西面向東打薰香，一個由東向西面打薰香。

二人聞瞭解藥，一拉薰香盒子尾巴，活翅膀一扇，薰香燃著，青煙向屋中便走。忽聽穿銀灰衣服的叫道：「姐姐！這是什麼味兒？怎麼異香味兒？」就聽嬌滴滴的聲音，打了兩下嚏噴，兩個姑娘俱都伏在八仙桌上了。二賊將薰香盒子帶起來，蘇士虎叫道：「哥哥，我薰的是銀灰的，我將他抱在東暗間追歡取樂；您薰的是穿桃紅的，您將那穿桃紅的抱在西暗間追歡取樂，弟兄莫要爭競。」蘇士龍說道：「這是咱們家門的教育，兄寬弟忍。」蘇士虎遂先夠奔西邊銀風，遂打算伸左手攏腰，右手攏銀鳳大腿。這位姑娘乃是未過門守備的夫人，賊人焉能有那大的福命？賊人剛一伸手，銀鳳一抬胳膊，一袖箭奔哽嚙咽喉打去，賊人一縮項藏頭，打在頭皮上，串皮傷，鮮血直流。蘇士龍也是方要伸手，被紅玉箭正打在耳朵之上，賊人帶了一隻木頭鉗子。蘇士龍向外就跑，將竹簾唻的一聲掙落，縱到外間屋，蘇士虎隨著飄身也出來了，銀鳳跟在後頭便追，蘇氏弟兄是青衣服，紅玉在後面也就追出來了。張德壽在房上看著他兩個師弟進了屋啦，張德壽恐怕他弟兄二人。俱都獨佔美人，他遂由房上縱下來，悄悄來在房外間屋門外，此時正趕上蘇士龍向外跑，銀鳳追出來啦，緊跟著蘇士虎也縱出來了。袁紅玉在後向外一追，張德壽指胳膊一袖箭，正打在袁紅玉姑娘的左腋下。紅玉喊道：「二妹妹，我受了傷啦。」蘇士龍縱至外面，可就將耳朵上袖箭起下來啦，銀鳳追擊，撒出了雞爪鏢，紅玉是串皮傷，尚能動手，抽出柳葉刀，三個賊人兩位姑娘，就在院中交上手啦。銀鳳喊叫：「婆子媽媽！快前院送信，有了賊啦。」婆子媽媽夢中驚醒，跑到前院送信，長工俱都起來，打開兵器房，抄兵刃要動手救姑娘，一抬頭只見滿天通紅，大聲喊道：「可了不得啦！後河坡失火了！」誰知一霎時著了七把火，長工夠奔後宅院後河坡去救火，老管家孟忠攔阻不住，老英雄抄起一把大樸刀，奔後院而來。隔著月亮門一看，三個賊和兩位姑娘，正打的不可開交。老家人遂高聲喊道：「你們好大膽量！我家主人九頭獅子孟鎧孟二俠，誰人不知？你們敢在俠義宅內攪鬧！」老義僕只顧喊啦，未提防月亮門上還有一個賊呢。秦尤放完了火，就進了宅院啦，正在月亮門上站著呢。

老家人眼目昏花，也未曾留神，正在吶喊之時，秦尤由月亮門縱下來，兜著老管家背後就是一刀，老管家未曾躲開，一回手舉樸刀，又被秦尤划了一刀。就聽秦尤喊道：「兄弟們殺了孟鎧一家老少，以報叔父之仇！」老義士一聽，此賊並非前來偷盜，心中暗道：「我這大年紀，決不是群賊的敵手。我豁出我這條老命，去往雙龍山與我主人送信。若天不滅孟鎧，老天爺保護我能到雙龍山送信。」不表老家人豁出一死，前往雙龍山送信，再說孟家全寨之人，俱都驚醒，前來救火，孟宅此時就是兩位姑娘與五賊動手。紅玉中的是藥箭，工夫不見甚大，心中一悶，身軀亂晃，噹啷啷柳葉刀出手，香軀斜臥塵埃。張德壽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！這個穿銀灰衣服的，前三年在蓮花湖，我就聞香未到口，六月在老勝英家中，我又失計，千萬別傷她，捉活的，我弟兄五位輪流追歡取樂。」五個賊人圍著銀鳳小姐。

若不是張德壽說要拿活的，姑娘可不是賊人的敵手；他這一說要活的，可也不容易拿住姑娘。姑娘動著手，心中暗想：「蕭銀龍，你白機靈啦，你隨後到孟家寨，你就不知道安置兩個人看家？連你也走啦。此時我若叫賊人沾著我一點衣服，我怎麼生在人世？蕭銀龍，蕭銀龍，咱倆只有夫妻之名，無有夫妻之情，來世再成眷屬吧。」姑娘思索至此，銀牙緊咬，雞鏢照定蘇士龍的刀迎去，噹啷啷一聲響，蘇士龍幾乎刀鬆了手。姑娘方要一橫雞爪鏢，刀刀距脖頸三寸來遠，嗓子眼一覺發甜，順著口中流出血來，胳膊也沒了勁啦，雞爪鏢可就鬆了手啦，倒在了塵埃。張德壽說道：「我有言不叫傷她，這是誰辦的事？」

眾賊人齊聲說道：「並未傷她。」張德壽打開火折子一照，原來是吐了血啦。張德壽說道：「咱們誰頭一撥先抱姑娘取樂？」

秦尤說道：「不必啦，都昏迷不醒啦，快殺了她就完啦，然後再殺孟二一家老少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您不好這個，我們可想他好幾年啦。您不願取樂更好，我們四個人換撥正合適。」

正在此時，就聽房上陰陽瓦嘎吱嘎吱亂響，一聲喊道：「好大膽的毛賊！敢來到我盟兄家中攪鬧。」語畢，縱將下來，正站在兩位姑娘當中。群賊一看此人，穿一身藍衣服，馬尾透風巾，藍絨纏著，藍絹綢短靠，藍絨繩打十字絆，藍雲緞英雄帶，藍綢子腰圍子，藍綢子棍褲，藍緞子繡腿，藍綢子護膝，軟絨的襪子，藍緞子灑鞋，背後背著一口寶劍，藍鯊魚皮鞘，藍絨繩的挽手，三尺多高的身量，寶劍匣有二尺來長，人矮寶劍不短，灰色的燕尾鬚鬚，瘦小枯乾。蘇士龍弟兄說道：「這就是燒我們店的煙老頭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姓你姓甚名誰？」姓子並不答話，右手掌劍，左手捻鬚，說道：「提起我的名姓，嚇破爾的苦膽。我乃少居蓬虎山，明清八義排行在六，登山豹子楊義臣便是。我與勝鏢頭、孟二俠相好，某要遇上毛賊、刀刀斬盡，劍劍誅絕。」秦尤聞聽，一拉柳玉春往南牆根而退。張德納悶：「秦大哥那大人物，為何後退？」蘇士虎、蘇士龍不知楊六爺的厲害，蘇士虎向前一進步就要動手。

六爺說道：「且慢，楊六爺劍下不死無名之鬼，通爾的姓名。讓你在六爺面前走三個回合，我就不叫登山豹子楊義臣啦。」

蘇士虎叫道：「姓子！我就是開雙合店二掌櫃的蘇士虎。」楊六爺不慌不忙，見刀離切近，寶劍向外一推，繞過刀柄，賊人往後一撤身，楊六爺用纏頭劍砍落賊人壯帽。賊人抹頭向南便跑，楊六爺縱身軀出去一丈四五，灑鞋尖一點方磚地，寶劍由賊人脖子後面，順水推舟，就聽嘩嘩一聲，人頭落地，屍身倒地。抬腿往灑鞋底上一擦劍，說道：「再過來一個不怕死的。」

秦尤說道：「柳二弟，張賢弟，你們二位別過去。」蘇士龍一看，燒店之仇未，又殺了自己兄弟，賊人焉能讓步？掄刀便剝，六爺一閃身，寶劍向下便壓，賊人幸虧撒刀撒得快，胳膊沒掉下來，抹頭向南便跑。楊六爺緊跟著，照定背脊一劍紮入半尺來深，向上一挑，蘇士龍撒刀嚙呀一聲，向東奔命的跑去。楊六爺口中喊道：「一個也不留！一個也不留！」口中雖喊，可不向前追趕，

四個賊人抱頭鼠竄，全都逃走。楊六爺趕散群賊，保護一家老少免於此危。群賊走後，兩位姑娘，一個在東，一個在西，蘇士虎的屍屍在南邊，宅院之中鴉雀無聲。楊六爺一看，一人皆無，在院中喊道：「你們本宅主人現在還有人沒有？我與孟二爺是盟兄弟！」喊叫幾聲，西跨院婆子有膽量大的開門觀看。可惜孟二爺的夫人一招武術都不會，就會吃齋念佛，東跨院賊與姑娘動手之時，婆子丫環將門門上好，將燈也熄滅啦，用桌子板凳將門都頂上啦。婆子媽媽開門看時，回稟了翁氏太太，言說是老當家的盟兄弟，已經趕散了群賊。丫環婆子提著燈籠，由西跨院同著老太太到了東跨院，拿燈籠一照，楊六爺抱著明晃晃寶刀，老太太戰戰兢兢。六爺心中明白，急忙將寶劍還匣，整了整透風巾，腰間圍著藍縷網大氅，楊六爺提大氅跪倒叫道：「嫂嫂！小弟救護來遲，使您多多受驚。」老太太仔細一看，口中說道：「原來是楊六叔叔，前來解救我一家老少。六叔請上，受為嫂一拜。」楊六爺叫道：「嫂嫂！哪有嫂拜叔之禮？叫小弟多活幾年。」可惜金龍之母未見過殺人流血之事，叫道：「六叔！那圓圓的血淋淋是何物？」楊六爺說道：「那是殺人放火之賊，我因護庇宅院，未能追趕。」丫環婆子提著燈籠一照二位姑娘，六爺叫道：「嫂夫人！這二位女人是何人？我素知嫂夫人就是金龍一人。」翁氏太太說道：「這位穿桃紅的乃是張茂龍未過門之妻，這位穿銀灰的乃是蕭三俠之兒婦，蕭銀龍未過門之妻。皆因為六月二十八日，勝三爺家中辦喜事，有賊人大鬧喜棚，你二哥將二位姑娘接到咱家來了。大姑娘不服水土，現在臥床未起，二位姑娘這必是受了傷啦。」

楊六爺用燈籠一照，這才看見袁紅玉受了箭傷，銀鳳口中流血。

先叫丫環婆子將兩個姑娘搭到西暗房，又將二位姑娘的兵刃也都拾起來，叫婆子將袁紅玉背後的衣服挑開，看箭傷之處，有檳榔大一塊紫青色。楊六爺說道：「這是毒藥箭。我哥哥何以不在家中？」老太太說道：「昨天頭一撥定更來天，你歐陽弟去到雙龍山盜劍，二撥你哥哥與勝三爺、蕭三爺一同前去，隨後又有蔣五爺、黃三太等前去打接應，至今尚未回來。」六爺點頭說道：「此時天光已然要亮啦，我二哥與勝三哥，他們也要回來啦。千萬別起袖箭，此乃是毒藥箭。」說著話，叔嫂二人進了屋中落座。獻茶之間，忽聽得西跨院叮叮叮噹的聲音，又一聲吶喊，如同巨雷一般：「小子們！都死啦？老娘可還在嗎？」楊六爺隔著竹簾一看，來了一位大漢，裸體闖進。老英雄一怒，忙將大衣服脫下，攬寶劍一掀門簾，縱到院中。遂說道：「好大膽的賊人，看劍！」孟金龍一看說道：「小子，你把我們家裡人都宰啦，你還沒走呢？」六爺舉劍就刺，孟金龍伸虎掌要抓。翁氏太太早就看見啦，一楞神的工夫，爺兒倆動上手啦。喊道：「六叔慢動手！猛兒不許無禮！那是你六叔。」

爺兒倆各收招撤步，翁氏太太一看金龍赤條條，說道：「金龍，你因何回得家來啦？」

原來，老義僕上雙龍山與主人送信，說有賊人火燒宅院，殺孟家老小，勝爺等一怒，雙龍山血濺庭台，殺退群賊。蕭三俠方要追趕，勝爺道：「且慢追賊，金龍你趕緊打水回家，去救宅院。」金龍答應，遂即急忙奔回孟家寨。再表那孟家寨被楊六爺將群賊趕散後，帶傷的淫賊向東逃去。救火的鄉鄰滿河坡皆是，惡賊一看救火的人甚多，救火又都是行家，將葦子用鉤一搭，向河裡便推。惡賊一看天光已亮，要走不了，孟家寨周圍是水，由燃著的葦垛南面下水，背後的劍傷被水一泡，疼痛難忍，劍傷約有一指來深，半尺來長，惡賊負痛，心中思索：「先向東，然後再向北，躲開了那救火的人，可就有了命啦。」蘇士龍正向東覺，天光已然發亮，忽聽東水聲嘩啦啦直響，惡賊一看，好大的魚呀，像小船一般，這許是江裡的魚，由此向東南方向泅去。賊人掙著命抹頭往北覺水，忽然那魚向上長身，上身出水道：「你把我們家裡人都宰啦，你往哪兒跑呀！」賊人聞聽，聲如巨雷，不敢答言，向北覺去。金龍一個蒙子追上賊人，一伸虎掌，將賊人兩腿腕子抓住，向上一提，看見腿上有血跡，乃是劍傷流下的血，大英雄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將我們家人都宰啦？」說著話用手向兩下一分，若在旱地就將賊給劈啦，水裡不得勁，劈不動，金龍遂一伸虎掌，向襠裡一抓，就聽撲的一聲。惡賊採花開黑店，傷害行人不知多少，今天遇見傻英雄，竟死在水內，這也是報應昭彰。大英雄踩著水回家，一看大葦子飄的滿河皆是，大英雄心說：「都燒了不要緊，只要我娘不死就成。」來到河坡叫道：「小子們！家中怎樣了？」眾人說道：「大少爺來啦？快家來看看吧。」

傻英雄上河坡，奔向家中跑去，進了東院，見了婆子問道：「老娘呢？」婆子說道：「在西跨院呢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都死，老娘可別死呀。」說著話向西跨院跑著，「吧嗒吧嗒」，猶如砸地腳一般。楊六爺又不懂他的話，在十年前爺兒倆見過面，今日如何認識？遂掀簾子出來交手。老太太掀竹簾一看，氣得連氣都喘不上來，遂說道：「好畜生！還不穿衣服去！」

大英雄自己一看身上，說道：「紅褲子被水沖去啦。」這才跑到書房穿衣服。仍然光著腳再回西跨院，叫道：「老娘啊！你老人家沒死就得啦。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見見你六叔吧，這是你的六叔。」傻英雄說道：「我是他七大爺！」老太太說道：「胡說！與你天倫是把兄弟。」大英雄說道：「得啦，磕頭吧，誰叫他救了咱們一家子呢。」磕頭磕的方磚地亂響。家人等救滅了河坡的餘火，然後將蘇士虎屍屍拋在河內，孟家寨人等這才放心去。

單說雙龍山勝爺將群賊殺敗，已遣金龍由水面回家，蔣伯芳由陸路回家，將雙龍山用火四面燃著，這才趕緊回家。三俠、歐陽大義士，六小攙扶著老義僕，到了西山坡，船在河沿，孟二爺打呼嚕渡船離岸，將老義僕孟忠攙上船去，安置在艙中，給他敷上刀傷藥，船急速回孟家寨。離孟家寨裡許，一看河中漂泊的大葦子，也有燒了的，也有未燒的，滿目皆是。孟二爺心中暗想：「全家必定片瓦無存了。」勝三爺叫道：「孟二弟！愚兄連累了你全家被害，於心何忍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我想吉人天相，恐不至有大兇險。」蠻子罵街：「我是王八羔子！我是混帳東西！我叫賊魔，終日講究放火燒賊，今天叫雁啄了眼啦。」惟有本人孟二俠說道：「老恩兄不要如此難過，燒了我的宅院我再蓋，我的葦子也不能都燒了，燒了也算不了什麼。您弟婦已經六十歲的人啦，設若死也不算短命，有你姪子與我在，我們爺兒倆再置家產，重整田園。傷了家人，那也是命裡該當，也無可如何。蕭三弟、歐陽賢弟，不要傷心。」列位，這就是行俠作義的人，明白交友之道，若是孟二爺一哭，勝三爺豈不當時得了慢怠了嗎？所以孟二爺反談笑自若。船到河坡，老少英雄一看，心中稍安，只燒了七個葦垛子，房子是一點未動。老少英雄棄舟登岸，黃三太等攙扶著老義僕孟忠，大伙剛進了書房，楊六爺由內宅夠奔書房，給勝爺等請安問候。蠻子喊道：「唔呀！楊六，你救了孟二哥一家的性命，你真是個好王八羔子！」楊六爺不好還言，因為同著自己兒子楊香五。蠻子見愈不還言，他是愈罵。此時勝三爺週身是血，蠻子皮襖馬褂也成了紅的啦，孟二爺家有的是衣服，叫家人取出來，大伙淨面換好衣服。蠻子喊道：「孟老二哥！可有我的衣裳嗎？」

孟二爺說道：「都有，就是沒有那麼肥大的皮馬褂啦。叫家人弄點鹼水給你洗洗吧。」孟二爺這才謝過楊六爺相救，並問從何而來。

原來，楊六爺自從在家納福十餘年，六奶奶生了一子，名叫香五，家傳的學業，又拜勝爺為師。雞鳴五鼓返魂香，是從明朝一位處士的門下所傳，學時須對天盟誓，不以此香傷害良人，並不許借此為淫盜之事。後來傳到一位雲游道者司馬聞，這司馬聞又傳授香五。由拜在勝爺門下之後，勝爺回家，由黃三太、楊香五眾人掌理鏢局之事，楊六爺隱在田裡，逍遙自在。

京東樂亭縣離莫州三百來裡地，聽人傳說，勝爺六月二十八辦喜事，回到家中與六奶奶一提，勝三爺六月二十八與少爺完婚，六奶奶說道：「咱們一來行人情，二來看看咱們孩子，這十餘年你也未曾與勝三爺見面。並且你與勝三爺提說，叫咱們孩子回趟家，住一月兩月的。」因此楊六爺帶好兵刃暗器、水衣水褲，夠奔莫州行人情。六爺在家納福，並非是狂傲，此次沒有要緊事，所以不僱車腳。此時正是六月間，天氣炎熱，走得一身汗，天晚住在店內，脫去了大氅，涼爽涼爽，到第二天就覺著頭昏眼黑。要是唐、宋、元、明之時，武將頂盔擐甲，就叫卸甲風。店主人給請了一位大夫，診脈開方，服藥後稍覺輕鬆，在店中養了幾天，身體復原，楊六爺多給店裡一二兩銀子，這才起身夠奔直隸莫州古城村。到了古城村勝宅，家人一回稟，勝奎接迎，一進院中，看見燒得七零八落，六爺一問，勝奎將前後情由說了一遍。勝奎又說道：「我天倫對天盟誓，拿不著老道，找不著桿棒，至死不回故里。」六爺一聽，連忙問道：「追向何方去了？」勝奎說道：「走了五六撥，皆向南省去了。」

楊六爺心中暗想：「我三哥為人慈善，群賊竟敢如此，真是好人難做。我好幾百里地趕到古城村，誰也沒見著，我何不向南七省走走？」六爺想了，辭別了勝奎，這才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到了杭州尋找眾人。杭州府是五方雜地，一日在酒樓上吃飯，巧遇

華謙華子阮跟一個乞丐病夫吃飯。五爺與六爺也有十餘年未見面啦，老哥倆見了禮，悲喜交加。華五爺又給引見，遂說道：「這位是四哥的盟弟，金面韋狀張旺。」五爺與六爺敘了些離別之情，十數年未見，真是光陰似箭催人老，日月消磨兩鬢霜。五華謙就提起頭一撥捉拿老道師徒，火燒方成宅院之事，又把指引歐陽天佐及蔣伯芳趕老道去建寧府雙龍山之事，從頭至尾細說了一遍。張旺說道：「六弟你也追下去吧。凡有奇才異能之士，我遇見了就向建寧府指引。」六爺說道：「我要追我三哥，只不知三哥的去向，今既知道向雙龍山去了，我即時起身。」

說著話，這位六爺站起，辭別華、張二英雄，這才打杭州府起身。忽然想起孟二哥由台灣又遷回孟家寨住，正東就是孟家寨，一江之隔，離孟家寨還有十數里地。楊六爺一想：進孟家寨總得過擺渡。此時天氣已經掌燈啦，我莫若先找店住下，明天再往孟家寨。一看這座店，門道掛著燈，上書「雙合店」。

剛要進店，跑堂的與伙友弔坎：「並肩子鈕瓢招落把合，蒼孫太覺。」楊六爺聞聽，黃眼珠亂轉，他們說的黑話，就是說老頭太矬，哥們回頭看看。這麼兩句話，六爺黃眼珠一轉，燕尾鬚鬚一捻，心中說道：「好小子，坎弔到你姥姥家來啦。」老義士誠心耍笑，說道：「有整所房子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有上房跟東西廂房一所。你多少人？」六爺說道：「一個人。」伙計說道：「你一個人怎麼住這些屋子？」六爺說道：「我愛清靜。我包袱裡物件價值連城，淨是核桃大的寶珠七八十顆，有金砂子鑽石、翡翠瑪瑙，多花幾兩銀子店錢不要緊，為的是清雅。」掌櫃灶上群賊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這號買賣就發了財啦。」

六爺撇開了一要酒菜，擺不開兩桌對在一塊。楊六爺又道：「明天我走時還得拿點乾糧，又要一壺開水。將門上好，別上我屋來，明天多給酒錢。」六爺將門一上，白開水就饅頭，吃白齋，酒菜倒在床底下，白開水饅頭不能攙薰香蒙汗藥。楊六爺暗中繫綁停當，一看外屋兩個鍋灶，掀開鍋蓋一看，裡面還有半鍋高粱，提起鍋一看，乃是倒下台階的地道。六爺將鍋仍然放好，蓋上鍋蓋，搬個凳子坐在一旁。等到二更多天，一看鍋向上一提，將鍋移在鍋台之上，楊六爺一看，鍋在鍋台上啦。

正在此時，忽又見一宗物件鑽了出來，晃晃悠悠。仔細一看，有飯碗大一物，青臉紅髮，臨到鍋台的時候，就如麥門大啦，然後又下去了。再上來可就是真人啦。楊六爺一揪頭髮，一劍紮在咽喉，往上一提，拋在旁邊。底下一問，上邊沒答話，又上來一個，又是如此。一連三個，第四個臨上來的時候，可就留了神啦，楊六爺一伸手攔住綳帕，他向下一縮，將頭髮斬落一縷，跑到櫃房說道：「了不得啦！去了四個人死了三個。」

蘇氏弟兄聞聽，聚齊店中之人，掌上燈球火把，夠奔上房。群賊來到北跨院，不見殺人的客人，方要到南跨院，南跨院著了火啦，楊六爺一晃透風中，放了好幾把火，這方出了店房。有心要到孟家寨，天氣半夜不便，前面有一個樹林子，進了樹林子，在樹林之中打一盹睡。正在朦朧之際，忽聽一陣大亂，人聲鼎沸，齊喊：「孟二爺的院中失了火啦！」楊六爺驚醒，乘亂上了擺渡，過了河遂進孟家寨。舉目觀看，孟家的宅院未著，楊六爺到了孟宅，躡房越脊，一看院中無人，到東跨院東房上一聽，有人說：「殺了就得啦。」楊六爺一聽，腳底下一使力，踩碎了陰陽瓦，又聽道：「大膽賊人！敢來孟家寨無禮。」

向地下一看，有一個穿桃紅的女子躺在東邊，一個穿銀灰的女子躺在西邊。老英雄看罷，縱下東房報了名姓，遂劍斬蘇士虎，紮傷蘇士龍，柳玉春、張德壽等四下奔逃。這都是因果循環，才有六爺來的這樣巧，趕走群賊，少爺孟金龍回來，爺兒倆見面，保護了宅院。

勝三爺回到家時，已經沒有事了，眾人才急忙來到後院看望二位姑娘的傷痕。老弟兄五位上後院的時候，正趕上翁氏在屋中，孟二爺在前邊，翁氏太太一見勝三爺等，都在前面進來，翁氏太太急忙跪倒說道：「老恩兄，小妹拜見。」勝三爺躬身說道：「老弟請你免禮吧。」蕭三俠遂與翁氏跪倒行禮，翁氏答禮相還。蠻子過來叫道：「老婆子！我給你磕頭。你怎麼沒擦點粉？」老太太低頭笑而不言，轉身而去。勝三爺說道：「歐陽賢弟太頑皮了。」蠻子說道：「當著勝三哥，他不肯言語，我就佔便宜了。」五老與小弟兄等進了西暗間，妻子丫環早將姑娘的小褂背後扯開，那枝袖箭釘在姑娘左腋下。二位姑娘，一位臉向西躺著，一位臉向北躺著，銀鳳頭前放著幾張紙，口內不住吐血。勝爺問道：「蕭三弟、孟二弟，你們看此箭傷，是不是與我所受的箭傷相同？」孟二俠、蕭三俠答道：「不錯，一樣。」勝三爺叫了一聲：「於小姐！袁小姐！」呼之不應。勝爺說道：「百草轉陽丹專治吐血、五癆七傷、毒藥箭傷。道爺不在，為之奈何？」語畢，勝爺淚如雨下，遂說道：「連累了眾位弟兄，如今又連累了二位姑娘受此重傷，為之奈何？」孟二爺捶胸頓足，蕭三俠唉聲歎氣。歐陽爺一笑，說道：「蕭三哥，得用多少百草轉陽丹？」蕭三俠說道：「兩粒足矣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巧啦，吾這裡正有兩粒。」勝爺掀髯說道：「歐陽賢弟，你為何拿愚兄取笑了？」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，我可不敢拿勝三哥取笑。」說著話，由腰中掏出一個白紙包兒，打開了遞給勝爺，勝爺一看，果然是兩粒百草轉陽丹。蠻子說道：「這是給三哥你老人家治傷的時候，我偷的。」勝爺遂將兩粒藥研為細末，叫家人急速取來無根水，告訴婆子媽媽用刀將袖箭傷旁的紫黑肉刮了，將藥用皮子膏藥貼在傷上，上一半，灌下一半，銀鳳灌下一粒。老弟兄五位回到前院喝茶，小弟兄七位，方要擺酒，家人進來稟報：「由東回來了一隻小船，一個老叟搖櫓，有一位二十來歲的少爺，還有一位女子，說是前來拜望。」

蠻子說道：「我倒忘記了，準是石俊山老王八羔子。」孟二爺告訴院裡女眷接待女子，孟二俠等出來迎接男客，果然是石俊山與千里追風小俠客劉雲，那女子即是林士佩之妹。石俊山毒龍懷杖挑著兩個包袱，張茂龍、蕭銀龍等上前接待，石爺說道：「茂龍、銀龍，這兩個包袱是你們二位的，兵刃、暗器、頭巾俱都在內。」銀龍、茂龍收了包袱，當面拜謝。大眾歸了客廳，喝茶擦臉，不必細表。大家用飯，石爺叫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！你們認得這位姑娘不認得？勝三哥你許認的吧？」勝爺一笑，說道：「愚兄哪認識女子呢？」石爺說道：「此乃林士佩之妹林素梅。雖然林士佩一母所生，可與林士佩性情不同，姑娘乃是節烈淑女。皆因為林士佩骨肉無情，姑娘女扮男裝，夜宿賊店，丫環遇害，姑娘隻身一人，在樹林之中自縊，被我所救。當時我並不知他是女子，事後我將姑娘收為義女。」勝三爺說道：「我深知姑娘。南北英雄會的時候，林士佩要燃地雷，姑娘五體投地，勸兄長不可點地雷，林士佩不從，豈知地雷被道兄所破。石賢弟，你如何與劉雲相遇？」石爺將救劉雲，驚走秦尤，毒龍懷杖打林士佩之事說了一遍，並將女兒素雲與劉雲治傷之事也說了一遍。當時求勝爺為媒，與劉雲、素梅成就婚姻，蠻子寫帖。大眾酒飯已畢，蠻子將寶劍取出，叫道：「勝三哥！這是道爺的寶刃。」勝爺說道：「眾位賢弟血戰一場，只得了一口寶劍，老道未獲，桿棒無跡。惡道此次夠奔台灣去，恐怕台灣不能收留惡道，他必然仍奔杭州府。眾位賢弟，連三太，咱們還短一位要人呢，何以蔣五爺未見到來？使我放心不下。」蠻子叫道：「勝三哥！不用惦念五爺，他必然追下群賊去了，萬無差錯。」勝爺說道：「三太、香五、茂龍、李煜、銀龍、賈明，你們六個人先奔杭州追趕老道。」黃三太等答應一聲，遂站起身形，夠奔杭州。」你六個人起身後，老夫隨後就到。」勝爺又說道：「金龍，你且在家中保護。」

六位英雄曉夜行宿，饑餐渴飲，到了杭州未訪著惡道蹤跡。

金頭虎到了杭州，見著老道就揪：「雜毛小子！」當胸就是一掌，老道說道：「這是怎麼的啦？無故的抓住就打。」黃三太作揖賠禮說道：「我兄弟是傻子，道爺多擔待吧。」弟兄數日仍未尋著惡道，心中一煩惱，在店中吃完早飯就悶睡。住了幾天，店家也知道是保鏢的，眾人睡醒起來吃茶，伙計們說道：「眾位達官，為什麼整日的睡覺呢？杭州八日大廟，為何不上廟逛逛呢？」三太說道：「什麼廟哇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此廟甚大，每年對台戲，刀山馬戲，無一不有。這兩台戲俱都是名角，各種貨物無一不全，今年廟裡十分熱鬧。」金頭虎一樂說道：「黃三哥，老道、張德壽、桿棒，這回全都有啦。老道取童子紫河車，張德壽採花，必然上廟去，廟上有的是大姑娘小媳婦。我若見著老道師徒，左手揪老道，右手揪張德壽，你們一搜老道小包袱，桿棒就有啦，豈不是一舉三得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你別說夢話啦，老道那麼老實？」蕭銀龍一打聽方向，伙計說道：「人山人海，你們跟著看熱鬧的人就去啦。」弟兄六位，遂來到錢塘門，就見男女老少絡繹於途，出錢塘門外有二里之遙，廟的西邊，大小買賣、各種賣吃食的，一家挨一家。廟西俱是茶樓酒店，廟東是生意場子，大鼓書蓮花落，練把勢賣藝的，廟後是賣木料的。弟兄六位走到廟前東角門外，角門東面圍繞著一圈子人，就聽裡邊有人說話：「無量佛，善哉善哉。這一位施主二子一女之命，幼年多受奔波，中年運氣不好。」

又聽說：「六文錢一卦，概不奉承。君子問禍不問福。」那人說道：「道爺，你真是未到先知。自幼我父母早亡，同叔嬸過活，受了些困難。我叔嬸去世後，我正在中年，遂當家主事，還算不錯。」無量佛，這一位施主高壽了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五十四歲。」老道說：「這位施主可不要惱怒，你還有九年的陽壽。六十三歲的那一年，你就該去世了。這一位施主十年劫妻。」

此人說道：「道爺你真是神仙，我內人已死，留下兩個孩兒，晝夜啼哭，叫人心煩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叫他給我算算卦，我問問他我有幾個兒子？」蕭銀龍說：「你還未成家呢，你哪裡來的兒子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娶媳婦一下轎就生養大小子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不要無理取鬧。」道人道骨仙風，有出塵之概，娃娃臉紅嘴唇，半尺餘長的墨鬚。此道者乃是返老還童，蕭銀龍沒看出來。金頭虎說：「他是生意人。沒有那樣靈的。」

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咱們上廟去吧，廟上熱鬧極了。」眾人進了廟門，有鐘鼓二樓，五層佛殿，弟兄們前後游完了，又向觀音殿的後院走來。院中有四架大葡萄架，金頭虎叫道：「楊香五！咱們摘葡萄吃去。廟裡和尚要攔阻，咱就問他是你們家裡帶出來的嗎？我們的廟千佛山真武頂，有行路之人，白住管飯。」傻小子那裡曉得紅蓮羅漢弼昆長老是周濟人，他以為應當的呢。廟裡當家的將這四架葡萄都賣出去啦，人家已經摘完了。

金頭虎近前一看，沒有葡萄啦，眾人遂向東南角而來。

看見東南角上有座彩棚，紅綠五色綢子紮的彩子，有四對牛角燈，彩棚當中有一塊紙糊的匾額，上書四個大字：「以武會友。」彩棚口外南邊十八件大兵刃架子，彩棚北十八件短兵刃架子，鋒利耀目，彩棚裡面八仙桌上，有一架天秤。金頭虎將母狗眼一翻，看這塊匾上四個字，他就認的一個，遂念道：「什麼什麼丈。」就認得這一個還錯啦，將友字念成丈字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以武會友四個字，就認得一個，還蒙錯啦。」黃三太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！練把勢的不能這樣闊。」蕭銀龍道：「有作生意之人，咱們何妨打聽打聽？」蕭銀龍遂向一個作小買賣的問道：「掌櫃的，求你告訴我們，這座彩棚是何人所設？裡面是怎麼個意思？」作小買賣的說道：「本杭州府的少爺，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在此搭彩棚以武會友。一會兒你就看見啦，家人抬來兩隻箱子，裡面俱都是銀子。有好武的要願意比武，比如要賭五十兩銀子輸贏，你放在秤盤上五十兩銀子，少爺也放五十兩銀子，你要將少爺兜一個筋斗，摔一個趔趄，少爺輸銀五十兩，餘外還送給五十兩。願意多賭也是如此。」蕭銀龍打聽明白，忽聽西角門外一陣大亂，遂說道：「大少爺來啦。」

金頭虎說道：「走走走，去看看我們大少爺。」眾人怕他惹禍，在後面緊緊跟隨，就見許多人騎著馬，向南來進了四角門。那馬有鐵青馬，有棗騮紅，有白龍駒，有甘草黃，有銀白色，二十餘人，都是武士打扮。就聽有人喊道：「大少爺裡邊吧！」就見這位少爺，頭戴武生公子巾，身披一件米色大衣，周圍金線走邊，雪青的十字絆，一巴掌寬的英雄帶，米色的腰圍子，年在二十多歲，白淨淨的臉面，五官端正。三太黃爺又看眾人拉著一匹白馬，銀鬃銀尾，嗚嗚的亂叫。三太平生最愛好馬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弟兄，這匹馬真好，總有六七百地腳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你要愛惜此馬不難，等他跑到清靜地方，我搶來給你。」黃三說道：「你少要胡說。」弟兄六位來到棚前，就見少爺居中正坐，眾教師南北兩邊相陪，彩棚後東南有茶水點心，大眾坐下喝茶。廟後頭的人就擁擠不動啦，比看練把勢的，又省錢，又多見世面。

正在人聲嘈雜之際，就有人在西角門外喊道：「閃開！閃開！」黃三太一看，兩個人抬著一隻箱子，壓得槓子直響，搭到彩棚之內，天秤桌前，打開箱子，一個個的都碼在天秤桌上，俱是雪霜白銀子。傻小子母狗眼直翻，叫道：「楊香五！我偷一個，咱們兩個人分分如何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哥，千萬不要玩笑，這位播官乃是知府的少爺，你要搶人家的銀子，這場官司你打得起嗎？」就聽播官說道：「這三天咱們練啦，沒有人進場子。哪一位有能為的，請上擂台。」語言未了，打北面閃出一人，身材五尺往來，豆青的大衣，藍短靠，其貌不揚，鷹鼻龜背蛇腰，細脖子，非常的難看。遂說道：「公子爺，今天我請一請。」忙將大衣服脫在彩棚，站在當中面朝西，口中說道：「眾位老少英雄，這是本府台的大少爺焦公子，率領我們眾教師以武會友，有好武的朋友，不論是保鏢的，護院的老師傅，皆可以上來練練。杭州府乃是五方雜地，藏龍臥虎，誰不知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？有會武術的朋友好練的，請進場來，我們奉陪。要賭輸贏，願賭五十兩銀子，我們也賠五十兩，兩百兩。那位說我沒帶那些銀子能上播嗎？三兩二兩也無不可，這是以武會友，就是分文未帶，也無不可，你只管進彩棚，咱們作為取笑。」說著話，晃悠腦袋，無奈就是無人答話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火燒我勝三大爺宅院，這一水就撈上來了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怎麼撈呢？」賈明說道：「這一次打孟二大爺家帶盤費不少，咱們大家湊一百銀子，我先與鷹鼻龜那小子賭輸贏，我兜他一個筋斗就是三百兩；回頭我就賭上三百兩，我再兜他一個趔趄，就是九百兩，再賭上這九百兩，我再踢他一個筋斗，就是好些個百兩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傻小子，就有一個便宜，被王華買去啦。你看看廟上，千人萬人，誰進場子？他是知府的兒子，他要打了人，哈哈一笑，要輸給別人，翻臉就惹不起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怎麼那麼膽小呢？知府就不說理嗎？」不表傻英雄與香五口角，再說擂台上有一人說道：「眾位，我姓王，外號人稱野雞溜子。」王七方將此話說完了，遂站一旁。焦公子亦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再請一請吧。」焦公子忙將大衣服一閃，勒十字絆，繫英雄帶，來到擂台前，一抱拳說道：「眾位，把勢場沒有大小，有好武術的只管請進場子來。無論保鏢的、護院的、教場子的子弟老師傅們，帶著銀子的賭輸贏，金賭金還，銀賭銀還；沒帶著銀子的以武會友。」

公子將話說完了，台底下仍然默默無言。王七說道：「我再請請，這麼些位，連一個好武的都沒有嗎？我打一趟拳，眾位看看。」說著話王七一拉勢子，打了一套拳，蕭銀龍等一看，平平常常，比三座毛四門斗強點。焦公子說道：「王教師退下去，我也打一趟拳。」遂說道：「眾位若看我的拳有錯，多求指正。」

語畢，亮姿勢，打了一趟拳。列位，打拳要准，發招要穩；縱如風，站如丁；手眼身法步，招招精奇，式式到家，真受過高人傳授，明人指教。打完了一抱拳，對台下說道：「見笑，見笑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，真奇怪了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您怎麼看奇怪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紹興府山陰陰結義村姓黃的甚多，黃家本族有三十六手黃家拳。焦公子這套拳，正是黃家門上三十六手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人說您誠實，您原來也會捧場。知府的兒子打拳，就是黃家拳；要是總督的兒子，就是賈家拳啦。」黃三太這一席話不要緊，後來引出奸盜邪淫、苦樂悲歡好些事情，後文書暫且不表。

且說王七見公子打完了拳，復又來到擂台前，對台下說道：「台下這些位可稱人山人海，你們眾人就連一位會武術的都沒有嗎？難道你們練會了把勢，就會關上門，等到夜晚當著老婆子練嗎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三哥，這小子太傲慢無禮。我到擂台上打他一個大嘴巴子，要不將他脖子抽歪了，我就叫母老虎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何為這樣無涵養呢？君子當積福，小人仗勢欺人，他這是狐假虎威。播官不是知府的少爺嗎？他們幹什麼來啦？咱辦什麼？賈五哥千萬不要惹事招非，叫大家跟著受累。咱們不是沒當著眾目之下說咱們是保鏢的嗎？」

正在此時，就見南面有一個喊叫，聲音洪亮，喊道：「你不要藐視杭州沒有能人。」語畢，忙將大衣服脫去，就夠奔擂台而來。背後一位老者，急忙揪住這位少年的英雄帶，叫道：「少爺不可！臨來之時，我家主人諄諄囑咐老奴，不叫少爺惹是招非。您何必掛這宗火兒？他又不是指名道姓。」黑英雄將老人家向外一推，縱上擂台，一聲喊叫：「跟你賭輸贏！你不該藐視天下英雄。」王七正在狂傲之際，黑英雄上得擂台，毫不客氣，插拳就打，十數個照面，就看出黑英雄的勝利來啦。金頭虎說道：「這位黑英雄夠朋友，不像楊香五，軟的欺硬硬的怕。」黃三太一語不發。就見王七向上一縱，照定黑英雄咽喉一掌，黑英雄一下腰，反左手將王七的腕子掙住，右腿照定王七的胸前，就是一腳。這一腳，王七可成了滾雞溜子啦，咕嚕咕嚕，滾出二十餘步，看熱鬧之人一陣大笑，真叫大快人心。

黑英雄面對擂台下說道：「這樣能為還賭金錢？」焦公子站起身來，對黑漢說道：「黑英雄，你打了我的教師，你可敢與少爺比試嗎？」黑公子說道：「有何不可？打的是有能為的。」焦少爺與黑漢動手插拳，二位遠長拳，近短打，黑英雄忽然被焦公子將

腕子掙住，底下一腳，黑英雄鬧了一個仰面朝天，看熱鬧的哈哈一陣大笑。黑漢站起身來，跳下擂台就跑，向老者手中奪取包袱，老家人不給，被黑公子一把推倒，打開小包袱，取出一口樸刀。黃三太叫道：「銀龍賢弟！你看此人多粗魯？那擂台上兵刃有的是，他不就近取，他偏下來取刀。」黑公子手持鋼刀，上了擂台。焦公子臉一紅，說道：「青天白日，你敢與少爺動刀？大概你是路劫的大飛賊。」遂叫道：「家人們！取過我的素桿亮銀槍。」這條槍八九尺長的點鋼鴨子嘴，上邊八個疙疸，錙金鑄，素桿雪霜白，雞卵粗的槍桿，折鐵攪鋼打造，包一層銀衣，分量加重，故此叫玉面小霸王。焦公子一顫槍，黑公子擦刀便刺，三太一見，眼見得刀槍並舉，禍在當頭。

黃三太方要出頭露面，就聽西南角一陣大亂，喊道：「眾位閃閃，了事的來啦！此事非這位了，若不行了不了哇。這位在杭州府一跺腳，四門亂顛。」眾人向兩旁一閃，此人上了擂台，說道：「焦公子不要生氣。」又向黑漢說道：「你無事生非。」

黑漢說道：「他兜我一個筋頭。」此人說道：「你要不打他的教師，他就兜你跟斗嗎？」黑漢不敢多言，唯唯而退。眾人觀看這位了事之人，面如美玉，五官端正，頭戴四楞袖口青布壯帽，正頂門上鑲著一塊白骨頭，青布的大衣，青布的短靠，棉花繩打十字絆，足登青布皂靴，細腰乍背。抱腕當胸，說道：「大少爺，高抬貴手，看在愚下之面，那黑人乃是愚下之拜弟，愚魯不堪。愚下與大少爺賠禮了。」焦公子翻怒容換笑臉，將槍遞與家人說道：「原來是賀師兄到了。是您的朋友，在下實在不知，要知是賀師兄的盟兄弟，我決不能動手。」這人抱拳說道：「大少爺太謙。明天我帶著我盟弟，負荊到府。」焦公子說道：「賀師兄說的哪裡話來？咱們是師兄弟，不要客氣。此事家嚴並不知，您要與令師弟到舍下，若被家嚴知曉，反為不美了。誰也沒打著誰，就是將誰打了，您這一來，也不過是哈哈一笑，就算完事。師兄您要得暇，不妨到舍下談談，千萬別提此事，若知是師兄盟弟，小弟天膽也不敢觸犯。還請致意令師弟，就說我此時不能離開擂台，假有閒暇，小弟必當拜訪。」

眾人一看，這位少爺雖然是知府之公子，談吐文雅，毫無驕傲之態，莫不暗中贊美公子的大度知禮。您道，這位了事的倒是何人呢？原來此人與黃三太乃是通家之好。方才黑漢一上擂台的時候，黃三太本就認識，比及插拳動手，黃三太以為比試拳腳，決不致有什麼危險，所以觀之不言，恐怕賈明惹禍，若告訴了賈明，黑漢被摔，賈明必然上播與黑漢報復，所以黃三太只笑而不言。及至黑漢下台，由家人手中搶去小包袱，取出刀來，再縱上擂台，焦公子命家人取過了亮銀槍，黃三太一看，必有一場惡戰仇殺，當人山人海，萬眾之下，必然誰也不肯相讓，若焦公子受了傷，黑漢也不能全軀下播，黑漢要是喪於焦公子之手，必然是一場絕大的風波，故此黃三太萬般無奈，才要分開眾人夠奔擂台，欲以友誼的關係，與兩人和解，以息這一場大禍。黃三太方要當魯仲連，這位少年的人急忙分開眾人，縱上擂台了事，黃爺一看此了事之人並不是外人，正是師弟賀照雄。原來黃三太與賀照雄、濮德勇、伍萬年，四位俱都是勝三爺的門下，四人又結拜了弟兄，受勝爺訓誨。賀照雄有賽專諸之名，是位孝子，賀照雄天倫臥床不起，賀照雄在家晝夜服侍，勝爺辦鏢局子好幾載的工夫，賀照雄未曾見面。他住在杭州錢塘門外安樂村賀家堡，提起家世，也是大明家為官，世代簪纓，如今雖作官，也是百萬之富，門前掛著「樂善好施」、「義著鄉間」、「一方載德」等等匾額。賀照雄自別恩師，侍奉父病一年有餘，老人家一病亡故。方才這位上台打播的名字就叫濮德勇，與賀照雄時相過從，師兄弟討論武術，賀爺在守制期內，還病了一年有餘，濮德勇侍師兄如親胞。閒文少敘，黃爺見賀爺已經了完此事，心中甚喜，賈明說道：「黃三哥，我抽鷹鼻鷄眼的兩個嘴巴子去。」黃爺攔住說道：「賈明賢弟！這是何必呢？」此時焦公子在台上說道：「眾位老少賓朋，天也不早啦，我們也該回去吃飯啦，眾位散一散吧。」大眾看熱鬧的一哄而散。蕭銀龍說道：「賈五哥，人家都吃飯去啦，咱們還不走嗎？」賈明無法，只好跟隨眾人出了彩棚。

弟兄六位走到三層殿一看，俱是女子燒香的。賈明說道：「怎麼這兒燒香的，盡是大姑娘？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真是渾小子，你看看是姑娘嗎？這是孫娘娘香殿，小媳婦們前來求子嗣的，老太太燒香拴娃娃的，都是為姑娘出了門子沒有兒女，前來給姑娘燒香許願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也拴娃娃去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你還沒娶媳婦呢。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先許下願，娶了媳婦一進門子，就生一個大小子。」張茂龍說道：「你別搗亂啦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張七哥，你就是實心眼，賈爺是坐懷不亂的柳下惠，您叫他去他也不去。」眾人正說著話，就見由打二層佛殿角門，進來一男一女，前面的男子彬彬儒雅，厚藍綢子大衫，厚底福字履的鞋，八月中秋後還拿著涼扇呢。後邊一婦人，青綢子衣服，底下穿百褶裙，雖然是舊衣服，然而很潔淨，來到了孫娘娘殿前，請了一股香。這位是個秀才，後頭這位是秀才的娘子，請完了香，二人進了子孫娘娘殿，在各神位俱都燒了一股香，飄飄下拜，那女子穩重端莊，將那些擦胭脂抹粉的婦人，比的猶如妖精一般。這時金頭虎仍在殿外站立不走，楊香五叫道：「賈賢弟！咱們走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忙什麼，再看會兒。」就見秀才娘娘點完了香在前頭走，秀才在後面跟隨。忽然間由西角門撞進二十餘人，都是短衣襟，小打扮，有穿紫花布褲褂的，有穿月白布褲褂的，藍綢子褲褂的，青綢子褲褂的，穿著小衣服，都露著七節鞭、九節鞭、手稍子、匕首刀、雙叉子，二十多人前頭一排，後頭一排，將角門擋住。

秀才娘子說道：「借光，我們過去。」娘子又回頭叫道：「相公你看看。」那位秀才遂上前說道：「借光，我們過去。」這群人說道：「怕擠別來。」秀才說道：「這是廟場，女子燒香之地，你們這樣舉動，須知我不是好惹的。」那群人說道：「你好惹不好惹的，跟誰說呢？你有勢力，叫府縣下公文，別叫男女混雜。」金頭虎一聽，就要挽袖口上前動手。忽見外面來了一人，藍紡綢褲褂，青靴子，短鬚鬚，手提打馬藤鞭，說道：「眾位，你們不認的，這是杭州府第一名士蘇文煥蘇先生。」

又低聲說道：「這是槍桿，熟讀大清律。閃開，閃開。」大眾聞聽，俱各向兩旁一閃，秀才夫婦也都過去啦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也該喝酒去啦，天到什麼時候啦？」黃三太六位出了西角門，向西去俱都是茶飯鋪。原來，杭州這座廟非常之大，歷年有戲的時候，雖說正日子是四天，必要續演十天八天的。為何續演呢？這座廟的大寶局總有八九十家，四天正日子完了，他們便出來要求續演，打著廟裡眾買賣家的旗號，向會頭要求，眾買賣家為做生意起見，俱都贊同。要求許可之後，戲價便由各大寶局擔負，故此廟上的大小買賣雲集，飯館子在廟前搭樓作買賣。

黃三太等進了一家酒樓，這座酒樓是坐北向南門，眾人上了酒樓，黃三太與張茂龍坐在西面，蕭銀龍與李煜坐在東面，賈明與楊香五坐在正北面，這張桌子正靠著窗戶。三太要了十二壺酒，叫跑堂的給配了八樣菜，跑堂的將菜端上來，傻小子是搶吃搶喝。六位正在吃飲之際，就聽樓上飲酒之人交頭接耳，低聲悄語地說道：「這回可對碰上啦，知府的公子搶秀才的太太。秀才是一個槍桿，偏遇上知府的公子，一會兒轎子就要來到啦。」黃三太等俱都聽了個滿耳，惟有傻小子淨顧搶吃搶喝，他一句也沒聽見。楊香五怕他聽見，故意與他開玩笑，說道：「這個溜裡脊真是兩味的，這碟可是我自己吃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自己吃，我將菜都倒在一個碗裡，我自己吃大雜燴。」

正在此時，金頭虎抬頭一看，就見樓下的姑娘媳婦，人聲吶喊。

金頭虎叫道：「跑堂的！快來快來，下邊是什麼事？」楊香五見傻小子叫喚跑堂的，楊香五用大衣擋手，對跑堂的擺手示意，不叫跑堂的告訴賈明。金頭虎說道：「跑堂的，底下是什麼事？是著了火啦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我這個圍裙是從北京買的，放在水裡洗的時候，能夠立著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問的是樓底下那群人，摔倒的爬起還跑，是幹什麼的？」跑堂的說道：「咱這販賣的賤，他們都搶著來吃飯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你要與我打啞謎，我砸你的飯館子，先將這張桌子給你翻了。」跑堂的說：「您看吧，這就到啦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就見由東向西來了一乘四人小轎，轎中有嬌滴滴婦人啼哭的聲音，說道：「廟上的仁人君子，搭救搭救吧，我是秀才之妻，被群盜搶來啦。」賈明也聽明白啦，遂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您聽見沒有？咱們管不管？青天白日竟敢搶秀才之妻。」黃三太未及答言，賈明說道：「我明白啦，浙江紹興府有名的人物怕事，我賈明可不怕事。」三太被賈明用話一激，擦拳磨掌要管此事，楊香五說道：「這椿事要是管，千萬可別團腕，也別落把。」團腕即呼名字，落把即殺人。傻英雄說道：「對對，誰要團我的腕，我海攢！」海攢即罵街。正在此時，小轎已經來到酒樓之下，金頭虎一抬腿踹落一扇窗戶，由酒樓上縱下來，一橫擋住去路。

眾惡奴觀看傻英雄：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紅眼邊，大肚子，羅圈腿，梳著一個冲天杵的小辮，三尺來高。就聽金頭虎說道：「小子們，這乘轎子是怎麼回事？」方才那個大胡瓜的老頭說道：「朋友，你問也是白問，我是知府的大管家，外號人稱長毛狗，姓王行三。後邊那位是二管家，人稱短毛狼李七。這乘轎裡的女子，乃是杭州一位寒儒之妻。這裡邊有一段緣故，這位寒儒當初娶妻無錢，向我們大老爺借三百銀子，我們大老爺不借給，我們眾人慫恿大老爺成人之美，才借給他三百兩銀子。如今二年多，本利未清，大老爺責成我們討這筆債，因為是我們哥倆的承還保人。我們找他要錢，他言說吃飯錢都沒有，就仗寫字吃飯。要了幾次，蘇文煥言說：『我一貧如洗，決還不了這筆賬。叫我的娘子跟了大老爺去吧，給大老爺作上一房愛妾，也省的跟我少吃無穿。』我們將此話一回稟大老爺，大老爺言說：『我在杭州府買一個姑娘花上多少錢？誰要殘花敗柳？』我們跟少爺死說活說，少爺才應允，可是還未娶人。今天恰巧我們大老爺上廟，秀才夫婦也來逛廟，我們看見了秀才之妻，遂告訴了大老爺，大老爺一看，很對心思，遂上前問秀才：『這筆賬何以久不清償？如再不清償，就要發轎抬人。』蘇文煥他言說：『還不起賬，該得起賬。』我們大老爺一怒，這才發轎抬人。算來本利五百多兩，有中保人，有承還保人，字據上有蘇文煥的押。你管的了五六百銀子的事嗎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少爺是叫焦振芳嗎？」長毛狗說道：「不錯，打聽打聽玉面小霸王焦振芳，無人不知。」金頭虎說道：「知府補缺的時候，你們知道嗎？」長毛狗說道：「不知道。」賈明說道：「你知道我是幹什麼的嗎？」長毛狗道：「不知道你是幹什麼的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們知府候補的時候，他是窮小子，沒錢住店吃飯。我是放官利債的，利錢可大點，當時他托人借我的錢，是蹦蹦利，由候補補缺的時候，借了我五十兩銀子，一蹦就是一百兩，兩蹦就是一百五十兩，如今本利算起來共欠十萬銀子啦。我找你們知府去啦，我叫他將官利債算算吧。你們知府說：『本府也還不清，我的夫人也老啦，將我兒媳婦折抵利錢吧。』話可說啦，還沒給我人呢，將我那筆賬與蘇文煥這筆賬還抵不了嗎？」眾惡奴一聽賈明這話，遂說道：「眾位別跟他費話啦，打吧，只要留口氣就行。」長毛狗仗著焦公子之勢，一伸手就給了賈明一個嘴巴子。賈明伸左手一掙長毛狗的腕子，右手照定長毛狗就是個嘴巴子。三十來斤重的杵，長毛狗如何禁的住？倒在地下就打開滾啦。短毛狗說道：「眾位齊上！」

眾惡奴向上一包圍賈明，哪知道金頭虎專打二把刀的把勢，他又有金鐘罩，力氣又大，這個惡奴的叉子叫賈明一杵繃飛，那個七節鞭一遞，就將杵纏上啦，賈明一拉也給鬆了手啦。如此打了七八個頭破血出。後邊的惡奴抹頭就跑，抬轎子的也早跑啦，賈明後頭就追。黃爺在樓上開發完了酒錢，楊香五打開小包袱取兵刃，縱下樓來，後面黃爺等陸續由樓窗戶跳下。三太上前將轎簾扯下一看，損陰喪德之人，專有損陰喪德的主意，轎裡的娘子兩隻胳膊在兩個轎桿上用繩子捆著呢，腰上也用繩子縛在兩邊轎框上，婦人是紋絲不能動轉。三太抱著橫刀，不敢上前。娘子在轎中叫道：「壯士爺！請您救我不死，我是蘇秀才之妻，被該強盜所搶。」黃三太一看娘子不過二十來歲，正在青春年紀，不敢上前伸手解繩子，因為有男女之嫌。娘子在轎中聲聲央求速為解救，黃三太正在進退兩難之時，就見後面有一男子，二十多歲的年紀，踉蹌而來，滿身泥土，滿面灰塵。來到切近，三太一看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方才在子孫娘娘殿焚香的秀才。黃三太方才聽娘子說是蘇秀才之妻，遂上前叫道：「你是蘇秀才嗎？快來，令正現在轎中無恙，趕緊解救！」蘇秀才跳到切近，邁步進了轎子，伸手解開繩子，由轎中將娘子攙扶出來。蘇秀才遂跪在塵埃，此時娘子也跪倒在地，蘇秀才叫道：「壯士救我夫妻不死，請問貴姓大名？」三太伸手相攙，叫道：「蘇先生請起。蘇先生你何處居住？」蘇秀才遂先站起身。黃爺道：「蘇秀才，快將令正請起。」蘇秀才攙起了自己妻子，遂對黃爺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我家住在南門外，賃屋而居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焦公子不知在哪家酒樓吃酒呢，我等雖然救了令正，他那一群惡奴若報告他，他必然前來報復。我們動上手，完事一走，你夫妻仍不免於厄。」蘇秀才說道：「學生倒有一門親戚，在大李村居住。我妹丈在北京作生意，我妹妹只有一個寡婦婆母，我大可投奔在那裡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蘇先生可有盤費？」蘇秀才說道：「我方才燒香的時候，只有二三百錢，被惡奴推打的我連一文錢也沒有了。」三太聽罷，由中掏出銀兩，把繫腰的綢子撕下一塊，堆著銀子說道：「這是四十多兩散碎銀子，你可作為路費，趕緊遠走去吧。」蘇文煥將銀接到手中，眼含痛淚說道：「恩公貴姓高名？學生尚有寸進必當重報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丈夫施恩不求報。」蘇文煥說道：「您要說不說名姓，我夫妻寧凍餓而死，不受恩公的金銀。」黃三太見蘇秀才老誠，這才說道：「在下家住浙江紹興府，姓黃名三太，保鏢為業。」夫妻二人謝了恩，三太將蘇秀才攙起。廟上有的是大小車輛，俱都是鄉下拉腳的，三太遂叫了一輛車，問道：「由此拉到大李村，多少錢的腳錢？」車夫說道：「兩吊錢吧。」黃三太給了二錢多銀子說道：「我們沒有零錢啦，多給你幾個吧，越快越好。」趕車的將銀接在手中，蘇文煥夫妻上了車，趕車的一搖鞭，向西而去。蘇文煥在車上看三太，三太在地下看蘇秀才，真是英雄愛豪傑。三太見車已走遠，暗道：「狗公子一來，便是一場大禍。」三太此時救了蘇文煥，哪知二十年後，黃三太騎著馬匹走了一個鎮店，見五六個土豪，揪著一位老太太打的實在可憐，三太由馬上跳下來，向前勸解，土豪不服，被黃三爺一拳打死，官人將三太帶到縣衙打官司，那時三太已經留鬚鬚，五十多歲的人了。縣太爺升堂審訊，三太跪在大堂以下，縣太爺問道：「兇犯家住哪裡？」

姓什名誰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小人姓黃名三太，家住浙江紹興府。」縣太爺問道：「為何毆傷人命？」三太說道：「皆因為從此經過，見五六個惡少，揪著一個老太太拳打腳踢，小民觀之不忍，下馬解勸，惡少以多為勝，與小民動武，被小民誤傷致命。」縣太爺大怒，說道：「他們人多打你，你怎麼會打死人的？必是他們將你打急啦，你用力推他們，碰在牆上啦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大人神目如電，真是他們將小民打急啦，我一推那人，將那人推在牆角碰死的。」縣太爺說道：「你是誤傷人命，暫行釘鐐收監。」於是收在監中。有老者給三太送飯，對三太說道：「我們縣太爺姓蘇名叫文煥，受過您好處。請您在監中放心，我們太爺自有解救之法。」三太這才恍然大悟：「這是二十年前所救的人。」三太在監中三個來月，釋放出獄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表。

黃三太來到火神廟，見楊香五等被眾惡奴五十餘人包圍，三太遂由外面亮橫刀殺進重圍。金頭虎喊道：「別鬧我的腕！別鬧我的瓢！」這群教師之中，有明白江湖綠林道話的，遂對焦公子說道：「他們這群是賊，決不是好人。」焦公子坐乘白龍駒，高聲喊道：「錢塘、仁和兩縣的官人！這幾個搶了綢緞店啦！那梳冲天杵小辮的，與使七首刀瘦小枯乾的；還有紫臉的，使鏈子槍；面如白玉的，使鏈子錘；那十六七歲，寶劍眉，杏子眼，手使判官雙筆；最後來的黃白臉面，手使大橫刀。他們這六個人要走了，我跟你們縣衙門要人！」賈明聞聽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仗勢欺人？」一字杵一晃，殺出重圍，夠奔焦公子而來。焦公子手中擊著亮銀槍，傻小子說道：「好你一個搶男霸女的賊，哪裡逃走！」金頭虎說著話，來到近前，心中暗道：「我身體矮小，他在馬上，我夠不著他。我先將他馬腿搯折了，然後再搯他幾杵。啊呀，不行，不行，一杵他也受不了。我搯他一拳，然後我一跑。」金頭虎走到馬前，一橫杵照定馬的前腿打去，焦公子一蹬繃繩，槍尖朝下，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指，噹啷一聲響亮，將杵繃出，金頭虎向後倒退了好幾步，焦公子一抖嚼環，這條槍梨花亂舞。馬步交戰，金頭虎蠢笨，焦公子這匹馬乃是戰馬，並且又常常演習，抖嚼環裡裏外削，梨花亂舞，將金頭虎圍住。賈明累的熱汗直流，遂喊道：「你們幫著我來！」賈明喊了半天，不見人來接應，這群人圍著殺不出來。金頭虎正在急難之間，就聽西北上聲若銅鐘，有人喊道：「大廟上亂打毆鬥，也沒有人彈壓地面，倘若打出人命來，如何是好？」金頭虎聞聽，心中歡悅，正是蔣五爺蔣伯芳。賈明喊道：「五叔救我來！別落把兒，別轉腕兒。」

蔣五爺何以來至此處呢？皆因在孟家寨老義僕孟忠送信，勝爺大眾殺散群賊，蔣五爺由旱路回到孟宅，順著北岸向前行走，迎面有一片樹林子，就見由樹林中躡出一人，向西北而去。

蔣五爺一看，背後背著六七口寶劍，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非七星真人不背七棵寶劍。」蔣五爺心中暗道：「孟二哥家中著火，非是他放的不可。」五爺遂跟蹤追擊，大聲喊道：「惡道哪裡逃走！」老道回頭一看，來了一個血人一般，老道一聽聲音，知是蔣伯芳，遂抱頭鼠竄。蔣五爺腿快，越追越近，向西去波浪滔滔一道大河漢子，惡道奔了河漢子。蔣五爺不由的一怔，心中說道：「我是一點水性都沒有。」蔣五爺眨眼之間，心得一計，遂說道：「呔！老道，今日你插翅也難逃去了。葉承龍水性都跟我學的，你今日焉能逃走？」七星真人一聽，心中念道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的佛！葉承龍在天下群英會出世，探寒泉，鬥水鱗，得冰片，震住五八四十寨總轄萬文翻波浪韓秀。南七省的綠林道，韓秀水性第一，卻被葉承龍壓住，葉承龍的水性是跟他所學，我焉能由水中

逃走？」遂順河坡向北。蔣五爺追得離著老道五六丈遠，看看追上，老道暗想：「他要將我追上，必將我砸成肉泥。他會水他怎麼告訴我呢？我跳水試一試他，他要下水追我再說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向河中跳去。蔣五爺一看，一頓足將河坡土頓起多高，心中暗說：「老師累次勸我學水性，我總不遵命，師兄弟六人都會水性，惟我蔣伯芳一點水性也沒有，致將老道放走。」蔣五爺遂對老道說道：「姓蔣的不趕盡殺絕，放你去吧。」老道說：「你是不會水的。」

蔣五爺眼看著老道踏水而去。此時天光已亮，蔣五爺一看自己渾身是血，遂由背後解下小包袱，打開包皮，血跡已透，又打開油布包袱，取出衣服換好。將血衣服放在水裡，沾上水擦棍上的血跡，將棍上血跡擦去，將血衣服向水裡一扔，踩著老道的蹤跡，向西追去。到了鎮店，買青綢子纏了盤龍棍，曉行夜宿，追到杭州府。城裡關廟，庵觀寺院，尋找老道，蹤影皆無。

找了兩天沒有蹤跡，在店裡住著發愁，店裡伙計說：「壯士，你怎麼不逛廟去？錢塘門外八月廟，非常熱鬧。」蔣五爺問明道路，出離錢塘門，來至廟場地。走到一個土坡上一看，一群人圍著幾個人打架，留神一看，正是黃三太等。

蔣五爺這二三年來，大長見識，一看北上坡幾位老者席地談話，蔣五爺將棍放在地下，坐在小包袱上，向老者問道：「打這樣的架，怎麼也沒有人給勸架呀？」老者問道：「閣下是哪裡人氏？」蔣五爺說：「我是武昌府的人。」老者說：「你若是近處人，我可不敢說。知府的公子搶秀才之妻，誰敢管哪？硬說欠錢不還，用轎搶人，從酒樓下經過，這幾位由酒樓上跳下來，將少婦也救啦，將教師也打啦。這幾位不是找是非麼？你聽聽，硬說是搶綢緞子店啦。若是弄到衙門裡，就是一頭的官司。這幾位豈不是找死麼？」蔣五爺心中不悅，說道：「我們不管誰管？你們莊稼人是牆頭上草，哪方風硬向哪方倒。」

蔣五爺大衣一脫，向腰間一圍，小包袱左肩頭一個角，右肋下一個角，胸前麻花扣一係，打開盤龍棍。五爺心中一想：「打不的，盤龍棍一掃全完。」將心沉下去，一聲喊嚷：「青天白日，好幾十人在廟上，刀槍並舉，倘若傷了人命，如何是好？」

就聽金頭虎喊：「五叔救我！」蔣五爺合棍進前，賈明被焦公子白龍駒圍著，蔣五爺一遞棍給分兩開，賈明抹頭就跑，焦公子一抖嚼環，向西一撞，蔣五爺一橫棍，砰的一聲，馬倒退了好幾步。焦公子在馬上問道：「什麼人！」蔣五爺面帶笑容說道：「公子，我從此經過，你們兩方面我都不認識。我方才打聽明白，說有一秀才欠你錢，你要將秀才娘子折賬，世界上豈有此理？你硬要發轎搶人，秀才跑在後頭啼哭，他們幾位看著不忍，所以抱打不平。」焦公子低頭思忖：「蘇秀才不欠我的錢，乃家人誣賴，此事理上太說不下去。家人教師們又並不受多大的傷，要不然就完了吧。」公子正在默默無言之際，長毛狗對短毛狼說道：「短毛狼，你看看，公子要瞭解，公子要完咱們不完。你看看，了事還有拿著大木棍了事的？你的刀甚快，你繞到那人身後，照他肩頭劈他一刀再說。」短毛狼聞聽，點頭稱善，遂向五爺背後，照定蔣五爺肩頭上就是一刀。蔣五爺是何等的英雄？忽聽背後有金刀劈風的聲音，右手用棍向後一兜，「嗆」一聲響亮，將短毛狼的刀磕飛。也是適逢其巧，這把刀正落在長毛狗的太陽穴上，長毛狗正歪著頭，看短毛狼劈人呢，這把刀可就落下來了，一時躲閃不及，紮在太陽穴上，當時殞命。焦公子看得明白，不由的大怒說道：「你哪是了事？你正是搶奪的賊人！」焦公子說著話，把槍的前把一低，後把一揚，照定五爺就是一槍。蔣五爺的棍平著向外一繃，使了四成的勁兒，焦公子這條槍，幾乎撒了手。蔣五爺緊跟著棍，向外一推，焦公子哪裡躲閃得開？這一棍打的焦公子五臟六腑翻個，當時在馬上「哇呀」一聲，吐出鮮血，翻身落馬。蔣五爺由馬後頭繞過去，一捋馬的嚼環，認鑿上馬。這匹馬乃是戰馬，蔣五爺襠口一合勁，馬的腰塌下半尺去，蔣五爺用棍微微一動馬的後跨，這匹馬四蹄蹬開，翻蹄亮掌，跑將下去。眾惡奴一見公子落馬，俱都前去營救公子，蕭銀龍說：「眾位兄長扯乎。」扯乎即逃走。眾人遂奔北方而去。蔣五爺乘白龍駒奔西走下去了，焦公子昏迷不醒，眾惡奴將焦公子抬在車上，拉回了私邸，方才甦醒過來。眾惡奴遂到廟上，逼著綢緞店具字呈報：廟上有明火賊人搶奪綢緞店。惡奴又報告錢塘縣，說公子被打落馬，大盜搶去焦公子之馬，並用刀紮死大管家長毛狗。

錢塘縣見報，豈敢怠慢？立刻回到廟場驗屍，這且不提。

單言黃三太大眾跑出去有六七里地，見有一座大樹林子，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，咱們在這兒歇息歇息，等一等蔣五叔吧。」眾人等候多時，見大路之上，逛廟的紅男綠女絡繹於途，但不見蔣五爺到來。就聽路上之人俱都提念焦公子搶人之事。蕭銀龍叫道：「三哥！我問問逛廟回家之人，訪訪蔣五叔下落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甚好。」蕭銀龍追上三位老者，和顏悅色問道：「借問老大爺，廟上是什麼事？都三三兩兩議論。」

這三位老者之中，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少壯士，你沒有看這個熱鬧麼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是逛廟來晚啦，在前邊樹林中休息，聞聽廟上有搶人之事，故此晚生打聽打聽。」那位老者說：「這件事鬧大啦。焦公子搶人，忽然由酒樓上跑下五六個人來，劫住轎子救了少婦，並刀傷人命。方才不是錢塘縣驗屍嗎？聽說焦公子也被人所傷，大管家被刀紮死。這七個人，吾想一個也跑不了，拿著就是死罪。」銀龍說道：「聽說有一個使棍的搶了馬走，不知跑了沒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那使棍的搶去了馬，四蹄如飛的向西跑下去啦，當時可沒人追趕。」蕭銀龍道了一句謝，遂回樹林子叫道：「三哥！可了不得了，眾惡奴逼著綢緞店具稟，說是江洋大盜白晝打搶綢緞店，紮死知府大管家，打傷了焦公子，搶去白龍駒，請求仁和、錢塘兩縣一體嚴拿。咱們可比不了蔣五爺，班頭馬快要圍上蔣五爺，蔣五爺用棍一掃就完，咱們可不行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天色將晚，咱們趕快走，找著鎮店咱們便住。」六人遂站起身來，奔東北而去。走出有十餘里，迎頭見一鎮店，東西的街道，坐北有一家小店，店門口有伙計向裡讓客。黃三太在前，楊香五、蕭銀龍等在後，遂步入店門。三太說道：「與我們找清靜的房屋，三間兩間都行。」店裡伙計說：「壯士爺，沒有空間啦，全住滿啦。」黃三太方要發作：「沒有屋子為何讓客？」楊香五在旁一拉黃三太的衣服，問店伙計說：「此鎮還有店沒有？」店伙計說：「向東去，還有兩家客店呢。」弟兄六位遂向東走去，走出不遠，又一家小店，伙計讓客，黃三太等進了店門。方要說住單間，話未出口，店裡伙計說：「客官別往裡走啦，沒有空屋啦。」

黃三太聞聽，心中愕然。蕭銀龍一拉三太，出了店門，銀龍說道：「三哥你看，前面還有一家店呢。」這回北面三個人，南面三個人，走到店門口一看，店門前站著一銀須老者，銀龍趕奔進前，抱腕當胸問道：「老大爺，你是此店掌櫃的嗎？」老者說道：「不錯，這是我的小店。」銀龍說道：「我們弟兄打算住店，但不知有單間房沒有？」老者問道：「壯士幾位？」銀龍說道：「六位。」老者問：「哪幾位呢？」銀龍用手向南邊一指，說道：「在東邊的那三位，西邊的這兩位。」此時店門道已經掌上燈啦，蕭銀龍用手一招黃三太等，俱都來到近前。老者一看，遂說道：「你們幾位是在廟上打抱不平的七位不是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正是我們。老大爺何以知曉？」老者說道：「方才有地方傳各店主，說有七個匪人在廟場搶掠綢緞店，打傷焦公子，紮死大管家，搶走白龍駒。你們爺們要住了店，倘若由店中將幾位辦去，我們這座店豈不受累？可都知道你們七位打抱不平，但是官事以勢力壓人，誰敢證明說未搶未奪？你們還不遠走高飛？倘再逗留，禍就不遠了。」黃三太與老者深施一禮，說道：「多承老者指教。」老者跟著還了一禮，弟兄六位這才出了鎮店東口。八月下旬天氣，正在秋收完場的時候，曠野一望無際，金頭虎叫道：「黃三哥！打野盤，我可膽兒小。咱們在廟上又沒有宰活人，咱們有什麼大罪？咱們別聽那些個，仍是前行找店。」黃三太說道：「眾位賢弟不要憂慮，我有存身之處。」銀龍問道：「哪兒可以存身？」三太說道：「在彩棚了事之人，那位好漢姓賀名叫照雄，他與我有交情。他乃世代簪纓，樂善好施，可稱百萬之富，文武兩面的人物，杭州大小衙門，無不認識。」蕭銀龍問道：「可曉得住址？」

黃三太說道：「安樂村賀家堡。咱奔他家中，文武衙門官人，決不能找到安樂村去。」弟兄六位遂向賀家堡而去。走了五七里地，前面黑壓壓一片葦塘，黃三太說道：「這乃是護莊河北岸。周圍俱是如此。」楊香五說道：「怎麼沒有道路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東邊不遠，葦塘中有一條小道。」楊香五遂晃著火折子，蕭銀龍說：「楊五哥，快滅了。」楊五爺說：「怎麼不叫晃著火折子？」銀龍說道：「您看大秋後地淨場光，一望無際，黑夜之間，這一個火折子照出多遠去。」楊香五這一晃著火折子不要緊，只鬧得賀照雄家敗人亡。

後語休提，弟兄六位，找著小道，順著葦塘的蜿蜒小路向裡面走去。依岸靠水，見有一隻小船，金頭虎向上就跳，將船中伙計驚醒，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傻小子說：「是我。」伙計用燈籠一照說道：「這六個人有浙江紹興府黃三爺沒有？」黃三太說：「就

是在下。」伙計說：「三爺您這禍惹的不小哇。我們就是賀宅的船夫，您在廟上打抱不平，我們主人就要出頭了，後來來了一位使棍的出頭了，事未了好，反出了一條人命來，我家主人也不能出頭了。我家主人打發二十多人在堡外尋找眾位，就知眾位爺們住不了店。三爺請上船吧。」金頭虎說：「別將我們誣上了船，叫官人拿我們。」駛船的伙計說：「小人不敢。我家主人與黃三爺是金蘭之好，決無歹意。請上船吧。」六位上了船，水手提錨，搖定花裝檣，順護莊河奔對岸而來。此河乃賀照雄先祖所修，他的先祖在大明家官居顯爵，皆因流寇作亂，天下刀兵紛紛而起，賀老大人遂告疾還家。回到家中，聘請安樂村的鄉紳聚在一處，說道：「咱們這村東通大江，每年桃水泛，便有淹沒之虞。咱們將村之四外挑成大河，東西村口搭兩座大橋，不獨可以免除水患，並且又可以防賊寇的蹂躪，你們大家以為如何？」有一位年高德重的老者遂說道：「老大人所見極是。」遂會議擇日興工挑河。動了兩天工，忽創出一窠白銀，興工之費用之不盡，賀大人當時宣布，即用此銀作為挑河工資。有長者說道：「這銀子乃賀大人應得。若不是您提倡，焉能挖出這些東西呢？」賀大人力辭道：「此乃天助成功，賀某有何德能，敢受此金？」大伙俱都願將銀子全歸賀老大人，賀大人堅辭不收，於是大伙公議，盡用此銀興工，剩下多少皆歸賀大人，賀大人只得聽從眾議。哪知銀未用盡，工已告竣，下層又起出金條若干，賀大人遂成巨富，並設立義倉周濟了無數村民。賀老大人又聘請武教師，教全村人丁俱都習學技藝之法，練了不到二三年，就遇闖王李自成造反。土匪乘亂搶掠安樂村，由東西橋口向裡打，打了好幾日，也沒打進安樂村去，因此安樂村得以保全，此皆賀大人有先見之明的好處。閒文拋開，水手將船駛到南岸，見一片大松樹林子，船到南岸，眾英雄這才放心。大松林南邊就是賀爺的後花園子，船上水手領著六位到了花園後門，向前扣打門環，大門開開，出來一個老管家，對水手耳邊說了幾句話，工夫不大，由賀宅又出來一位老家人，白髮蒼蒼，叫道：「黃三爺！您還認識老奴嗎？您幾年沒來啦。」黃三爺說道：「怎麼不認得您老人家？」

老家人遂向駛船的說道：「你仍將船駛回原處，如有人問咱們村裡有人進來沒有，就說並無出入之人。」船上的家人搖定花裝檣向北岸去了，黃三太六位英雄，皆同老家人進了後花園門，老管家將門門上好。這園子真有四時不謝之花，八節長春之草，藤蘿架架對芍藥欄，奇花異草，青鬆翠竹，滿園花香，撲人欲醉。金頭虎叫道：「楊五哥！你看看這座花園子，比我們家的花園大得多。」楊香五說：「你太糊塗啦，人家是宦家。」說著話走到後花廳，就見兩對紗燈，分為左右，賀照雄迎接出來，一見三太搶行幾步，跪倒身形，叫道：「三哥一向可好？」三爺趕緊相攙。賀爺行禮已畢，黃三爺遂指李煜說道，「賀大哥，給你引見引見，這位紅旗李煜，賢弟你大概還認識吧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能認識。」然後三太又與蕭銀龍等說道：「這位就是賀照雄。」蕭銀龍、楊香五等上前施禮。金頭虎說：「自己弟兄，何必鬧那些客套？賀大哥，我叫賈明，黑驢寨賈柳村的人，我還有一個兄弟叫賈亮。」眾人一陣大笑。童子紗燈引路，進了東院書房，七位英雄落座，童子沏上香茶。金頭虎叫道：「賀大哥！那位黑小子呢？」賀照雄說道：「賈賢弟有所不知，那位濮爺有點愚魯不堪，恐怕得罪貴友高親。」金頭虎說：「賀大哥說得太客氣啦，我還愛那黑小子呢，我們倒要談談。」

童子遂將濮爺請到書房。濮爺一進門，就向黃三太施禮說道：「三哥請上，小弟與三哥磕頭。」黃三太趕緊還禮，說道：「愚兄給你引見引見。」金頭虎在旁邊喊道：「小黑子叫人家給打了。」賀爺說著話，早將家人叫上來，叫廚房與黃三太等預備飯去了。賀爺問黃三太說道：「使棍的那位是蔣五叔嗎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不錯，正是他老人家。」賀照雄說：「五叔好暴的脾氣，當時我有心給上事了，我一見出了人命啦，焦公子墜下白龍駒，口吐鮮血，我這才由人群之中擠出來，回到家中，打發人在各要路上等候眾位，恐怕受官人追趕。眾位兄長這一來到吾家，官人分明知道，也得與小弟暗中賣一份人情，文武官員都跟為弟的有來往，他們決不好意思的。」您道賀照雄這一大意不甚要緊，幾乎弄得家敗人亡。弟兄們談了會子，吃喝完畢，遂都安歇。黃三太他們進了賀宅，就沒出內客廳東跨院，賀照雄與濮德勇是照常出入，在莊村外閒眺，門口外站立。由第二日，每日有錢塘縣的官人，在莊前後偵察，有的在村外偵察。皆因那日晚間，楊香五在河邊打火折子，兩縣一府的官人，早將村鎮店各要路口，派人把守上了；錢塘、仁和兩縣，杭州府，在各莊村鎮店俱都有公事，嚴拿這七位，楊香五晃火折子的時候，就有人看見啦，回去報告班頭啦，班頭帶領著三班人役，將安樂村要路俱都圍住。賀爺此時倒為了難啦，有心叫黃三太他們走吧，也走不了啦。這一日八位英雄正在屋中吃飯，忽然有家人進來報告，說道：「當家的，大事不好了，現有錢塘、仁和兩縣，帶領三班人役前來，說叫您獻出八月廟行兇傷人的搶犯，要不然就要當時打進宅院。」眾英雄聞聽一怔，金頭虎喊道：「你們大家有膽子沒有？」賀爺說道：「怎麼沒有膽子呢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這就叫官逼民反。有膽子亮傢伙，打出宅院，宰一個夠本，宰倆還賺一個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賈五哥！你好沒有道理，你豁出去啦，賀大哥呢？賀大哥的性命財產，豈不喪在你的手裡？再說賀大哥又是大孝的人，倘若老太太有好歹，又當如何？」賈明說道：「要不咱們就出去，叫人家毀去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那也不能。咱們先商量好了，事犯當官，漢子做的漢子當，咱們到在堂上，咱們別說出賀大哥來。一板子打死，夾棍夾死，咱們認命，咱們要說出賀大哥來，那就不算英雄好漢。賈五哥，你能夠嗎？」賈明說：「我能辦得到，夾棍夾上也說不出賀大哥來。」蕭銀龍叫道：「賀大哥！您出去見官人去，如非要人不可，我們打後花園子走。」

倘若被他們捉住，過堂的時候，我們就說官人追的緊，我們由後花園進來的，與您大哥素不相識。」賀爺說道：「你們諸位且莫慌張，我且看一看。」這才與家人出離了內書房，穿宅過院，到後門道一看，正是杭州府紅名班頭。賀爺說道：「眾位上差，我也不欠糧，我也未漏稅，為何將我的宅院圍了？」

班頭叫道：「賀大爺！咱們都有交情，要不然我們不能來，前次七個人大鬧八月廟，搶去公子白龍駒，打傷了公子，傷了大管家的性命，我們班上伙計當時追下來這幾個人，見這幾個人進了您的護莊河北邊葦塘子啦，黑夜並見有火亮，一夜的工夫未出安樂村，班頭回去報告此事，縣太爺追的甚緊。誰不知少當家的您好結朋友，人稱賽孟嘗，您的家中常常有朋友住著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也許他們在您家中住著，背地裡出去惹禍，也未可知。倘若這群人在您家裡被捉了，我們見了府尊大人，就說在莊外所捉，決不能提由您家中捉的。凡事我們還求您照應呢。」賀爺說：「不是那樣說法。我的宅院房子是有數的，既是眾位班頭說在我莊子內有六七位，我也不知道，你們進去搜查，坐地分贓比奪搶都罪名大，要搜出掠搶綢緞店估衣鋪之人，我就算坐地分贓的賊首，官司我打啦。」賀爺當時叫門公由二道院大門俱都開放，請眾位班頭進去搜查。兩縣一府的官人帶領著三十餘名班頭，說道：「搜查賀爺的宅院，一草一木可不許動。」府縣的班頭俱都吩咐已畢，遂進了賀宅。賀照雄一看，府縣班頭認真要搜，遂又說道：「你們眾位倘若由我院中搜出一個搶綢緞店的賊人，當然罪有應得；要搜不出來，我是跟馬快班頭打官司的。」班頭說道：「賀大爺，您還至於這樣嗎？我們焉能進您的宅院呢？」府裡的班頭也立時軟化了，賀爺當時將話也拉回來了，遂說道：「眾位也別往心中去。今天沒有別的，我預備點水酒，大家很辛苦的，在我這裡喝一杯再回去。」府裡班頭說道：「賀大爺，您這是罵人，我們求您的日子多著呢，怎麼單有這點小事，便要騷擾您？」語畢，各班頭抱拳道請字，猶如風捲殘雲而去。

賀爺回到了內書房，見著眾人，言說方才在門外與兩縣一府的官人交涉的經過。蕭銀龍說道：「雖然一時瞞過，終久必然敗露。我們還得急速設法脫逃為妙。」但是兩縣一府的官人明著是走啦，暗中都留下人啦，在安樂村出入之道緊緊把守。

賀爺此時猶如熱鍋之蟻，心中甚為焦急，有心叫黃三太他們走吧，官人把守得甚嚴；若不叫走吧，終久是禍。賀照雄焦急地由院中走出大門外，由大門外再走進內院，正在走出來的時候，就見大門外邊有一伙人圍成一圈，賀照雄是心中有病的人，不由得就是一怔，以為又是縣裡官人前來。賀爺走到眾人跟前一看，並不是外人，原來是當族的兄弟叔伯及鄉鄰，圍繞著一個老道。賀爺站在一旁，就聽老道口念無量佛：「這位施主少運坎坷，中年興家立業，尋財子祿。在少年時所受的苦楚，誰也沒有這位施主受的多。」就聽這人說道：「道爺說的真靈，我在少年時，四海漂流，所受的痛苦，真不知道有多少。」又聽道爺說道：「這位施主，今年貴庚多大？」那人答道：「三十七歲。」道爺說道：「你中年運比少年運佳，你是中年喪偶。」那人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才將妻子喪去，留下兩個孩子，哭得人晝夜心煩。」又聽道爺問道：「這位施主高壽啦？」那人答道：「六十一歲了。」道爺說道：「我

若說出來，施主可別煩惱。」

那人說道：「君子問禍不問福，道爺只管說來。」老道說道：「你今年六十一歲，六十三歲你壽命就有危險。」賀照雄一看，所算的卦，俱都是當族之人，也有賀照雄知道的，算得還是很對。賀照雄心中一動，暗自說道：「我為何不叫老道給我算上一卦？問問他日下的月令高低。」賀爺思索至此，遂用雙手分開眾人，說道：「眾位兄弟哥們，我也算上一卦。」眾人回頭一看是賀爺，俱都說道：「少當家的來啦，您算算卦吧，這道爺太靈啦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我正要算上一卦。」說著走到老道跟前，控背躬身叫道：「道爺！在下姓賀，就在此處住家，請道爺算算我的月令高低。」眾人說道：「道爺，給少當家的算算吧，少當家的必然多給卦資。」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出家人指佛吃飯，賴佛穿衣，要多給卦資，貧道就沾了光了。」語畢，提起藍布包裹，拿著卦盤，對賀爺問道：「這就是施主的宅院嗎？」賀爺說道：「正是寒舍。」老道不客氣，邁開大步，直奔大門走來，進了大門，向裡就走，走過了東跨院，一直走到黃三太眾人所在書房。賀照雄在後面緊緊跟隨，看那樣兒，就好像老道來過多少次一般。一看老道來到黃三太六人所住的書房，伸手拉門，就要向裡走，賀爺在後面追著說道：「道爺，那是在下內眷。」道爺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貧道冒昧了。」這才翻回頭來，由原路又走到外院書房，進了書房，正面有一張八仙桌子，老道進來便坐在上首的太師椅上。

賀爺雖然心中不悅，也不能說出別的，只好自己坐在東首椅子上。童子獻過香茶，賀爺說道：「道爺，請您看看我的掌紋，看看我的氣色。」老道一搖頭說道：「也不用看掌紋，也不用看氣色。這幾天施主你是心中有事，左右為難，有心開發朋友走又走不了，有心不叫他們走吧，又怕連累官司。花費銀錢，施主不在乎，施主是大孝的人，你恐怕嚇著你的老娘。打官司倒好辦，你眼前大禍臨門，不出三天，必有刺客前來，要殺盡你滿門性命。雖有黃三太、楊香五，也不是他的敵手，張茂龍、李煜等也是不行，賀施主與濮德勇更是不行。」賀照雄聞聽就是一怔，算卦為何連名姓都知道呢？遂問道：「道爺你貴姓高名？哪座觀宇當家？」老道說道：「施主，我不說名姓。我有幾個小徒兒，他們倒有一點名譽。」賀爺說道：「貴高徒都是哪位呀？」道爺說道：「大弟子還小呢，今年八十七歲。」

賀照雄聞聽一怔，老道五絡墨鬚，紅嘴唇，娃娃臉，四五十歲的樣子，為何有八十多歲的徒弟？遂問道：「叫什麼名字呢？」道爺說道：「震三山轄五嶽大頭鬼王鬼見愁，水面有個別號叫趕浪無絲夏侯商元；二徒弟複姓諸葛，雙名山真，人稱鐵牌道人聾啞仙師；三徒弟，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，人稱他神鏢將，姓勝名英字叫子川；四徒弟千佛山真武頂廟裡出家，法名叫弼昆，人稱他紅蓮羅漢弼昆長老；在我松竹觀又收了兩個小道童兒，五徒弟叫飛天玉虎蔣伯芳；六徒弟也是個小孩子，叫海底撈月葉白雲。」賀照雄聞聽，趕緊站起身軀，提大擎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師祖父在上，晚生給師祖磕頭。」道爺說道：「吾出家人不敢高攀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師祖父，十三省總鏢頭勝英，那是我的老恩師。」老道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，我早已知道你是勝英的門下，又見你血心交友，黃三太他要真是搶奪，吾就將他們辦了。最可恨的蔣伯芳，氣高性傲，誤傷惡奴的性命，打傷焦公子，尤不當搶去白龍駒，大廟場之上，千人瞧萬人看，將假作真。蔣伯芳是你五師叔，他將來必得栽筋斗，作硬癩子。這個事情發現時候，我正在廟上擺攤呢，一見打抱不平，救秀才之妻，我就將卦攤收了，便暗看黃三太，他雖然年輕，倒有俠肝義膽，又見你交友純摯，黃三太等他們六個人俱都藏在你的家裡。吾這幾天晚上不在焦宅，便在你家，一舉一動，探聽消息。我都探聽明白，真要是你家裡窩藏大盜，你就是勝英的徒弟，我也不能相救你們幾人。現在焦公子有一個教師姓王名七，此人遍地搬動是非，他請出來一個和尚，今明後三天之內，必到你家中前來行刺。你弟兄不是僧人的敵手，此和尚有金鍾罩鐵布衫之工夫，有萬夫不當之勇，我特來護庇你一門良善，你不是勝英的徒弟，吾也前來搭救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求師父大發慈悲吧。」又叫童子：「去，將黃三爺等，由內書房請出來。」

工夫不大，書童將黃三太等七位請到書房裡。七位進了書房，賀照雄用手指著老道說道：「黃三哥認識這位道爺嗎？這是咱們師祖父。」黃三太就要過去行禮，賈明說：「且慢，且慢。」金頭虎遂向道爺說道：「老道，我師傅鬍子都白啦，我大師伯在台灣盜過張奇善的寶刀，解過重圍；在蓮花湖用鐵彈打碎了彩蓮燈，將球含在口內運用氣功；在群英會舉過石香池子，繞聚義廳一周，氣不喘促，面不改色。你要是我師祖，必然比我師大爺高明，你總得獻兩手藝給我們看看。」賀照雄、黃三太說道：「師祖你多擔待。」老道微笑說道：「豈敢。」又向茂龍、銀龍二人說道：「你們在雙龍山柵欄門裡，被林士佩百十餘賊人三面包圍，你們四個人出不來大門，忽有人將鐵鎖割斷，可有此事？割鐵鎖的那便是貧道。」銀龍、茂龍二人聞聽，這才謝過救命之恩。老道說：「賀施主，你教童子到後花園，把東面翠竹林的石堆上石子，取來茶碗大的一塊，再將不成材料的木板取一塊來，要幾分厚的。」賀照雄、蕭銀龍等暗中說道：「連後花園子亂石在那兒都探明白了。」工夫不大，童子將石塊、廢木板取來，這塊木板有七八分厚，一尺來寬，石子有茶杯大小。艾道爺叫道：「眾位！我不應當這麼樣，你們看。」說著將石頭托在左手心，右手指起來，一拍左手心的石頭，張手一看，石頭已成碎塊。這一招為棉沙掌，是軟中硬的工夫，如擊石法，重手法若擊石，非得石頭放在地下硬東西上；這一招兒將石頭放在手心上，全是軟的，所以最難。又將木板拿過來，左手拿著木板，右手指一划，將木板划成一條兒。

這就叫擊石如粉，划木如泉。用手划木板如划水，所以叫作划木如泉。金頭虎一吐舌頭說道：「我的媽，我的姥姥，我磕頭，這是我師祖父。」大伙這才跪倒磕頭。老道打稽首相還，遂說道：「貧道是前來保護你們一門良善，刺客來倆都不要緊，你們只管放心。」賀照雄說道：「師祖父，你吃齋還是吃葷？」

艾道爺說道：「我吃素的。要有瓜果梨桃也行，無有鮮貨，就給我熬半碗稻米粥足矣。你們吃飯隨便用葷。」艾道爺是世外高人，概不計較別人吃葷吃素。工夫不大，將飯菜備齊，雖然艾道爺不計較，大伙也不敢放肆，草草的喝了幾杯，一霎時杯盤狼藉，黃三太等仍舊歸後客廳。道爺見書架上放著棋子，遂說道：「照雄，咱們倆下盤棋如何？」賀照雄遂叫童子取過棋盤來，擺好棋局。

賀照雄與艾道爺下著棋，艾道爺說一聲：「無量佛，刺客來了。」照雄問道：「刺客在哪裡？」道爺說道：「現在北橋口。」照雄問道：「師祖何以知之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犬守夜，雞司晨。我比你們聽得遠。你到大門道迎著他，我在二門道藏著。」賀照雄由院中出來，果然來了一個陀頭和尚，一條鐵扁擔，擔著兩個鐵錘，這一擔子足有七八百斤，鐵錘錚光明亮，直奔賀宅而來，來到門前一晃悠身軀，鐵錘震動，咚咚亂響。

賀照雄早先雖未見過，常聽說過，此和尚在杭州府化緣。賀照雄遂叫門公：「給拿五百錢吧。」老人家取出五百錢來，說道：「老當家的，這是五百錢，你替我們當家的燒股香。」和尚接過錢來，向皮兜裡一裝，口念：「阿彌陀佛，真是人旺財旺。」

和尚就募化賀爺一家，轉身形就走。賀爺回到二道院，艾道爺說道：「照雄，你看見和尚的情形沒有？」爺兒倆遂又回到書房，仍然著棋。掌燈之後，艾道爺說道：「你告訴闔宅老少，早早安歇，定更一過，前後都要熄燈安歇，咱們爺兒倆仍然著棋，外頭院書房多預備蠟燭，他要來了好先奔這兒。大概善渡他是不行的，必須用惡劣手段對待於他。」爺兒倆仍然著棋。

二更多天，艾道爺忽然說道：「照雄，刺客來了。」賀照雄問道：「現在何處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現在西跨院西房上呢。」